

铁塘罗氏九修族谱摘选

老序（宋代文豪欧阳修作）

谱牒之作，何也？所以明世系，别亲疏，正根本也。尝观太史公自叙世家，自南正重，历夏商周秦汉，上下几千受性、别世、分职、厘务，至详至实。后人知之不悉，辄胄望族，以务阔闳，枝叶所亲而不录，吁可鄙哉！今萍乡罗氏元杰同吾秘书，余忝值龙图阁学士解组归田，得以叙乡曲之雅。询其世系曰：“吾族本黄帝有熊氏之后，颛顼之裔，祝融受姓以来，具诸简册。汉文帝时，有讳珠者为大农令，居豫章之西山，六子皆蕃盛，诗书仕禄不乏贤，谱牒足考焉。大农二十七仪珍唐中擢进士，历翰林学士，其子景新，始由豫章徙虔州虔化县。后人罔知所自来，乃断自大农公。其旁枝散徙不能觉，俱各不录。由盐铁而下载无遗，示传信也。”余闻而额之曰：“族之有牒也，尚矣！无谱则尊卑失序，失序则不合，不合则争竞之端起，而亲疏之义缺矣！第谱法贵详实，盖不详则疏，不实则诬，诬则不孝，不孝又曷，若无谱之为愈也。今观元杰之谱，既详且实，犹惓惓托以叙之者，其仁人孝之用心，仰与太史公之志欤。”吾知罗氏之族，愈蕃愈盛，诗书悠久不替也！

大宋皇祐三年子月朔 谷旦

值龙图阁学士欧阳修撰

大宋文豪眉山苏轼为罗氏族谱写的赞词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忠孝一门，节义两顾。文德武功，名留简竹。理学真儒，后先继续。礼立仁昭，天伦悖笃。贤子孝孙，接踵芳躅。以此家声，遗风善俗。

敬录朱子言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无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羞；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窃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训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严；辞嫁女，择贤婿，索毋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媚者，最可耻；遇贫贱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莫多言，多言必失；毋恃势力，而逼凌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乖僻自是，悔恨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谗愬，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宜平心细；想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忍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僥倖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饕餮不断，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真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在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重修族谱原序

铁塘罗君铤，任梁山令，持其家谱一帖，求余为之序。夫罗氏家世，江右始祖青叟官衡阳，子大器亦复官是邑。因念两世宦游，悉出于此意者，地于人有因缘乎！用是家于衡，今西街坳上是其始徙处也，而牌头及城西十里罗家堡，则罗氏之坟墓在焉。至其家铁塘也，则以三世祖忠，复由衡而徙祁邑之黄岗，又转徙而始居于此，迄其身凡十世。六世之祖珍藏有谱，传及七世，兵燹之余益以蠹腐，残牒所遗字无全文，所可持者焚余木主，祖父遗录尚有可稽。故其自衡一支，若而祖，若而妣，累世相承，犹为井井，爰列为图，以垂永久。而犹憾其旧谱之不可复也，嗟嗟！元祚将斩干戈四起以来，谱牒散漫不可复究者多矣。矧江南、江西暨各省，世家巨族、旧遗家乘动经数百年，而其承传之数或倍之。

今悉如罗君欲重为之，既无可考，自无可辑。是旧谱之不可复者，又岂仅罗君一家为然哉，罗君亦可以少慰已！夫宗法，古人之所甚重。有大宗、有小宗，凡以维千百载孝友姻睦之谊于弗替。后世宗法废，谱牒兴，仕大夫家赖此以明昭穆、别长幼、誌居处、记卒葬、分贵贱、判贤否，所系岂细故哉。为罗氏后者，览斯谱而兴水源，木本之思，亲未尽者荐之，义未终者服之，绳祖武、开来绪，于凡孝友姻睦之道，引而勿替。而又能敬护其宗图，贻与后世，又安见庐陵燼下，冠盖济济，簪组绵绵之盛，不再见于湖南邵邑也哉。于是乎书。

时成化乙未冬十月望日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 泰和杨士奇撰

又赠序

罗子铤一日携所辑族谱，请曰：“铤之先出于江右吉州之庐陵燼下，有某者丞衡阳，越再世而徙永郡祁邑之黄岗，又一世而赞甫君之子曰宗之，复自黄岗而

徙今之中乡铁塘，又六世而先灵不昧，生衍日繁，荣膺膺仕者世不泛人。而余罗氏之族始大，逮此居十世矣。旧尝有谱，兵燹不存，锭深有恫心焉。今幸列龔序，此而不为后将安考？爰即所知序列宗图，并取其生、配、卒、葬行实备誌于牒。”而锭之谱粗有可观，敢乞鸿文以弁其端。为来世重，吾虽簿书倥傯，而辞不获已，因喻之曰：“自图谱局郎令史之官既废，卿大夫士之欲别生而会谱者，莫不各谱其谱，以永其传。然不幸中绝，又或播徙靡常，而失其嗣守者多矣，岂第子焉已乎。今子当名位未显之时，而早有心继述斯亦可风也，已阅其谱，其间若县丞君之惠政可颂；教谕公之又名可传；南海簿君之创新开业；补国学进士，翰林公之垂裕后昆；与判官君之英敏忠靖；太守君之廉明、惠爱；司庾君之公平、正直；知县君之学政兼优；及其先子邑侯用广公之通经谙治，甫任而终。其先后辉煌、卓然名族，至其丰贄、厚产，周恤乡闾，怀瑾握瑜，绝意仕进，明窗净几，十年攻苦，藏器待时者，联芳竞秀，指不胜屈。罗子乃自源而流，由干而枝，上下两房，纲分目举，质而不陋，华而不靡。罗子之用心可谓贤已乎！惟昔老泉苏公之谱，其族以为其先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自兹始。至其为谱，则以亲尽而不之及焉。而太史黄庭坚之序其家谱，七世以上亦略而弗著。夫以苏、黄二公之博雅，于姓氏原委考之详矣，然且谨严如此。今罗子于斯牒，虽祖庐陵而于承传之，已绝支派之弗属者，皆不轻取。唯断自县丞君而下，邱垅之尚完，祀享之独存，昭穆长幼之可据者，始列之图。不远引以为高，不强附以示大，其有取于苏、黄谱法而为之欤，罗子之用心则诚深矣！虽然谱之作，将以敦伦锡类，厚风俗美，教化而已，非以矜耀簪组，夸衙门第，取重闾里也，为罗氏之子若孙者，诚能体罗子辑谱之心，于凡同族喜必庆，忧必吊，患难疾病必相扶持，而拯济之。俾本支雍睦，不致葛藟之。不若则化行俗美，孝友可风，

诗书勿替，而长发其祥，他日必将大书特书于史氏之管，当不止目前之鉅观已也。”

罗子于是再拜而谢曰：“锭愚不及此，既承名言，敢不佩服。以告我族人，使亢其宗，以无忝所生，而且以昭垂奕世乎。”

时正统十年乙丑仲夏月一日。

奉直大夫协正庶尹知河南钧州事

徐明善子诚甫谨题

重修原序

宣德壬子夏，子诚徐先生拜朝命谕邵痒。越明年，罗公用广之子锭入痒校为弟子员，受学于修业斋。生自髫年秀颖端重，先生授以吴文正公原理图，辄解其义。常教习科举业甚工，知非辕下驹，雅器重之。越十二年癸亥，而余亦衔朝命分教于此，罗子执师生礼时为过余。今春半余正作‘青草吟’，罗生谒见，以近事家乘，谆谆以谱序请。

按铁塘罗氏，以二世祖讳器者，继乃翁青叟官于衡，因于其邑之西街坳上而家焉。器长郎忠，为南海主簿。厥孙宗之居翰林，生半村及克抑。克抑判官桂林，今其子孙日繁矣！半村有潜德早隐，其子景翁生永谐，历仕至太守，藉藉有政声。谐长子中，以人才任司庾；其三子礼，以通经令平南；次子至善屡荐不起有祖风焉。善生四子，次任介休尹，即罗生之父用广也，至善子孙两世，虽无显宦，而有仕人。今按半村之裔，视弟克抑为倍之，至其由衡而之铁塘，其一徙再徙，牒中业已详志，无庸复也。兹生某不忘先泽，因乃祖若翁之遗录辑其谱，于逸亡之后，谓非纘承之有人，而家声可以不替哉。夫人之生祖迁于上宗，移于下服尽而情易衰，支繁而序易乱。惟夫祠宇立而若昭若穆，秩然可观，族谱修而熟尊熟卑，井然不紊斯，则旷百世如一日也。所虑者或游或仕或转徙，困踣有不能追崇其先人，徙滋东西朔南之叹者，是则松檟之奠奉，在别予雨露之感泣，在祢

宗矣。今生而有见于此，于上下两房冠以总图，并为支图以序之，使历世相承，毫无所淆。而又示以族规维孝友、姻睦之道于可久。俾伊子孙不以故去，桑梓岁时人，祠堂上皿坳奉鱼菽具，酒醪且灌具献神人，以治长幼有序，真足多也。况罗子务学力行，华实兼优，他日自能光前，而人庇后裔，则夫显罗氏一支于湖南者，又不仅翰林太守诸公已也，尚最之哉！是为序。

时明正统十年乙丑一月一日

邵阳县儒学教谕禾川刘同彦本甫谨撰

重修原序

谱牒为何而作也，盖自宗法不行，族属无统，由是远斯疏，疏斯异远，非耳目之所逮；异非世次之相承，欲以传信不免于传疑，此谱图之所以作也。夫人莫不有祖，但显晦不同耳，而其所以显晦之者，则视其子孙，使子孙不贤焉，则不知其所重而于世系承传，自是淹没而不存彼其祖，之所以终晦也。若夫能显其祖者，端以谱牒为急，云邵东铁塘系出吉州非土著也。旧有家乘传自焮下，因值鼎革兵燹四起，藏之失所，半化秦灰，而其焚余，又复蠹腐，世系莫考，越数十年矣。兹伊嗣孙名锭者，天姿厚重，颖迈不群，初应童子试，辄列名邑痒，余既喜其技之售，而嘉其品之超己。况复一日兴水木本源之思，作世系图，不妄援不外附，惟据其实而推。赞甫君之子曰宗之为第四世，迨其身作为十传五世一图，以统世次，书讳书字书行书配及书生平行实，生卒之年月日时，葬之地与向背或详或略，皆其知见所及。于是若祖若妣昭然可稽，此足以传信后人，而媲美先世也，罗子可谓贤子孙矣。矧罗氏世积忠厚，子孙繁衍，簪缨络绎。而罗子又能蜚声簧序，以绍先声，则其贤更可知也。余贤之思为其谱强叙之，既又念李、徐诸先生辈辞富文，藻言之详矣。余爰庸复赘第，将分支大略著图，深心勉为数言，附名人后窃余光焉。继今后罗氏之子孙，诚能体罗子辑谱之至，意引绳弗替，则是图

之传，将愈远而愈显也，是为序。

时明成化丙戌菊月下瀚之吉 乡进士庆成王府教授同邑谢垣玉成甫谨题

重修自序

锭不幸幼失祖考，及长诸父谓锭曰：“吾家旧有谱，元末兵燹荡然秦灰，世系不传，深可慨也。苟不及其可知时不编辑，恐岁改月化，愈远愈失其传矣。”锭唯唯退今年冬，余捡遗录，知吾族出江右之燠下，一世丞衡，二世谕衡，逐侨寓于衡，三世而徙黄岗，四世而翰林府君，始奉父主簿公而徙今之铁塘。府君为人轻财重义，谋虑深长，其所取舍，一一为后人计。生子二，长半村、次克抑，村之子曰景翁；抑之子曰景高、景衡。至是翁分为长房，高、衡为次房爨，虽异而同居一室。迨翁生永谐及永得，高生永恭，衡生永怀后，析宅异居。于是长房以永谐为户，次房以永怀为户。今册籍不曰永怀而曰诚者，盖以永怀字贵诚，遂以罗诚为户无他意也。谐子五，曰中曰善曰礼曰诚曰矣；怀子二，曰义曰德。先君子广为善次子也，广生锭四人，而锭为最小，宣德癸丑入县痒为弟子员，锭以先世宦达，显时于而余庆流于后已，不可无谱，以继述之。况更有诸父之命在乎，于是取祠堂所立神主，视其所注存歿、出处及先人所录遗集，互相考证列为宗图，起自青叟至于子侄，凡十代五世一图。图穷复以，第六世冠于次图之首，后如之既成。敢请缙绅先生为文表而出之，庶于木本水源之思，尊祖敬宗之意为有当也。虽然谱以刊列为上，今不即授之梓者，缘力既不贍，且吾子若孙，尚属未繁抑。且缙绅先生名文，犹为未备，姑俟十年或二十年后，诸事就绪，然后授之梓未晚也。兹盥手敬书若干本，一一以授某房，属吾族者，尚当珍实藏之，俾将来得有所考，庶不致矢其所自云。

时明正统九年岁次甲子十一月望后二日

十世孙锭谨撰

三修原序

余守永之二年，邵陵罗生珩玠等，因入籍属邑祁阳，来郡应试。既竣，以姓名通求谒焉。比见，唯以家乘残缺，将有事于重修，乞余一序弁其首。

余留其所呈世系图，暨诸前辈名文于署细阅之，乃知罗氏之家于邵、不始于邵。盖缘吉水文光被于遐邑，雁峰地灵钟于远人也。夫其迎叟以居街西者，罗君大器也。君与父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可谓孤矣。

讵知发祥有日，即其长郎一支，其留于永之属县者，无论已而五百年来兰芬桂馥，仍繁衍于铁塘之前后左右间者。翰林公而下，一世两人，一隐一仕，隐有潜德，而仕有荣名，罗君大器已有孙矣。二世三人，身虽未显而有儒名。三世四人，太守君贵和其一也。四世八人中作司庾，而礼为县令。五世十四人，而用广以人才任介休尹。六世二十七人，锭复以明经令梁山，其后世日以长、人日以增，而书声相承，于今不替。罗君大器不又世世有孙也哉！兹即其铁塘一支例之。而孙枝之见于吉州、蒸湘以及芝城诸邑者，虽谓之盛万可也。夫焮下之罗号为名族，天下皆知其为文藪，今其一支繁衍于湖南者，盛且若斯，而焮下之名闻天下，定不虚也嗟嗟！逆贼蹂躏以来，湖南片壤，既苦兵、复苦赋，而罗生辈乃能与其伯叔族人，从事于谱，谓非贤子孙哉！行见家乘成而伦序清，凡所应致于一本中者，皆知所以勉而为之矣。簪组之荣，螽斯之祥，举基于此。语曰“孝为百行之源，罗氏知所以思亲而念祖，则百行之源立矣。”又曰“积厚流光，罗氏能敦孝友姻睦之谊，则积厚矣。”翳谁非人子、谁非人孙，而顾不以罗氏为准也哉。是为序。

时康熙二十一年岁次壬戌仲冬月谷旦

赐进士中宪大夫知永州府事

金陵许虬竹隐甫拜撰

三修自序

先王以六行垂训曰：孝、友、姻、睦、任、恤。而本支之谊尤隆，是故宗法立而善人多。涑水倡之而紫阳申之，宋治所以休明也。《书》称“绍闻依德”，《诗》言“继序思皇”，君子凛凛焉以求无忝所生，然而难言之矣。不孝英家世江右之吉安，文恭先生之同族也。先祖有为丞、为谕再宦衡阳者，乐楚土而欲家焉。始迁衡、继迁祁，至内翰林君讳宗之者，更奉父而迁徙邵之中乡铁塘，盖英一支之鼻祖也。公中大宋咸淳辛未进士，入翰林知制诰，闵宋祚之将亡，买山而隐，遂世居焉。嗣是判官、太守、县正、府佐，代不乏人，详谱及旧序中，并见郡邑志传。及十世而先公讳锭者，以明经冠成均令蜀之梁山，公乃加意敦睦族之谱所自作也。其后数世皆能绳其武而显身仕途，为后人倡。近今兵燹载道，居无宁宇，子若孙虽弦诵未辍，不敢茂弃先业，而方诸先世之显达，固迳庭矣。英用是悄然思、瞿然惧，重念乎析薪荷负之无力焉。虽然荣怀不敢，必而行谊则可自致。爰属族人而命之曰：“仪型不远，风韵如新，尔等秀者读、朴者耕，各守其业，勉修孝友姻睦任恤之行。”昔王魏公庭列三槐，先世以早卜其达，尔侪无忘旧德，吾宗其有望焉。余忝一日之长，不敢不劝勉也。族子因有进而请者，曰子姓虽繁，宗系犹清，族谱之修，一以表先泽，一以睦后嗣，一以使后人知所劝惩，吾翁盍留心焉。英善其言而重订之，爰命子侄董其事，凡所以清支流、稽典籍均属阙任，至鸠工命匠，则族人咸有力焉。英非敢绳武自任，亦留兹箕裘以俟后之亢吾宗者，维先人实式凭之云尔。

时康熙甲子孟秋月朔日

十六世孙英薰沐谨识

四修原序

铁塘罗氏居邵陵中乡，为世家名族。自宋季翰林巨海公迎其先君主簿公于祁之黄冈，来斯卜宅建永慕堂，以肇基迄今五百余载。旧有家乘，五世官桂林判驾

克抑公曾经编辑，残缺于兵燹蠹腐。十世任梁山邑令讳锭公，重修于明正统甲子，历年二百四十，甲子且四周。逮国朝康熙甲子，乃更为编次。痒彦、非白、桐侯、伯仲、合志操觚，逖观阙成，今屈指又将周甲子。先哲已往，后贤继兴。先代遗基故业，次第举行，复取家谱而续修之。为首领任事以寿梓者，曰心德、曰猎文、曰汝德、曰衡山，編集世系者曰藏密。时贤五位肃衣冠谒予，请序其谱。予曰：君家籍江右庐陵，官于衡，因家于衡。继迁于祁，复卜居于此铁塘，奕世簪纓。前时名宦叙言已备，可无赘词。第思谱之为道，所以尊祖敬宗，睦族明伦，正人心、厚风俗，垂为家规，以成教于家者，于焉永赖。先世贵显贤达，幸有以开乎其先；后嗣仁孝恪诚，必有以承之于后。增修递传，俾绵绵孙支，绳绳纪载。且其间公私之创，垂迁徙之远近，咸得有据，以稽弗致失坠。而祖德宗功，益因以各惕然于胸臆，此非家声永振，人心协一者未易能。今之谱牒相续修，明其为家声，足使人心堪羨。继序，恒不忘乎本原之思，得不为罗氏之贤子孙乎。而予言犹将有进焉：人情于先世之品高望重，虽疏远述之必详；或行污名辱，即戚迕略不致语。是其在子孙颂扬，孰不乐有贤祖父；盍亦思祖父精灵，孰不乐有贤子孙哉。所谓贤者，非富贵声势足，夸耀闾里之谓也。遵道义，尚名节，修身谨行，亲贤友善，敦诗说礼，为宗族乡党所推重，问心可质诸先人而无惭，则为贤子孙矣。今日而为祖父之贤子孙，他日又为子孙之贤父，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可无自励，则谱牒之有益于人心风俗，所系不綦重与？且祖父之赖有子孙者，以其能继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是，以赖有之也。如其枝叶繁而本根之不庇，流派分而渊源之可遗，奚赖乎其有之也。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罗氏之贤嗣尚其念之，绍翰林公之后，何以能无愧其称云孙也。又曰：“以似以续，续古之人。”罗氏之家谱，尚其奕叶绳承，续

而又续，是将有望于兴门而亢宗者。要以不忝翰林公之闾望，更从而张大之。前以光，后以裕，增荣于斯谱，引之以勿替焉。其何有涯量乎！

时乾隆五年岁次庚申孟冬月谷旦

恩进士验选教谕衡郡

年家眷弟松冈蒙之鸿敬渝氏拜撰

五修原序

予幼读长源路史，即心识江右庐陵罗氏之大有入也。迨壮官逐兴，因公赴吉护披庐陵邑，乘知长源其先焮下人。耳闻焮下罗最盛，支派繁衍，星布各省州县，即吾邵所在多有。岁壬戌铁塘岁贡罗生积彰，因阖族重修家谱，特以序请述其世系。本江右焮下，一二世官于衡遂家焉，三世自衡而永，四世翰林公奉厥考主簿公，始卜徙邵之铁塘。阅数百年于兹矣，并授余以原修续修叙。虽不攀引长源，意其与长源同派乎，所有图次，三序已覩缕言之，无俟予赘。惟是修谱，原属盛举第末俗多，因缘为民，或攀援勋功阀阅甚，则谬附帝姓，苗裔以张大其门闾，不僭则诬，又或蔓延瓜引罔知决择，忍讳非悖则率，故修谱难而序，谱亦未可苟焉也。兹罗氏之谱，即序中所笔记，罗生所口述，其为敬宗收族，不肯因循仍旧续而再续，慎而又慎，实不侔乎，末俗之僭与诬悖、与率者，夫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今祠首等克鸠，率其族众弗吝费恤，勤于其家谱踵前五续，不贤而能之乎。子孙贤族，将大予蔡罗氏之，方兴未艾焉。且谱近乎，史如长源，所纂辑久表于世矣。行见罗氏英隽踵出，绳武木天揆藻擒华上，以黼黻熙朝之文治，即谓铁塘。今兹五续之谱，同花树路史，光远有耀，永延焮下世泽。若资螺二水分派，汇流于彭蠡洞庭，以逢原曾宗于长江，巨壑亦湖不可也。罗族勉乎，是为序。

时嘉庆七年壬戌仲春月穀旦

诰授奉政大夫候补同知历任江苏江西知县

同邑年家眷弟品泉严安儒拜撰

五修自序

昔周简公以国之史，为国政得失所关。家之谱为家法得失所系，是谱牒之重与国史无少殊者，非特统族属清源流也，正以寓劝惩，而昭法戒焉耳。吾族自始祖青叟公，别江之西而来湖南之衡，嗣而家于今之铁塘，旧序传递悉之，而若祖若宗已自厘然。至翰苑家声起自栖碧太祖，即古谓有德者，又别为百世不迁之宗，故特祀于永慕堂及太公祠，按旧牒又彰彰矣。顾吾族蹶逮今五修体制益备，训约益详，龟鉴固甚昭人耳目。而其积行累善，光家乘而耀郡邑。诸记载保氏族而昌子姓亿万年者，一经披诵，心必窃向往焉。吾族积宦门裔，素守宗风，而或伦类偶愆轨物稍逸，初不少为宽假，细观而默忖之，亦必令人悚然惧、幡然改也。岁庚申，宗老谋新旧章，命佩及明经、彰文、学宪为纂辑主，余惴惴不敢承命。念谓乃祖心德公，曾偕诸先哲躬肩其任，不容不缵厥绪。爰即事公慎自矢，以时分今昔，则法有宽严，辞有质文，故旧条约及旧文传并多损益。修饰询谋自众，而属余三人兢兢共为裁订，要非作聪以乱旧也。亦以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必刊而正之。其序次间有异同，因文以类附；而班序生死，亦自当有辨别。若鳩工度费，则有族叔荣开、兄圣德、嘉猷、堂弟裕昆及族英希贤、昌后、猷武、芳林、余荣、立山共十人，皆矢清白，具有贤劳。谱功始庚申，迄今壬戌季春告成事焉，然其中固有待于后之继长而增高矣。第即此而以读史之法读之，知劝惩、明法戒，将昔贤谓谱之作，孝敬以生忠义，以成吾谱正复，引而弗替。盖推所自必思无忝所生，是即我青叟公以下之孝孙也。修于家务使克献于廷，是即我青叟公以下之贤嗣也。族之昌大詎有既欤！斯耿耿于予怀，日翘首而望旂。

时嘉庆壬戌季春月谷旦

十九代嗣孙南窗佩信沐手敬撰

五修自序

吾族本江右庐陵南来宦游者，再世因籍于衡，又一传主南海簿，徙祁黄岗。未几，由祁而邵，则以翰林公奉父主簿公，来卜居于金华关水间，建《永慕堂》，此铁塘所由，为郡邑著姓也。嗣是桂林之判官，巩昌之太守，应天之司庾，及平南介休，梁山之邑令。簪组蝉联，为百代光。厥后敦诗说礼、蜚声艺苑者，踵相接焉。逮今二十余世，子姓日繁，非联之族谱，其谓敦叙何？我铁塘族谱之作自桂林公始，越数世荡于兵燹。明正统间，梁山公，手操笔政事成完书。迨国朝康熙甲子，先高祖非白，暨桐候公始授之梓，历五十余年。续修于乾隆庚申岁，而成于藏密先生之手，为四修矣。迄今又六十三载，其时已可而犹复迟，待后有作者不綦难乎！迩年来，长老慨然有敦睦志欲重新之，举贤能十人，总理祠事为之倡修。委任于族尊书绅翁、吉哉叔及宪三人司谱事。宪不敏，恐复乃公餽，欲辞又恐逆乃尊命，爰就馆叨、陪二先生，辑世系、订文艺合志厘定。稿成，质之诸尊长，幸许可。辛酉仲夏付剞劂氏，今季春始竣。准时告成于庙，咸相庆为一大幸事。云独是谱之有关于家道也，岂浅鲜哉！粤考宗规族约，乃知格言可遵，法言可畏，足以兴惩劝之志；及考服制、礼仪、莹图，乃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足以启仁孝之心。又考公业、文艺，觉祖功宗德灿然具列。祖宗为之于前，固有关美而必彰；子孙为之于后，岂极盛而难继。仪型不远，可以奋然兴矣！至历世字讳、配偶、生卒、葬向，详世系图。溯本源，联支派，罔非天性之亲；分长幼、别尊卑、不失伦之序。蔼然、秩然，又何至如秦越之不相关耶。然则族谱成而贤、亲亲、尊尊、长长之道，悉备于中，修齐立教莫逾于此大哉。谱之时义，诚为家传之，要世守之珍也！岂徒以简籍一新，作目前美观已哉。

时嘉庆七年岁次壬戌季春月谷旦

二十一世孙静轩厚宪谨序

六修原序

邵阳罗氏多巨族，其居中乡者有四类，皆繁衍硕大。而文章节义，世有名人，尤称铁塘罗氏。铁塘罗氏之先出江右焮下，其初有青叟者，以尚书试漕举授衡阳丞，不乐居是官，考满迁山西永和令，不就其子大器，以特科除衡阳教谕，官满将归衡士服其教，为买宅于蒸水之西，遂迎其父居焉，此焮下来楚之始也。子三，长子忠亦以特科除南海簿，由衡迁祁之黄岗，复卜居邵阳之中乡，此铁塘罗氏之所由始也。忠公之子宗之，咸淳间入太学，逾年以特科进士起家，官翰林知制诰，自以家世屡起特科，又以时事日促，屡疏乞还。朝庭念其文学忠勤，允其请为，赐银币给廩膳，复御书‘清肃’二字，以宠其行。宗之虽去，国眷怀宗社，每饭不忘以所赐银币，建永慕堂奉敕书其上，朝夕泣拜，示子孙不忍背宋。迄今七百余年，堂岿然者犹在望，盖其贻谋为已远矣。自是后，一传而为桂林，再传而为巩昌，三传而为平南，四传而为介休，五传而为梁山，皆起家守令，以清白史著于胜代，得不谓之显族哉。而吾之为铁塘重者独不止此，夫不知其族观其人，不知其人观其友。吾楚入国朝二百年来，得立传史馆儒林者，衡阳王船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以胜国遗民，为兴朝儒硕经术，气节犹有千古，生平不轻许可顾，举举于铁塘罗氏，当其避乱中乡，主铁塘罗氏子弟从之游，故多特立独行，敦善不怠，君子其最著者为得我、养浩、孝懿，三先生襄余辑沅湘耆旧集，搜求王氏遗书，稍知得我高蹈风尚，无由悉其本末，以是积块胸中耿耿者，非一日矣。岁乙巳重主东山讲席，忝修郡志。因徵求郡中诸大姓谱牒，得读铁塘罗氏谱，而得我之行谊，与养浩、孝懿两先生事迹炳焉，又得王先生父子所作罗氏墓誌家传，乃叹罗氏师友渊源有自来，而余之为铁塘重者，尤在此也。因採其事入志传，自翰林公至孝懿，凡十三人多前志所未录者，此自关秉彝好德之良，徵文考献之力，

非要明于其子孙，亦不待子孙之请而后为之也。乃其裔有名文彬者，肃衣冠来馆，致其宗老之意，再拜而言曰：先生幸不鄙寒族，原终赐一言以光谱牒；又曰某宗入本朝未有显宦，大惧闇汶不彰，无以塞盛意，然某不敢，他有所援引也，原先生质言之。余瞿然起曰：狄青不祖梁公，崇韬不拜汾阳信哉，文彬之言真，罗氏贤子孙足以谱，罗氏而有余也。夫晚近科名乡曲小生，粗知文义者，皆可垂手得，盖有有之不足重者矣，故当以为贡，为三公爵至通侯，所行不义适以貽羞，区区门第何足谕。又况铁塘各族世重中乡，溯自咸淳至今，保世滋大群，萃州处坟墓相守，丧纪祭祀，相属燕饮相齿。虽族大丁繁，要皆孝悌，谨信敦笃，仁让无桀，骛浇漓之习，其秀而文者，相继隶痒，序成贡士，列成均彬彬然有君子风，真有如得我先生所云：荣怀不敢必而行谊，可自致者传有之公侯之后，其始必复，吾知鬱积日久，必有瑰奇磊落之才出于其间，于以恢先绪而光门闾，铁塘终大显于邵哉，而又何籍乎余言。

时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仲冬月中浣之吉

例授文林郎，嘉庆甲子科举人，前任长沙府宁乡县儒学以教谕衔，管训道事
裁取知县，现掌教濂滨书院。 新化年家眷弟邓显鹤拜撰

六修自序

家之有谱，独国之有史。国史固綦重矣，家谱犹不重乎哉。顾谱之修也，赖乎创始者，尤赖有继起者，所谓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也。余族谱自五世祖克抑公纂修，原原本本一族之，支派已清，惜当年元季兵燹，而原谱不存矣。嗣十世祖庭用公太息痛憾，就其所及见手辑朱谱，以示来兹，呜呼！前人之用心，为敦宗睦族，计良苦矣。厥后继继绳绳，代相承递，俾我族七百余年，聚族斯条分缕晰，何莫非诸公盛德，大力之所留贻乎。今则时序若流，又四十六年矣，倘不及时续

修，安知子姓之繁衍，日盛支派之迁徙靡常，尚能保其无或紊乱乎。幸也有叔永泰、文赋，弟含章、蒂远、世绳、合久、鸿恩，侄香亭、世绵、三男、莲池十人为倡修，恩荣、析理二人之为之校阅，族之英耆咸推余与裕堂、容斋、文彬弟，大諄侄主任其事。在弟与侄年茂、德隽，不难操觚，步先辈后尘，余老矣无能为也，已奚以胜任而愉快。虽然祖宗之世代虽远，其气脉固自相承，而其精神亦自相贯也。溯自始祖青叟公任衡县丞，二世祖大器公任衡教谕，三世祖赞甫公任广东南海主簿，初迁祁黄岗，而复卜居邵铁塘。四世祖巨海公官翰林院，建永慕堂以示不忘君亲。五世祖一隐一仕，长半村公，次桂林判官，即肇修族谱之克抑公。厥后有任巩昌府太守，有任应天司庾，有任潯州府平南令，有任汾州介休尹者，既而有任西蜀夔州府梁山县尹，即续修族谱之庭用公。簪纓联蝉，代不乏人，猗欤休哉，何其盛也。彼在天之灵，夫岂不欲世世子孙昭穆，不失其伦分，有以肃情，有以联袂，蔼然、秩然萃于一堂乎，则又何敢以老辞也。幸叨眷佑，耳目聪明，弟侄共藏其事，序本源清世系，小心翼翼，不敢苟原刊公业、族规，坟茔随山，服制仪礼，悉如旧不漏，新增文传墓誌等艺，概为刊载，以示劝励，呼邵之中家巨族亦云众矣！余先人诂多让乎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族之游泮官步圜桥者，均切追踪前烈，镕经铸史，发为文章，行见连鑣竞爽，摘华艺苑，揆藻天庭，以黼黻昇平，斯上有以副圣天子作育之化，而下有以慰我祖宗佑启之功也，诂不快欤！今谱牒告竣，因不以澁笔辞，敢质实言之，盖亦有厚望云，是为序。

时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孟冬月上浣谷旦 二十一代嗣孙石江厚魁绣虎氏谨撰

六修自序

丁未仲夏冬修谱将竣，宗老问序于余。余曰纂修谱牒，功与过二者而已，若余之谬膺斯任也，则固有过而无功。何则自癸卯冬，始建是议以来，检集世系，

则有各房耆英多人为之编修。关防敝窳，则有各房明察，多人为之监修，且也修谱以倡先为重，必俭于自奉勤于急，公德足服众，才足应变上可，对先人中可，对族人下可，对后人方克胜任。于是慎选贤能，特举叔永泰、文赋、兄含章、弟蒂远、世绳、合久、鸿恩，侄香亭、世绵、莲池十人为之倡修。丙午冬，余随诸君子入馆，斟酌可否，商度事宜为之纂修，越岁孟秋稿成付梓，更得侄恩荣、侄孙析理为之校阅，齐心协力共襄厥成。余也以蔑线之才，管蠡之识，餽飭之学问，方自愧尸位素餐之，不暇何敢言功。至于过则有，不能辞者，生没婚葬，或有遗失，未登者乎；莹图公业，或有脱漏，未载者乎；文传誌铭，或有表扬，未得其实，而称誉，未得其当者乎；忠孝节义，或有呈请之多疏，而幽微之未阐者乎；前人之成宪，或未愷切详明乎。总而计之，又岂无亥豕鲁鱼之或误乎，其中限于不自知者，不可信言矣。嗟乎！卮酒片肉，皆贫人供应之脂膏，累牒连篇，悉同人赞助之，汗血抚斯谱也，敢揽功于己，而曰余有功哉，敢卸过于人，而曰余过无哉。

时道光二十七年岁次丁未仲冬月中浣之吉 二十一世嗣孙容宽厚谨撰

七修原序

丙子岁，奉旨典试楚南，于水见洞庭之深，于山仰衡岳之高，于人景王船山父子之贤，具圣煌煌乎，巨观也。既然珊瑚入网茹以窠，征拔其尤者，罗而致之。幕下有罗子丙灿者，揭晓后以贄见接其言论，丰采有世家风。因详询阅源流，罗子遂备言之，余乃喟然叹曰：“有是哉！”罗子发祥为有自，而罗氏之流泽为孔长也。盖罗氏原籍江右，因官于衡，遂家焉由衡迁祁，由祁迁邵，其择地如此其审矣。其始迁也，在宋绍定间，历元历明，逮国朝定鼎又二百余年，其阅时如此其久矣。由一世以至十世，或牵丝作宰，或握符作守，大而染翰林，小亦司庾天

府，其簪缨如此其蝉联矣。夫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合罗氏之，积不厚，蓄不深，则自一世以至十世，精英之发泄已甚纵，遗爱在民，亦不过稍绵皿食，于不斩彼勋臣，降为皂隶华屋，沦为山丘者，可胜道哉。而罗氏尚能蟠根累叶，宸服先畴之，畎亩土食，旧德之名氏。岂非积德之厚，蓄德之深，衡岳未足拟其高，洞庭未足喻其深耶。且罗氏当时之重于楚南者，不独赫奕其功名也，亦且纯精其学问。当明鼎初革时，船山王先生避乱中乡，有罗氏得我、养浩者，实从之游厥后。船山著书立说，不下楼者四十年，有罗子孝懿者，又能为其莊子跋，今其书已梓行天下矣。罗氏之名不与之并垂不朽耶，然则罗氏之渊源诚有自。而罗氏之发福，正未有艾矣。区区析桂蟾宫，遂足为罗子重耶，罗子勉乎哉。岁在庚辰，罗之复试礼围，与余晤于都门，因述续修家乘，乞余一言以为序。余因举当日之所闻于罗子者，弁之于端，而洞庭之深，衡岳之高，船山父子之贤，且圣犹恍惚于笔下遇之。

时光绪庚辰六年仲月中浣之吉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湖南主考陆润祥撰

祁邵合宗自序

赏考水之导为河也，既分而为九，及其将入于海也。仍合而为一，盖合而不分，则大而难容。分而不合则散而无归水，既如此人亦有。然我始祖青叟公任衡邑丞，二世大器公复官是邑，由是乐其土而家于衡；三世忠公由衡迁祁之黄岗；越四传翰林府君，奉父徙今之铁塘。当其谋徙时，尚有安土而不顾迁者，是今之分处祁邵者，当时原为同宗也。顾或者谓谱，所以收族，祁谱甫三修，而邵已七修则其落籍，有先后之殊似，不得强而同之不知。忠公生子四，惟宗之公奉父以迁邵，则其子尚有未迁，而留于衡与祁者，可知衡之支派不可考，而祁确有可据，盖环大栗坪而居者。旧谱以为忠公之遗裔，想其初人丁较寡，故纂修亦较迟耳，

溯源者安得执是而疑之。况前此虽未合谱，而我铁塘诸前辈，赏赠序以清其本源，则祁与邵之为同宗也。益确今联其班次归于画一，而祁与邵之尊俾长幼，昭穆不至失其伦，是前之分大宗为小宗者，犹水之分为河也。今之合小宗为大宗者，犹水之合于海也。分之所以顺其势，合之所以联其情，然则祁与邵之势，虽分而情固自相合耳，岂得以势之隔，而忘其情之亲哉！

嗣孙培鼎基侃基浣基澍基洵 薰沐同识

祁序

罗氏一姓，其见于史策者，始于晋而盛于宋。晋则罗友称奇，宋则罗仲素为理学名儒，师表百世。其他如唐志罗艺守幽州，罗隐出鼇江，皆一代伟人也。然遥遥华胄，未可轻溯，祇以的派为实。我族与宗长同祖青叟公，而共同有从衡而迁祁之黄岗，由黄岗而迁邵之铁塘。其本木源流两房，前修谱牒时，诸先辈已为序，其颠本无俟愚琐琐焉。赘第本源，虽而合班次，尚殊其何以泯子姓猜嫌之隙，自同治甲戌岁，吾房家乘三修矣。先有、晓云、省吾等诣祠而谋合图，宗长咸欣然答曰：“邵与祁固一大宗，而分两小宗也，今由两小宗而合为一大宗，瓜绵椒衍翕，然成雍睦风詎不懿欤。”由是两房班次同归画一，将等威辨而尊俾之分严，次序明而亲长之谊著，其尚有孙祢祖疏间亲，以自昧其本源哉。夫萧远曾祖，柱史崇韬，下拜汾阳蔡嶷之滥宗蔡京，万安之冒附万后，其能如我支分派别，敬宗收族之甚昭然乎。兹贵谱牒七修，宗先均属伟才，本本源源划然不紊。知祖宗在天之灵，欣然默护，俾后嗣人，又鹊起甲第，蝉联以光前而裕后，是又愚之所深望也夫！

邑痒生宗晚韶卿氏九成拜撰

祁序

域中有三大乘：曰国乘、曰邑乘、曰家乘。前人之仿诸帝典，以撰史而国乘，垂仿诸禹贡以作誌而邑乘，著仿诸列传以修谱而家乘，传三乘之记载不殊，而溯流溯源，觉家乘之修，尤较切于史与誌焉。庚岁辰庚，承段氏聘主讲于印塘曹氏祠，距家六十里。有奇季、夏仲弟来馆，传邵宗长七修家乘将告竣。专函催叙以付剞劂，谨按庚与贵房同祖宋青叟公。公由江右焮下宦游三江，任衡阳县丞，二世祖大器公，任衡州教谕，得士心为买宅于蒸湘间遂家焉。三世祖南海尉赞甫公，携三子由衡迁祁之黄岗，即我房今所居之黄土岭是也。赞甫公之子宗之以翰林告归，复奉父命迁邵之铁塘。而我房太祖文贵公，则其未迁而留于祁者是。邵祁虽分两支而实为一本也。第自宋历元明，其间兵燹频经，旧谱荡散。嘉庆甲戌，我房创修家乘，贵房南窗诸前辈当为序，其颠未然，源流虽清，而班次未合。越同治甲戌三修，刚轩、湖峰、莲生、玉峰四公即赠序。复议定班次归于划一，而每年冬祭，两房绅耆并交相与从，于是往来益密，虽睽违数十里，而亲睦如一处焉。今贵房家乘七修，庚以舌耕，异地未遑效劳，日频年棘闱，屡蹶不能掇巍科登显仕，为宗族光宠，何敢妄参以末议，致貽笑大方哉。然窃幸宗长之修是谱也，别亲疏、明昭穆、识坟墓、序婚姻，其载之也必详，而其核之也必慎，视史与誌当，更有斟酌尽善者，则仁孝之心于此可想见矣。国家重熙累洽承平日久，故家大族雍睦成风，与世道相维持，盖人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天下无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天下无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为心，则天下无不爱之民物。贵房自宋以来，累世簪纓不绝。今更人文蔚起甲于一乡。而宗长复敬宗收族，留心家乘则是谱也。人心之所以厚风俗之，所以移用以佐盛世，孝弟之化，岂特如史与誌之，徒纪其事，而无切于本源之谊也哉，是为序。

祁序

吾族于楚南为巨姓，其散处邵祁者，尤有自来。余尝登衡岳顶，藁然而上，若蛟螭之拿云者，祝融峰也，蓊然旁列；若儿孙之环膝者，芙蓉等七十二世也；廻而下视，莽莽苍苍，水天一色，则三湘七泽之合流歧出也。余细寻其脉，思其源，窃不禁于兹有感焉。太祖青叟公，邵祁诸宗所自出也。故籍江右以名宦，家于衡山之麓，湘水环之。其三世祖忠公，复由衡徙祁，余黄土岭一支是也。忠公之子翰林知制诰，宗之公又由祁徙邵之铁塘，今贵派是也。前牒之订有以合议者，苦未就绪。南窗前辈，尝以如椽巨笔湍毫赠序。泊甲戌三修，宗先生刚轩、湖峰、莲生、玉峰复为序，以弁敞乘首，情文婉至读者，辄击节称赏。今麟牒牒编脉络渊源，如数家珍，而数十万人之从事者，亦不纬繡。厥志宗其敢不窃喜于旁，而效颦于后哉。说者敬宗收族，礼有明文。今罗氏一本之亲，顾以邵祁境隔，不订通谱，虽赠答颇极，绸缪其何以定亲疏、联班次。不知山脉于云岭，而别为武夷岐为天目，不碍其各自为山也。河源于火敦而决出漓溢出为滃，不嫌其各自为水也。且世之诩同宗者，吾知之矣，生不必一脉而门第可托，势必娄敬称刘郑青冒卫出，不必一源而姓氏可援，势必如崇韬拜墓又甫附宗。今余与宗先生系出一祖，而家乘各订仍复溯。厥本支互相剗劓，百世而下，子子孙孙继继，既不假不同者谬托之，又不强至涣者矫萃之。上治下治，秩然不紊，于以丕振先绪，上追前徽，而为子法德仁之，孝敬为士法。从彦之理学为史法，必元之循，艮庶几为宗，祐光而获云，河雨亦不致负大造灵秀之气，此则余之所与有荣者也。异日者亲睦之化衍为平章，上成圣朝天下一家之治于铄哉。邵祁之幸，亦斯世之光也。

祁序

夫狄武襄，不附梁公诘忍前徽；屑播扬子云，曾宗尚父，非同华胄，攀援诚以源流，未悉虑淆支派于承先考核，既详恐蹈愆尤于忘祖也。如敞房之与宗长联谱非偶然焉，稽我罗氏姓出自祝融，国祚枝江，受氏溯春秋，封域派，分苗裔，传家重冬夏诗书，虽云布而星罗，终源同而水异。惟青叟公系，延邵兰芬桂馥，号望族于中乡。越黄土岭，宅锯祁阳，椒衍瓜绵，茂宗支于下邑，渊源百世，沆瀣一家，由异地之播迁，为同宗之联属。仁孝之心，油然而生矣，睦亲之道，侯其裨而犹忆三编家乘，登硃牒于枣梨。嗣因一谒贵祠，抚铁塘之桑梓，瞻龙鳞兮，原隰衣服先畴，怀燕冀兮。高曾士绳祖武水洗双瞳，赌英才之鹊起，风生两腋，罄鄙士之鳧趋乃者。贵房谱局鸿修，函凭鲤觥嘱挥小序于毫颠，用泐荒言而弁首甲也。技学雕虫，才惭倚马，志步工文之壮武，未赋鸛鷖，年踰弱冠之终军。莫详豹鼠唐子畏之墨丸，不梦崔君苗之笔砚宜焚。然而緬云，仍于鼻祖，本一脉相传，笃风谊于耳孙祈，两房之競爽，伟象贤之继述，何鰌生之推辞。兹值纂修就竣，次第告成，齿录编而溢射，添丁拟兰茁其芽，头衔耀而手泽，犹新先子植甘棠之树，序昭序穆，率祖率亲，玉节金和珠，联壁合埒，王氏之书香，青箱世守，仿苏洵之谱式，缘帙家传是以笔异生花，稿频起草，世表续龙门之腕，久切倾葵，词章效獭，祭之顰聊同付梓。所望腾蛟起，凤夺标夸，慷缘少年，劣虎优龙，连袂作著，绯学士禽，吞五色媿。君章东晋，蜚声鸚鵡，三秋踵达，夫南宫捷步，永慕堂簪纓，驰誉家牒，燕许之才，承明庐橐笔缀文国史，夺马班之席。

邑痒生宗晚驾堂氏楚甲拜撰

祁序

家乘之作也，其谱而史者乎。夫严笔削寓褒贬史也，而别上下正名分谱也。

我族与宗长同祖青叟公，中间播迁祁邵，其派衍于诸隅者，靡不棋布星罗，盖煌煌乎，一巨族也。顾敦宗睦祖，自古为昭，我族系延祁之黄土岭，与邵之铁塘，相距不下数十里，合谱之议，前以为地睽势异，未之暇及也。自甲戌岁，族老成辈三修家乘，始克联其班行，迩来已七载矣。贵房人繁，俗美英爽之气，固然蒸蒸日上者焉。今岁夏，诸宗长遣价辱临敝地，接谈闲袖出谱式论及，宗长七修家乘，以序嘱元。元察其详乃叹，其立意深，而其所由来者益远也。夫国运有升降，历一朝即一朝之，经纪于经纪，而垂为世教。则史之家运，有亨屯阅一世，即有一世之。宗派于宗派，而订为家源则谱之。今宗长之七谱其族也，数典忘祖，吾知免夫，虽然犹有进，贤良不无辈出。兹复登之以传述，俾后嗣之抚此简牒者，必曰此某与某品行相若也，箕裘之绍益，思有以保之节孝，亦有传人。兹复著之以记录，俾后嗣之详其训诂者，必曰此某与某懿德相似也，悖淫之习，益思有以免之。文武科第更多世及兹复荣之，以头衔俾后嗣之。遥溯门第者必阅，此某与某英才相等也，经纬之绩益思有以励之，推此而论非，必无所削得所笔，而削者惧非，必无所贬得所褒而贬者羞，而于是上下以别名分，以正所谓上治祖祚，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者，胥于是乎在是故论其文，则犹是谱也，论其义则依然史也。夫岂第明支派为足，重培本根云尔哉。元忝居宗末学，惭昭谏才谢君章，其足贻笑大方者亦已多矣。犹幸贵房中，人文蔚起，哲士挺生，游泮水步蟾宫者，指不胜屈，他日扬休风阙，入覲龙光，必有登之国史者。元等不亦与有荣耶，渊乎为之以快。

优痒生宗晚宝生氏燮元拜撰

七修自序

书之关系甚大者国史而外，厥惟家乘可不及时修乎哉。吾祖当宋之季来自豫

章。十世以前，胥登仕籍所在，皆有功德于民，济美重光，称极盛焉。五世通判公，眷怀旧德，纂修家乘昭穆，赖以明长幼，赖以别居处卒葬，赖以志贵贱贤否，赖以分其有功，宗族甚巨。夫何元季兵燹，半化秦灰，世系几乎不传党，时当引以为憾。迨十世祖梁山尹庭用公，查阅焚余木，主手录成帙，既可补先人遗憾，亦足为后世法程，嗣是贤哲代，与不时续修，其间或二百余载，或五六十载不等。今族老复谋，谋修距六修三十三年，历年虽不如前修之久，而人丁甚繁生齿，恐多遗忘续古者，正不必泥乎古也。公议晴轩叔、与湖峰、藻生、莲生弟及不才任纂修职，又举拔群叔、青峰、窦池、颀生弟为校阅。在诸君才学兼优，皆堪胜任，独余滥厕吹芋，年虽较诸君差长，而才学则不如远甚是役也。予固不敢居功，且不得不慨然任其过，盖力有所不逮也。然吾故喜诸君，克绍先烈，能使族谱告成。吾尤愿诸君，迪惟前光能，使族运复盛，夫天运循环，盛者有时衰，衰者亦有时而盛。念吾先世，或为丞，或为谕，或任主簿于南海，或知制浩于翰林，以及判官太守，县政府佐，功德固不可磨灭，而功名亦极一时之盛焉。迨其后廩增贡监，虽不乏人，而仕途偃蹇已非，复曩时之极盛。今莲生幸登贤书，天意或将使之亢吾宗，不虑极盛难继焉，未可知也。倘复睹其盛，将后先辉映于家乘，不益有光欤！吾于是，盖不能无后望矣。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仲冬月中沅谷旦

二十三嗣孙刚轩基侃谨识

七修自序

余性耽山水，盖尝登高一望而叹，蔚然深秀，木之生发不穷也。又尝临流一观而叹，逝者如斯，水之长流不舍也。岁己卯，山以上梅花傲雪水之涯，葭管吟风，盍有事于宗祠，少长咸集余亦与焉。族老瞿然起曰：“吾族秀毓笔山，灵钟关水，颇称望族，第谱经六修，迄今三十有三载矣，其间生齿日益盛，殁葬日益

繁，婚配、嫁娶，文传誌铭，以及莹图、公业，遥遥而难稽者。何可胜道，脱不乘时续修，其能如岷山导江，蟠冢导漾，桐柏导淮，咸庆山水清佳乎。”于是慎选贤能，共襄厥事，付诸梨枣。倡修者某与某，编修者某与某，监修者某与某，校阅对读者某与某。主是谱者，则晴轩鼎叔、刚轩侃兄、藻生澍、莲生泚弟及不才浚。浚不禁皇然谢曰：“修谱大事也，主修重任也，浚以樗栎之才，管蠹之识，短钉之学问，何敢谬膺斯任，且潦倒名场，已五十有四年矣。回忆膏灯萤火，枉费精神，杜库曹仓，空劳寤寐，方欲乘华风而登驾岳云，而下泛舟潇湘，洞庭君山万丈高，供吾眺望，黄河千里曲，快我泳游，足以极天下之大观而无恨，何敢谬膺斯任。”族老怫然不悦曰：“尔非凌岳君之肖子乎，凌岳君龚宗拔师置第一人也，学继龟山，功深湘水，乃当六修谱牒，遽作地下修文郎，合族扼腕深矣。遐稽六修以前，尔房先哲，或值数已过，或值时未可，每深山高水长之叹，初何尝主纂家乘乎，功名固有其分也。今虽风栖山深鱼潜水湄，早具磊磊落落之概，尔独不闻，韦布可以薄卿相，匹夫可以傲王侯乎。夫尔志在山，孔子曰仁者乐山，尔其仁者流欤，则本大末茂山之情与谱无异也。抑尔志在水，孔子曰知者乐水，尔其知者亚欤，则源远流长，水之理与谱无殊也。是可主是谱而不爽慎，乃事其毋辞。”余遵族命，勉役管城牒，览寅朝灯挑午夜，矢慎矢公，毋滥毋漏，周一寒暑而谱幸告竣。第见莹图，公业一如山之，巍然在望也；生歿嫁娶一如水之，有条不紊也；且也文传誌铭，耳目一新。则高山仰止之句，可以歌秋；水伊人之诗，可以吟也，岂敢自矜美备哉。亦庶几祖宗之功德，孙支之繁衍长垂奕祀，得与两问山水，并峙同流于，勿替云。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仲冬月中沅谷旦

二十三世嗣孙十二湖峰基浚谨撰

协修序

天下事独任则难，共任则易，寡助则劳，多助则逸。故襄国事者有协辨，而任谱事者亦有协修也。我黄土岭与邵之铁塘，同祖青叟公，旧谋合谱不果。越同治三修，既得联其班次，又得善明诸君协修，以董其成，固可谓同条共贯，同心共济矣！今铁塘谱经七修，随材器使委予等以协修任予。惟铁塘英哲辈出，自足胜任而愉快，何必求助于他山。且两地睽违，检点不及，大惧旷职，以貽羞抑。又思之宗同则谊同，谊同则好恶皆同，故无事则同享，其逸有事则共效其劳。况家乘之修，尤为敦宗收族之盛典，可不协力效赞襄乎。于是旁参末议，虽未必源源而来，而念切观成，无时不神游于局中也。如谓裕协修之才，称协修之职，有功于谱局，且甚鉅，则鹰扬等谢不敏矣！

祁邑宗晚：金城、省吾、确园、鹰扬、芝山、谦园、熏沐同识

八修自序

戊午春，谱工将告竣，族老来祠，趣乾以序。乾曰：“余何序哉，将欲序其源流乎。则前谱历七修序，已不下数千万言，世次详明班班可考。将欲序其勤劳乎，则典钱谷任厘订实，诸公之力，余但坐观其成，余何序哉。虽然是役也，窃有不能不喟，然感欣，然幸而尤殷，然望焉感者何？”吾族自四世翰林公，奉父由祁黄岗迁邵铁塘，初无谱，逮五世通判公迺肇修焉。无何时，鼎革兵火之余，重以蠹腐残缺，貽憾奚，啻夏五郭公使无善为继述，年湮代远，势必至如后称闵子墓拜汾阳者。赖十世梁山公出深虑，及此急起修明，其祖县丞公，而不祖翰林公者，以由江右而南来衡者县丞公，而通判公又礼重四亲，因守高曾矩矱也。观其考注，木主搜录，先人根刷，手抄房遗一本。嗣是越二百余年，方续修得保厘，然不紊者，其功甚鉅，其用心抑何苦欤，此乾之所以深感也。幸者何夫谱之修也有数难，无论家乘同于国史，其才学识，三者难备也。第一是人繁，则口众或

辞有异同，工鉅则用宏或费有困乏，品端则望属或迹有信疑，得一即难以藏事。若吾谱自乙卯冬会修询谋，僉同众议无梗矣。前哲以旧修，余贲创立谱会，积蓄丰饶，丁费无苦矣。举鸣盛叔、宝池兄、常省弟、礪溪侄四人为倡修，廉能素著，群望咸孚矣。于是公推德嶷、熊生、完惠诸侄及不才任校纂，涓期丙辰蒲月入局。余老矣无能为也，而嶷等学富才优，胜任愉快式易横而直类，分集为三，变通之尽善，斟酌之无疏，两易篝炉成功，遂告讵非一大快心事也哉。此乾之所以深幸也望者何，盖谱为族姓之收，而亦盛衰所见溯。初修二修人才特出，簪组蝉联猗欵，盛已及三修。虽仕途滞迹而蜚声痒序者，实繁且多，与名贤船山王先生，昆季相交游，行谊卓详郡邑志，声施赫奕，亦可亢宗，即四修五修以至六七修，采芹食饩者，有人分香月殿者，亦有人纵中间主笔，不无一矜未青，然品学俱优，望重林犹足以迪前光、二增牒色。今八修每况愈下矣，值科名之废，置视诗书为误，人非无旧列黉宫果存已。仅非无新登仕版，匏落旋伤，所恃几辈，宿儒一班，后进亦多，伏处而鲜，遂飞鸣俯仰，顾瞻何堪升降后之扶。斯谱者苟能油然，兴尊祖敬宗之思，而情敦亲睦，奋然怀紆，青拖紫之盛，而志切武绳，则人伦于以明家声于以振。所谓贤子孙非斯人乎，此乾之所以深望也，族老闻之，乃同声赞曰：“子之言不忘先、不遗后、不自矜。”我所意于子者，亦如是焉已耳。子谓何序是，即序也，因笔而识之简端。

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季春谷旦

二十三代嗣孙岱生基滋谨叙

八修自序

谱，种族书也，有历史之性质，特具体而微耳是故，叙述数千年各种族，盛衰兴亡之故，而成历史叙列，一族一家盛衰兴亡之迹而成谱，谱录也属也，不录所不亲不属所不联也。自五季之乱，图谱官废，族姓逐散而无纪士，君子能知其

族，出何望者鲜矣。邃学如欧阳公溯源之作，亦缺其中七世，则观乎谱牒之废兴，足以知世变矣。我罗氏家谱，仿于元大德间通判公之纂订，距县丞始祖已五世矣，或疑主簿祖与翰林，祖父子始迁邵家。今之铁塘谱不以为始，而必始县丞祖者，由江右而始南迁也。且通判公视县丞祖为高祖，祀必四亲，谱为亲作也，又五世而继修之则。吾十世祖梁山令手泽也，越四甲子而为康熙二十三年，历时既久，逸亡残阙曷堪指数明经。若庸公忧之，乃命非白、桐候二公，以淹博之学问，宏通之才，识广搜罗，其选择疑者阙之，信者传之，毅然奏上治下治旁治之功。而吾罗氏之谱，遂为后世研究种族学者所取材。乾隆五载，藏密公复续之年，已耄老矣。故于三修谱撰，犹有未厘正而重梓者。阙后五修六修至七修，类皆例严以正词，简而赅，固可信，今而传后也。今又数过时可矣，生齿日繁，支派愈分，使不趁此编订，则此数十年中，生配卒葬，逸讹必多，嘉言懿行，湮坠弗少，甚非敬宗收族之旨也。族众惧焉，因举岱生叔任纂辑，而令熊生兄与德崑弟及不佞三人者职校讎。于是斟酌新例，参考旧制式，横昆直集，别为三曰：世德以明德，必世积祖宗布种于前，子孙培植于后，不可或间也；曰世业，以示先业创垂宜守，勿替保世，所以滋大也；曰世系，联名纪世，图于末以见继继承承，嗣续之无穷也。而且先编谱首，诸谱之纲也。题曰铁塘示别也，有同郡望而异宗派者也，吁！谱若斯树义精垂范远矣。将欲使一族之众务孝悌、敦雍睦，农桑正其业，诗书泽其躬望，而知为良善，子弟不忝宦门家风，是则吾师弟子之素志也，鬲因之有感焉！欧美日本人常言，中国历史不名誉之历史也，何以故其？与异种人相遇，辄败北，无种族思想故。虽然吾耻其言，吾历史而果如是乎。谱也者，非种族之统系表耶，岂无合群之义耶。中国谱学发明最早，惜继起者不知扩充，合汉谱而大谱之耳。今则南北竞争，同胞而仇敌矣，兄弟而阅墙矣，吾故于族谱而汲汲修明

之。

时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季春月

二十四代孙完氏远鬲谨撰

注：1、县丞祖系衡阳县丞青叟公；主簿祖系南海主簿忠公；翰林祖系南宋翰林宗之公；通判公系桂林通判克抑公；梁山公系梁山县令振铎公。
2、五季之乱系五代十国封建割据时期。

祁序

民国肇造以来，统四万万人民交呼为同胞，本疏也，而亲之本薄也，而厚之依然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气象焉，究之亲莫亲于宗盟，厚莫厚于族属，虽生齿蕃衍居不同方，而支派各分本源，仍合以是为同胞，诚哉，其为同胞也。家乘之修，上治祖祚，下治子孙，旁治昆弟，仁至义尽，殆深有得，夫同胞之旨乎。岁丁巳，邵宗长家乘八修，属叙弁首记。前七修时，余曾强缀数言矣，弹指三十余年，老态频增，毛锥久搁，愧不敢应命。既念及同胞，又有不容以不文辞者。夫家有乘、犹国有史，孙盛阳秋，直笔不减，董狐魏收，颠倒失实，讥为秽史。将欲敬宗合族，而扳援华胄，致蹈矫诬之弊，是秽谱非实录也。我罗姓前代，如东川结江东，隐非不勋名，彪炳学问渊博，而世系无徵，何堪妄引。邵前辈仿夫子删书，断自唐虞之例。据宋南渡间，青叟公为始祖公，由豫章官衡阳县丞，其子大器公复为衡阳教谕，得士心为买宅蒸湘中，遂迎父家焉。厥后大器公生子三，曰忠曰惠曰恩，由衡迁祁之黄岗，忠公仲子宗之公，又奉父迁邵之铁塘。而我房始祖，则留祁而未迁者也。自南宋迄今阅数百年，彼此往来素通，前清同治甲戌，我房家乘三修，复相与议定班次归于画一，同胞之谊至是，盖无缺点矣。当此巨制告成，顾可无一言以赠乎，至谱之为式也。遵欧（阳修）、苏（轼）而参以变化其间，辨同异明是非，不僭不滥，有条有理，非才学识三者兼长，未易臻此。方今世变孔急，英虔刘于西，法逼处于南俄，包举于北倭狡启于东。中国复南北

交争，外忧内讧，史官一职殆不暇置，有圣人起平定，区宇统一。车书编史以示来，兹宗先生以如椽之笔，应纂修之召，处有功于家乘者，出更有功于国史，不愈增同胞之光哉！余惟拭目以俟之。

时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季春月谷旦

前清部沅江西直隶州正堂

宗晚金臣逢庚谨撰

祁序

郑樵通志二十略，首氏族而最详，瞻夫徯姬周，而上氏统于姓。虽若纠纷已甚，而实井然不紊。秦汉以降姓氏混而为一简矣，则明也易宜乎，百世之远如示诸掌，然迄今而核论各姓之源，污黠昧莫适从。且有茫如坠烟雾者，其所徯徯，盖不一而足也。汉唐帝有赤县神州，臣下赐国姓，至黠率不问夷狄盗贼。拓跋氏窃据我国之强半，迨宏自改姓。元又罄其自代内入各部落，如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姓皆复改为单，与我黄炎之裔胄无别，此外异族之入居禹甸，而有后者林立于历代之史。夫我国姓皆有望，望同而系恒，异已难一一具著血统之，自又孱以塞外种类十四五。则欲溯自上世，本本原原，不诬其祖，恶可得邪此，犹累叶递传之，固然肤孝子慈孙末如之何也？年代之绵邈，市朝之迁贸风霜，兵燹之剥蚀，流离转徙之放失。固有如上古结绳而治，语及先世荒远无徵者。夏五郭公，别风淮雨，圣喆穷于增辑是正，况末学肤受之。闻孙于其鼻祖以上，欲有述焉，而曷从著手故夹祭。郑氏特本，其殫洽见闻举，凡得姓受字者，备载之赫蹄，视李守素之徒，以肉谱称琼出，其上何啻九天之高，而俯九地之下，且夫人本乎。祖通儒尚博考，群伦所自出，而我忍不自详所自出，忘祖而背本，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且夫创者之难，不若因者之易，此夫人之所知也。循前人之故迹而为之事，诚容已责不究，可立既迺者。我各宗先生，感天道之小变，惧编纂之后时，继踵

谁昔合铁塘一系而谱之，增订删拾，沿其旧规模，改观启其新，上足以慰其先，下足以善其后，洵哉无忝，仁孝已顾，我因是而重有感也！铁塘祖青叟公，我黄岗祖文贵公，其世次尊俦远近具详。我谱前十六世，齿录姑不具论，然肤我谱甫四修，而贵房谱则已八修，犹是亲，亲尊祖敬宗收族。谱牒之修，述一何先后多寡，若此悬绝间，尝深思焉而不禁薑伤矣！我八世以前，著于谱者甚略，生卒葬所，敬名之字，配妣某氏，比比缺佚不全，大氏以单寒式，微有耕无读。故而铁塘之先世，食宋禄，堂筑永慕，簪纓上家诗书泽远。夫子长子云：孟坚皆有自序，而其前人之名迹，遂皆终古炳。然肤铁塘之克详其谱也，固宜夫前清康熙帝，固尝诏宇内各谱其族矣。徂今计之，我谱修于其诏下数十百年之后，而贵房谱之修或适丁其时，且或在其先聚族之，不可不有闻人而书香之可。尚固如是，夫抑我有谗我众，并谗宗先生者，鸿荒太古不可据依。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起自赤刘，讫于赵宋，族胤淆讹，千端万绪。罗出祝融，以国为姓，宁不昭如日星。然元魏罗结本叱罗氏而改称罗，则罗安见皆源于熊，故听其忽兮。若晦第各祖，其始祖全德公，以下等诸疑以传疑，理也亦势也。唯是运钟，金虎丰祸之来无常，得如已往数经鼎革，犹无宁居于保世滋大也。何有浸假，逃威不暇驱之，若东西水星飞雨，散转蓬离。本根斯时也，何以待之，夫诛翦鲸鲵，飞鸿安宅，可为而不可为者也。木之神不二，积小以高大，不可为而可为者也。瓜之绵也，椒之衍也，谷之诒也。今而后盍各务创垂可继乎。

前清优廩生部准会通法政专门学校优等毕业

宗末驾堂楚甲谨撰

康熙甲子三修族谱跋

邵陵中乡铁塘罗氏家谱成，痒嗣珩珪等袖其谱来谒余示，余以先儒表扬之章

而属余以跋。余阅谱读之，见其载在名言巨章者，代有木天视草之，伟人尼山继铎之大儒，与夫贤宰别驾，拖青祭菜者，蝉联迭出，俎豆生辉，代数相传，统叙无紊。遂不禁慨然系之曰：“嘻吾子其贤裔也乎哉。”世事至兵燹，流离物换，星移之日，而人际沦徙，厥子若孙，靡不秦越，视之其安问水源木本也乎。即有令嗣问出，欲绍先人之芳，轨垂远大之，规模未有如吾子之，井井有理，炳炳日星也。今邈子支干之由来发迹，自吾省庐陵枝驻资江，迄今十有余世，海田之变，不知几历春秋，而吾子尚能问高曾之规矩，衍子姓之谱牒，俾世世子孙，毋相陨越，嘻吾子其真贤裔也乎哉。将见自有斯谱，如黄河九曲，一疏同源。而本支百世森然雁序油焉，而孝敬起藹焉。以礼让接子若孙，尚忘其水源木本，而相视如秦越也，耶吁！莫为乎，前虽美弗彰莫为乎，后有善弗，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夫余不妄勉，晋数语附名言之末，以窃余光，云尔是为跋。

宝庆府邵阳县迪功郎豫章新吴 赵勉周焕文撰

乾隆庚申四修族谱跋

吾家谱牒著籍铁塘，肇自别桂林公手录成帙，因值鼎革，毁于兵燹。继而梁山府君加意敦睦，谱乃成字有明正统间。至我朝康熙甲子，从父非白翁暨桐候翁编辑续器，始倡族众而授梓焉，历今又将周甲矣。从其间子姓益繁，播迁散处，消长不一，若迟之又久，将后之世系日晦，无从稽辑；而先世以前之盛举，至近代而忽隳也，能无惧乎！今乾隆己未春，司祠族首心德、猎文、衡山、汝德君，集族众议，将原刊旧本先行编就，订其讹谬，正其参错。凡增新丁，各房汇送祠堂，交烛手编，次将授梓。同曾祖弟惕乾等谓烛曰：“前甲子岁割鬲氏与编辑者同日入局，其世系临时编纂，须急应忙，不无前后参错之谬。今兄既预订成新本，必错者正，而谬者顺矣，不可不缀言简末，以示后昆。”烛自惭不才，天年虚度，

老至象毫，受兹举族重委，幸获免于罪戾足矣，复何言哉。虽然亦尝窃有闻焉，修谱之意非徒开列世系，溯本清源已也。《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记》：“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谓收族而族可睦。故周礼以‘六行’垂训，曰孝、曰友，而睦即继之。诚以睦族，为人道所宜敦也。吾谱今经四修，敬以班次、合旧新，现编五图。并遵旧例、旧规，无非本斯意以冀族中之为父兄子弟者，披阅斯图，念惟一本。慎勿以吾富贵而外视族之贫贱，以吾贤智而薄视族之愚与不肖。从斯亲爱愈笃，庆、吊、凋、恤相往回还而不忍废，将见浇凌之习化雍睦之俗成。罔不尊祖敬宗，和以召和，顺以召顺，休徵之应，自有确乎不爽者。如其人心日漓，天伦渐薄，傲慢自恣，视宗族如秦越，甚至以小忿动相倾轧，不免煮豆燃箕之诮，岂惟乡邑所共弃，抑亦祖宗所深恫也。烛虽不才，愿与同宗知惕而共勗之。

十八代孙智烛熏沐识

五修族谱跋

天地以好生为心而品汇，亨祖宗体天地之心以为心。而子姓繁是人者，天地之心而子孙者。祖宗一气之所分也，始虽由一而分，既分必思所以一，盖负质抱形而后聚散，存亡为事势之，所必有聚者矣。散者何以使之复聚，存者存矣，亡者何以使之永存，必将悉其源流，识其居址卒葬，声问彼此相通，情谊彼此相感，则分不终分，而仍曾于一，此族谱之所系綦重也。我铁塘族谱续且又续，迄今上距续谱之年甲子，又一周有奇矣。其间聚散各殊，存亡不一，使听其分而莫为之一，某与某渺若不相识之人，某与某付之不可知之。数不能收族，必不能敬宗，不能敬宗，必不能尊祖，是岂仁人孝子之所敢安乎。族中父兄，瞿然有惕于此思，所以再续之，卜视从志询谋。僉同于是近者倡议，远者从风、或计资费、或稽丁

口莫不一。乃心协乃力，踊跃以从事，而命族叔佩、房侄宪、暨不肖彰，同加编辑。彰窃念家之谱，犹国之史也。作史有三长，今以才识，则鄙陋学问，则空疏渺无一长足录，何敢谬膺重任。因又思上世以来，于今五修，立传赞以导扬，先烈具训诫以启迪后嗣，前人之休备矣。书云鉴于成宪，诗云率由旧章，亦唯是毋执己见，毋参私心，遵而行之，敬慎不怠可耳，况有诸父老提其纲，而摘其要则，又有不敢过辞者。夫因睦以合族，族合宜愈无不睦今，而后将见各体祖宗之心以为心。凡以气所分之，人如身之与臂，臂之与指节骨，则自分也。血脉则自一也，运动之必随痛痒之，必切和气足以致祥是，乃在天之灵之所深慰者。若彰之奉命承教，敢云可幸无罪于先人乎哉！敢云可幸无罪于宗人也。

二十代孙积彰谨跋

六修族谱跋

周礼以六行垂训，孝友之后即继以睦。我朝之治天下也，敦孝悌以重人伦，即继以笃宗族以昭雍睦，盖雍睦不昭斯人伦，不见其重。而宗族既笃即孝悌于以克敦，然则欲举合族之亲疏远近，同岿雍睦也，则惟续修族谱有以笃之。吾铁塘族谱，自桂林公而后计凡五修，其尊祖敬宗，仁亲睦族，明家法而著家声者，既愷切详明，斟酌尽善矣。迄今距五修又四十余年，人丁愈多，支派愈分，苟不及时续修，则世远年湮益难纂辑，于是族老慨然有续修志。癸卯冬始倡是议，幸有同心，遂举贤能十人，为之倡修共矢，清慎各务勤劳，又举才干者多人或监修、或编修，亦各踊跃奉公，齐心协办。越三载而于费，世系措备整齐，而纂修之任委之：叔石江、魁裕、堂载、容斋、宽理、堂源及不才风。风自念学问才识，三者一无所长，何堪承此重任。念谓五修谱牒，乃翁静轩公曾与诸先哲，同任纂修，尔固宜缙其绪况此举。石江、裕堂辞不就馆，尔何容过为推诿。爰于丙午冬，叨、

陪二先生即馆任事，惟是兢兢祇慎，不敢脱漏，以致戾亦不敢冒滥以貽羞。无后必继，非种必锄，赞扬先烈则详，文传启迪后人则垂，规训凡其所以示惩劝，而昭法戒者，无非本前事为后事之师，已然为未然之鉴。虽卷帙较倍于昔，亦不过鉴于成宪，引伸触类已耳，何敢妄参已见作聪，以乱旧哉。丁未初秋稿成授梓，又得恩荣、析理为之校阅，迄冬至而告成于庙焉。窃念我先人，仰体先王立训之意，圣朝垂谕之心，修族谱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深且远矣！我族人诚即斯谱，而深念乃祖乃宗，如身有四肢，百骸罔不痛痒相关，宜厚毋薄，宜亲毋疏，长幼以序相洽，尊俾以分相联，喜则相庆，戚则相恤。如此则厚德载福，和气致祥，亲睦之俗，成雍和之气普矣！我族人其共勉之。

二十二代孙槐村培风谨跋

七修族谱跋

子与氏有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夫以天下之大也，天下之人众也，而所以整齐化导者不外亲长，则亲长之时义大矣哉，谱也者，所以办一族之亲长者也。我铁塘族谱，自通判桂林公手录成帙，而后已六修矣。自六修迄今又三十四年，其间生齿愈繁，支派愈别，远近异其地，先后异其时。若不及时编辑，而欲一族之中，亲者无失其为亲，长者无失其为长，势必不能。岁己卯，族老慨然有续修之命，惟时主修者为晴轩叔，刚轩师、湖峰兄、不才及莲生弟，莲弟效赞切数月，旋赴礼闱，不才与刚轩师以授徒，故间亦从事，然至庚辰冬始入馆，亦不过于记序传誌，共相参订而已。至于任事之劳且久，则推晴轩与湖峰为最。是冬告成，细加披览，见夫亲疏之分不淆，长幼之序不乱，与夫法戒，昭然足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佚志，不禁击节而叹曰：“前人之体备矣！”而兹独师古而不泥于古，宜今而不戾于今，变而通之化而载之，斟酌尽善，其功于族众也！

不大且远哉。吾愿族之为子弟者，生其爱亲之心，兴其敬长之念，毋以远间亲，毋以少陵长，毋以富贵而骄贫贱，毋以贤智而侮庸愚。蔼然各亲其亲，而盟守驛旄，秩然各长而行，遵雁序是则予之，所大慰也夫！

二十三代嗣孙藻生积澍谨跋

八修跋又名八修书后

民国纪元之四年冬至，华族老咸集家训之余，慨然于家谱之宜修，谋有以续之，众志成城，共称美举。

越明夏进，族长明盛翁等四人为之倡修，货费皆出公帑钱谷，悉其手领盛馆，谷给笔札。公举岱生叔负纂修，任令各房陈墨稿来局。又公举完德、熊生兄参赞笔砚，仇校切，小子贇滥芋其中间参末议。

爰取旧谱数帙，补其遗、正其误、增其缺，其式横而直。别集为三：首世德、次世业、次世系，笔者笔之，削者削之，繁者节之，俚者顺之。如光弼代子仪军部署行接旌，为之变。两易寒暑，而书告成梓将竣，命贇跋其后。

贇维吾族之有谱牒也。自五世通判公以后，经七修矣。其中之世次、统系，本本原原，前序已言之綦，详无待赘述。然谱者普也补也，所以普

及亲疏，弥补缺略也。七修至今又阅三十余卷矣，传世愈多，生齿愈繁，乖离愈易，况居处星散，遗逸难稽，倘不藉谱，以普其心，将有各心，其心者矣。不事谱以补其义，将有各义，其义者矣。衣冠文明之子弟，转瞬而异服、异言，忠孝节义之家声，不旋踵而作奸、作慝，其如宦门之裔何兹当华夷。思变南北交争之时，以讲，让明伦为宗人而修是谱，即藉是谱，以范宗人，于祠堂图焉，规训登焉，居志焉，节烈旌焉，与夫图五服，人物、衍宗派。凡有关于纪纲法度者，莫不汇为集之，醒其眉，他日子姓。

虽繁读世德，则可知祖泽之孔长；读世业，则可知创垂之匪易；读世系，则可知宗盟之宜笃。而父言慈、子言孝、兄言友、弟言恭，厚义亲仁，敦宗睦族，同为吾之肖子贤孙，以无负祖先积累至厚而大，慰诸族老续谱之深意焉，岂不懿哉！

民国七岁次戊午季春月

二十四代孙德嶷氏远贇敬跋

明正统甲子二修凡例条

一、吾宗于宋由吉至庐陵，分派至青叟公丞衡阳，其后寓居西街及卒葬本地牌

之源，越数世始迁邵邑中乡铁塘。故旧谱及今谱，系特自县丞公以下诸嗣次第序列。

- 二、自宗法既废，族属不明。吾里同姓比比皆是，溯而求之，固皆同望豫章，究之各有源委。今吾此谱远不能明、疑不能稽者，皆不敢妄援。第自所知者，列为谱图，叙分如左。庶免拜汾阳之墓，齿城南之杜之讥。
- 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务在谨严而核录之。凡各房子孙有出继别房者，明书某之子继某之后。其有娶妻无出而早世者，依先正谱法黑圈其下。如此则无以张冒灌，以郑冒卫，以笞灭酈之患。
- 四、吾先祖自县丞公而下所有仕官、德仁、功绩及文词之见于金石者，皆备录之，以为后世子孙之龟鉴也。
- 五、本族自一世至十世名讳已定。今以吾辈从金字傍号为始，取五行相生之义，次木、次水、次火、次土。在后各房子侄之命名者，宜照此类准而行之，不许犯前人讳，以取干冒之咎。
- 六、吾谱由青叟公而下，景字行为六世、凡三人；永字行为七世，凡四人；至字行为八世，凡八人；用字行为九世，凡十有四人。今以房分，子孙日众，故于此谱特书，取用字行为号，自用字一号至十四号，铃以图书，各房收一本，慎加珍藏，毋致混淆遗失，以貽忘本之罪。

十代孙锭识

清康熙甲子三修凡例六条

- 一、修谱、修祠及助田、助银诸人，必大著其名号者，所以示劝将来，非仅不没其善已也。至于编序必先今而后古者，示重修也。先尊而后俾者，示重爵也。先外省、外府而后本省、本府者，别宾主也。后之览斯谱者，慎勿

以编辑为不明乃可。

- 二、族众印谱，旧例一房一部，惧其多而生毙也。今不据是例，视其力可以办纸与费者，听其多印。照房分长幼，编字号，第于谱内，注明某房印谱若干本，系某字图书，须各持回收好，以便日后查对。如此则世虽变更，此遗彼存，可免散轶，而奸弊亦可不生。
- 三、看谱法始阅总图，次阅分房。首图以至次图、三图、四图，以后循源而流，庶一脉相传，条分缕析。若为若之祖，若为若之孙，一目了然，毫无淆乱矣。
- 四、旧谱祖宗行谊，注于生歿配葬之先，其辞略。今另为传，不照前法，惟冀详耳。
- 五、坟茔、庵、观，必注某房公业、某人私业者，固以杜内争，亦以绝外侵也。至庐舍、田塘时有迁易，不例于谱。
- 六、编辑世系，出珩、珪二人之手。冗杂中不无舛错，然亦自有一种敬慎心肠寓于其中。知惟小处糊涂，而大处决不糊涂也。若内外诸传多出珪手；惟灵宸公一支，其传举属珩撰。予两人学识有限，或先后不伦，或鄙俚不堪，或称述过实，或疏漏失点要，亦力不逮也。是则重有望于后人知能者，为搦管以杀予丑而光先牒也。

十七世孙珪撰

清乾隆庚申四修凡例四条

- 一、《世系》书名不讳，盖幼命于父也。书字，美称也；志生，谨始也；志卒，慎终也；志葬，完归也。或书爵贵，贵也；或书德贤，贤也；或书寿，尊高年也。其间繁、简之稍异，则各房银送之殊，非敢有加损也。无子无传

者之必书何也？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祔，曷能异也；大书无传何也？明统绝，杜冒袭也；出外远徙者之必书，不没所生也；继嗣承宗者之必书，为人后者为之子，其私亲亦莫得泯也。

二、自有男女即有夫妇，是婚配所宜志也。凡男子，书某、配某人女；或某聘某人女；凡女子，书适某人、字某人，不忘所出、且慎配也。出母有子不书，以见宗庙之重；继母无子必书，以见琴瑟之调；嫁母虽书，而生卒葬兆皆略；众母皆书，而某子、某出必详；间有止书‘氏’者，渠自遗忘无可考记也。

三、同姓不婚，礼有明文。吾族自十五世以来，多娶里中同姓，非明知而故昧也。盖里中之同姓虽多，而迁徙之时代迥异、派系各殊，得姓之同不同未可知也，故不敢辨其异，而亦不必讳其同。凡有缔结，惟各所，以居之地名别焉。

四、编排班次，所以别尊俾而分昭穆。吾族颇蕃衍，远近析处不一，昭穆难以悬叙，惟循班次命名，则一闻声而尊俾之伦昭也。

十八世孙智烛识

清嘉庆壬戌五修凡例九条

一、先代勋名有美必彰。故谱内所增绅衿及任事名，固表著前徽，亦示劝后贤也。

二、谱牒为齐家要务，劝善亦以惩恶。族中倘有大干纪律，为理法所不容者，公议用黑图削殁其名，罪不及妻子者录其妻子，如妻子同罪亦削之，所以示戒。

三、谱以联同宗亦以别异姓也。如抚异姓之子为嗣，非我族类概行黜削，自后

抚子承继，永不许异姓乱宗。

- 四、吾族有从释道者。其始虽属一本而业，已趋于异教门户，各别无容混淆，故另编谱，末名为外谱。
- 五、盖棺论定。而后有传称德祝寿，而后有序人，有生死之殊之殊文，亦当以类附，故墓誌附传文之中，而寿文另编一类。
- 六、本届族谱世系，皆照各房开送原稿挨次编辑。其原稿中或有漏误之处，余三人不敢妄为增损。
- 七、莹图及公业有变易者。改之旧谱有文契合约，今公议止摘其要，不必全赘。
- 八、新旧诸文，三人公加厘正。各有增损，非敢作聪乱旧，以合族已有成言，非可谬柱鼓瑟正订后，眼同阅定者也。
- 九、新谱卷帙倍增于旧。下届续修必愈繁愈增，后有作者，或用苏式较为省便，勿谓历来俱用欧式成法，难于变更也。

嗣孙佩信、积彰、厚宪同识

清道光丁未六修凡例三条

- 一、次房克抑公，后裔远徙者众。本地一支中叶式微其后，遂有忽诸之痛。道光丙午冬，祁阳万冲厚风、厚永等来祠，具道尹祖鉴公派，自铁塘并呈世系原委，族老阅其世代相符，班次不爽。咸庆克抑公无后，而有后一枝挺秀未可易量。凡我族人慎，毋以疏远而亏敦睦云。
- 二、世系内于帝王年号下，特书几年几十年于没也。又总纪其年周甲者，特称寿非踵事增华也，一防错乱，一以重高年也。
- 三、始祖后世有著作，原先人手泽所存。兹特选其尤者，刻入艺文内示不忘也。

嗣孙宽厚、培风、厚魁、源厚谨识

清光绪六年庚辰七修凡例二条

- 一、七修告竣，各房发谱页一本，草簿一本。页数称乎，人丁之多寡，凡有生配歿葬，随时登载。每年冬至日，齐送宗祠公查阅，既不遗漏，亦可省费，其有功于续修甚鉅。
- 二、旧谱于大干法纪。及犯窃盗者，概行黑图，其为惩恶，计非不意良而法，美第思锄恶，固宜削名而黑图，未免污谱。今遇若辈不复黑图，但于该犯齿录后，注违规出族四字，以示惩戒。如有因犯致死者免注，非过宽也，盖其人非死有余辜，似不必加罪于正法之后矣。

嗣孙培鼎、基侃、基浚、基澍、基泮同识

民国六年八修凡例十七条

- 一、兹届编次拟分三集。首世德：明积累之厚也；次世业：守而勿替之旨也；殿世系：于末嗣续无穷之思也。
- 二、前谱世系概用欧式体例，固属详明。但或本小末大，则图上不乏空处；或源盛而流衰，则图下又多隙地，浪废纸张，于经济大有妨碍。兹届生齿益盛，卷帙益繁，改用新式较为简便。
- 三、齿录大书，班讳每代低一格。横视仍分五代，上注某某儿子，旁注第几世次，下注生歿葬，均小行直书，所配之某氏，大书与夫平列示敌体也。
- 四、有名犯直系祖讳及其字号混同，并用前代班字者，悉改正之，或易字同音，或加边傍，或易古字遇困难处，或缺点划，亦古制也。如年近四五十名字，已显著于契据碑记者，改则细注原名，以便稽核。
- 五、填莹关系最重，前谱仅载某处葬某某公，某某妣未曾绘图。兹于某某处祖莹描成一图，图后注明地名界限，葬某某、某首某址有无祔葬，封、禁、

杜将来之侵袭，亦以防外姓之覬觐也。其未绘图者，仍照前谱备列莹表。

六、婚配实家道，始基是宜端而宜誌也。前谱凡男子既婚，书配某氏某女；聘而未娶，书聘某氏某女，称谓未免太略。今于其名下添一公字，盖外姻之尊属，犹我之尊属也。凡女子未许人书待字；已许人书字某姓某；既嫁书适某姓某。遇有科甲捐纳职衔者，亦据实以录贵贵义。其有妇死再娶者，书元配、继配，继配死而另娶至三四者，依次递书。元配未死而另娶者，概书副室正名分也。

七、母分嫡庶，子有嫡长。元配、继配、副室，均有出小书注于各母之下，杜混淆也。如元继出而幼，副室出而长，班讳仍列长于前兄弟之，有序也。

八、抚子承祧惯例也。必先仅亲属次及疏远，如一子分继两房，书兼祧，然亦须以大宗小宗计定之；有分继两三房者，立后视两三房之长次而定。

九、谱以收族也。有迁徙外籍而确知其地者，则书迁居某某地，示无遗漏；如无定所，则以外徙书之。

十、前谱于族中，历代人物有仕宦、绅衿、衿士等录名号太多。兹于文武职衔、科甲捐纳保荐，封赠儒宿，及学校毕业，长官委任，均依班次备书为物表。

十一、 妇女以节烈见不幸而幸者也。前谱绅衿有录，而节烈无表似属阙典。兹于族中妇女以节烈、节孝、贞节等称者，汇为一表，崇风教也。

十二、 夫妇生存而离异者。无后小书曾娶某氏不纪生；有后亦小书曾娶某氏，不平列生纪没葬；均削夫歿而改适者，无论有后无后，均大书配某氏。但于纪生后书醮改适字样，以事处其变，虽圣门不讳也。

十三、 弃天伦而入释道，自绝于亲者也；为亲者而令子弟入释道，自弃其子

弟者也；关系脱离教派，各异无庸，强为收录。若娼优皂隶，尤非二氏之比削之无恕。

十四、当代阳历自应遵守，惟乡间习惯难以骤更。兹拟自民国元年一月一日起，阴历壬子十一月十三日，所有生没，概注阳历而于其下，加一括弧注明阴历时制，既遵习惯亦合焉。

十五、地名有今昔殊称，或音同字异及音近似者，作地名同异改详事实录。

十六、前届于川省世系，因墨稿来迟，另为一卷。兹则照依派系源流，挨次入图，以昭划一而补从前之阙。

十七、齿录印刷竣而有未及获载者，仍照房属补录，汇为一卷，以附世系集之末名余庆录。

嗣孙基滋、远鬲、远穰（熊生）、远赞同识

康熙甲子事实录

一、旧谱祖焮下断自青叟公始。则青叟公为衡祁邵之鼻祖，谱注五代孙半村往衡扫墓返葬朱良，则衡西罗原属同支后。因兵燹人丁星处未及，遡其底历，以合谱图非忘本也。

二、旧谱云忠举四子，聪而且睿。次子宗之补国学进士，当忠公由衡而徙永之黄岗，想四子并从。今之大栗坪，殆其遗裔，迄今往来不绝，因子姓繁衍，时事多艰，未合谱图。

三、吾族立户分上下两房，上房以永谐为户，下房以永怀为户，梁山公续修谱，自叙甚详。谐本官籍，属今之七甲；怀充军籍，原粮寄本都六甲，刘继至国朝顺治年间，匀粮怀裔让义等费金除甲，其粮得附七甲户内，余父叔之力居多。

四、 邑南黄泥陂一户罗元珍为内房，一户罗用珍为外房。旧谱未载何房为何人子孙，但相传为同支。至国朝康熙四年，奉旨清丈田亩，大尊传截都均甲，元珍粮则附永城三都伍再户内；用珍粮则附温和乡信刘苏户内。今续修谱牒，厥孙世明、德文等携其世系求附图内。余义无所辞，悉从其请，非远引为高强附示大也。

五、 谱牒从梁山公后，未及授梓。康熙戊午春，二三兄弟见家乘之散遗，知独力之难成，爰立为清明会，独自道明公一房始。迨壬戌秋，复鸠族之能者，每人出谷二斗，以为督工饭食之费，兹幸谱牒告成。族人之襄力居多，而纂修旧誌，参订新艺，珩兴弟珪，不敢辞其责焉。

十七世孙珩谨识

清光绪七修事实录

祁黄土岭大栗坪系恩公裔，文贵公聚族其地，前修记载详明，兹值七修谱牒，因族大丁繁，未及合修，特联班次以示来兹。

光绪六年庚辰

二十三代孙基浣谨识

乾隆庚申助修谱引

谱牒何为不惜银财而必欲续修之也？恐世远而宗派之失记，故续而又续，俾后人知承传之，有自源清而流亦清焉。今乾隆庚申续修，其费先有定论，原谱序例、公文、世系俱属祠堂公帑，各房传文暨新接世系，各捐私囊。若族中贫乏难备字价者，又在慷慨尚义之士助修以补不足，兹将助修各名并列于后。

纠首、心德、猎文、汝德、衡 同识

五修记功录

嘉庆庚申祠首云开、圣德、嘉猷、裕昆、希贤、昌后、献武、芳林、余荣、

立山十人续成谱牒，复补修祠宇，增置祭田，余叨参笔政，欲记其功，以昭示来许而说者谓无庸，遂搁笔焉。由今思之而知其功之，不容或泯也，盖续谱时，祠中公费无几，而每丁又止派钱五十，殊不敷用，各公矢志清勤，上可以对祖宗，下可以质族党，将子钱生息数年，未尝妄用一钱，亦未尝私设一餐。迄庚申冬，请工授梓成谱百一十册，费金七百余两，尚有余费，复将祠前风埭，左头横厅改造，堂堂皇皇称巨观焉，而费金又近二百，复买石灰冲田、石马井田、及祁阳田，以广祠费，公祠毫无假贷，各房并未捐助，历举大事裕如也。且综理祠事十年，人敦雍睦，家务宁静，是非独才略有馀，盖实有坐镇一族者在也。使继此者而如诸公，将祠租善为蓄藏，吾知由此而设义田，以贍族之废疾鰥寡；更由此而设义馆，以造族之英秀俊异，直可拭目而俟。乃自庚申以至乙亥，司祠事者，仅易三届，经理者仅十余年，事权不一，若網无纲、或以公忿耗金、或以讼端负债，兴衰之故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嗟乎！事不经成败兴废得丧之后，固无由知成之兴、之得、之之功为甚巨；亦无由知败之、废之、丧之者其过有不可辞也。古云：创业难守成亦难，非虚语也！予至今，盖实能忘情于十人云。

南窗佩信撰

六修记功录

族谱之修也，人谓纂修难，吾谓倡修尤难。为纂修者，辑世系、订文传，无敢错乱，无敢脱略，其任固匪轻矣；而为倡修者，尤必德足服人，才足济事，然后可以胜任而愉快。余族自癸卯冬谋新家乘，公举族叔永泰、文赋，兄含章、蒂远、世绳、合久、鸿恩，侄香亭、世绵、莲池为之倡修，洵可谓知人善任矣。又议每丁派钱二百，作三次送交公祠。奈贫富不一，出纳多吝，每次收贮丁钱，动需数十日；而每岁借放生息及商度事宜，其为日亦如之。各公任事以来，不惮烦、

不倦勤，每订一期而彼此偕来，每议一事而彼此同心。且每岁在祠食用需钱数千，皆各解己囊，毫不扯用公帑。是以合族鉴其贤劳，钦其廉介，齐心踊跃，毫无梗议。而各公又素具炼达之才，谱馆诸事罔不办理，咸宜处置各当。丁未初秋，请工授梓，迄十一月下泮，成谱百一十册，俾祖宗之骏烈丰功，愈昭垂于谱牒。今昔之生、歿、葬、配，同详载于简编，其功不甚巨与！吾因之有感矣。吾兄世绳与各公同司领袖，共著勤劳。丙午冬，余与诸君子在祠抄录世系时，兄已病入膏肓矣，犹频频往来，竭力筹画，浑若忘其身之有疾者。丁未春亦再三至祠，弗辞劳勩，厥后沉痾日甚，举动维艰。剗厯氏于孟秋初五入祠，吾兄即初七异世。是与诸公同效赞勩之苦，不能与诸公共睹家乘之成，其能无抱憾于九京欤！然兄之身虽歿，兄之功自在也。而况诸公成始成终，其功又何可限量哉。嗟乎！殫精竭虑，简籍一新，意美法良，风规共仰。后之人有志续修，则诸公之恪勤乃事、精白乃心，不可为前事之师乎。吾故详为纪之，一以著十人之功，一以垂后来之法。

理堂源厚谨识

七修记功录

古称三不朽，功与德、言并著。故人能立功于朝庭，或纪于旗，常或纪于简册，往往垂之千古，以为国史。光若有功于宗族者，安得不纪诸家乘，以为后世法程乎。今合族七修谱牒，凡任事者皆有功，而予尤推倡修十八人为最。忆自道光丁未，六修告竣，余贄立会，仿借生息，经二十余年，置田十亩，零塘一口。岁癸酉有急功者，出在兄则有善明、则荣、受祥、阴南、文通、正中，若而人弟则有炳林、明盛、享荣，若而人在，侄则有玉美、作汉、瞻魁、绣章、刚轩、合源、有本、青山、则效，若而人兹十八人者，各备伙食钱八百文，轮流经理，将

历年租谷发卖生息，不数年间，积至千余金。庚辰春请工授梓成谱六十二册，费用尚绰然有余者，皆十八人经理之功也。使有功不纪，将彼之矢慎矢公竭力筹画者，皆属徒劳矣。余故备录之以为后之理此事者，劝今受祥、荫南、瞻魁、绣章蚤赴玉楼，虽不获观厥成功，然既效赞功之劳于往日，不亦可与诸公之成始成终者，并垂不朽与。

晴轩培鼎谨识

铁塘罗氏八修族谱世系集序

谱也者，尊所自出，以明吾之宗系而垂统于后者也。非自出之系而冒承之，是不清其源；非同出之系而强属之，是自浊其流。谨考核而辨真膺，不欺先，不惑后也。

我铁塘罗氏，本庐陵宦籍，初丞于衡者曰青叟公，故谱自青叟公以下为特详，其上而为焮下诸系则略焉，非本源之敢忘也。年积年而时愈睽，人并人而势甚涣，虽欲徵信兵燹之余，乘牒残缺矣。我三修君子纂编，考同姓谱，一谓江右之祖崩，十居八九大致不出西山、柏林、书院坑三谱，至其无一足信三谱所同也。今存其旧注，并录其论辨，以见我先哲之尊自出，不轻附援，百世而下，犹当守之不易也。

近阅清泉谱叙，谓吉安宗谱所载者：始祖全德公籍隶太原，后晋时为泌州刺史，生子彦瑰，瑰生可观，观生元功、元勋，勋生世南，南生神继，继生从彦，彦生敦叙、敦厚，兄弟始徙庐陵之三顾山。敦叙生尚行，尚行为东安知县，尚行生全略、智略，智略字季谋，宋孝宗乾道间第进士，为廉州刺史，智略生青叟公，实始图南者也。若青叟公而下，更与吾谱无少异，且有足补吾阙者。如青叟公之字诚斋，戊午举人之说，举子大器公，大器公之子有容恩公等之配葬，吾谱蛀腐

已久，彼则朗存可据也。虽然谱、家世之统系，当信以传信，而毋疑以传疑也。吾谓清泉谱曰全德公者，吉安系之源也。

青叟公者，衡、邵、祁各系之源也，我铁塘之所以祖青叟公也，亦断自可知焉耳，今传二十九世矣，非源远而流长也欤？于是作为系表，五世一揭明五服也，后一揭循前揭相承于不已也。开派五世为总表，后则有分有合，若网在纲厘，然不紊为卷，凡二十七既成题曰世系集，君子曰支派其经耶，世次其纬耶，世需人人维世处而纲纪，家族出而经纶天下可也，愿与族人共宏斯旨。

嗣孙 远鬲 谨撰

录康熙三修原文

按旧谱云，始祖大时公讳崱，行十二，其先不知何许人？后之志墓者咸云：徙自湘东，然竟逸其字与配氏生卒，其葬大时岗，所配在东塘，至今两墓穹然存也。府君有子三人，伯曰超、仲曰延、季曰达。当五代时庐陵隶江南李氏，李氏与中原抗衡，料民为兵。仲在籍中，其后数年复增戍，仲、伯以叙皆行，而季出更钱得免，其世为土著，不出于宦游，明矣！（按今里中，按大安罗氏族繁而世久，其谱祖延，每岁祭马冻墓为常。马冻墓者延葬处也，仲、伯既有墓是增戍，未必皆自行，即以子孙往罢戍后，亦且还其故乡遗裔，固当有存者。溪园公作原始亦云：超为东塘罗氏之祖，延为马冻罗氏之祖，是当时二家子姓。自若特蓬山公谱，不尽载岂以版帙，重大不可兼举，抑用苏氏谱为亲作说耶。）

季之子皎卒于开宝己巳，而皎孙生后周戊午，视府君为玄孙，逆计世次，府君当为懿僖时人。宋时长老相尝见肃宗，二载关书乃云：自豫章徙同江淘银塘，又自同江徙戡村。然其岁月久远，与所操职业竟莫能辨，于是重有遗憾焉。盖尝偏考同姓之谱，以补其阙，所见凡数十种，无一可信。其出柏林者谬中略断，自

大时始，夫姓源皆宗五帝，故推罗姓出于高辛国于宣城，衍于长沙，心尝凝之？比读史记，见其所载尧舜，世次不伦，然后叹曰：兹固姓作俑者乎！汉初去古未远，尧舜圣功万世载之。太史公自以世掌天官，废明圣盛德堕，先人所言不述厥罪莫大。故其书首五帝，本纪何慎重也！然其舛错正自不免，况其下耶。尧典平章，已称百姓，禹平水土，复分土姓锡之，其后以官以国别为名氏，如德隼以赐姓为李（唐罗德隼以有功，封剡公赐国姓。），吒罗去复姓为罗（吒罗本夷种，西魏有吒罗协为柱国。）。诸如此类，抑又何限。而原罗氏者，一曰熊姓，一曰姓嬪，其将何据也。

且古之贤智，固有隐于巫卜，混于编氓不欲自表者，此其后宜何所述，自有唐地望门资之说，兴而后以爵位为等级，在闾阎则鄙夷之，不复计其智愚与否，抑亦异于扬，侧陋之意矣。流弊日远，遂使冒非类损本生，自限于不慈不孝，莫可胜数，此不亦悲乎！念庵先生曰：“昔夫子有言，吾学殷礼，宋不足征夫子，盖殷人也。”其殆有所伤乎，君子阙所不知传信也，吾于大时谓何？虽然其大始也，吾知之乾父耶、坤母耶，浑然与物同者其体耶。

始余弱冠怀续谱之念，凡载籍叙及罗氏先世，行能舜里，稍详尽者，靡不悉录偏考之，不出西山、柏林、书院坑三谱，三谱之中代序，惟书院坑最远而谬诞，惟柏林最甚，至其无一足信。三谱所同也，西山祖汉大农令珠（西山谱出豫章始祖为西汉景帝后元间，大农令由长沙徙豫章西山居，后为景帝大司农，大司农生庭尉悉，悉生少府臣恭，臣恭生谌，成帝时为谏议大夫；谌生徽光，武朝为南阳太守；太守生大中大夫远，远生光禄大夫昱，昱生昇，昇生广汉太守蒙，蒙生宪，晋武帝时拜安南将军，武陵太守，封西鄂侯；西鄂侯生广汉太守袭，袭生兵曹参军澄，澄生刑曹左丞靖，靖生武陵太守企生及侍御史遵生；遵生生友，以御史中

丞事，晋明帝遵生王孙，以子贵封右光禄大夫；光禄生梁金紫光禄大夫允，允生颐，隋大业间秘书丞子通，唐进士起居舍人；舍人生仁，高宗时为转运副使；仁生校书郎原友，原友生直学士锜，锜生京兆尹珣，珣生中丞让，让生偁，以父廌为监察御史；御史生都，都生文播，文播生集、崱、劣；自御史以上俱有配氏、生卒、葬地，今始祖豫章者，莫不据以为重。）十五世而为遵生。

又八世而为直学士锜，九世为京兆尹珣，珣生中丞让，让生御史偁，子三人：邨、实、都，都字仪基生文播，文播三子集、崱、劣，集字震岳，雍熙中徙龙泉滩头；崱字一岳，莫知所往，似与先世所传，出于太守企生之说相近。第其世次长短，又有大相远者。彼载实之子仕伦，生于龙德壬午。而文播生集，谓在戊申，考其时，当在乾祐元年。秀川载崱玄孙遵生生于后周戊午，是集长大时，玄孙止十一岁何说哉！唐书珣父怀操，今乃云锜，让子邵京与从弟权皆举皆进士，登第有时名。今云一子偁，以父廌得官，并不载邵京抑又何也？此见西山谱不足信处。柏林视西山始同而终异，谓崱出于企生，企生十二世为弘仁、弘从；弘从为宝籍郎，卒湘阴、葬屈潭，子绍经为临清尉，卜居同江银塘，葬鑑湖(吉安)，生周吉；周吉生仪举，仪举生天民，天民生崱，与先世所传湘东之说相近。

第其分派，以崱居秀川为通斋祖；以弘仁之后徙焮下为涧谷祖；以从隐自钱塘再徙庐陵为印冈祖。不知秀川印冈皆焮下别名，而涧谷通斋皆崱十三世祖孙，今折为三支，且妄加以祖父名。则前所述者，尽为谬诞，不问可知矣。此见柏林谱尤不足信；书院坑上原喜秋伯嘉。至于崱，凡四十八世而无大农令珠，自集生以后十三世而为侍御史希奭，希奭生仲武，仲武生京兆尹珣，珣生临清郡王弘信，弘信生进士颖，颖葬水东淘银塘；颖生铨，铨生崱，夫以希奭为珣祖，而以弘信为之子，既与唐书不合，弘信子绍威封邨王，非进士。颖且是时四方兵革方兴，

何暇进士之选？史载弘信年六十三，卒光化元年，溯其生当在太和十年，彼不之考，乃谓崩生太和元年丁未，是长于弘信十岁，而颖以为曾孙耶，此见书院坑谱俱不足信。盖三谱无一足信，为此大抵江南谱牒，荣贵种而鲜根据，羨名阀而轻附援，其在柏林则文割截杜撰牵合支。吾主于张布勳伐夸胜里闾，盖思树党以徼权利，岂徒**汪**人已哉（柏林有世征集，祈吉世略，凡吉安罗氏，无有遗者，又有至正十三年，吉宗修祠、省牒，纸墨鲜好，其素工行诈若此。）！自余若里中仓田，则窜书院坑之末绪，傅以鄙俚不足入听，且谓希奭之后有世修，有京皆不能详其世，又谓铨二子，崧字山立，崩字山斗。崧生子超延，而崩生子达，其分裂视柏林特甚独。刘槎翁叙，丹山罗氏颇异前说（至今载槎翁文集中，槎翁刘子高者，泰和人，国初礼部侍郎，诗文有声，其言宜不苟发而亦有误，盖据他人叙述不暇详考，乃文士之常无足讶也。）。

谓始祖为唐冠军将军光远避石敬瑭乱，南居于筠，其后有讳恭者尚钱，越王公主徙市汉，再迁焮下。凡言徙自钱塘者，实阴祖之，不知焮下在后晋时已四世矣。若清湖罗氏（清湖亦泰和大族）起伯嘉至弘信遗世十九，自弘信增十世而为崩，盖欲合书院坑与丹山之承传，任意文饰而加损之，不复计其世次久近，尤为可笑。即是而推，未经见者，不知凡几，而亦何足与辨列，其大都俱来者，不察且示戒也，此处似有讹误。夫罗氏著见史册，西有襄阳，东有江东，南有长沙，独豫章望后世，非以企生故耶，是故垂骏业者，先自修能自修矣。身处白屋，荣于华袞，不然王侯末裔与厮隶纷如也，尚何以遥遥华胃为哉。

注：1、季之子皎卒于开平己巳，从年代推算合理，且唐代及五代十国没有开宝年号，开宝系宋太祖年号。懿僖即唐懿宗（859至873年）、唐僖宗（873至888年）。

2、秀川五代时更名为焮下。

13、全德公至振铤公等先祖略况

全 德 并州太原籍，后晋泌州刺史。生歿、葬未详。子一：彦瑰（瓌）。

彦 瑰 初以荫补内殿。值开运初，即公元九四四年至九四六年迁兴运指挥使，汉晋护圣指挥使。周初迁散员都虞候，出为邓州教练使。世宗继位，召为伴攸指挥使，改为步军都军头，从命收秦凤有功，迁指挥使都虞候。宋兴晋控左移厢都指挥使，改内外马军都军头，领眉州防御使，从平泽路破李筠众于碾子谷，还代为赵彦微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建隆二年，出镇彰德军。乾德二年改镇安国军，与昭义军节度使李维勋等人破契丹四年整。又与合门军使田钦祚杀太原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等，获马三百匹。明年移镇华州。开宝三年卒，年四十七。子一：可观。

可 观 字致道。从父破契丹又从杀太原军，累建奇功，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袁州节度使，迁虞候。子二：元功、元勋。

元 功 字文辅。以荫补都虞候。宋真宗天禧元年，出镇威武军，卒于官。迁家长汀子，彧号仲文第进士。契丹入寇，真宗亲征，彧扈从至潭州，与宰相参议军机，契丹求和，遣彧为报使还京及归，赐锦衣金带锦旗还乡。领本州刺史后，哲宗元祐间生罗祝，字叔和，明经中第调潭州法曹，又为明州观察推官；高宗绍兴初生罗烈，字子刚，为循州兴宁令，会郡盗出没，郡民苦之烈，率兵千余，直捣其垒大破之，皆辅公裔也。

子二：罗祝、罗烈。

元 勋 字文弼。初为感义军节度使，仁宗天圣八年，因兄元功镇威武军卒，朝廷诏公代镇其地。神宗元丰二年，年老致仕，遂择福州罗县北群玉山下居家。元配朱氏，生子世南。继配王氏。

世 南 字绍周。仁宗天圣五年生，甫半岁，母朱氏卒，鞠于继母王氏，事继母

至孝，继母病，饮食汤药，必亲奉进。皇祐间朝廷征为定江军节度使。推官，寻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哲宗元祐四年卒，寿六十三。子一：神继。

神继 字圣武。仁宗至和二年生，神宗元丰初授翰林学士，迁监察御史，因王安石行青苗法，屡上弹章，安石欲中伤之，遂请罢，上许之。子一：从彦。

从彦 字仲素。神宗熙宁中生，幼颖异，不为语言文学之学及长，严毅清苦，笃志求通。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德慕之及。杨时为肖山令，遂徒步往学，马见三日，即惊汗涖背，曰：“不至是几虚度一生矣。”杨时熟察之喜，谓惟公可与言道，杨时弟子千余人，无及公有尝，与杨时讲易至乾九四爻，杨时告似，昔闻伊川说甚善，公即裹粮走洛阳，见（程）颐问之，颐反复以告。公谢曰：“闻之龟山俱是矣！”乃归卒业尽不传之秘。朱元晦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谐极，如罗公盖一人而已。郡人李愿中从游累年，公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又尝教学者读书法，拟身体之，拟心验之，拟容默会于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语言象意之外，盖其所谓者。为此之婿沙县陈湘尝谐之，必镜日乃返。语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其奥学清节，南州之冠冕也。”即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以休念天地万物之理。间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但充然自得焉，著《遵尧录》，述祖宗朝以来，宏观懿苑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下至元丰，功利之人更宪度，貽患国家，撮要提纲，无非理乱安危之人，其论治昔劫中时病难以枚举。晚始就特科授惠州博罗县主簿，卒于官，年四十六岁，世称豫章先生。理宗淳祐年间，追谥文治。子二：敦叙、敦厚。

敦叙 字有礼。生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幼慧善读书，持己清严，行止不苟，大

有父风，不乐仕进。拟时方多难，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朱勉系结怨于东南五彦，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奸臣当权，贡才屏斥，遂与弟隐于庐陵西昌之顾山，著《五经翼注二十卷》行世。子一：尚行。

尚行 生宋高宗建炎间，随父迁庐陵。绍兴中家贫，亲老营禄养。亲为东安知县，多惠政祀名宦，时人谓之语曰：“罗知县只吃东安一杯水，不要民间一文钱。”其廉洁已可知矣。子二：全略、智略。

全略 字仲谋。生宋高宗绍兴年间，隆兴间进士，任永州司户参军，岁饥荒多全活。

智略 字季谋。生宋高宗绍兴中，至孝宗乾道年间，即公元一一六五至一一七三年间，第选士知廉州，爱民礼士，百废俱修筑城垒，修学宫、创贡院、赈贫乏、施汤药，力可到处，靡不为之，郡人立祠祀之。子一：青叟。

青叟 字诚斋。家世江西庐陵燠下，生宋孝宗淳熙中，即公元一一七四至一一八四年间。当朱熹提刊江西时，公年幼闻，朱子正心诚意之论，愧然有所悟，从而学之，以朱子知潭州不课，闻朱子卒，为之不下咽者数日。宁宗庆元戊午举人，开禧三年，即一二〇七年为湘阴主簿，嗣后为衡阳县丞。因子大器除衡阳县教谕，卜居于衡阳迎父奉养。葬于衡城西十里罗家堡。行谊见传并衡邵郡邑志。子二：长子大伟徙长沙东南下头埠，次子大器。

按旧谱府郡，字讳生卒任期均逸。宋庆元戊午下仅存一人未审为生卒任期也。三修以来虚其字以示慎，约攻青叶与黄土岭谱牒，予以补充旧谱，君仅一子大器，青叶皆有二子。注大伟徙长沙东南下头埠。

大器 字有容。生光宗绍兴间，宁宗嘉定为衡阳教谕，善其俗因家焉及卒葬排

之源，旧谱蠹腐失其字，并生歿日期、婚配第传，其居衡三十余年。

注：字有容，生光宗绍兴间，宁宗嘉定云者，据青叶谱补入也。行谊见传并衡邵郡邑志。子三：罗忠、罗惠、罗恩。

罗 忠 字赞甫，号铁塘。宋理宗端平中，任广东南海主簿，佚其生没期。宋绍定间，即公元一二二八至一二三三年，迁祁阳黄岗。咸淳间，公元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复迁邵邑中乡。葬清云观石龙形亥山巳向。行谊见传并衡邵郡邑志。

配林氏 生歿失。葬清堂，今呼五马窝槽甲山庚向，有诰封昇传。子四：顺之、宗之、体之、贞之。

宗 之 字巨海，号栖碧。生宋嘉熙年间，咸淳庚午入太学，辛未中特科进士，第官翰林知特诰，即以时事日促屡乞还。上念其文学、忠勤，举出人表，赐黄金百两，常禄十石，复书‘清肃’二字，并符命一道，遣使赉送其家。旧谱腐蚀歿期，附葬青云观石龙形子山午向。行谊见传并衡邵郡邑志。

配戴氏 生歿未详。葬仁风双江口风吹罗带形辛山乙向。子二：半村，克抑。

半 村 生宋开庆元年己未，失其月日时辰及歿期。今所存，但有往扫祖墓，因病卒于衡，归葬二都朱良，今呼名横龙涨水壬山丙向。有传赞并详宝郡邑志。

配戴氏 生歿失。赞青云观前杉山，今呼名小木星辰山戊向。子一：景翁。

副配刘氏 生歿葬均失。子一：景华。

景 华及配李氏 生歿葬未详。子一：永缘。

永 缘 生明洪武元年，相传寿很高，歿未详。迁葬石马井坐东向西。

配向氏 生歿未详，葬石马井傍夫墓。子一：至康，其后裔迁邵阳市郊面铺乡

及邵东廉桥。

克 抑 初任茶陵学正，迁桂林通判，其生歿两期为蚀腐。附葬仁风双江口风吹罗带形辛山乙向。有传并详宝邵郡邑志。

元配丁氏 生歿未详，葬太町后岸。

继配周氏 生歿未详，葬太町后岸。子二：景高、景衡。

景 高 生歿未详，葬衡州。

配尹氏 生歿未详，子：永恭。

景 衡 生元代至元三十一年甲子，因任永州负米养亲，中途被劫，歿未详。葬黄黑岭。有传详族世德集。

配林氏 生歿未详，葬铁塘长虹岭。节操详郡邑志。子一：永怀，其后裔现居祁东风岐坪乡毛亭子。女适长乐刘邦启。

体 之 讳仁在，堂排行癸九，生歿未详。来故里省亲病逝，葬邵阳中乡铁炉冲，即今金华山下荷叶塘上手。零陵罗氏源流序云：当明鼎未定，群雄峰起一时，朝野不遑安处，公共兄弟携妻及子，奉父杖于墓，尝从吉安庐陵侨居岳州四载，衡州十有一载，审顾详视不取造次。公兄弟，一定居祁阳黄岗及堆积，一定居邵阳中乡，公携子礼贵、孙智奇、明寿，才离邵阳中乡徙零陵之上里芹菜堂。今閤族似公为始祖，公元一九九四年四修族谱，在册红丁为六千二百人，另迁云南一支约千余人，散居其他各地未计。

配宁氏 元至顺三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三日丑时生。明永乐十二年甲午九月二十二日歿，寿八十二岁，葬祁城西五十里，地名女子桥町中鸡子山子山午向。子一：礼贵，其后裔现居零陵郝皮乡芹采堂，即今冷水滩市黄阳司镇天里坪，谢湾大湾万福亭。

贞之 据步云桥罗氏四修族谱序云：溯自青叟公丞于衡阳，卜居西街，四传至贞之，始迁田心湖里，八传至必荣、必通二公，必荣择居堆积，必通移至高村，此即祁阳西北两隅，罗氏祖辈发祥之始也。现有红丁五千二百余人。

惠公 字济甫。八修以前皆云：世居衡未详其地址。青叶谱云：惠公世居衡，今衡州府之东，曰湘水北，曰蒸水至石鼓山，蒸湘二水合流蒸水之滨，江口罗氏其裔也。查其七修族谱云：始祖华公父名秀，世居豫章公其长子明初，仕由功曹援承德朗，遂籍于衡，是为江口罗氏始祖，行十二郎。生元至元元年己卯正月初七日寅时。若其华公即惠公，乃我忠公胞弟，何比忠公少一百三十多岁？又查华公以上十七代无一祖考与我铁塘祖考同名，由此说明江口罗氏非惠公裔。大器公传云：遗仲子惠还桑梓。

恩公 字翊甫。宋咸淳初援例为太学生，入国子监肄业，改选庐陵知县未几，卒于官，年三十八岁，葬庐陵啸虎山。

配洪氏 生歿葬未详。子二：克宽，克仁。

克宽 太学生。宋景定二年辛酉八月十五日寅时生，元顺帝至元五年乙卯歿，寿七十九岁，葬庐陵凤形山。

配刘氏 生歿未详。葬庐陵凤形山，与夫同山。子二：擒龙、擒虎。

擒龙 字端升。与赵孟俯同为翰林学士，武宗至大二年，遵诏国子监三百人，公举第一，仁宗延祐三年，赐进士及第一名，承后以年老致仕归，闭户读书，贯穿经史注五十卷行世。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十二月初十日辰时生，顺帝至元十二年壬辰初六日亥时歿，寿七十二，葬失。

配李氏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四月初十日辰时生，顺帝至元十年庚寅九月二十六日亥时歿，寿七十二岁，葬庐陵狮子山。子二：明远、见远。

明 远 字充智。拟平海寇功授雷州路总管，因丁艰给假归家时，陈友谅陷吉安，官吏溃败。明远兄弟率敢死士三百余人，大呼巷战城东杀寇数百余众，释遁恢复郡城，公负重伤，死于阵，年三十九。后人悯其忠勇立祠祀之。

配姚氏 闻夫歿即命子曰：儿辈各自图，勿似母为念。是夜自缢，生歿葬失。子三：文进、文暹、文俊，暹、俊失考。

文 进 字冀一。元顺帝至正六年丙戌八月十一日生，明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十一月二十日子时歿，寿七十九岁，葬大角塘，今名受竹皂辛山乙向。因避陈友谅逼，徙衡南泉湖镇青叶，衡阳三甲罗氏奉为始祖。

配彭氏 元至正八年戊子三月初三日辰时生，明永乐六年戊子七月初一申时歿，寿六十一岁，葬大角塘辛山乙向。子三：添福、添寿、添海。

其裔共三千余人，居青叶梨树岸石子塘等。

见 远 字先觉。生歿葬失，其行迹与兄明远大致相同。

配周氏 因夫兄弟阵亡，恐陈复至，即自缢。子二：文富、文贵，文富失考。

文 贵 为避陈友谅逼，远徙祁熊罢岭，今黄土岭罗氏奉为始祖，其六修族谱计有红丁七千余人。

擒 虎 字良卿。元为万户侯保障功擢韶州总兵，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五月初四日未时生，顺帝至正二年丙子八月初四日寅时歿，年五十三岁，葬庐陵凤形山。

配肖氏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月十八日丑时生，顺帝至正三年丁丑九月十五日申时歿，寿六十一岁，葬与夫同山。

克 仁 宋景定五年甲子三月十八日丑时生，元世祖元年壬申四月初一日歿，寿七十七，葬庐陵凤形山。

配李氏 宋景定四年癸亥七月初五丑时生，元世祖至元三年壬申四月初一歿，寿七十八，葬与夫同山。子五：兰芳、桂芳、言芳、德芳、行芳。

景 翁 字尧迪，生元至大二年己酉正月十四日亥时，年四十五。歿元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二十日辰时，葬西冲石马井坤山艮向。行谊见传。

元配尹氏 生未详，葬六源冲象形寅山甲向，有传详世德集。子一：永得，女二：长适夏田敬克明，次适贺冲刘棹孙。

副配杨氏 生元至大四年辛亥六月二十六日午时，寿六十五。歿明洪武八年乙卯正月十一日辰时，葬六源冲象形丑山未向。子一：永谐。

永 谐 字贵和。生元至顺三年壬申六月二十日巳时。明洪武八年乙卯，应荐任巩昌府徽州知府，敕令犹存，在任九年，元超过迁其府太守。明洪武十九年丙寅正月二十九日，终于任，年五十五，归葬茅坪松树下，今名军营坪丑艮山未坤向。行谊见传并详宝郡邑志。

配刘氏 生元至顺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申时，年五十八。歿明洪武二十年丁卯八月初四日申时，葬茅坪庙湾金龟形丑山未向，有传详世德集。子五：至中、至善、至礼、至诚、至矣。

至 中 讳一初。生元至正十四年甲午六月初四日午时，明洪武十三年庚戌，荐税户人材，任应天仓大使，后为事而歿，时年三十三，葬未详，有传并详郡邑志。

配段氏 生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年四十五。歿明永乐元年癸未，葬刘家坡谢屠后岸。子一：用昌；女一适宁则诚。

用 昌 生明洪武十年丁巳四月，未娶卒，葬高家岭刘继一屋后。

至 善 讳再初，生元至正十七年丁酉正月十七日子时，寿六十。明洪武时，累

荐不起。歿明永乐十四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子时，葬上岸刘星湾戌乾山巽向。有传赞并详宝邵郡邑志。子四：用吉、用广、用辉和用存。

配刘氏 生元至正二十年庚子十一月初一子时，年五十八。歿明永乐十五年丁酉正月初十辰时，改葬荒田湾矣公墓，坐山在上寅亥山丙巳向。子四：用吉、用广、用辉、用存；女四：长不字，次适太平申才礼，三适郭奇，季早亡。

用吉 生明洪武十三年庚辰三月二十日，年十八。歿明洪武三十年丁丑，葬暮鱼塘咀。

用广 生明洪武十九年丙寅五月二十九日子时。明永乐十九年辛丑，由税户人材应荐，赴京工部办事。越三年，授汾州介休尹，是年十二月终于任所，年三十九，奉文支库银营葬。今葬所亦失。有传赞并详宝邵郡邑志。

配戴氏 生明洪武十九年丙寅九月十四日卯时，寿八十一。歿明成化二年丙戌十月二十一日酉时，葬荒田湾扇面金星艮寅山坤申向，有传。子四：振铎、振铃、振錡、振锭。

振铎 生明永乐五年丁亥二月十三日辰时，寿六十三。歿明成化五年己丑月十四日酉时，葬石城岗乾亥山巽巳向，行谊见传。

配申氏 生明永乐八年庚寅七月二十七日寅时，寿七十五。歿明成化二十年甲辰九月十二日亥时，葬毛坪庙湾丑艮山未坤向。子一：齋

罗齋 生明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初八日子时，寿七十四。歿明正德二年丁卯六月二十二日辰时，葬屋后坤山艮向。

配王氏 生明正统四年己未，年四十八。歿明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正月初三午时，葬掌形丑山未向。子五：茂椿、茂楠、茂机、茂桓、茂榴。

副配胡氏 生明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初三日午时，年三十八。歿明正德七年壬申

五月初一日巳时，葬石城岗乾亥山巽巳向。子一：茂果。

振 铃 生歿葬未详，有传详世德集

配 姓生歿葬概不详。子一：罗洪。

振 镞 生明永乐十四年丙申三月初七日卯时，寿六十一。歿明成化十二年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申时，葬庙湾丑山未向。

配刘氏 生歿未详，葬庙湾丑山未向。子三：罗澄、罗瀛、罗淮；女三均未详。

振 锭 字廷用。岁进士，出仕梁山县尹。生于明永乐十八年庚子三月十二日亥时，寿六十一。歿明成化十六年庚子十月二十一日未时。葬庙湾金龟形丑山未向。有传并详宝邵郡邑志。

配刘氏 生明永乐十七年己亥，歿未详，葬庙湾金星艮山坤向。子四：罗演、罗浩、罗澜、罗潼。

继配林氏 生明宣德十年乙卯正月初十日寅时，歿未详，葬祁阳马渡桥罗家庄屋后甲山庚向。旧谱丁向有误，有传详世德集。子一：殇

罗 潼 生明天顺六年壬午二月初三日申时，年五十八。歿明正德十四年己卯八月初三巳时，葬祁邑骑龙观未山丑向。

配郭氏 生明天顺五年辛巳十二月初二日亥时，寿九十九。歿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二月二十八日午时，葬大岭屋后摇船进宝形庚山甲向。

子三：茂株、茂朴、茂杉。

茂 株 字廷材，号右亭，生明宏治三年庚戌二月十八日卯时，寿六十五。歿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十二月十四日午时，葬岭后岸下棉象形酉山卯向。

配敬氏 生歿葬未详。子一：荣雁出继胞弟茂朴为嗣；女二。

继配谭氏 生明宏治六年癸丑二月初六日亥时，寿七十一。歿明嘉靖四十二年癸

亥三月二十二日申时，附葬祁邑骑龙观丑山未向。有传详世德集。

子二：荣亨、荣襄。

副室伍氏 生明宏治十一年戊午十二月初八日亥时。寿七十一，歿明隆庆二年戊辰六月初九日戌时，葬青云观对门大木星辰山戌向。子一：荣褒。

荣 亨 字道明，号东泉，生明正德十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二日辰时。寿六十八，歿明万历十三年乙酉九月十四日午时，葬青云观对门大木星辰山戌向。有传详世德集。

配敬氏 生明正德十二年丁丑二月初六日亥时。年四十七岁，歿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三月二十二日申时，葬祁李源冲壁上挂灯丑山未向。有传详世德集。

子一：时仰；女二。

副室彭氏 生明嘉靖九年庚寅五月二十八日戌时。歿未详，葬军营坪掌形。

子一：时举；女二。

时 仰 字前庵，生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十一月初七日未时，寿八十四。歿明崇祯十年丁丑闰四月初一申时，葬朱家冲平地铺毡卯山酉向。有传详世德集。

配刘氏 生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六月十一日丑时，寿六十七。歿明天启元年辛酉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时，葬祁李源冲黄龙出洞庚山甲向。有传详世德集。

子三：大韶、大节、大辉。

副室贺氏 生明万历四年丙子七月十三日未时，寿六十三。歿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午时，葬老屋后寅山申向。

大 节 字维极，生明万历十二年甲申八月二十六日未时，寿六十四。歿清顺治四年丁亥四月十六日卯时，葬仁风双江口风吹罗带形辛山乙向。有传详世德集并宝邵郡邑志。

配彭氏 生明万历十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丑时，寿八十八。歿清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二日未时，葬大田火炎冲坤山艮向。

子四：喻义、怀义、徙义、从义；女一适宁良相。

怀 义 字育之、行四，生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二月二十七日申时，寿七十五。歿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月二十二日申时，葬祁阳观音山未山丑向。有寿文详世德集。

配公田氏 中美公女，生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三月十七日辰时，寿八十一。歿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八月十九日巳时，葬青云观后粉堂冲乙山辛向。

子五：礼琨、礼玫、礼琇、礼瑀、礼璨。

注：1、石晋应为后晋，历史上没有石晋时代。
2、五季之乱系五代十国封建割据时期。

铁塘罗氏班行小引—损益八修族谱原文

吾族自县丞太祖以下至六世景字班始，派衍日繁，皆轮取一字以冠名首，故迄今历八百，代越三十。铁塘罗氏从第六代开始班辈是：

景永至用，

振；茂荣时，仁义礼智信； 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

诒谋遵祖训，受爵肃朝纲； 献壮千秋焕，名垂百代光；

书香绵甲第，品藻重琳琅； 俊选雄南国，声华盛豫章。

公元一八四七年，祁之黄土岭夹江口及铺前与我铁塘通谱。一八九零年，黄土岭与衡邑清泉通谱，与祁邑大泉合谱，纠六支以联班次，不能不斟酌改定也。于是祁清邵三邑共议，已将后来班次排定，增至五十字，祁邑自先字辈后，清邑自纯字辈后，邵邑自长字辈后，班次皆同。由诒字辈以下一律焉述。祁清邵三邑

合议班次：

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诒谋遵祖训，受爵肃朝纲，猷壮千秋焕，
名垂百代光，书香绵甲第，品藻重琳琅，俊选雄南国，声华盛豫章。

注：铁塘景华公裔时字辈后为世明朝天子。

据查：与铁塘罗氏班辈有部分相类同的，除四川开江、梁山矣房子孙外，还有四川中江罗氏“世明天知信，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地勤增祖训，守学正全刚”；四川广元地区某县（具体记不清了）有一支罗氏家族的辈分“礼智信”与铁塘相同，有待于查证。广安邻水县罗氏“仁义礼智信，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怡谋遵祖训，受爵肃朝纲”；宣汉县樊哙镇罗氏“仁义礼智信，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立正遵祖训，字敬淑朝纲。”

- 注：1、从青叟公至第五代半村公没排班辈。
2、大节公是仁字辈。
3、怀义公五个儿子四个是秀才。

八修世德序

嗣孙 赞 谨撰

谱何为而集世德也。积累深则发祥盛，子孙贤则门户大，事无今古，未有无德者昌，不继者长，故代有达人者，必其世有令德也。鉴我先代世德作求，绵绵翼翼，嘉言懿行，昭垂千古，其明立教，条诰诫后起，可为劝惩者，则族规族约是也。陈词恺切，语语透宗，可发儆省者，则家训遗嘱是也。国有令闻，闾有耆硕，闾有徽音，则人物节烈之所由，著言物行，恒可传后世，则传赞誌铭之所，自作文艺一端，虽曰余力而吉光片羽，皆先人手泽之存，诗歌箴铭，寓意良多，善为领之奚。啻明训之，谆谆事可传，则人可传，人可传则家可世。立功者耀于前，立言者垂于后，而要归于立德以为本，德之行也。速于置陲而传命，而况其积自祖父也，哉是集也。盖深冀吾族勉为孝子，勉为悌弟，尚廉隅，敦诗书，彬彬秩秩，克成礼让，而无负先哲之属望焉！则德矣！

二修族规十条

明正统甲子

- 一、 维持族姓莫大于宗法。然自宗法废后，族人多有不通往来，至亲未绝，而不相识者，率以所居疏远，情不相接。故尔今吾上下两房，联络而居，栋宇连延，往来之间，跬步而已。凡于时节宴饮，必须会请，以洽其惯庶，不失骨肉之谊。
- 二、 四时奉祀及诞辰日设祭，家长主之，有析爨而异居者，兄家设主，弟不立主，只宜兄祭而弟往执事，随其贫富助之，以物内外，长幼序列陪祭，不得妄为以违先祖之训。
- 三、 凡同族者喜必庆，死必赴冠，婚必告少者，孤者老者宜抚。字之贫而无，归房分共收养之，有不然者，族人共加诮让，务从敦睦之行，以全一本之爱。
- 四、 各处祖先坟莹，子孙岁时拜扫，必先告报远近，随宜行礼，如有祔葬迁葬者不得争夺，或于阴阳之术，以速悖之行。
- 五、 凡朔望节序，各房子侄兄弟，先于祠堂神位前随班行礼，后于厅堂自幼至长行礼，务相亲睦和辑庶，免吾宦门之玷。
- 六、 祖宗田地庐舍产业，两房已分定者，各宜安分，毋相侵占，以取不义、不友、不弟、不睦之愆。其自置者，各有授受，不在此例。
- 七、 各房子孙年六七岁时，务须延聘端方宿儒，以为之师长，俾之出就外傅日课，其业有志学者，使习举业，以图报效。如不能学令，其干济家事，支拓门户，勤力田亩，毋或博奕、游惰以坠先业，而玷祖宗也。
- 八、 同族长幼，务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光前修；勿效兇暴，

以尊凌卑，以富凌贫，以卑幼侮长上，及听信妇言，互相乖争，有玷祖先；如有小忿违言，并不许径自申告，有伤族谊，只许从实告禀族长会众，公道剖释。

九、凡男女婚姻不分亲疏远近，必须察其良贱，众推相应，然后方许聘定。若有贪其赘利，非我类辈而私与为婚者，会族削之。

十、前人创立屋宇、神祠、庙观等迹，无非为长久昌盛之计。今存者常加修理，倾颓者不可毁废基址，以设前人之善。

以上族规十条，其间所言者，无非修身齐家之本，光前裕后之道。为后人者，务要习读遵守，无视虚文，以忝所生。

五修族规五条

一、定祭主：祭必有主以对越时，如见在上在左右也，顾祭不可滥，滥则意不诚而神不享。吾祠祭主，旧无定额，今议自始祖至七代考妣，立主中龕，八代至十代祖考妣，配享东西两龕，十一代而下，各有家寝，不必附祠。若后有大有节孝、历显宦、克守官箴者，议入东西两龕。荣配先祀，如此庶祭不滥，而意诚神享也。

二、谒朔望：祖灵在祠，虽冬至合祀，子孙咸展孝敬，然每岁一举外，此殊多疏旷非，所以明仁孝。今议值祠首事，每月朔望，必轮二人整衣冠入祠，焚香拜谒，违者议罚。

三、励人材：自古人材之兴，固由国家培养，亦由家庭造就。吾族幸簪缨不替矣。今族人欲大前徽鼓舞，将来爰议入泮及补廩者，公祠助银二十两；应乡试者助银六两；自贡拔及中乡会试，以至出仕受任，随其高下大小，以次递加倍焉；若家资极寒薄者，又当另议。惟愿吾族子弟，奋志显扬，切

勿以襄虚而自画可也。

四、黜匪类：吾族本宦裔也，纵不克为贤肖，岂容即于匪类，不严为之防惧，无以制之，而示惩于后。今族人合议，如有自甘不肖，犯窃盗者，初当会族戒饬，而再犯则令出族，谱中以黑图削其名，惟罪不及妻孥，而生配名号，悉为记载；若罪情有重于寻常窃盗者，并削其子孙焉，愿族人触目深省，无忝宦门之裔。

五、严配偶：闺门为王化之始名分。岂可不肃前谱，正闺门，重婚配，约内已详言之，至若兄亡而弟妻其嫂，弟亡而兄妻其妇，律有严条。吾族倘有犯此者，公议男出族，女另嫁，并将本男妇，谱中概加黑图削其名氏，虽有男息，并黜之。

以上五条有引伸于前，有创议于今者，无非愿后嗣子孙仁孝为贤能，族人守而勿替，岂惟佩等所深幸，族人实嘉赖之。

嗣孙：佩信、积彰、厚宪谨识

七修族规三条

一、保祭会：前人立会，原为祀先，故刊碑以垂久远。乃有不肖之徒，将会倒卖，并磨灭先人名字，忘祖灭祀，殊堪痛憾。今合族公议，嗣后公私祭会，概不许倒卖，倘敢违规卖者，杖责买者，重罚决不徇情。如会内有不幸而乏绝者，方准亲属长者与燕否，则不准代替庶章程，既立而会，乃可长保无虞矣！

二、慎经理：会之成败系乎经理，经理不得其人，或侵渔或好事皆足败会。嗣后公举经理，必择其人，而凡经理公私祭会者，必矢慎矢公，毋侵毋渔，

如有大事，务必会众共商行止，毋得擅动。倘敢故违侵渔者，除追原财及罚、包饭四桌外乎，所侵之多寡，以定所罚之轻重；擅动者视乎所用之多寡，以定所罚之轻重；贫不能罚者，当众杖责，凡办公者不得籍公报私，必先会众共商，毋遽设席过费，违者议罚。

三、振谱会：修谱之难莫过于丁费。吾族幸有谱会，不派丁费。固大有裨族人于第，恐放债难收，贪利因而亡本，反觉无益于会。今合族公议，每岁所收租谷，不准放债，只可买田，然亦不准借钱凑价，俟二十余年后，然后放借生息，预备八修资费，庶田可加增，而会亦可长保矣。

嗣孙 培鼎、基侃、基浚、基澍、基浒谨识

族约引 损益康熙甲子原文

古者民多向善，非独其性善也，以教之者备也。今者民多不善，非皆性不善也，以教之者未备也。古之比闾族党，以次相联守望保恤，老死而不可解，而又三老坐于里门，出入必诏，以事察其奇袤，而纳之刑宪，何持之密也。虽欲不善其可得乎，予慨然久矣。而未暇一一为族人告也，迺者会辑族谱职事于祠，爰取人情甚便者，立族约十八条，自纲常名教，以至耕桑作息巨细毕，举言既简直易晓，实皆包括无余。嗣后每岁冬祀，先一日设案中堂（如奉祖先之命），择声音洪亮者侧立案傍，明白宣布，长幼分班拱听，庶几惩劝有素，免于戮辱共为善良，则古道之复自吾族矣。

一、联族众：本族居处远近不齐，势难相及。今约各房，量人多寡，推立房长，俱要班行稍尊，立心公平行事，端谨及知法度、晓人情者。如尊行无人，仍于卑行推举，不得取具名目，有乖族议。每年冬祀外，春夏秋各一日，因便

结会，为房长者务将先人遗训，随时诵说，使子弟熟闻，共相遵守，以为盛世良民。其各房内所犯情事有当处置，各依轻重劝解，务使两平，毋得偏袒，酿人事端。如其不从，然后合各房长公断，又不从，方许控上；如事在得已，须各房长公处；若恃长违众，欺骗孤弱及伤风化重情，各房长持约条呈官究治，毋玷清门。

二、尊祠宇：祠堂为祖考神灵所，依不可褻狎疏旷。修理垣屋，增置器具，凡以事入祠者，须向上三揖，然后即事。除子弟读书外，并不许借异姓居住，其祭祀诸条礼仪，记载已详，宜一一遵守。凡为紳衿，非有大故，俱当助祭，即有三年。丧卒哭后亦默哀行事，只勿与燕别，食于内室，违者有罚。其侵欺祭田祭祖，俱属不孝，会各房长惩治外，永不许入祠，以为后戒。

三、守坟墓：祖考愿有子孙者，将以保遗骸传永久也。湖南风俗酷信风水，以致窃葬，侵谋争斗，祸败相踵不改。今后族中各房，但有祔葬，须各依昭穆，不许逆犯尊辈，如不行知，会通族亲房人等，俱以盗墓论，除拟重惩外，仍行改正。其有异姓倚势强占，或侵犯至界，本房当共出力扶持，务要理明不失旧业，如势不能敌，许赴祠堂陈诉，各房协力扶持，万一家力贫乏，亦须量行帮助，却不得藉此妄起争端，贾祸致败违者，各房及本房，互相纠察责治。如有私将祖坟窃卖及占骗坟山之类，得罪祖考，本房及各房拿赴祠堂重议，责罚并令出族。

四、重谱牒：谱牒记载祖考名氏、行事，数十年始一更新，其成至难，同族子孙，分守其责。至重祠墓之后，未有要于此者，诚恐他族假借门第，致使不肖子孙，遂有盗卖之病。今与各房约，每年祀日，俱各携谱牒入祠，一一查点，如有损坏别故，即时议责，轻则易人掌守，重责除名出祠。至谱

后所生子弟，名字须避上世，不得重复。今以四十字为准，每代轮取一字为正，庶无乖错，以便稽查，详具末简。

五、叙伦理：人生节性健身，不流于放肆者，以有礼义预制之也。礼义莫严于名分，名分逾越无所不至矣。今后长幼，拜揖必恭，称谓必明，叔侄兄弟，坐次必分尊卑。如言语抵触尊长，以亲疏为等，轻则命跪，重则责罚，其有甚于此者，当合各房会议重惩彼。受侮尊长，亦不得递出告帖，播扬是非，请外姓倚藉声势违者，会各房一例议治。

六、正闺门：闺门之内风化，攸始世俗，娶妇门阀不称，固属可鄙。其有门阀，虽善赋性不良，凶傲不敬舅姑，妒忍或妨子嗣不事妇职，与夫噪嚷以至淫僻乱家者，轻则当堂戒飭，重则告祠屏出，其或私溺子女，并罪坐其夫。

七、端蒙养：自古贤肖，未有不由教养而成者。故子弟幼小，耳目习染，易污难变，须在孩提未成童时，一言一动俱要检束，不许放旷，此实保家，扶持门户。第一事世俗不知，怜其雉弱，从其所欲，不加禁戒；长大不肯延师择友，任其误结党类，以致放僻淫甚，则为奸作盗，无所不至。今后吾族各父兄，每年节省使用，必延端方博闻之士为子弟师，其幼小不任读书者，亦须时加约束，不令佻达。家中不蓄买博陆词曲，无故不得搬演戏，文徵逐酒食，有一于此皆非贻谋之善，为父兄者其谨识之。

八、勤职业：人生天地间，未有不自食其力者。故四民之业各有所托，皆足以自给，舍是即为蠹食之民，王法所必禁也。士固以道德相先矣，古之圣贤，往往出于耕稼鱼盐，盖材力虽有不同，而自养自奉，士民固无间也。族中读书者，父兄不得吝惜束备，便图小不利及俟其成材。即令经营衣食，若其资质果下，须求农工商贾生业，不可游手坐食，至为胥为隶为牙侩为优

戏，甚玷宗风，不许冒入此途，违者黜其名氏，不齿于族，不许入祠，有能顿改，即行嘉奖不在此例。其读书为紳衿者，不许出入衙门，有玷行止，违者不得入祠助祭。

九、崇节俭：邵阳本瘠土之邑，中乡为地无厚产，非俭约自持，决不能久欲。守俭约当戒二事，第一戒健讼，第二戒虚文，寻常一鱼一菜，不肯自用，及至尚气争竞鬻产不悔，寻常一丝一毫不肯与人。至于娶妇嫁女，多至揭债；其治丧也薄于殓具，而侈开吊，忽于治葬而厚赠客；若夫延新婿请贵宾，许愿祈福费，辄数十金，未有相嗤笑者。此实恶俗，极可悲悯，如冠婚或先期告祠，遣人遍告族人，随力置酒，力不能办，不得勉强；其吊丧近者一茶，远者蔬食，但令不饥，不许开厨设供。须从贤智者，力加节省，为族人倡，即有席丰履厚者，宜推恩宗族，勿侈宴乐；纵有大宾，亦须清简，勿令愚人仿效违者。虽家道殷盛，俱当诣门议罚不恕。

十、睦姻邻：亲戚邻里，往来出入，彼此友爱，方有今日，使人人戕贼，其能相守以久乎。今后族人，务皆以礼自处，一应庆吊，救恤宜先，无后宜厚，无薄其有。眦睚之怨，嫌隙之私者，大抵起于争利，惟山林各守疆界，水利各立限期，田地勿至侵越，事事如此，则自处以礼。人决无非礼之加若他人，以此三者非礼相加、或出过误、或出疑似，须请人从容理论，勿出恶言伤情，勿行兇狃伤人。各房预行戒止，临事调停，庶全亲睦之道。若族中有多夥拐抢，倚势侵占诸件，除各房公处祠中，仍行议罚，甚则送官究治，此乃保族之道，非止免于得罪姻邻而已。

十一、供赋役：有田出租有子出役，庶人奉上之道，当然不待官府呼召者也。今世流弊务相欺蔽，或影射钱粮，或延缓时日，甚则诡计飞洒贻累，子孙

其不免刑宪宜哉。今后凡管人粮者，勿肆贪饕而凌虐，其自己有粮者，勿恃奸顽而抗拒，先期办纳可免追呼。如以赋役托欠负累者，非朝庭良民，即非祖宗后人也，必不许入祠助祭。

十二、 严守望：民贫盗起易于为乱，吾族散处守望尤艰。今幸官府通行，许乡村自为练团纠察匪类。今后族人设有不虞共相救援，又须一房纠察，一房子弟出入必加细察，若有踪迹不明者，密行防范，不许纵容，如不劝改及有实迹可据者，轻则责罚，重则出族。

十三、 广仁慈：有无相济，人有同情，借贷加息，律有明例。然计算者，喜其坐困；深刻者，利其积累，不思借贷者，非宗族则邻里，积累至于坐困，以一得十，不加宽恕，势不致鬻产，卖屋不止是岂贻子孙久远之福哉。今后族人凡借贷，务从忠厚宽恤，利毋过取设刻算强逼，其酿祸更不可测，宜谨戒之。

十四、 止诬讼：键讼败家，前已立戒。但恶俗有假人命图赖者，有恃强凌弱占骗者，有假立契书关约给人者。今后如有此等，共与平之，不服则合各房直之，又不听则拿赴祠堂重行责罚，甚则送官惩治。但不得倚众作威，互党相蔽。

十五、 御群小：凡族中义男亦必遵奉约束，不得凌长犯上，实防微杜渐之意也。今后族中主仆之分必明，即疏房长上亦必令循主仆之分，不许触犯有伤族谊，违者先罚其主，而后惩其仆。

十六、 禁邪巫：楚俗尚鬼自古为，然妇女识见，庸下尤喜，媚神邀福，不知人家之败，未有不由此者。盖鬼道胜人道，衰理固然也。又况禁止师巫邪术，律有明条，敢故违耶，今后吾族当痛戒之。至僧道诸辈，切勿令不时

到门，非但远异教，实以远后虑也，违者当叱而戒止之。

十七、兴礼教：自联族众以下十有六事，皆教人以守礼也。然非身为之倡，固未能使一族一家之中，转相仿效，改其素履。而礼教之勃兴也，是在为族长家长者，以礼自治，则教于一家而一家兴焉；教于一族而一族兴焉。子弟之率克谨，皆自吾身作其责也，愿与族人勉之。

十八、明正学：六经所载，莫非此学末世以来，但指科举为儒学之正，更不知身为何物？此正学之所以不明也。吾族幸家诵而户弦矣，岂无志期远大，不屑屑于俗儒之所为者，是必端其心术，谨其步趋。凡六经所载，非特能言之，而实身能践之此，岂非祖考之贤裔，不假势位而垂范奕世者乎，故终以此为十六事，造端责实之要，窃于吾族有后望焉。

族劝四条 损益康熙甲子原文

一、严内教：自古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妇人之义，昼不游庭，夜行以烛，所以正其德也。而妇德有四，皆所宜讲乃世俗，一种妇人不事纺织，不娴中馈，蓬头垢面，惟知嬉戏，至有彼此聚谈，扬他家之长短，而室中爨火，愆期二三约会，出有用之果品，而无故轮供茶筵，甚至入庵观，而求神庇结私亲，而引非类种种恶行大可嗤笑。今后吾族严加谨饬，使之内外必分，嫌疑必别，勤于职，无忝于德庶闺门之内，皆贤妇矣。至有清贫而事种植者，此实谋生一念，致之其勤苦，正自可嘉，又不当一概论也。

二、重婚配：不孝以无后为大，世俗不知勤俭生财。为子孙婚配计间有一二，饶足又复事其缓而于婚娶，漫不加意，自后吾族当以此为最先，但使彼此两肯，勿拘常礼至。若已娶而艰于嗣，又当竭其力所能为，然后听之天命可也。

三、积阴功：积阴功者，非崇佛饭僧之谓。盖自吾身，而外有人有物念同得乎，气以成形同得乎，理以成性，则人固当爱，而物受生于天，虽殊形异质，然亦自有知觉，惟推圣人民胞物与之意，矜、鳏、恤、孤、独、扶、颠、连、济、疾、苦，谨权量修道路种种。便宜随时行，吾不忍之心，而无望报之意，则仁慈之。被于人者，已广至昆虫、草木、鸟兽、鱼鳖，无故不杀，非时不取。是亦古者爱物之至意也，我族人其敬念之。

四、勤种植：古者重农之外，随及树桑，盖以养蚕，蚕以出帛，非独可以瞻老者之衣，亦且鬻其余，可以供小费也。他若山水木园蔬诸物产，皆人所需而不可缺，宜各因时栽植，俾无旷土以享地利，此亦治家良谋，生财要道也，故以望之族人。

十七代孙礼珪识

八修族劝二条

一、谱教育：一国之兴系乎人才，人才之起关乎教育，惟家也然。吾族先世代有闻人，未必不由读书孔多也。民国以来，通都大邑，学校遍设，教育虽不普及，然途远费巨，贫寒望而却步，是宜广设乡校，敦请明师，教之书、数、文艺。基础既立，日后由县而省、而京、学业易易。即不能卒读而为农、为工、为贾、为兵，率皆识字知礼，其裨益良非浅鲜。

二、重奖励：教育普矣，加奖励而益进，吾族先哲鼓舞读书，甚挚原议，应试入泮补廪中试，以至出仕受任，随其高下大小，奖助银两，意美法良。现在科举既废，进身悉由学校。族人合议，自入小学、中学、大学、及各专门学校毕业，以至出仕受任者，仍依次第嘉奖，至寒素太甚之士，随时另议。庶上不负先人属望之心，而下有以励子弟竞进之志。

嗣孙 基滋 远鬲 远穰 远赞 同识

附锡南公遗嘱十则

嗟乎！以将死之人，而犹搦管写拂世违俗之言，以诏后人，亦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余颇有一得之明，不忍徇于习俗，以负一生之阅历，故欲不能耳，尔诸子其敬听之。

一、僧道两家，余非敢绝谓无理，但其教各有所长，与吾儒不类耳。据俗所称道教，起于老子道德经，具在间有能读之者，其要以柔胜刚耳，何尝有救拔地狱之说耶？佛之金刚经，余也粗阅之，如所云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果能尊闻行知，岂无有裨于身，何尝有超度轮迴之说耶，聚徒秽诵将有何益？一切开路唵佛绕棺，应七拜忏道场，须宜杜绝，违训者非吾子也。

二、凡书铭旌灵位，当度其人之可受，庶生死咸无所愧，徒作大言推崇，固属可耻。若效人之所为，而于己不切，翻觉无谓。余近见愚昧之，夫好书待赠字，面赠虽可待，亦有代数止住，亲见子若孙，脚踏秽粪，目不识丁，而又何待也哉。今之世为今之民歿，则应书清逝，至于赠之云云，有赠自赠，何必复书待字面，切须去之，违训者非吾子也。

三、附身之物，既具闭殓，须请一善施灰布者，重将之以金细心，漆布自无他虞，不得于棺前喷水打卦，以褻侮也，或于妖术恐吓，违训者非吾子也。

四、设祭不可太繁，当以五七而止。祭品祇以八簋为度，士庶之分本，卑父子之情，至亲一竭其诚，无有不格者，繁缛以饰，观瞻何为也耶，违者则以不率教论。

五、扛柩就窆，须裁之以礼，不可惑于世俗，纳喊出煞之说，以震撼其尸魂。既升矣，魄就木矣，尚何熬之有，毋得听信恶习，索鸡索牲于柩，多端侮褻，余生平所最厌者，路有远近，应计程酌其工价可也，违者则以不率教论。

六、卜葬切不可过听妖术，祇顾自己富贵，不惜祖父坟茔。倘倡党强葬，以祖父所遗之骨以欺凌祖父，天理绝矣！地理何从而有也。老坟山幸有可厝之处，必审无凝祖茔，即买他人新山，当平心和气以售之，但风蚁沙石之处，切须避忍以慰在生者之心。尔兄弟毋惑狂言，以误自己，以害死者嘱嘱。

七、余秉赋不甚蠢劣，先严恒以远大期之，而遭逢不偶，入学不两月，余兄殒箠。先慈性严急，每以家业无人负荷，且哭且怨，昼夜不停，遂成呕血；余亦悲不自胜，遂成咳嗽叟，读书一道渐疏矣。不二年而先慈见弃，不数年而先严亦见弃，重重丧事而时际艰艰，二十硕谷始得金一两益。以吴逆一岁有三年之征，家有覬觐者，于暑夜聚处时，不觉吐其真情，曰此番此处有田卖矣，好事者传于余耳，余顿弃其素业，勉强撑持，虽债主盈门，终不堕其彀中，迨庚申稍顺，余今颇能识字，皆庚申后事也。不克副先严之期，缘此之由，今杰焘俱年将三十，成否在自强，言也无庸；渔亦二十而手笔庸劣，屡督不变，亦听之庶鳌，具有可读之，姿天不假，予以年不能，至于有成，多将踏予之履辙也。尔兄弟肯守予言，不妒不忍而教育之，稍得成立，余亦含笑九泉，不然实大不满志也！

八、生平不嗜营产业非不嗜也，亦非力不能也，予阅先贤成训，子孙若贤，何待于营，如其不贤，失足为无赖淫乱之。资阅至此，未尝毛竦神惊，掩卷叹曰：“何虑之竟及此也，是有以诏我矣。”且目击邻境富翁，与本乡营谋之，夫身存则不顾名义，不畏指摘，祇冀累金成锦以遗后人，死尸未冷，积金一尽，典卖田产，不日祖父创业之艰，而曰田土乃松手物。余承守先业，不敢失一坏之土，一株之枝，微有增郭，不敢稍施，图谋稍怀勒索。尔兄弟糊口之外，固夫多余，然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柏庐朱先生垂戒谆谆其思之。

九、时令病痛世间必有之事，若素行可以格神，祇于俦伍中独眷，顾于其家

则有之，然百不得一也。设时令病痛，宜敦请明医，谨视药饵，况病各有原委，病肝则有愤怒之症，肾则有沉冥之症，心则有惊悸之症，胃则有胀满之症，肺则有出纳喘急之症，脾则有呕吐泄泄之症。或遇病痛，不可听信邪说，请师公祈福冲难，与问仙娘等恶习。尔兄弟能敬以持身，严以治家，则邪说不入耳矣，尔与余偕居二十余年，已有明验。倘迫于外家妖言，并老婆强勒，以坏余家法，定为厉鬼以挫之。

十、族间或有外侮碍及先人，冒死应所不惮。若不自敛戢，结党生事，以来外侮，此乃鬼神所不容，祖宗所痛惩，不孝孰大焉，此处应须斟酌。族间有争竞，袖手固是不可，亦谅我之知识何以排解，当不靳药言劝谕之。如自己如知识不足，而妄为晓聒，不若静听于家德怨，犹不自我作也。倘不顾廉耻，不畏公论，党是党非，以做中为生涯，或五六辈十余辈，同流合污，倡率饮食以希醉饱，此最下流不足齿者。余身后，尔兄弟不念余生梗概，或被牵引，限于此等恶习，应即履绝。

见住此处（即今唐家湾），余父曾有修建之志，内因地基不便，以致未遂。余幸售其基搆其屋，以续先人之志，但房间颇宽，难以收拾，尔兄弟宜力协心，将庄租支过祖考妣祭费外，以余贖补葺，恒宇多延数十年，不致颓塌以辜余一生，捋瘖苦心可也。至于屋之前后左右，竺木皆予手所掌禁，毋得任意剪伐，嘱嘱治家之道，昔圣昔贤言之详明，尔兄弟诚不欲隳其家声，则圣贤之成宪具在。如不遵前人素行，结纳匪类，疏远正人，游手好闲，趋于污下，余即赘言千万，亦无补于万一，然治家之道，简括肯要，莫备于家人一卦细心，勤勤检阅，自有裨益，牢记牢记。

附仲宣公家训四则

一、 停棺为不孝之尤：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降于地者归于土。故古者圣王制礼，自天子以至大夫士，限为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制，未有延至一二年或三五不葬者，诚不忍骺骼之暴露也。譬之于种，今秋之种，明春种之，而花叶生果，实成逾岁而种，则生理稿矣，虽种弗生也。亲之遗骸搁而弗厝，久不得土气之滋息，则皮肉消筋脉脱驾，而就墓蹭蹬之路，詎无倾侧；上峻岭下危坡，詎无颠倒。昔有迁莹，而见首位于足者，皆停搁日久，发殡在道时之所致也。言念及此，不亦惨乎！夫人之停棺不葬也，其弊有四：有家贫而妄思厚葬者，俟囊橐之充而始为安厝之，谋待之日久，而孔方终为秦人，然后不得已而葬，此停棺之一弊也；有安忍忘亲，惟自身及儿女婚嫁之事，矻矻穷年，而于葬亲大事，反若度外置之，以致旷日持久，此停棺之又一弊也；有兄弟众多贫富异，遇富者探囊有余，贫者点金无策，派费参差，迁延岁月，此停棺之又一弊也；有酷信形家，希图富贵，岁与地术人，穷山涉水，指东画西，捕远脉寻怪穴，屡延堪与狐疑不决，鸡卵应地，几历岁月，目眩神迷，茫不知择，此停棺之又一弊也。虽然盍亦念及于停棺日久，而终不免尸骸之暴露，身首之颠越，为人子一大恻事乎！贫而厚葬不循理也，素位而行，人何责焉？儿女之事，旦不及夕，安亲重任，置之膜外于女安乎？已苟有余何须平头，既敦仁孝，复敦友于国侨，尝云行道有福，福善者，天顺天者，曷停棺谋地，天理已亡，亟求安亲于心，始安愚昧无知者，或以其愚而怒之，不谓敦诗说礼者，而亦蹈此也。非明圣之主，乾纲独断，严正典型此风，其何日而已哉！

二、 论丧制之舛：五礼之坏为日久矣！而尤舛者莫甚于丧制。古者自天子以至大夫士，殡葬之日月皆有定式，殡后即受服未有延至一月或二三月，而后成服者。服缓成则来吊之客，欲服吉服而殡已，在堂欲服凶服，而主人尚未衰絰，

客将何所适从乎？且客之来也，有吊者、有伤者，知死而不知生则伤，知生而不知死则吊，吊以唁生伤以哀死。而今之赴告者，上书某日开吊，某日止吊，名目殊为不伦，姻娅僚友闻讣自至，岂有主人开门延客，使来吊已乎。服制未阕，途遥而后期者皆可吊，哭岂其止而弗受乎议礼者，何弗思之甚也。古之服制上推下推，至四世而服^岂穷，五世仅袒免焉。而今之居丧，发殡者以待宾友，无不服之吊客也，有丧之家主人，食粥客以蔬食。故程子治母丧，有吊客齿高而索饮，程子戒弗与不欲限人于非礼也。今则广筵大席，珍食海错与吉礼无异，亦大拂乎礼之常经矣。古婚礼不用乐，何况丧制，今则鼓吹弥日，笙歌彻夜，而人且恬然安之，且藉是以为欢笑哀戚之心泯矣，习俗之靡敝一至乎。究而论之，凡此者皆孝子涂饰观瞻，以图自家体面耳，于亡者无分毫受用也。帛不必悬，酒肉不可治乐，则于发殡以后，听其鼓吹，前导惟于輶车离殡之时，简选人役，多设获从，始下堂阶，毋致颠；仆途遇蹭蹬，毋致倾侧；将下窆时重，毋使陨越。雄黄石灰多置穴内；筑土务要坚实；立坟务宜巩固；频岁扫卦松竹畅茂，此则亡者之实受，而为人子者，反不于此留意，致贻送死之多歉憾也，不亦惨欤！

三、破形家之妄：古人重言天，今人重言地。当其志得而达不，曰积善之，余庆而曰此某山某祖之所发也；当其失意而穷不，曰积不善之，余殃而曰此某山某祖之未吉也。于是惑其说者亲没，则停棺求地，求而不称厥意，或搁至十余年或数十年，暴露于外不得归土吁！亦忍矣哉。又其甚者或遭家不造，罔知反身修德，以邀天眷日同，术士登先茔而审其吉凶，术士有贪金之心，逢其恶而为之改厝，持锄剖墓，棺乃露焉，棺未朽而其说不验，则有从簧鼓不孝之子，曰尸已坏矣（术士预藏坏尸之药于指中。如尸未坏，以药屑弹入棺中，立见朽黑，主人莫之知也，且以敬信之，而礼为恩德，主闻此地仵作相验，亦惯用此，以图凶犯及

尸亲之利。），于是开棺而尸暴焉。天良已丧，身犯大辟之刑，夫何有于地利哉？又其甚者，厝骸他山，取先人之骺骼，煨为灰尘，及一经败露，不投之河，即弃之粪壤中，先人何辜而受劫至此极耶？又有以谋地而结搆不休者，或衅开族内，或仇结他族，讼经积年，棺搁在山，福未得而祸已及之，破家陨生亦何愚也。古人之言福，福也必归本于天，福自天申，祥自天降，若夫形家，语则未之及焉。古者民间墓地，悉颁于官墓大夫掌之分，以昭穆首咸北乡，则形家向背之说，不足信也。自天子以至于士，或九月或七月，五或三，或踰月，则年月非忍也。春秋有雨，阻不克葬日，中而葬之文，则时日非所拘也。而古今人之智愚贤，不肖相去悬隔，岂有他哉畏天而已。若夫山之有崇卑，土之有殊色非谓葬，亲者漠不经意，遂可置之尘垢中也，水可消风，可藏局成土黄，便可安亲以尽人子之心，何必远素之，龙所自来，水所自归，以先人之骺骼为营他年富贵之资哉。夫形家之言，其不验者，有六奚以明其然也。自京房郭璞始为葬经，而后之挟术，以争鸣于世者不一氏，然未闻有形家之子孙，建不世出之勋，为帝王、为公卿者，何工于为人谋，而掘于自为谋也，此其不验者一。人子之葬亲也，必多延名师，以求其可信，乃前之所见为吉，而孰为未吉者，后来之术士悉，反其说而攻之，同类相排，诡词耸听，此其不足信者二。艮为山艮止也，而形家则谓之龙，于义何取？至于山之有层峦叠嶂，或断或续，则山之形体。固然登山者，目眩于形似，遂有此危言之，曰出龙、虎、狮、象、鳞、凤、龟、蛇，饰为美名以炫人耳目，夫苟欲饰之以美名，穷亦何患无辞哉，此其不足信也三。以水曲、火尖、金圆、木直、土方为五行之形，其说似矣。山本土也，而何以目之曰土星，至以圆为金星，则尤可异？试观金之产于矿也，尖曲峻峭，其本质何尝是圆形，使之圆者乃人为之耳，金非圆而谓之圆，于义何取？至于五星得位之说，如火星宜位南，试

从此山之南，而观则又位于北，一偶之见，何足以穷大地之观哉？此其不足信者四。穴一也而为之名，曰正结、横结、怪结，试思自陶唐以迄今日，阅岁三千有奇矣？死而葬，葬而荫为野土者，历世几更，则任足所履在昔，皆为兆域，且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形之变迁无恒，今日之地形，非必即是开阔时之地形，又何有于怪穴、奇穴之？待今日而地始开花耶，此其不足信者五。若改祖者，屡改而葬入水蚁之乡；迁宅者递迁而履于败亡之途。地师履更，家缘履破，而终不得一吉壤，此其不足信者六。夫天下无百年不敝之物，故曰葬者藏也，不欲后人之复见之也。今为酷信地形者，暗室一炷，俾反而求之天理焉，其庶几乎？至术家之言，不人其人而火其书，其害终有艾也。

四、避俗：俗风薰染不一，而足守礼之家，宜致慎焉。衣服侈华艳之粧，前行而非笑者，最可耻唇舌学村恶之，语一倡而百和者，成为风，青闺艳粧而行路，冶容诲淫，子弟学博，而宣淫消亡，立见此习俗之，移人而必不可以不慎者也。乃四裔之风渐入中土，尤为士君子之所宜禁焉。当盛暑之时，解衣露体裸，若野兽时人以此为方便，安不知此风，自赤裸坞人来也。病不迎医，召巫覡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争决未明，极口诅咒，矢誓神前，则假里马丁之余风焉。睚眦之隙，持刀杀人，此苗人之恶习也，故曰：苗家仇九世休俗。有兄死而弟妻其室者，俗谓之转房，其风盖本于罗罗，而丧礼之俗袭为尤甚，亲初死披发持瓶盞恸哭，水滨鸣金，喧嚷汲水，浴尸其风，盖起于獯人。既殡之后，邻人集丧次，笑语纷纷，旌歌达旦，主家劳以酒食，其风始于苗人。出丧用旗帜鼓乐，吉不纯吉，凶不纯凶，吉凶相干，其风始于真腊。安厝死者，或水葬或火葬，其风始于爪哇。以卵葬土中三年，发之不臭腐，则为吉壤；其风起于黎人。至于拱箬候客以为礼，倾酒于地以为敬，以呼蹴之食而施之，祖父之前有人心者，讵能安乎。幸有伊川之

叹，叹其礼之将亡，而将为戒也。易之传曰：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健也、坤顺也，质不备而文不留，健顺之德毁矣。故裔俗之风，君子所必远焉。

人物表引

国家人启之也，家以人而振，犹国以人而兴，谁谓家不赖有其人哉。语云：人物多、族必大，其信然焉。吾宗自县丞公以来，或以科名政绩显，或以懿行文学著，或以石隐节烈称，或积学未售，耆年锡名，大书特书于国史、邑乘、家牒者，不一而足。即先朝之捐纳，近今之学校毕业，长官委任者，何莫非一族之杰出耶。汇集于表，家之荣、国之光也。

远鬲谨识

内外传小引

易之家人有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言行者，固修身齐家，以为正内外之本也。圣经言：治平必先修齐家庭内处，一言一行之善苟足为法，亦修齐之道也。其善可弗传乎，传也者，传失世嘉言、懿行，以示后嗣，俾知则仿也。人虽于不肖称道，其祖父之贤，即绝对不以为夸，蒙垢秽语，辄艷然色变，尊祖敬宗之念，大抵皆然。至若中人之才，与谈圣贤事业，咸恐惧不敢当，惟家庭日用饮食之常，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述先世之嘉言、懿行，又未有不欣然称道，羡慕之不置者。无他其为言，易知其为事，易行也诚，即其称道，羡慕之心，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修身齐家，正内外之道，不难尽矣！爰集内外传。

此引大意本康熙甲子三修原文，不自揣固陋监修，至此窃疑原文太长，难以详览，摘其大旨删订至内外传文，自十六代以上，悉仍其旧不敢增易也。

乾隆庚申年九月望日 十八世孙智鳌谨识

青叟公传*

县丞公名青叟，以礼记举特科为文学，再以尚书试漕举转迪功郎，任衡州衡阳丞。公幼善记诵，通诸经未冠，辄有文名在官，手不释卷，久之不乐与俗，俯仰会考满，迁山西永和令。公曰：“吾志在田，初不缘官卑禄薄，而有厌心也。令吾却一丞复拾一令，是终以仕途之高下为去留不，亦大负初心哉。”辞不受及归里执经，而从者户外之履常满。其为又有法度，曲尽事情远近，慕而干之者，日不暇给，后其子谕于衡欲家焉。亦遂允其远迎之意，而与之同居蒸水西街云。

大器公传*

大器公官教谕，青叟公子也。家世燠下，累世簪纓，公承庭训，以妙思颖悟，为科举业。能以新奇传纂经义，不守故常，而巧出机轴，如网之罟抽之，愈益无穷，辞复沉著，痛快读者，恒比之啖。蔗年十八，以上诗补国学，多四方豪杰，独惟公学行，后举特科授衡阳教谕。公在学校以时事之非，由教化陵夷，未有救之者，则为飭治。学宫举先贤之祀礼，夙学之儒示之风声，于是立科条、严程期、勤课试，使人人知，所以为士与士，所以为国治民之义，纠其不率教者，而罢黜之，其始上下，颇以为怪，久之弟子相依甚众。有谓公者曰：“吾衡夙昌官籍，先生江右虽名胜，终不若此地之，田肥美、人敦朴，可以暂于斯，久于斯。父子会元世世而诵读，昀鉴于斯也。抑闻之拾青掇紫，湖广较易，先生肯择吾郡之胜，而卜居焉？某等愿旦夕左右听指挥。”公肯其说，遣使致书请于父，父许之，乃营宅于西街之坳上，迎其亲以居焉。居三十余年，交游广、基地扩，凡百几务，颇称就绪，生子三皆贤，既念燠下旧宅，不容自我圯；先人明祀，不容自我绝，爰遣其仲子惠还桑梓，而以忠、恩留新第。迨忠归南海，一徙再徙而家铁塘，初非公意也！独计其始徙时，春秋未甚高正可奋志，仕途而竟止于教谕者，知以亲

老，子少不遑宦游故也，君子谓县丞公，有能养子矣！

南海主簿赞甫公传*

公名忠字赞甫，教谕大器公长子也。性行坦缓，得失无所系心，遇坎壈，众若不堪，公怡然若履往素，不能夺其意也。以特科除广东南海簿，士民德之比，归道经三吾，因家于黄岗。既念其地山水无奇观，耕布不甚植，未可以处子孙，复择今之铁塘，而迁迹焉。乃诸子安土重迁，所从者唯次子栖碧。是时公年老，其一切创造事，举付其手，公第拣其最重者，昭示之而已。公为人清而不染，方而不阿，智计过人，言行足式，惜未大展其材，而老于山陬水溪间，君子于此盖伤之矣！虽然丈夫生世，视其品行为高下，彼生平一无可录者，纵人爵之崇十倍于公，又安取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之景行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赞甫公配林氏夫人传

赞甫公配林氏幕府女也，以子贵赠夫人，年甫笄归公始居。衡事舅姑，惟谨继随，府君簿南海，尤勤妇织，躬纺织制衣裳。及由黄岗徙铁塘，时年已六十，每寒日黎明起，自诣厨作粥，遍食诸奴，然后遣役。府君谕曰：“天甚寒何苦如此。”夫人曰：“此皆人子也，天寒忍饥，操作必不力，须令腹中不虚，乃堪任事，抑使子妇辈，知所效也。”平居服饰，无杂锦绣，生四子，悉之乳之曰：“讥人之子，以哺吾子，我心不安也。”词邑进士，裴公讳济者诵之曰：“昔文伯之母，劳逸善恶之，论后之言，贤母者多称之，今观夫人所为，若此文伯之母，岂独擅美于前哉！”

翰林巨海公传*

公名宗之、字巨海、号栖碧，赋资高迈清爽，不与时俗为伍，及接物一于和

易，诱掖后进，常若不及闻人一善，终日色喜，甚于己身之有获也。性颖敏绝，人于书无所不读，不拘拘求证，训诂能以神契，其肯綮时出独见，别为疏、义为文，河奔星灿，机巧天成，情态万变。少时偕诸生就试，有司诸生挟一经，至期犹沾沾不辍，公独意气闲暇，比入试诸生纷纷兢晷刻，公占二经，若不经虑有倾，肆意纵书长短各中程度，然屡试有司，辄不第公益进，进不懈。虽间关百折，而志不少屈。宋咸淳庚午入太学，辛未中特科进士，第官翰林知制诰，既以时事，日促屡疏乞还。上念其文学忠勤，举出人表，赐黄金百两，常禄十石，复御书‘清肃’二字，并符命一道，遣使赍送其家。是时身虽归田，志在宋室，寝食梦寐，未当一息忘也！知公心者，独同邑进士裴先生一人，而已呜呼，时值鼎革慕荣利者，方将希高官而博厚禄，如公之引身而退，以全各节，能几人哉。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我公有焉。诗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裴公有焉。

附府志传文

湘皋邓显鹤撰

罗宗之字巨海一字栖碧，其先吉州人，曾祖父青叟以尚书试漕，举授衡阳丞，不乐居是官考满，迁山西永和令。曰：“吾却一丞拾一令人，其谓我何不就。”祖大器以特科除衡阳教谕，课士甚勤，而有法衡士服教，为买宅于蒸水之西，不听去，遂迎其父居焉。子三，长忠，即宗之父也，亦以特科除南海簿，复卜居邵阳之中乡铁塘，遂占籍为山羊邵阳人。宗之识趣，高迈性颖敏绝人，于书无不读，为文肆意，纵书长短各中程度，咸淳庚午入太学，踰年中特科进士，官翰林知制诰。宗之自以家世，屡起特科，又时事日促，愀然有去志，屡疏乞还。朝廷念其文学忠勤，允其去，为赐银币，给廩膳，复御书‘清肃’二字，以宠其行。宗之虽去国，而眷怀宗社，一饭不忘以所赐银币，建永慕堂，奉敕书其上，朝夕泣拜，示子孙不背宋之意。尝语其家人曰：“知我者裴先生一人而已。”裴同县裴济，咸

淳七年进士，尝为宗之母林氏誌墓，宗之葬其父南海簿凿石得泉，甘冽自铭，以纪而济，为书丹刻石。宋亡后，坐卧一室不出者也。宗之子克抑，聪颖励学，大德间以荐授茶陵学，正迁桂林通判有声，然非宗之意也。

巨海公配戴氏夫人传

翰林公夫人戴氏，巨族女也。既归公能执子妇，礼舅姑爱之，尝曰：“号儿妇不须多也。”公宦于京，二子留于家，夫人训之如严父，不容一刻宽。二子视母过于勤，每劝止之，夫人不以为然，勤纺织早夜拮据，不令家有缺乏其后。公奉得金寄归家，颇饶夫人，督女红益不懈，犹贫素时也。其于臧获虽盛，怒未尝处之过分，遇邻妇若姊妹浑不矜，寓贵内外多慕之。

附像赞

安福刘彝伦题

孝以承其姑，惠以恤其宗，爱子有鸩鸩之仁，相夫有鸡鸣之风，此夫人之所以为贤，而为式于壶中者乎。

半村公传*

半村公翰林公长子也。资颖异、博闻强记，早为名儒，其文词书札，咸有规矩，一时名人交重之。尝以怀才抱德，荐于上公薄，视荣禄甘慕贞隐，力辞不就，客有劝之，仁者公曰：“翁历高官，弟薄宦，家声可以无替矣！余何为而事此。且兄弟悉贵游，亲老谁养，而祠堂坵垆，岁时荐扫，更属何人，夫忠与孝之为，教于世也，有并重焉，未闻忠于国，而可不孝于家者。今子欲与亦如弟筮仕，是知教忠，而不知教孝也。”客谢去已，而以扫高，尊祖妣墓卒于衡，衡从叔兄辈，拟于牌头，而其子反梓葬于朱良大都。公为人兢兢孝友，其训子侄，亦必以是为先，而文艺次之，此所以蒙荐于上，公见重于名人也夫！

附像赞

晚生梅雪萼题

欣然其躯返乎，醇朴淡然，其心衿乎，然诺人徒知其擅才如锥之处，裹而不知其遁世如玉之。在璞谢庄生之悬疣，保孟氏之天爵，坐临池草，挥翰墨以自如，闲盼庭柯，从宾朋而共酌，登耄耋兮不衰，纵俯仰其无忤较之。鲁申公之独贤，荣启期之三乐画史，虽仅得形似于其外，其中固不可得而度也。

桂林通判克抑公传

公名克抑，翰林宗之公次子也。少聪慧善，文辞及长，益励学问，博通群书，好古而不泥于古，名闻当道，荐之于朝初，授茶陵学正。既迁桂林通判，其在官英敏忠勤，才浮于任，政声藉藉，无愧古人。公性淳谨，居平事亲若君事、兄若父训，子与侄，必以孝友为先，故所生二子，咸知惇本，崇礼取重乡里焉。

景翁公传*

景翁公讳尧迪，与从弟高衡有儒名，尝以颂读，勤苦致弱疾弃，诸生业意耿耿。不已常曰：“男子不能出，而致君独无所，尽心于家乎。”公虽甚羸，然慷慨负气，喜豪侠、能任怨、抚孤弱，有强暴不可与语者，恒摧辱之使不得自恣，乡里闻公烈烈。若此义而惮之，然接人和而有礼，待子弟有法，无敢嬉纵，日诵古先格言为教，故子孙曾元代有闻人焉。

景翁公德配尹孺人传

孺人尹氏太守公嫡母，景翁公髮配也。公性严急，少温润色，孺人惮之，事之如严，君人有潜公者，耳虽闻不以告公之。副室举子，孺人视若姊妹，终其身无妒忍，抚其子同己出，饮食衣履，无少杀自壮迄老，未尝一日废女红厥后。太守公宦游十载，每以不能归侍，孺人为憾，内外大小，皆衔其恩非，孺人勤于自处，而仁以御下者哉。

景衡公传

公讳景衡，判官公次子也。事亲孝会岁大饥，母年老意欲，携仆往糴于永。母曰：“闻永道多御人，儿欲往宜先卜。”公泣谓母曰：“家无十日，储卜不吉，讵忍母死于饥乎。”负米中途果被害。其配林孺人，南海夫人族女也，三十而寡，养姑食子，咸取给于纺织，卒能抚子成立，不坠家声，谅公亦可以瞑目于九泉矣。

太守贵和公传*

公名永谐，字贵和。幼聪敏绝人，读书一目数行俱下，又辄背诵不忘。比长厚、重谨飭，喜谈气节，羞与庸人伍见者，咸以大器目之。洪武乙卯，以贤良方正策名于朝除，拟陕西巩昌府徽州知州，时年四十三。公在官有惠政，士民爱之，历仕九载，所在无过，旋迁其郡太守。丙寅正月，以疾终暑，反梓葬茅坪。有子五，能承庭训，皆公义方所致云。

附府志传文

湘皋邓显鹤撰

罗永谐字贵和，邵阳人，宋特科进士知制诰，宗之曾孙也。祖半村、父景翁，有潜德。永谐幼聪敏绝人，读书一记不忘，比长厚、重谨飭，喜谈节义，不与流俗伍识者韪之。洪武八年，以贤良方正，举授陕西巩昌府徽州知州。赐以符命敕曰：“朕闻昔君天下者，设官分职，以成治功，虽秩有大小，专符为信，情意交孚，诚之至也。朕仿古制授尔，以官给尔，以朕往尽，乃心恪勤，乃事给由来，观朕将合焉，以考尔绩，其敬之哉。”徽州洪武十年降为县，寻复为州所属，有两当县领，以属府颇难治。永谐综理精密，卓有政声，考满即擢本府知府，以疾卒于官。子五人均有名，长至中字一初，以税户人材，举授应天仓大使；至善字再初，屡荐不起；至礼至矣自有传。

永谐公德配刘孺人传

太守永谐公配刘孺人，衡之故家女也。公婚之，明年走零陵，授经孺人，亲

操并曰：“炊食养姑，又能以礼自卫，公用荐得官，历仕十年以程远，子众不以家随，而孺人支持、自给，使子有室、女有家，而公亦安于官。”后公卒，孺人痛不少置，越明年亦卒。

贵诚公传

永怀公字贵诚，太守永谐公从弟也。幼孤依母成立，虽不能置身云路，然俭勤造家，渐多长物，还宦祖之旧产。上有以膳亲，下有以遗后，更能睦邻，善俗敬长慈幼，宜于乡族，故休声令闻籍籍不已焉。

一初公传

一初公名至中，谨重不伐，敦行孝友，自少嗜学，如恐不及及冠。探索经史，博涉群书，而尤长于事务，凡会计之多寡，仓卒之烦剧，举不足以难。公洪武庚申以税户人材，授应天仓大使，其在官尽心称职，正直公平，吏民诵之，年三十三卒于官。

再初公传*

再初公讳至善，太守永谐公次子也。寡欲清修，蚤闻理道家，故饶性喜淡泊。稍长，博学能文，精于词赋，遂有名缙，绅闲洪武中，屡荐不起，惟读书诗，招友饮燕，呼童惜花，而已年六十，以无疾终。及葬拥彗，而祭奠执紼，而扶柩者数百人，岂非公有以感之哉。

附罗隐君像赞

晚生沕霖题

问厚恒夷，渊逸淳恣，启迪后人，景范先觉纵之也。而莫知其舒敛之也，而莫知其约抱素节，而怀照乘之，珍韬元精，而韞连城之，璞竟脱略于尘埃，乃优游于林壑，超超然；天半朱霞，矫矫兮。云中白鹤，此其六秩余年，傲乾隆坤而愈矍铄。

再初公德配刘孺人传

再初府君配母刘孺人、族女也。性刚毅，治家也有法。虽子妇不少假颜色，诸妇过其前凛凛然，无敢肆惰。内庭尽日不闻笑语声而女红，办集府君，得遂其施予宾客之交者，孺人之力也，后府君一年卒。

平南令从初公传

从初公讳至礼，太守永谐公三子也。多闻博洽，尤长于诗，酷好古文奇书，及诸金石摩刻。自以僻居深山，不易致闻有藏异本者，即携朱墨叩门备录以归。虽越境累旬不惮，久之得书卷充栋，有欲考究，难字隐语者，莫不趋之。洪武己巳，举通经儒士，明年授广西平南令。后过洞庭，狂风翻浪，覆舟中流而没。公尚无子，诸兄弟侄咸痛惜之。

附府志传文

罗至礼字从初，性嗜古多闻博。洽幼随父永谐，官关中多见古书籍，及金石碑版文字。归楚后自以僻处荒村，不易致闻人有藏善本者，即造门请读，手自抄录以归。虽越境累旬不惮，久之藏书渐多，手自勘校，丹黄炳然。洪武二十二年，举通经儒士，授广西平南令，过洞庭遭风覆舟卒。无子、妻陈氏有节操，弟至矣字可初，幼聪颖好学善属文，举明经行修儒士，与兄至善同辞不起。

平南令从初公德配陈孺人传

从初公孺人陈氏始归公，长幼指食甚众，孺人早夜纺织，以给其用，及公策名。仕途不幸早世，孺人年壮盛寡而无嗣，柏舟自矢，甘心织紵，以食余年，七十三以寿卒。

信初公传

信初公名至诚，高才善辨，跌宕不受羁络。长兄中三兄礼接踵荐名，二兄善

及季弟矣复高隐，公遂弃举业，以耕治树畜为务，取会己意者，与为邱壑交，每逢觞咏，百家言尽，以资其辨，说长短曲折，无不巧适，其节闻者，往往绝倒曰：“惜不与苏东坡，刘贡父词时当未知，谁执苑牛耳然教。”诸侄甚恭谨，岁必劝昆季延明师以训之，其语诸侄尝有言曰：“士之专其业者，所以修身而待用也，使会其时束缩，不能有所展会，弗若我山林人，犹有托也。”然后人乃知公非滑稽者。年二十七没于京。

可初公传

可初公名至矣，太守永谐公季子也。幼聪颖博学，善属文于事，鲜失于物，亦无忤端重衿壮，有长者风，名利声色，举不属其意中。洪武辛未，举明经行修儒士，甘隐不起，与再初兄有同心焉。年六十以寿终卒，时索纸为诗，以遗子内，有曰：“架上有书须教子，囊中无米且输官，即易箒之日期留心于家，国犹若此，则生平之自矢，概可知矣。”

介休尹用广公传*

公名用广，为人慷慨有大节，瞻才智能料事。自幼明诗礼，两经为文，新爽流动，常以赋受知于郡守。永乐十九年，以税户人材办事工曹，越三年，授汾州介休尹。公以草莽，新进惧负，朝庭勤慎自矢，以图报效，竟以之任之年季冬望九卒于官。虽动支库银，择吉营葬，朝庭可谓有恩。而夙志未酬，公能无抱憾于九泉也哉。

附像赞

山人梁园盛题

是为梁山令尹之父也。威仪抑抑，衣冠楚楚，既宾饮于学宫，亦设帐于大府，或舒啸乎白石之麓，或行乐乎关水之浒，其容貌仿佛。虽得之目成，而丰神飒爽，则无异于亲睹也。

用广公德配戴孺人传

用广公德配戴孺人，翰林巨海公夫人族女也。来归时以公所有养舅姑，余以供宾客。而自食其织紵，举子四，公卒年三十余，独处一室，难未鸣轧轧，机杼夜分乃罢，近邻终岁罕见其面，而尤喜训子，岁必延明师。年八十一以寿终，孺人之垂老也。季子已筮仕，孙支满庭阶，所不足者，惟早丧所天而已。

振铎公传

岭头公名振铎，用广公长子也。读书尝以意，辨析疑义，能发圣贤之旨，又善测事，每弹棋有以解纷请者，公不顾少顷数言，立决枰声，犹剥剥在手。若不经意，而曲中事理，沉思者咸逊为不及。

振铃公传

振铃公，用广公次子也。多闻瞻智于乡里，往昔事变，多所记忆，又能测识人情，而逆料其成败，一一默中。如东方朔射复，乡人服其才，以为措之于世，如利刀之游窾中也。

振錡公传

振錡公，用广公三子也。家故饶与其配刘孺人，皆躬勤俭，广治室庐，有宾客过从者，每加敬礼。终公之世，一无所懈云。

梁山尹振铤公传*

铤公字廷用，用广公季子也。父卒公才五岁，美容姿善。记诵见者，咸谓用广公有子。稍长母戴孺人，延明师训，公授一书，读一再过，辄晓大义。师每出诸生兢相逐，公独一室，咕咕不辍，师益器重之。年末弱冠为文，有奇思，师谕之曰：“诸生业平，正清新足矣，毋事钩深索隐为也，及与诸生就试，有司动先行辈。”宣德癸丑，入县痒为弟子员时，子诚徐先生分教于此公，知为宿儒，从

之受教于修业斋。是时公年十四，而敦朴端重，大类老成，先生授以吴文正公理原图，遂解其义，随教习科举业。甚工先生曰：“是大成器，非辕下驹也。”然竟不偶，成化壬辰冬，以岁贡谒选天官，廷试掇第一，授四川凉山令。比之官一，以爱育士民为心，凡利弊之当，兴革者立举而力，除之士民悦服。庚子归梓里，是年十月卒于家，时年六十。公为人性刚烈，自处一无苟而绳，人亦必以礼，诸子旁侍，问所业或应对少遗误，即谴呵随之，以是家庭子弟望见。公犹严师，然又不能藏人过有所闻，即厉色相正，乡里闻其，然亦无不畏，敬其直义，盖如此平居，好友朋在官邑，有才学人，必延入订交，所在通问书刺，及投赠文墨录成一帙。今属秦灰，岂其人已往，而手泽亦与之俱往乎。

附罗君梁山尹像赞

毅然之色，充然之气，理烦治剧者，有为之才，矫励振作者有为之，志其进也熟为之，推其止也熟为之，尼迟回下，僚沉郁莫，试而尚论，其平生其庶几乎，魁凝之鉅人，清白之廉史也夫！

附府志传文

罗振铤字廷用，邵阳人。父广用，永乐十九年，以税户人材举历事工科，授汾州介休令。未久卒，铤五岁，即孤母戴氏，延里师课之，性慧好学，为文有奇思。宣德癸丑，隶县学为子弟员，时同县徐良，分教本学良经师也。戴氏使之受业于门，铤年甫十四，敦朴端重，类老成人，良授以吴文正公理原图，遂解其义，喜曰：“是儿根器，不凡非辕下驹也。”成化八年以国子生，释谒廷试第一，授夔州府梁山令，孜孜求治，凡利弊之，当兴革者，立举而力除之民大悦。服考满当，迁以病归旋卒。铤性刚自处一无所苟而绳，人亦不稍恕以为人所惮。御史阳武蔺澄有送铤之梁山任序，谓其以‘该博之学，通敏之才，超迈之识，往任一令，必

能如中牟密邑之。’ 洽闻者以为无溢词云。

梁山尹铤公德配刘孺人传

梁山尹铤公配刘孺人，出栗山故家，年十七归公时，姑戴孺人怜公少，不就养于三子，独与公居。既得孺人，即令其主家政、食指繁。公复好友朋，日有宾客，孺人俭勤缮费，不愆于程，深得戴孺人欢心事。公若大宾，公每读书，孺人必为可口食进之，曰：“是事甚劳神，非此不足以胜久也。”公尤重之，其遇人极宽恕，又极严肃，子侄有过，必为直之，其正大类如此及卒。公泣痛废食者，累日后，公之官焚香辞其主。曰：“昔与共艰苦，今不与同荣显矣。”哭之声失。

梁山尹铤公继室林孺人传

林孺人系出南海主簿忠公配林氏夫人族也。公之任以家随孺人，在暑犹贫素，克勤内助，相夫清廉，事无大小，恒持以慎。举一子早殇，其卒后于公。

振钢公传

振钢公凯公三子也，凯公承庭训，不坠儒风，而钢公能继父志，娴经史，爱亲敬长，人无闲言。处世正直公平，乡族交重之。妣林孺人克勤、内助、静好，生子一，浦公课以诗书，俾之勉于，实修无务，虚名以续，前贤芳躅。故至今孙支，循循彬彬，恪守祖训焉。公以天顺丙子生，成化十四年歿。

澄公传

省祭公讳澄，振钢公长子也。公为人倜傥，不群性疏坦，不喜为诸生业。年十九为吏员，未尝苛索人金，以为长者。后考满，未除以省祭终。

潼公传*

潼公梁山尹铤公季子也。生而笃厚，沉默寡言笑，即居稠人中，凝然端坐，不知谐谈，浪谑人有小过或以密告，辄隐而不泄，以善道自饬，不为苟且，骫附

之态，以是人爱，且敬闻其名必曰：“君子年十有九，业儒且成居。”父丧既而必三兄析处，家务出其手遂废学。正德己卯八月三日卒，时年五十八。

均公传

均公铉公长子也，少事诸生业，日诵读不辍，为文有逸致，且工于书。父师皆厚期之，既以就试，有司不售，幡然曰：“丈夫不能以文章取科甲，当以刀笔立功名，奈何株守，蓬牖长此，家食老也。”遂充吏员所事，当道知公宦门裔，复善文，极爱重之，遇疑案则曰：“此稿非某不能为及。”呈阅果称意，后考满谒选天官，授浙江嘉兴海盐县仓大使，既迁横州南乡，陆答巡检司，以夙志不遂，弃官而归。

茂本公传

茂本公浩公长子也。梁山尹锭公之任以家随，时方三岁，试以诗读一再过，辄能哦公曰：“是儿吾门凤也。”明年为迁其邑之，诸生某于暑右，精舍以教之。每读书不经意复之，亦如所教无少遗误。师曰：“吾为塾师，阅人多矣，如此子真未易得也。”自是锭公，益笃爱之，岁聘明师，不惜多金，九岁能为八股艺，日进不已。成化庚子，锭公卒，公泣痛如成人，叹曰：“使大父在当，不令吾一日废程课也。”是时公虽少，已知慕显荣崇文墨，即严寒酷暑，咕咕不休，父喜其勉进，为远聘良师，广集益友以造就之。年十四就试，有司阅其卷，赏称不已，置案巅及试督学，则青钱遇选一拾，而去矣为诸生。二年以高等补廪，膳益自刻励，为文有法度，饶清爽古气磅礴读之者，百过不厌，九赴乡试不第，公曰：“工拙文也，去取人也，得先天也，文听于人，人听于天，天实不予人何？”尤于是忘情荣利，闲作诗文以自娱。年五十五终于家。

右亭公传*

右亭公讳株字廷材，潼公长子也。少业儒，后督童仆，勤种植，时值清晏，民不苦赋。公以田租之，一供惟正，除日费需外，用余以广田产。假人不逼取，与人必持平无贰，无欺人以毁誉，至喜怒不形于词色，子侄有善必扬之，过必使之改而后已。年六十五以寿终。

右亭公继室谭孺人传

右亭公继室谭氏女也。以壮盛续公妘，事女红，寒暑不辍，尤善馭下，公妾伍氏处之若姊妹，公深重之云。

茂梧公传

茂梧公均公次子也。始业儒，期取功名，既以艺菲青钱，不能中选，遂有刀笔志会，与诸生试有司拂意归，请于父曰：“大官不易致，一命可自由，几欲弃诸生，业从事吏员为进身阶可乎？”乃充吏生平敬慎，鲜有败事，考满如京，除广东新会县仓大使。初配继室皆无出，遂弃官归。

银江公传

荣表公字银江，茂果公长子也。万历甲戌以三考吏，谒选天官，丙子除授典史。公为人孝友，交游多长者，其在任慎守官箴，宜于士民，年五十一致仕归。

银州公传

茂魁公字银州，茂果公次子也。少有大志，读书丙夜不休，通诸经尤长于诗，年十八为诸生，有文名益，自奋期取科甲，乃卒奇于数，七赴秋闱不第，安于命不复往。

东泉公传*

东泉公讳亨字道明，右亭公次子也。秉性厚重，与人无二心，善治产，岁入多胜人。事无巨细，拟而后言，议而后动，故鲜有败事，人第羨其有料事之明，

而不知其出于心者，盖甚慎也，寿六十八。

东泉公德配敬孺人传

东泉公配孺人敬氏，本都故家女也。幼娴姆训，既归公，恂恂执妇道，继姑谭孺人，授以家政，措置无不曲当。逮后一以起家，为心崇共德，而耻耽逸于，子女婚嫁，尤属意尝语，公曰：“娶妇不贤奚取宦裔，择婚慕名多属劣子。”公深善其言，其于子侄稍踰闲，必正色相，直馭下虽宽，而悉裁之以义。其卒后公十九年，寿八十有七。

前龢公传*

前龢公讳时仰，东泉公次子也。少孝友遇乡邻，必敦齿让，时三世同居，兄弟辈颇众人，有劝以营谋为遗后计者，公曰：“吾性绳逐贫富有命，苟不终贫富，会有期何？必效商贾辈，日作牛马走耶。”既而三字皆壮盛，广田宅、厚贮蓄，遇事敢为言出，而人信服之，僉以为公有蚤识。岁庚申一日登金华庵，僧语公曰：“刹前云阜下，有吉址堪营宅，日有业青。”乌氏术者以告，我公信之，遂建大厦以居，是谓新屋。居十余年，长郎日益富，田租三千石，内外营建，几二千金，仆婢牛马甲于乡。季子视兄，亦将半公喜不自胜，又数年，年秩齿愈高，而心愈降，每岁新正于族。无尊卑，必扶杖谒其庐，雨则与马往，耄期尚健，饭能饮，视听无缺。享寿八十有四而终。

前龢公德配刘孺人传

前龢公配刘孺人，系出本都朱良巨族也。年甫笄归公，每佐公广产厚贮，绍先业，而开来绪曰：“凡人当壮盛精力，具足以事营谋勤生殖裕如也。”奈何废弃，自甘借辞于命，于命于是以身率人，孜孜纺织，鸡鸣而兴，夜半而寐，男不令休于外，妇不令懈于内，非宾朋列庭，鱼肉不登于俎。生财有道，开源节流，孺人

殆两得之，以故田园林麓，视昔有加。年六十六，佐公建新宅，食诸奴及佣工有法，金乐于效事。然秉性严急，子妇过其前，凛凛然无敢慢，内外靡惮，其严而悦，其治家之有法也。其卒先公十七年。

龙溪公传

龙溪公名时厝，前桥公子也。为人倜傥有风，致能以辩博，济其豪俊，读书晓大义，喜训子又长于治生。万历壬子与族弟仰，纠众建祠，割腴田供祀事，即此一举，而公亦可以不朽矣！

以诚公传

以诚公名大中，前槐公子也。为人洒落，脱略世故，总不以家之盈虚置之心，性嗜酒，举百爵不厌，读书工小楷，处世油油。然其于族党无尊卑，终其身无所忤，顺治戊子卒。

寿官太和公传

寿官公名大韶字太和，前龛公长子也。少弃儒业，课僮种植，析产时受田三十亩，岁入仅可食家人。然公生殖有方，尝语人曰：“富贵自是天命，要亦藉于人为。”未尝致力而曰：“命实限我彼苍者，天能为吾任咎耶。”年三十五，家富有是，岁建新屋之，横楼土木之费踰百金。自是齿益，长富益巨，邵粮三十二石，祁租二千余斗，邑之东乡，与公等者不数人。秉性孝友，敦本睦族，建生祠以隆亲，入祀田以奉祖，国赋恒令，阖族供次，限而自与两弟当其先。遇蝗旱，必为族人忧，族之羸弱庸劣者，稍见凌于人，必侠气相扶，以故族人多德，公亦复乐善喜。施于祁之熊罍岭，买田四十余亩，为关圣祠常住。其他功德之，散见者尤多人，有糴于公者，宁损己以利人，复给以谷代餐，遇凶岁为糜粥以食，人费虽奢不吝，邑之贫民多所全活。当道黄公目系其事，欲旌之给冠带，自寅竖楼而后

内外，营建甚多，莫不布置得宜，如出天成。佥以为公有别才，岁壬午寿六十有三而终。

寿官太和公配刘孺人传

太和公初配孺人刘氏，年二十三卒。仍继室于刘孺人，方笄归公，父母惧其少，难任家政。而孺人内主中馈，严若老成，不丰、不啬、不耽逸、不嗜喜。上愜于公姑，中宜于子嗣，下安于仆婢。且善事公，公有怒避之，有忿解之，饮食以时进，鲜有慢心。客至陈旨，酒具嘉淆，以副公意。虽经旬无少懈，及公事营建，孺人食工匠各有法。平居未尝，一日废女红，其所裨于公，殆难以枚举也。

维极公传*

维极公讳大节，前弇公次子也。业儒，前弇公岁延明师教诲之，公少负奇气，本欲从诗书，觅科第，及见父之得，遂已志也，愈自奋励。尽日咕哔，客至不休，丙夜犹不就寝，寒暑无间。六经子史，莫不涉猎；当代名家，暨先辈时艺，取其琳琅尽致者；早晚吟哦，锐意功名，以期报效。卒以数奇被摧拆，自是与兄弟辈勤生植、事营建、广田园，为诸子计。迨婚嫁毕，诸就绪，而公竟翩然长逝矣，时年六十有四。公性友恭，于兄弟极难处事，时至而怒，不旋踵而解。又能祇顺父母以孝闻。迄今子若孙凡四十余人，书馨连绵，要亦盛德所遗也。公之嘉言懿行，难以悉记，姑举此以为之传。

维极公德配彭孺人传

维极公配彭孺人，系出本里旧族，夙娴姆训，事父母以孝闻。年十余归公，时公勤读经，时不归。孺人日执妇道，事舅姑惟谨；夜俟公姑就寝，则闭门纺织。当前弇公之建新宇也，独留公夏田，虽公姑未在堂，无烦奉养，然常有宾朋，孺人率俭勤之性，饮食供奉，不丰不慢。迨公卜吉营建，土木之工兴，食指之用繁，

孺人食之，各有节程，人无后言。其婚嫁皆名门，纳采具奩，虽费踰寻常，靡不预备。佐夫理财，田园日扩。及公没，独力撑持，门户益盛。虽诸子听其指挥，抑一心饶于运筹也。当析产授子时，四子已自致富，益以所受产富且巨，争欲奉养之，不许。收腴田十亩，命仆耕之。子妇有所进，致谢如邻人。诸从侄孙闲往省问，为酒食以劳之。年八十一，邻令孙公斌，高其节义，遣吏，致匾题曰：“松姿益颖。”是年有僧募石桥，费踰千金。闻孺人曾以百金，塑真武像于青云观，必属喜捨，因是扣门。孺人白金数十两以授僧。又数年，健饭如故，仍事织紵，寒灯荧荧，内夜不寝，暑日蒸蒸，傍午不辍。儿辈劝之止，孺人曰：“我自乐此，不为劳也。”年八十有八寿终。

新宇公传

新宇公名大辉，前弇公季子也。性刚直、嫉恶如仇，尝语二子曰：“丈夫生世，不能以事权剖断民间曲直，即当以公心，维持世上是非，使一为利，尝一为势，转及以情谊附和，如此之人，在乡族何补正直，气节毫不我属，岂不可惜，汝父虽劣，从不出此计。”公生平奇讼，大难叠见，志不少屈，以姑人多惮，公其于父兄情礼交至；至于族众人，无亲疏扶其颠，而济其乏，其中之有玷一本者，又必锄而去之，新旧姻眷，往来必数，从未尝挟势以相轻驭下。有道宽猛，并济笃好，惟儒术释道，少亲与人交，慎礼度、敦忠信，意气迥迈，凡流其一时，远近缙绅。若祁之刘公子参，衡之王公子石，王公而农邹公近也。包公乃蔚，李公一超，诸先生咸折节为友。其齿之少于公者，且相戒曰：“某翁长者，吾侪宜以父执礼之。”其见重于名人如此，且善治生，能饬材化居坐致富，厚重聘以纳妇，厚奩以遣女，教子及孙不惜多金，以成其材。平居好阅史，与客坐谈言，必及之又精于星家言。始择婿刘语，李孺人曰：“吾以此子之年月日时推之，亦有福人

也。”今其外孙，凡五皆游洋，外曾孙且食廩邑人士，咸以科甲期之。而其次子之幼也，公曰：“此儿星命殊人，他日必能亢宗。”后入祁痒为贡士。岁壬午八月六日，次儿之妇将产，公曰：“若男则愿举于次日之寅时。”时李孺人深讶其言之谬，公曰：“吾捡诸时，惟寅最吉，否则庸姿不足以承门户也。”及生符公言，意甚愜，尤长于形，家之龙穴。年五十有八，避乱于祁卧病，旬日垂卒时，顾谓长孙曰：“汝与叔，自能撑持门户，身后事可无虑也，所忧者兵燹载道，遗骨莫保，吾夙视先茔吉地，虽多皆不可入，惟长沙江口一处，犹可得隙而进棺，宜以吾柩，附前人之侧，他日大母云亡，亦当附于此。”汝其识之，不移时而卒。

新宇公德配李孺人传

新宇公配李孺人，本乡城福孝廉李辅公侄孙女也。幼娴姆训，幽闲宁静，有名媛风。父母爱之踰于子，欲为觅快婿，及得公喜曰：“此儿姿格超凡，是坦腹东壮者也。”比笄归公，值姑性严，孺人深谙姑性，小心奉侍，有所命唯而不诺。凌晨而兴，丙夜而寐，勤劳终无怨，甚宜于姑且善事。公平居能以柔顺化其峻，历其于女红，虽极寒酷暑不辍，妇行中交重之。迨婚嫁方严，以一身任劳于内姑公之，优于纳妇遣女者，孺人之功居多也。长郎乐义，年三十四卒，孺人哭之几丧，明抚孤孙及嫠妇，甚善次子英好。客座上多名贵，孺人支持饮食，供奉各中度。当新屋之建，土木之工大兴，孺人宁澹于自奉，泊于食子而丰，其饮食以宜人，以故工匠德之，不二年而落成。事公十余年，凡公所为，有利于己者，惧其不行必劝之；速其凶于家害于身者，又惧其任性，从事遗患于后，力阻之使不得行；间有不听其阻者，则涕泣以道之，言厉而心益苦厥。后世值鼎革，兵燹载道，孺人旦夕忧之。岁在己卯六月初四以病终，先公歿，盖十载有奇也。

见溪公传

见溪公名仁意，同菴公三子也。为人倜傥，洒落无俗态，与人无二心，所接亲疏，内外总无所忤。人有难排之、有纷解之，虽多费干旋，不以为苦。一生行多，长为厚心，无嫉妒，故人重之。性嗜酒，饮无算爵，不及乱其治家费支，必预为谋，不临期失措，故平居无愁楚状。岁在甲戌，公卧病强起，理发、束巾、整衣冠，而步入堂，命二子跪，进酒而卒。

以上除府誌传文外其余传文系十七代孙珪撰

玉庭公传

玉庭公讳大宦，乐仁公孙莹二公四子也。生平持大义，淡于经营，读书不急声，名以明理达事为务，故诸居乡人皆钦其言行。悉有物恒，兄弟四人，公居季，幼受从兄仁清夫妇乳养。清无嗣，公感之切，常语家人曰：“背德不祥，弃恩者不行，吾与清夫妇，分则兄弟叔嫂，而情实犹父母，吾安忍一日忘之。”是以生事、葬祭，视同所生。临卒时犹命子若孙辈世世，为清夫妇祭扫。公之后德已见一班，且谓我祖父以来，世事耕读，尚忠厚愿，后人守之，勿替得谢。孺人内助家颇裕，岁遣子就傅亲为之甄陶。故所生佑章、仲昌二公，不愧名门子弟。父老常以之诏注，而不敢以不纪。

曾孙智沔谨述

楚轩公传

珪撰

楚轩公讳仁中，冬川公子也。少业儒雅好文墨，迨举子女，益刻励生，值家渐裕，建大夏，以庇其后。又为书斋数椽，岁延熟师教孙，而自执彤家书一卷，日坐卧其中，以视课客，至煮茶进食，相对竟日，言不及于非礼伤。家乘之残缺，曾有心订正，苦于无力而中止。族有争剖，断无少徇，人服其公平。居训子及孙，皆格言所与皆正。人年八十二，康步健饭，又一年而卒。

予敏公传

侄珪撰

予敏公讳见义，太和公子也。幼以疾微，涉重听故，于昆季中废书，独早秉性类，父持大节而略细行外，虽严厉中实恒易。平生所行，皆正大事。父惟谨间作，婴儿能以娱之。尤善处继母，深得刘孺人欢；其于妻孥，言笑不苟，其配张孺人也惮之；待从弟若同胞，视从侄若己出；事季父季母，谐同怙恃馭藏。获恩胜于义，金喜效事，更善接物，尊卑长幼，各适其心意。慷慨人有贷于己，应之无少缓，远近贫民多于。公是赖年四十五而终。

予敏公初配张孺人传

侄珪撰

予敏公初配张孺人，秉性柔顺，制行舒缓，既不忤于人，亦鲜有败事。事继姑，恂恂执妇道；又善事公饮食衣履，缓急先后各中程度；仆婢沐其宽怒，心悦诚服，乐于听命；邻妇过其庐，必为酒食以款之，甚或有所赠；内外行辈，以其和煦，群相爱戴；迎妇遣女费虽侈，以纺织资其什三多裨于。公岁丁丑公病、且剧，时有江石善筮者，馆于家代为执策，以占得卦之，泣谓次子约曰：“昔者吾父病筮之得卦，如今后父愈，而母病且死，今汝为父筮亦得此意者，汝母其有忧乎。”时孺人正康健，越二日果卒，时公在剧病中闻变，起步号哭，疾遂以痊。

灵环公传

男珩谨识

灵环公讳遇义，又名喻义号大岭，维极公长子，好读书，通诸经子史，先兄弟获芹藻之荣。一日会诸生，伦难于弥溪周先生之堂。公独服布衣，温恭有蕴藉，及阐发经义，曲尽厥旨，周先生笑指之曰：“此真学生也。”继而时异，势殊户役繁苦，未必不为家隳志，然性孝友教子以义方，又能睦族恤邻。正己率物，巍然有长者风，老而弥康，犹有好学之志。虽大名未就，令德以彰，一夜梦有神指之，曰：“下老宅东向君，当北向如是者，三觉而视之。”果当其可自兴土木、葺门户，子若孙，爰居爰处簧序相承，家声不坠，殆亦天所启佑，使之昌其后欤！

附行状

康熙丙辰正月己亥，望沐藩台，荐拔入曹邵邑。绅衿相识者，各以书别，独故人罗子珂珩求谒焉。但见颜色戚惨，形容憔悴，忙而问之，乃知尊翁灵环罗老先生，于先年腊月二十日辞世矣。歹子出行，实乞余片言为来世。重予契交三年，义不敢辞，公生平行实，不可殫述其大者有三：曰孝弟，慈幼读书，即省事如成人，及长游泮，非公事不复庭参；曰诵经史，督家众课，园亩用给俯仰而已，时大父母俱寿康，凡馈祀宾客之费，咸取给焉，得两尊人欢心；或以他故怒则呈呈，然跪而劝怒释方起，及两遭大故。殡祭之礼，咸尽其诚，且病笃时，尚以未葬，大母为憾泪，示诸子昆弟，以己之佳域葬之，吾目瞑矣！君子曰：“可以观其孝矣。”好礼坐作，进止之间必中节，终其身无忿言。待伯叔弟昆怡怡，无少忤即或加以不情之事，漠然不以介怀，君子曰：“可以观其弟矣。”性醇良遇子弟及僮仆，谆谆诲谕，不能者怒之有拂逆者，叱之不得已而鞭答之，亦不忍过。有子七人，岁延名师教之，不吝重币入黉宫者，有四诸孙之在士林者，十余人于公教，亦不负焉。又藉神祐新堂构以庇其后，君子曰：“可以观其慈矣。”夫孝弟慈，所以修身立教也。公虽一矜终而修齐之道备，所谓不出家而教成者，此也又何时命之，足忧哉！卒之日，无一言及他事。惟属诸子曰：“愿汝兄弟各守祖训，毋坠家声。”言必而逝呜呼！如公者可善人劝矣，因摭其实以俟君子诔而铭焉。

文林郎知邵阳县事练户曹主事惠愷撰

灵环公元配公田孺人传

男珩谨识

先妣本公田见恩公长女，灵环公发配也。素娴内性静婉，笄而于归，四德咸备，操共自奉，堂上甘旨，曲意祇承。生平持身以俭，即有笑其朴者，亦不之恤，又勤于内治。虽以祭祀之重，生育之众，姻党之繁，总不貽我公内顾之忧，而公得

以专志书史者，母之力也。且教子肄业，卒能成名，珩幼闻羽石兄云：“珩初发蒙时好逸。”母责之曰：“弓冶之子，学为箕裘，如祖父何人顾可，甘自暴弃，上负先人之德哉。”一步一鞭往送之馆，帙教之严类如此。不幸三十有八而终，惜哉！

灵环公继室袁孺人

男珩谨识

袁孺人衡阳卫指挥之后裔，灵环公继室也。始归时门庭之食指，甚众子女之婚嫁方严，孺人区画于内，井井如也。迨诸凡就绪，佐先君理家政，俭继以勤，不滥取而丝粟不匮。事公姑恂恂执子妇礼，公姑恒钟爱之。且鸬仁遍洽抚异母，子如己出，诸子皆爱而敬之，亦我先慈君明，有以成其德执。谓家庭之变，多起于后母哉。生子二，孺人先公十年而逝。

崇德公传

侄珪撰

崇德公讳徙义，维极公三子也。性直而易激，与人言稍不惬意，辄怒形于色也，不旋踵而解。幼聪颖，好读书，不待父师督责，咕晔不辍，经史寓目，读一再过，随为背诵，无少遗误，及为府庠弟子员。益攻苦，嗜学寒暑，靡闲邻邑，徐公甚器许之，曰：“是子固文坛家健将，他日必树帜。”棘闱为吾门光，竟蹇于数数摧拆，然为文有法度于名家，制非深挚，奇古清逸，老鍊者不入选。年五十犹尽日，书斋手释卷，岁延徐公训其三子，又尝自为举子，艺以示儿，闲取艺与儿较记诵，每岁师席解，必亲督其子，肄业于别室，丰其衣食。虽祁寒炎暑不使辍，诸侄至其前，谆谆诏诫，惟以读书为先，与兄弟言必曰：“教子间与昆季，递为酒食，集子侄于一堂，较之优劣。”子弟沐其激励，多所裨益。岁巳丑，流寇蹂躏火公居，公建新室于贺冲轮奂，称美居十余年，复命匠纠工，营新室于旧宅，偕妻孥以居，计公建置，可庇子孙者。凡三区事，父兄素孝友馭下，虽严而

亦不苛刻，不喜器竞，鲜入城市，与人言不喜旭叨，远近士人交重之。

崇德公刘孺人传

侄珪撰

崇德公配刘孺人，衡之长乐巨族刘公定贡长女也。刘公性刚直，多严厉态。孺人之性颇类之，虽处闺闱中，饶有丈夫气，动有规而静有矩，以故名闻异郡。维极公远为求匹，以室其子比归举奩，而来者凡三百人，时孺人年才十四，于归于强笄之时，舅姑虑其为齿，无几身出富室，梁肉文绮之习，耽逸玩日之情，未易改也。乃孺人一娴庭训，无幼稚状，勤纺织，忘寒暑；择其侍婢之能者，与共事，余以事炊爨；至其事舅姑，无少失礼遇；诸侄情同己出，处行辈视其亲疏，贤愚为厚薄；事夫正而不阿，恭而有礼。迨公析产另居，款宾朋盛饌盈食宴，虽仓卒，不为累，岁必劝公诣书斋、事儒业，曰：“农家事，虽闺中人所闻，然诸与仆壮盛，吾自能诏示之，不使人有余闲，地芜草也。”及公事营建，凡工匠僮仆莫不踊从事。皆由孺人丰其饮食，厚其稿赏，得其心而致其力也。举六子一女，婚嫁不惜财，而嫁为尤甚，先后所赠者达二百金。己丑岁旧宅火寓于庄，其子璜塘次第殇，越数年而丧女，又数年而复丧季子时，孺人泣痛几死久亦解。及三子告殂，孺人以齿高而子贤，哭不成声，泪不辨行，呕血不已，遂以此致疾，越三年乃终。

养浩公传

侄珪撰

养浩公名从义，维极公季子也。身长而癯美髭髯，腰劲步缓，言爽而行端，无嬉时无戏晷，人无亲疏相接，必慎不贬，已不傲人，不狗势、不阿私，有古君子风。性好澹泊，且不喜饮尝，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至亲旧过门，必为盛饌以延之。凡良朋会，讲庭无虚席，与人交意气慷慨，善全人缓急，一为义激奉贖随手辄尽，亦欣欣自得。事父兄孝敬，虽秉性直率，仍有温

润之色；遇诸侄优者始与语处，妻孥严而有法；御仆婢外似严急中实宽缓。自少好读书，及列黉序有大志，既以时与己乖，亦遂忘情功名。虽于八股业无少废，然不喜时，调独出机裁岁购名书。自为丹铅，午夜忘倦，视其书架，卷将盈千又善治。生年二十余与母彭孺人居。鼎革之后，搆董僮仆治农事，安俗乐业，家日益富。举三子一女，庭训凛凛尝相谓，曰：“愿我子孙不徇名、不计利，以读书世其业，余虽死犹生也。”年五十七而卒。

附府志传文

湘皋邓显鹤撰

罗从义字养浩，邵阳人，祖时仰父维极，世以隐耀重于中乡。从义頎秀美髭髯，慧绝伦。明季为县学生，以世乱深，自韬晦购书数千卷，闭户默诵，悠然自得。与同县车，以遵祁阳刘维赞及衡阳二王交好。维赞字子荣，二王即介之夫之兄弟，世所称石崖、而农两先生。与以遵维赞，同以文章节义显于时者也。夫之奉其母避乱中乡，流离之中适有宜居，从义周全之力也。性严重端居，言笑不苟，而事孀母彭，不改婴孺之色。侧身兵火曲尽，孝养母年九十卒，悲感行路。从义内行其笃，兼善治生，内友诸昆旁及群从、逃宗三党俱无异，视又能以其暇，治田园、扩庭宇，嘉木清流，自怡其性。故虽处乱世，而顾瞻俯仰，宽然有余。入国朝年五十七卒。夫之为志其墓，见船山遗集，子瑄自有传。

养浩公德配宁孺人传

侄珪撰

养浩公配宁氏孺人，宦族裔也。敬慎蔼恻于人，无失礼事，内处所尊，下气怡声，不激不亢，又能曲顺，公性有忿必解，有行必告，有予必请。公治家崇俭，孺人深中其隐，饮食衣履概从薄，尤勤女红，寒暑无倦。与妇女会众或喧哗，孺人第手执丝麻默坐，总不以一语缀其中。举三子一女，家即富不令奢，虽鞠育爱深，未尝纵其性，待婢至前，呵声以命之所役。虽愆期未尝，痛加抵责。公建大

夏，工匠之食，丰墙中节；亲旧过其门，必盛为之饌，虽经旬不厌；其训子凌晨，今赴席夜则使然膏，继日常戒之，曰：“尔祖父读书，积行汝曹宜效之，必咿唔声与纺织声相闲乃悦。”年五十一卒。

予善公传

侄珪撰

予善公名乐义，新宇公长子也。聪敏性生好读书，能为八股艺，尤长于尺牍。伯兄辈有事通问，必以简属公，公亦乐为操笔，年十九以业儒无成，遂废书佐父造家，多所裨益。事双亲以孝闻，且友于弟举子，皆为聘贤女以室之。生平端重，言笑不苟，辞受取与多愜人意。年甫三十，峨冠阔服，正色厉声，有老人风。庚辰岁，举长孙，不胜喜，踰年而公卒，年三十有四。

予善公德配白鹿孺人传

予善公德配白鹿化字公女也。当公之少，先大父欲为之择室，若不中意。一日张盛筵，招诸亲朋饮出，公见宾时，化字覩公在座。公状貌魁奇，举止端详，言词爽利，甚属意公，谓先大父曰：“贤郎品姿俊雅，吾有长女颇娴姆训，尝欲得快婿以字之，倘不弃寒微，愿归名门，为帚箕妇。”先大父曰：“齐大非吾耦也。”众曰：“佳儿淑女，杯酒定盟，不亦善乎！”遂举觞相贺。比笄归公，敬公如宾，平居躬自纺织，寒暑不辍。诸妇及婢一体，从事皆不令休。又善治家礼，嫠居十一年，廷师训子，储才待用，及诸子成立门户，无憂数年而卒。

得我公府志传文

湘皋邓显鹤撰

罗英字若庸，一字得我，邵阳人，岁贡生，与衡阳王介夫之兄弟，为莫逆交。以经学行义相切劘，邵人所称贞士逸民，识与不识皆尊之，曰“得我先生者也。”胜国末瞿阁，部式耜知其才与志可图事，礼致之英，上观乾象，俯察人事，知时不可为，坚辞不就。乙未以后，天下略定，薙发令下，英避人万山中。当事其知

贤，亦听其逃，不加迫责，夫之子敌志。其墓所云，肤发等泰山之，重冠裳、从朔初之风者，正指此也。性笃孝，母病膏求医数百里外，哀号勤恳，行路感动。吴逆踞衡，兵燹彻野，郡人士多韬光敛迹于祁邵西偏，英以诗酒往还。当金戈铁马之世，不废琴咏之趣，寿八十三以明经终，可谓逸民中之全归者也。敌字虎止有輓，罗得我诗三首云：‘披发而令下大荒，九天七尺自昂藏；乾坤不贖都人士，倪缺谁偏应帝王。子渊早丧庭香寂，小阮先亡竹影寒；八十三年刚骨立，雪霜殊觉有心难。脉脉清明细雨天，莺啼遵客剧凄然；伯鸾寄殡皋生庠，冷釜谁炊奠九泉。’

先妣白鹿孺人传

男珪谨述

先妣白鹿孺人，嫁大人得我公初配也。外祖云轩公，号巨富，家万金，举女有四。先妣居其季，齿甫八龄用字，家大人随备后奩以归，深得先大母心爱，踰已出日娴，以妇道令其为贤淑。先妣奉姑训，无小违而端庄，敬慎视成人过之。先大母益喜，既笄知其可任家政，遂以家析为二，令各爨，盖欲观其能也。是时食指甚繁，孺人早起宴眠，勉为支持饮食，鲜缺平居，与仆婢共甘苦，力作时怜其辛勤，宁厚于食，彼而薄于自奉以故。男耕妇织，乐于效命。家大人好交游，堂上无虚席，先妣中馈修严，丰而不嗇，雅而不俗，能声贤明，啧啧于宾朋之口。日用所需，必预为备，事女红不令此身舜息。旷性好施邻妇，经其门必有以授之。亲旧馈问，虽数而当于礼待人，虽视其尊卑贵贱，亲疏贤愚为隆杀，而要无傲容，无惰志事。家大人二十有三年，琴瑟和好，相助成家，田园丁口，视昔倍之。处甥侄辈恩有加，而情无已，又复多所规正不令即非。举四子，惟珪存，忆珪之少，惧旷程课，每日必早起送赴馆间。留恋不既行，未加鞭束第，以果品饵使去。是不徙深鞠育之，爱而尤笃，造就之恩，真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矣！何短于数，

而竟不以寿终也耶。

仲昌公传

罗公太先生讳徽义，字仲昌。亲翁述先、心德二君父也。自丁巳冬，心翁以国器下配余舍侄女。岁庚申，心翁倡修谱牒，欲志太先生之懿行，以示来许。而属余搦管，余忝葭莩。因询太先生之素履，心翁详曰。余曰：“先君气体清秀，传忠厚之遗，居心无城府，亲长问绝无闲言。”兄佑章公以明敏才经，纪乡族事，先君专意儒业，娴经义兼博予史，与时乖逐退处，不以得丧，关心远近，慕其学行争师之，其教人勉以孝友，而文艺次之。杰幼侍讲席，见其说经，凡遇孝义外，倍加功德，此盖以体之身者，而谆谆于人也。居家严于义方，训子侄守耕读两业，名循规矩，无敢纵逸。创门庭、扩田园，为我后人计者备至。易箴时，嘱杰兄弟曰：“二子要存好心，行好事。”兄弟怡怡，务光前修，言毕而逝，寿六十有二。余味心翁所述，太先生之懿行嘉德，灿然具备，何庸布鼓赘一词焉。爰直书所述而为之，赞曰：“金精玉粹，古道自命，学该而博，行端而正，纵未显达，科第道范，遐扬名、本厚德，以是载宜，尔后嗣峥嵘。”

姻晚庠生扈见龙甫及氏拜撰

先妣李孺人传

男子作 杰礼谨识

先妣李孺人，府君仲昌公配李公望字女也。性纯良，品端重，事翁姑曲尽妇道，相先君以勤俭，顺而无违。纺织无闲寒暑，为子妇倡自甘淡泊。而奉祀燕宾，必丰洁，生不孝长作、次杰。杰孩提时，值先君堂构，先妣操内政，已勤于工匠食资。而提负鞠育者，无虚时仰，尤有能人所难能者。杰之子淦甫三岁，而杰妇身故，先妣代为顾复，勤劬百端，如是者七年，赖以成立，稍长日督就。外传无姑息噫，既劬劳乎，杰复劬劳乎，杰之子欲报之德，真昊天罔极矣！年七十一以

寿终。今含泪纪之，不能尽云。

春完公传

族侄珪撰

吾族有讳让义，字春完，夙重予，予亦喜其人能自树立，时与往还一日遇余曰：“予之辑谱，内外有传，先人功德，表扬殆尽，先人固赖有子矣！若夫生而存者，予将若之何？”余曰：“闻之生人不传，以男子盖棺而后事定也。”我族人其品行，可传后世者，殆亦不少第执。生人无传之说，则欲操笔而有所不敢，唯附其寿文、寿诗于简以俟。他日无者，听之春伯，于是起揖予曰：“让辱垂青有年，让之生平唯予知之。”最深往者，年跻六秩，亲朋中，亦有以寿文赋我者，弟第多誉祠，不使灾梨子，盍为我搦管，将一生巛末托之片楮，使后人得予之辛勤也。因曰：“让幼失怙恃，稍长始知树立市，祖父未有之产，还伯叔已去之庐，定婚、买仆事惟裁于一，已抚子娶媳，力不假于他人更苦。前人寄粮于骨戚之户，久受甲长苛求，让早夜思维，欲移户归宗，集二三昆弟及诸侄，细与商榷。然后假族之能者为我出力。既获移户，因出银八两，又割腴田四亩，分入祠奉祀，于是上下房始合为一。缅昔年，刘继之罗成，今得与太守嗣裔一体充差矣。他如亲云观，本上下两房，公业缘先人，以军籍移金，尽属上房。让独怆心，勉凑白银八两，起乘镛公一分，近于永兴、金华、松罗三处建造，不惟自为修助，抑且劝谕合房，或入金、或助树、或济粟，随力补其不逮。至若修谱所费甚奢，让则以身先人，而出倍于人，让之生平亦良苦矣。”今虽无出得叨天庇，享寿六十有六，抚子二、有孙四，皆已卜婚，祖宗有知，应亦不以让之剪劣而过督也。言讫珪，因楷书其词授之梓。

吾宇公传

族弟珪撰

吾宇公名重礼，继亭公长子也。为人刚直，非其人不与交于族人，虽无所侮，

然改容而礼者。前菴君而下数人，而已亲戚故旧，有纷则解，有难则排。未当少当于利，以失其平，是故忿无大小，一经公释，帖然心服。勤俭造家，岁有厚入，田园增旧，既不苦箕裘之坠，更复有亚承之名。举三子，庭训凛凛不今耽逸，即非又纠工庀材，建大夏以庇后。令子若孙，既具道其作室之艰，起家之苦，以誌其德。余安能不挥毫而为之传。

羽仪公传

再从弟珪撰

公讳经礼，字羽仪，官司督，寿官公长孙也。状貌魁梧，有武弁态，意气刚烈，智机殊人。人无贵贱，少以无礼施之。辄攘臂与校，尤喜任侠，乡邻族属，见凌于人，必竭力以抚。且貌视物力，一挥千金，无愁眉状。岁在兵燹四起时，湖南诸郡，尚属明之陪院，何公矢志报国，尝欲得勇夫义士为之助。闻公名驰书徵之，公往应授游击，继又受知于大镇刘公，进位参将，嗣复见赏于郑公天予，随迁督司，于是大建幕府，募少壮习骑射，盛旗帜，增兵革出，与共事途，为流寇所遏，遂引还欲复往，亲党止曰：“天命已去至此谅，无能为志逐寝。”年四十二而终。

附府志传文

湘皋邓显鹤撰

罗经礼字羽仪，邵阳人，状貌魁梧，有臂力，喜侠任，人无少长、贵贱，稍有非礼施之者，辄攘臂忿争，不胜已乡里咸惮之。明季之乱，里豪市魁多，以意生死，人有窃一瓜，郎磔以殉者，经礼所至，暴杰为之敛，无敢肆。何阁部开阍，湖南欲招致奇才剑客之，属而无应者，或以经礼名告驰书招之，一见大喜，署前锋，以功授游击，隶刘承允麾下进参将，寻迁督都。同知大建幕府，募精壮，为恢复刘承允，以武冈降腾蛟，殉节湘潭，经礼抚膺叹曰：“天下事不可为也！”乃散遣部曲，以悲慎卒于家时，年四十有二也。

去非公传

再从弟珪撰

去非公名约礼，予敏公次子也。为人洒落、坦率，处心无伪制，不羁轻财任侠，虽浪费千金，不为惜。生平于热人，无夙怨，喜宾客，虽习见之人过其庐，必留饮。尤好交游，凡可与联声气者，皆引为同心，意气慷慨，情义款洽。族有义举招共事，必与偕遇妻孥，暨臧护恩胜于义。事季父季母，情礼罔愆处，从昆季谊无不周，与人接油油然不与校。其卒年五十有六。

去非公德配刘孺人传

珪撰

去非公配刘孺人，本乡宦裔也。性坦易，行端庄事，内外所尊。咸有礼遇，行辈、子侄恩义交称。尤善驭下，其事公深得体，虽公性不羁，终无所忤。及主家政，勤于女红，俭于费支，惜短于数，不以寿终。

天经公传

天经公名纶礼，予敏公三子也。性和平言，简而行质，于人无苟求，毋心媚态，其外已无深计诡谋，人无亲疏相接之，际藹然可，即不挟长，不恃势，不假无，不设有，有古浑沕风。家本丰厚，能轻财重义，后虽次弟告索，而意不戚。与人交，终身靡二，性嗜酒，闲过亲旧门，虽芹蔬薄味，未尝不懽饮。客至其家，即鱼一孟酒一，注情意款，款无樊畛也。

赐公先生暨德配肖孺人合传

雍正壬子，予以弋护登贤书。明年春邵东钦若，罗年兄温旧好而致庆；又明年冬，予踵庭拜嘉钦若，以大父赐公先生及祖姑肖孺人，状以合传请余。按罗翁赐公先生讳坦，文学灵环太先生之长子，其配肖孺人，即潮之曾叔祖、国泰之女也。承太先生田园之广，粮三千余担，货财丰矣。值赋役繁重，岁奔城市，纳公赋，清私派，豪右莫能欺，毅然撑持门户，其才有可概见。乃有余财，以周人之

急，济人之困；有余才，则以排人之难，解人之忿。睦姻之道，尽于已故宗族之爱，乡人好之，终身享和平之福焉。性孝友，事亲养志，历久无所倦，同胞凡凡友爱，一因太先生年迈，昆季皆成立，授受契卷间书，先生名悉归于公而均分之，终其身未常以财产伤同气之和，盖劳则独任其责，而逸则均享其成也。其时振兴文学，明经屈大骏及衡孝廉石岩王先生之门，多太先生子弟，指授深故，其成器也速。兄弟子侄之成名者十余人，其余亦皆以文行推于儒林。迄今老不失教，幼不废学，诗书之遗泽远矣。尝佐太先生营建轮奐，著美为后人庇。因年已周甲，未见孙术者，言君宅主长房见孙迟，乃迁创于长风岭之南。六旬有四，而孙昊生四岁，而先生仙游临终，惟以见孙之生，而不见其成为憾，其属望于后嗣也，深矣至祖故。肖孺人赋质端庄，秉性纯懿，敬戒以相夫子，勤俭以佐家政，事舅姑如人子之，事父母、处妯娌如同胞之友，昆弟子侄均施以恩义，姻亲时遗其馈饷，所以纲维乎，人道之大者，莫不可法而可传矣！盖惟先生，与祖姑德相配，而福相并，是以生享齐眉之乐，没遂同穴之愿，岂非天作之合哉！

浯西眷晚肖宜潮撰

佩公先生传

侄焯识

世父佩公讳璘王父，灵环公次子也。性舒缓，胸无城府，人或以非礼相干，始若激怒不能容及过，则辄忘以是，少取怨于人。素沉默寡言，不乐驰鹜外事，惟居静室，博群书于岐黄青鸟家。虽专业者，不敢肆其谈说，时合方制酒颐养，天和以故，年七十余，颜若童稚，健若壮夫。闻有灵秀之山，虽穷日游览，不自恤也。兄弟敦友爱，虽各爨，遇鲜蔬时果，无不共饷。又轮设茗酱聚群子侄，谆谆以孝第忠信，礼义廉耻是训，亦足贴吾伯之家政，已无何赋役繁重，居室迁移，中年虽护芹藻之荣，而两读慈帷之礼，遭蒺藜之闲，且枕严堂之块。末年既鰥居

而兴悲，又表明而增痛，安宁究不足敌其忧劳也。寿七十有七以疾卒。

佩公先生元配白鹿孺人传

叔珩识

仲兄佩公元配孺人白鹿时可公次女也。年十二归仲兄，不二载而母亡，痛归宁无依，事舅姑愈加孝敬，处妯娌以和，待奴仆以恩迨。壬寅析产徙居贺冲，兄出馆舍习举业，而孺人操持，克慎勤纺织，广蓄储，束修游泮之费，多所资助。不幸三十七而终。

羽石公传

弟珪撰

羽石公讳理先，字冕公，先君灵环公三子也。少聪颖，受业于岳叔明经屈大骏期，以远大十五列，黉宫十六举一子焯时人，庆其早岁，双喜福不多有也。继而习举业于祁，文斗徐先生之门后，复从孝廉石岸王先生游，皆曰：“不凡子。”时戎府朱公，由进士出身，爱士怜才，兄以季考名护知。居家孝友，于乡邻不避嫌怨，而胸无畛域，人鲜不目为盛德。壬戌择期季冬，念九将葬彭太君于火炎冲。兄共事时，尚无恙未几病笃，犹曰：“予在疾中，祖母葬期，伊尔可速预备，无贻仓猝之悔，时盖十六日也。”兄即于十八日告终，逐附彭太君合葬焉，噫！岂以兄素孝友善，事祖母而祖母故迟，其葬以待之耶！亦何幸得附于其右耶。

楚石公传

文学罗公楚石先生讳珂，文学灵环翁太先生四子也。生崇祯季，年幼值沧桑大变，避兵三湘及浯水间，崎岖十余载，迨社席甫登，而严亲已老。凡其供子职理家政，以慰亲心者，曲尽其致，尤难能者，事事如存，逢诞忍及时奠潜焉。为孺子泣，虽垂暮犹痛，黄外失恃音客冈识，及继慈避兵卵翼。三弟并已身于四旬，冰雪之中而弗替也，诗曰：“永言孝思，先生有焉。”上有三兄，而钱谷掌于伯；下有二弟，而董役建造，不少诿其任者，欲弟及时肄业也。培护五桂髫年，

即令出就，外传闻名宿及荐绅。先生宏通博雅者，不吝重币使往学焉，以故长君藏密。季君德配皆称博学为士林，重又尝畜失恃之，乳侄恩勤踰于所生，抚复疾之，犹子周旋，不避其秽，此皆亲亲之道也。至若睦姻，任恤指困以成邻人之昏，解囊以箍赵氏之枕，其好善乐施，概可知矣。年跻强壮，始得志而掇祁芹，一生浑厚敦行古道。寿九旬，足称存顺而没宁焉。予生虽晚，濡染其懿行，敬捧撮土，以附泰岱聊以志，高山景行之慕云之。

眷晚岁贡生刘功成撰

先妣敬孺人传

男智烛述

先妣敬孺人，先君楚石公之配，不孝烛等之母也。年十七归先君，与妯娌循分相安，无计较猜嫌，相得若骨肉，抚孤幼侄如己出。事王父七年有奇，王父始疑其弱，久之遂不禁喜曰：“何意其能，总吾家政，竟若是耶。”对先父如宾，迨先父春秋高病目二十余年，煮药调食，必躬亲不以诿之子妇，而先父德以优游，卒岁者非孺人逆探其意，而顺承焉不能。育兄弟五人，爱无姑息，烛授读于里党及郡城，每以无负人子弟，是招其义方，概可见矣。他如宾祭、婚嫁及烛兄弟负笈，修脯应试，资斧无限之费，而孺人支盈、补虚，相佐理于不匮，真厚载而莫知其载之厚矣。寿七十有四，后先父二年而卒。

行玉公传

眷教弟恩贡生蒙之鸿撰

罗君讳珩、字非、行玉为其号。少负大志，每不忘先世显贵，冀家声之复振，越境从师游石岩王公贞献先生之门。于理确有所见，羽举子业夙。夜匪懈，方自拟乘风破浪之，可期乃时值乱离役烦赋，重力于门户支持，且萱已萎矣，弦已断矣，雁翼亦折矣。侍衰老之，严君抚弱稚之孤侄。壮志已隳，竟作祁邑诸生，以终寸衷不无遗憾，然能敦孝友、重名义、修先业、急公务、厚族谊、惠姻党、喜施与周贫乏种种，有足为士人推重者。其家乘历二百四十年，未及修，纠族重新

之。犹子与试永郡，尊首拔邑人，以异籍起而攻之，君独当其锋，谕以祖籍所由系，众皆语塞。侄护安然游泮时，有鬻身豪门者，捐粟以赎，听其他往佃人之负租者，怜其贫不责以偿，临行犹给以粟。暑月则烹茶以便行旅。岁歉则施粥，以济饥人。解乡邻之纷，争倡宗族，以公议青云观之修建，志在先业，戚党中之惠施情笃，姻亲可不谓，由孝第以推恩而行仁，有本能遵先贤之遗训者，与论曰：“行玉君之生平，务大纲而不竞，遂于名利可谓，能以道义自励者矣。”以道义自励，即以道义训其子孙，今后嗣恂恂咸知自好者，君之遗泽方长也，有矣夫！

宾君肖孺人传

夫珩撰

宾君肖氏祁故，继儒公之季女，珩元配也。予年二十始婚，宾君少予三岁，敬慎自持，与予言必择而后发，恐予性刚蹈所讳。事继姑维谨，始终无闲言，故深得其欢心。逮先君析产赋重役，凡至不支予。又偕诸兄弟，受春秋于衡孝廉王石岩先生，而宾君躬勤纺织，力自撑持，犹能植产业，炽几年未四周，宾君年二十三，竟以疾终。

行玉公继配刘孺人传

孙信典述

刘孺人为王父行玉公之继室，衡邑开先公之次女也。甫归时，前后两曾祖母皆先逝，与四、六祖母同爨，终无闲言。丙辰析箸，孺人掌内政操作益慎，王父扩庭宇，家室甫奠，公私交迫，孺人供给于丙，不恤劳瘁常痛，外曾祖母孀居，迎养于家未半载而谢世，孺人悲裂五内，佐王父治棺衾，以礼葬焉。仍抚其幼孙至成立，始命归衡，盖不忍弛其亲也。至于课子妇极详勉，而终无疾言厉色。督诸父及先君，努力芸窗，不容一日宽。事王父敬顺无违，虑其性刚直，每从容劝谕，有怒必释。而王父因稍平易近人，人皆称其得内助之贤。乙酉王父失跌成疾

而没，孺人抱失夫之痛，疾之积自此始。迨癸巳季父没不数年，季父一子又歿，频罹丧亡之惨，其能堪乎！遂卒于己亥之二月。

紫萍公传

兄珩撰

紫萍公讳均，先君灵环公第六子也。幼聪异，读书能不为书苦，五经子史，随问可答无遗忘，性孝谨不恤勤苦。先君鰥居十年，凡寝与饮食，不少违左右时，必问所欲而敬进焉，有美举莫不乐襄。戊午春立会将为修谱计，弟即为慨捐倡。癸丑应府试，郡伯拔为首。甲寅吴逆作，而学使未临，乙卯值先君大故，遂赍志以终。宗族姻党莫不惜之。

儒升公传*

从弟珪撰

儒升公名瑀，育之公四子也。少聪颖，甫四龄而就学，受业于稚鹤徐先生之门。先生喜其记诵，捷甚命习麟经，又三年教为童子技，雅称意遂事八股。父喜甚，早晚脂其斋以视课。时兵燹之后，童子习业者无专赆。公读书于报恩山之静室，去家数百武间，归取茶酒以奉师，必执卷且行且读，若并忘其为童子者。年十三复受学于衡石岩王先生，是公年入泮，先生家世麟经。岁乙亥，公偕从兄珩与珪负笈其门，乃得闻秘蕴，时公年才十七，心黄榜而口丹阶未尝计，此生竟以弟子员终也，无何科甲之念。虽愨风云之会不际，虽岁时诵读，不无造家之意，迨析产另居，于是课仆事农，自为生财，以缮费余，以广田园聘儿妇。然居家稍暇，不废书，六经子史，多数涉猎其为文，用意深入，尤善诗赋，间作骚人，吟以见志。公生平深沉多智，遇事能为人解纷，无事累辞，而两造目乎。事二亲孝心纯挚，遇兄弟情谊款洽，其卒年三十有七。

越石公德配刘孺人传

从弟珪撰

越石公刘孺人，本右族石泉先生之侄孙女也。孺人初来归，正兵燹之余，屋

宇灰烬，家无立锥，伯叔妯娌济济盈庭，孺人以礼自下，众皆悦服。既而与姑同甘苦，共撑持建大夏以居。且勤纺织，助夫置产，教子成名，朝夕不倦。余兄尝劝止之，勿过劳也。孺人曰：“公姑甘旨之奉，子女婚嫁之需，所资尚多，是以遑宁处也。”乃以劳瘁成疾，数年而卒。

漪清公传

从弟珪撰

漪清公名珙，更名璞，崇德公三子也。身长而白，体硕而脂，始就学而不失程课，及受学于稚鹤徐先生之门。是时公已长，自知读书，与弟玠闭门攻苦，期置身青云，以显亲所为文，多佳制不失制，艺体裁先正法脉。先生厚期之日，为讲诵不辍，己酉岁以夙籍就试于永督，学拔之列名祁庠。既归以棘，闾伊迩益，留心举子业，三更灯、五更鸡，习以为常，浑自忘其身之有疾。复际大母丧，哀痛苦号，竟日不食，彻夜不寝，目是中症，已探医莫不能疗矣。公为人机深智远，言端行庄，非其人不与深交；遇诸弟友爱，尤孝于亲。垂卒时，顾谓家人曰：“我死勿束子发而冠，勿裹子足而履，我为人子，不能待亲之终以尽礼，敢不以是谢双亲耶。”闻者痛倒。

坦庐公传

坦庐罗公讳玠，字锡南，坦庐其别号。世居邵之铁塘，翰林巨海公之裔孙也。捐馆后士林，慕其刚方正直，谥曰：“肃懿先生见人有善，则悦服于心，即与之晋接，意态不加浓见不善，则怒形于色。”虽素所亲暱貌，言不少假，宗族乡党多畏，惮之有过，惟恐使闻而孝友，姻睦以身示教，因亦化其闾里。年二十，补祁邑文学艺苑有声，乃履境多艰。伯兄蚤世，适吴逆猖獗赋役繁，兴门户，独立支持，未几所恃，与所怙相继告终，尽礼竭诚，以当大事。又复天其两嗣，历斯悲恻，遂隳志科名，然于经书、子史，专精博览医卜、地理。并余力旁通义方训

子，无一不循循于规度，五子皆从予学游泮苑者，三人成均者，二孙支济济，自十五以上，相继来游，长者已补弟子员；幼者亦时芝就绪，俱翩翩有凌云志，此天之福，善方兴其可卜。与予先生初为谊友，继缔婚姻，彼此相爱，敬固尝心，折其行谊，非阿好也。赞曰：“具此方正之才，品倘能得志，上或尽忠格君，下或居政临民，皆可著荣称于不朽。”而惜穷于遇也，然一既垂节于家矣。能修身以教，家为足法者，非贤哲中人未易臻，此先生其贤矣哉。士林之仰慕，溢以肃懿可徵懿，好之攸同矣。

衡阳姻教弟恩贡生蒙之鸿撰

坦庐公德配彭孺人传

罗母彭孺人，坦庐罗公之淑配也。父彭翁大方敦善，行之处士，为乡党推重。孺人早岁宾于罗门，姑刘太君性严，委以妇事，怡颜顺命，其姑爱之，称贤妇焉。自析爨后，力持家政，以相君子得专勤书史，不致分心内顾。坦庐公闻望日益，交游日广，嘉宾宴会日集，而肴浆丰洁中馈，贤声远闻。生五子，丈夫、子皆克绍先，志振家声，诸妇沐春煦之恩，莫不戴德而奉命，恐后群孙竹立，惟事书香偕老，君子安享天年，和气翔治一门，洵人生之乐事。坦庐家规禁用巫社，晚年偶失足而疾，甚人疑为祟因谋密寿于矢足处，孺人特止之，谓他日病愈，闻知必怒，如不可讳，岂全归时，败乃度厥后疾，亦瘳子忝戚末。坦庐公因为道及，予深羨孺人之持，论甚正卓有定见，即此可与古之贤淑，并传矣！

衡阳姻教弟恩贡生蒙之鸿撰

天孙公传

从侄智禹谨识

伯父天孙公讳锦予，善三伯祖长子也。质魁梧，读书敏悟以远大，自期不幸失所怙，遂辍诵读，自是理家政，以一身独任其劳俾。诸弟侄肄业，而两弟因得游于泮苑。其奉母一若老莱，事叔不啻严，君待家族之子弟，不少假词色，莫不

义而惮之。早岁遭妻子丧亡，而变故多端，虽费千金不晒不少悔，遇事慷慨，智勇兼备。时吴逆猖獗，衡祁诸名先生避兵于祁之僻境，欣然与之共朝夕谈节义，身虽布衣，未尝一日忘君藩抚朱公，高其气谊，欲引之同升固辞，不就隐林泉终老。寿七十丧而有奇，正襟危坐而逝。

天孙公德配刘孺人传

从弟珪撰

天孙兄配刘孺人，衡之长乐巨族女也。祖继曰：“父达叔世巨富，孺人出其门，无骄矜态，无玩愒惰，及归兄年尚少，值姑性严急，孺人持以敬慎，事无大小必禀命而行。”仓皇终事，其事兄分，虽敌体心怀寅，畏兄性虽烈，而琴瑟和好，终身如一。兄好宾客，座右多名贵，孺人中馈修严，未尝少愆，程节遇行辈，油油然鲜所忤。爱诸侄如己出，馭下有道，宽严并济臧护，虽狡不能惑其聪明。兄善创家，自致丰盈，孺人旦夕女红以佐之。迨兄多难，费踰千金，孺人益刻励经营，饮食衣履，概从其薄。举五子，岁延明师教育之，平居端庄厚重，言笑不苟。卒四十有六。

天重公传

从弟珪撰

天重公名一钦，予善公次子也。幼英敏，年十五丧父，嫠母孤弟，惟公与兄锦是依，既而遭家多难，至强仕之期，始护以弧矢，列名黉宫。公性和爱平居，无厉声，与人接油油然，其事母有婴儿态；事季父季母无少失礼；处两弟暨兄终身不反唇。同爨十余年，无私蓄，举家内外，饮食衣履如一及析产。公善财，岁入甚厚，于兄弟常为分润，厥厚铎弟游泮，喜踰望外曰：“此可以报吾父母于九泉矣。”从弟受麟经于蒸水石岩王先生之门，公出白金以赠曰：“此纤悉物资，汝束修，倘不足再以告我。”平居勉之嗜学，口不停囁于同居兄弟、儿女之雅者，皆含饴弄之，一如己出，接族人以礼御，臧护以恩。当公之未续炫也，年二有七

而无子，深以为忧，及得程孺人生子四，意甚懽大营建为后人庇，布置悉出己意，工匠仆佃，各中其隐故，宅局甚善，而所创易成也。其卒视伯玉知非之年减二。

天重公继室程孺人传

从弟珪撰

天重公继室孺人程氏女也。公初配惟善公长女，性醇良坦易，勤女红而善事，所尊事公尤深中妇道，内外称贤淑。孺人酷类之当，始聘星家推其诞期，谓无子，公曰：“吾闻是妇四德鲜议，必能任内政，有光于家遂娶之。”既归公，举四子，其于内政果如公言。迨公创新室，工匠饮食无俟，公命悉当，其可僉喜，效事莹成。不数年而孺人卒。

先妣庐孺人传

男智禹谨述

先妣庐孺人，先考桐侠公配也。祁阳奉祀乡贤庐奇之孙、明经讳鑑之长女，年方笄而归公，事继祖妣肖太君，先意曲承，或宾客盈庭，中馈修严。未尝少懈于先考也，伴读每至三更，非纺即织，先考但朝夕勤诵读无他计，而孺人善于支持，数年间产业倍增，处庭帟不宽、不纵，役臧护不严、不急，济穷周乏感德者甚众。初举二女厚奩遣之，迨生不孝，禹延师、娶媳，一切不苟。与先考同室二十年，而考先逝，其奉翁姑生死，妇道无愧，嫠届三十二载，七十有二而终，其节寿固兼全云。

述先公传

侄孙依信撰

伯祖述先公讳予作，依祖心德公同胞兄也。昆季二人惟遵先人懿行，恪承庭训、无敢踰闲。曾大父易箒时，以存好心行好事，兄弟怡怡致嘱，公守其言，铭刻肺腑行之，终身弗变。依祖干济外事，公独勤力家务，奉亲甘旨，不致怨于贤劳。迨生齿与依祖析爨，其出土不以肥、饶近便自私，听依祖自择，彼此更相推让，毫无争较，难兄难弟媲美昔贤矣。生平轻财利，崇厚道，人有借贷于公，偿

本无利者，纳之问有极贫，本莫能偿，竟还其卷而无后望。成桥梁修道途，无问大小，莫不乐施。尤喜子侄读书，无亲疏皆赠以膏火奖其成立。公配李太君，称贤内助早逝，公不再续炫，以义自守。享寿八十有二，其懿行班班，曷可不伐依，即所知实迹而纪之如此。

良宇公暨德配敬孺人合传

公讳一文字良，学义翁之长子，孺人敬氏女也。公少居铁塘坪上，因官事株累后，迁祁清江源护地。利得天时，勤于树艺，初计岁入数十金，久之数百金，用以扩田园而广生息，迨其后发数千金。寿享耄耋，举案齐眉，兰孙绕膝，公夫妇克享全福者，与予因是而叹：“人生成立之难，不可以逸护，必蚤作夜思，身先以勤，不可以速期，必少而壮壮，而老天假以悠久之；岁月不可以独任，必外倡而内随子肖，而孙贤一室萃太和之气。”公少罹祸灾，谨身慎行，尽人之道，邀天之眷，此成立之所以，可大而可久，宜其孙支日繁，朴不失耕，秀不失读，发祥且未艾也。天之报施善人，信不爽与。

姻晚生罗天启撰

自成公传

孙积懋谨述

先祖讳智明字自成，吾宇公次子也。赋性诚悫，立心正直，制行廉隅。自幼习儒业，屡试不遇，遂废学。至中年创门庭，增田园，接买仆丁，有光先业于乡族。有温恭之度，尤能恤贫、好施，人多称之。享寿七十余，懋生也晚，未护追随，杖履闻聆父训及闻族老，扬恒惕寸衷，谨录数语聊誌，无穷于一节云尔。

仕君公暨德配邹孺人合传

族弟智庶撰

仕君公讳能智号照镜，达吾公之长子，而族致玉玺之父也。形体孔硕，心术正直，喜清静，甘淡泊。年甫十岁，兄弟皆幼弱，即失怙恃。稍长克自树立，择配衡郡邹氏，勤纺织，相夫教子，以补所不足，家声之不少坠者，夫妇皆有力焉。

公六十有九，孺人七十有八，厥后兰桂盈门，耕读不辍，亦由公之青慎，目励积善，余庆之所致也。予生也晚，不护亲灸，德行亦聊述其所闻知者，以为之传云尔。

其武公德配宁孺人传

珪撰

其武公配宁孺人，去非公冢妇也。系出名族，幼聪慧，恪遵父母训，及笄于归。中馈频繁，嘖有能声，且精女红，是家已渐索，孺人甘澹泊，辛勤不辍，总无怨言。年三十三卒。

若海公传

从弟智渔谨撰

若海公讳智振，天经公长子也。形体魁梧，读书能文，有胆识，早失怙，事母以孝。好尚气谊，乡邻有争论，慷慨无所回互，平居家计甚精，厚积蓄，广田园。妻甘棠氏，可称内助之。贤生予旺，方九岁，公去世，其不快意于长逝者，多注念子之未成立也。今一子三孙，复生子矣，倘天假之年，亦可献华封之祝，兹就渔之，所知者为之传。

潜夫公传

侄典信述

从伯父讳秋，字潜夫，伯祖赐公长子也。幼端谨，不类凡几，勤诵读，早游于庠，刻意举子业，人以远大期之，以数奇蹶棘闱。穷一经公门里足里中，有以朴拙诋者，时引娄师德自解。姑处已待人，一主于真实，人莫见其喜怒之色，人之善称慕，如不可及有过，则常隐避，而不忍言，视人患难，闲乏周救，称其力于治生，处事方皆井有条理。虽食口益从，而处之有法度、有恩意。目奉甚薄，不改于旧，至于宾祭婚丧之需，及族党姻友之贺，告吊丧其厚薄，往来数无不称情、合礼。典愧不文，聊述所闻如右。

潜夫侄配公田氏暨炽男妇公田氏合传

珪撰

潜夫侄元配公田善智公之长女，伯兄赐公之长男妇也。未盈十动静起居如成人，舅姑钟爱如子，一日归宁痛哭不已，询其姑则曰：“父母年老无嗣，不惟无以承宗祀，且将何以终余年？是以悲也。”妇与予长男炽妇同姓，为从姊妹，于归又从为妯娌。炽妇亦聪慧孝敬，守妇道，两相往来问起居商可否？倍加亲爱及卒。予因室人哭之恸，询而得其实，乃并誄之日斯两妇也。居家孝事父母，出嫁孝事舅姑，而皆以无嗣早殇，天道之不可知也？如是夫故并传以志之。

潜士公暨德配甘棠孺人合传

戚晚罗天启撰

潜士公讳烜，为赐公太翁季子。性敏好学，早列府庠，年益壮，太翁以其识明才优，悉以家事付之。自是身任其劳俾，太翁优游以享天年，伯兄专业以入簧宫，理家政，善守而兼善创。迨与伯兄分爨，举新旧产业，不繁言而析，人高其无私无欺，其孝友洵两无负云。太翁年六旬未见孙术者，云居宅主长房见孙迟，欲另搆未逮。公承其志，卜居于公田之南，逾年而昊生此，非其辛邀天眷以慰亲心者乎。继昊而生者，曰昇公于二子，常勉以读书修行，谆谆罔非格言，惜早世未尽其教。四十有六而卒，淑配甘棠道选公女，于归后孝友之行，兴创之事，同心而同德者数十年。迨公已谢世，孺人恸号誓相从于地下，而义不忍绝者，虑二子未成立也。时诫之日，汝兄弟能学汝父斯善矣；奋志如尔父，斯学问有成矣；孝友如尔父，斯大本无亏勤俭；公直如尔父，斯业可大而可久矣。时复谆谆，匪朝伊夕，自是予从令妇供职，俱能光大先业，则孺人抱失天之痛，不以悲伤生者，由子妇能率其教，而有以慰其心也。其享年六十有四，以令德而护令终也，宜哉！公夫妇之嘉言懿行，彰彰可表者。如此启因其先后，而合为之传。

晦伯公传

叔珩撰

晦伯侄名智焯，三兄羽石公长子也。性好学，通周易群书，无不博览，且极

嗜孝经。为人厚重、寡言，非其义不取与，事祖父母及父母，极孝敬又恂恂，处众宗族姻党，皆喜其温恭。丁巳应永州府试，郡伯拔为童子冠军学使，录入郡庠，讷知变出意外，竟作一场空梦，愤懑致疾而卒，伯叔兄弟皆爱怜之。

德配公传

侄曾孙厚宪撰

德配公讳智爨、字文，楚石公季子也。性颖异嗜学，从名宿游习时艺，涉猎诸经子史，复肄业于濂溪书院。为文有法度，古气磅礴，而下笔千百言，立就以功名。自期许益，殚心攻苦，虽严寒酷暑不释卷，乃屡试不售，终其身有悒悒不得者，即旁观亦抱腕叹：“数奇焉！”志不小屈，日以诗书，性命既而设絳，乡里及郡城，执经问业者，履满户外，每讲课寒暑不倦，以正谊朋道为教故，往往为士林重，其居家于大伦大纪，多所整饬。父楚石公病目二十余年，奉甘旨侍汤药，凜凜无违，迨命两读，丧礼哭泣尽哀。与其兄卜佳城，竭力拮据以图于九京，又能恭厥兄，式好无尤，有大被同眼遗意。训子侄读书，彻丙夜不休乎。时规以义方，或小踰尺寸，即诟责随之，并令内外男女，各勤所事，无一人浮贪，而守清白之风。与人掘抑抑，目下存心，忠厚持身，正直浑乎，有长者风。元配敬孺人，生子一讳伦不六周，而孺人卒。继配刘孺人鞠育之，若已出数年，生子一讳青，两孺人皆有贤声，性行酷肖，如事舅姑，孝敬同也；处妯娌，雍睦同也；相君子同一道课，诸妇同一法，以至居心之良，待物之慈，治家之勤，且俭无弗同者，于阃德均无愧焉。宪生也晚，未及悉其生平而于传闻之余，得其大略，安得不挥毫而纪之。

学全公传

衡岳老友恩贡生蒙之鸿撰

吾门友生罗智烱，字学全，吾初授讲于邵之中乡，即来受业，偕诸子习时艺，勤学好问，予早知其器之必成。甲申督学潘公校士补弟子员，其父兄益信，予之

期许，不爽不谓，严君非曰：“翁陨越致疾，日侍汤药，忧思已乱其心、曲及秋闱。”尊公讳疾，强起以促之行及归，则枢于堂，恸哭几绝棺傍，终无能解者矣。其为人性和温谨，言语恒谦抑，自下故其在庭帟，能承顺乎，双亲式好乎。昆弟宗族乡党，未闻其有疾，言倨色独义，所不可辞者。虽捐躯以殉之，在所不惜，是以于祁地十代祖妣之先茔，为其乡富豪盗葬，孤身犯难七载，讼场形神劳扰，以致积于肺腑而不自知，奄奄待毙，不啻裔孙之为祖妣死孝矣，悲哉！晚年筑书室，究心经史，适情吟咏，颜之日寻乐园，因以自号焉。嗣子信典，克绍父志，从余游，先年请余作有志铭，今续修谱牒，更属为之传云。

罗予攀龙公传

衡岳老友恩贡生蒙之鸿撰

罗攀龙智光字远耀，行玉公之三子，智烜之胞弟也。随其兄居吾门者近十载，性聪慧，时艺已能就绪，与从兄智焯赴星沙馆，更名曰攀龙，志高旷不喜居人下，其初至星沙也。馆中人拒弗纳，互相竞争，赵大中丞，乐至逐直前面禀，公喜其辞气剀切，尤畏蕙状命。另就一义学不时召见，阅其课艺，每任性纵笔，畅所欲言。赵公曰：“尔之才。”思固佳第，行文必须整饬就法，如架屋者，前后中正，各有布置。爰赐以长君状元，稿及诸名文数种，并赐日食钱文，往返途资。时远近人士，咸知有一罗攀龙，为赵大中丞垂青，皆争羨之。忆往岁，予应省试，星沙同寓中人，询及攀龙，予告以不幸早世，莫不为之惊叹云。

方荣公传

侄信述典

方荣公讳智葵，行玉公之季子也。为人廉静寡欲，敦厚少言，而和易端重，不为岩异之行。年十四，王父见背克自树立，笃志好学，以攻苦过甚，遂成火疾，年二十有二而卒。子一孔又歿，甚可伤，已配同氏孀居，失柏舟之志，自誓身后同穴，贞守数十年，其节义有足纪焉。

厚重公传

再从弟智庶撰

厚重公讳燉，先从伯孺升（礼瑀）公次子，于余为再从兄也。为人性刚行果，遇事敢任剖理明决。生平疾恶最严，至于膝下承欢，蔼容可鞠，庭前雁行，怡颜可钦，克敦孝悌者，非俟夫学而能也。若其家范之，肃耕者、耕读者，读门庭内无人小懈。又能笃友谊，偶游衡郡，见友困乏即解囊以济，竟自忘其筒中虚也。后虽归途乏资，而意气泰然，非量广识，远乌能卓越。若此晚年，夫妇其眉，儿孙成林，严正之度老而弥殷，当时人多畏之，到今亦咸称之，较之生则荣，没则已者，不大相径庭。与公嘉言懿行，难以悉举，兹所传者亦其大略云尔。

兼山公暨德配白鹿孺人合传

侄孙积彰撰

合传者合传，其实迹以垂诸简牒矣。然必其刚柔，济内外正，遗行炳炳，合传之斯足为后嗣法也。如伯祖兼山公智默，乃其讳学名曰衡文学，漪清公之子也。年甫三龄父谢世，母氏公田孺人，作黄鹄歌，志坚冰霜，惟期公之克家。公生而岐嶷，奋志云霄，求无负于慈训未几果，游艺苑以慰母望，其襟怀潇洒，浑如秋月，晴云识者奇之，至谄谋燕翼，堂构鼎新落成日。白鹿戚先生颜其堂曰：“自有松风，盖称太祖母之节，与公之克振家声也。”若自奉节俭，薄输其租，悯乡族困敝，如鲁肃之于周瑜，不难指困非气度，恢宏胞与念切，安得积而能散，如此耶。年四十有九而终。公配另宗白鹿孺人，淑慎其身有林下风，侍孀姑，膝下请漱请浣，冈惮其瘁，事无大小，毋敢擅必请令而行，孀姑年高大耄，而孺人养不少衰，汉陈孝妇，真可与齐声焉。至于治家作劳、奉宾客诲子媳，内助之贤、巾幗中堪为首推。年五十有三而终，举女三俱淑媛，长子亦蜚声黉宫，余皆有文，名彬彬然，敦诗说礼，太和之气，聚于一堂，固遐迩所共羨矣。今族谱五修，亲兄偕侄等，欲举公夫妇之懿行、方规属彰为传。彰即以伯叔往往乐道不置者，略

纪其巨而授之梓。

抡万公传

男佞信谨识

先考讳智杰字抡万，坦庐府君第三子也。赋质岐嶷，声清而朗，形颀而长，性刚毅，遇事敢任。乡里事涉疑难，众莫能决者，可数言而解，盖信服于人有素也。平居尚气谊喜施与，见人稍有非礼词色，不少假事过，辄不留于心，而岩岸容，仍归乐易。受学于松冈蒙先生门，为文豁达雄放，不局局于时调，于诗书之余，并习弓矢。甫弱冠补郡弟子员，名振黉序，应诚必列前茅，每读书见古人雄才伟略，显名当世者即抚卷太息，谓丈夫当如此也。孰意劳神，踰度连年抱疾，丙申竟赍志以没。

抡万公德配公田孺人传

侄孙积彰谨识

公田孺人庠生抡万公之德配也。自幼奉姆教娴内，则端庄静一闺阁中，咸推为淑女，父母爱之。迨嫔公、奉舅姑以敬，而堂上为之豫顺，处妯娌以礼，而庭内为之肃雍，其相夫教子也。鲍宣之车，举梁鸿之案，鸡鸣戒旦，龟勉同心，自蘋繁酒醴，以至衣履井，莫不措置，咸宜深洽公之意焉。乃公既游胶，连年抱疾，丙申赍志以终。孺人年三十有一，生子三，长公方十二龄，次与三犹在襁褓，孺人抚子心勤，为之求成立，延师受书，积熊丸资膏油，日以远大期之。未几长公讳丈能承先志，蜚声庠序，卓有文名，次与三亦倜傥不群。孺人身备母仪，而兼父师之责，卒使予克象，贤无成有终之义，蔑以加矣。自诸子受室课，子妇以女红，虽盛暑严寒之时，下闻机梭刀尺声，躬亲劳瘁，为子妇倡持家政，淡泊自甘，客至则供旨酒嘉肴，无吝色，贤声远著，孀居四十余年，寿七十有一。今诸孙及曾元济济盈庭，以孺人懿德无疆，节寿兼全，宜事克昌，厥后方绵绵，其未有艾也。

明齐公暨德配刘孺人合传

侄孙积彰谨识

太学明齐公讳焘字惕乾，先曾祖坦庐公次子也。公生有异质，两目有神，须长过腹，严气正性，不以利欲私己，亦不以词色假，人方弱冠。父年高而兄遘疾，操持家政，捍御外侮，无暇藏修，遂援例入成均。尝司祠事，经画周密，杜侵渔禁谋吞，蓄积钱谷，为編集世系计。迨庚申继修，诸凡事务，公宣力居多，尤严禁贼匪，屡申扑辑，地境清宁，外户几可不闭。乡里有搆难者，每出公论，不令强豪得肆欺凌，甚则讼代申屈，迄今近五十载，犹歌功颂德弗衰也。田园本自有余，惟偕昆季兴义学，岁延明师训子侄，期以励志青云。毋隳家声，尤谆谆以浮靡为诫。淑配刘孺人，临武巨族迁于衡者也，事公姑克尽孝道，相夫教子，无忝妇职，俭以持身，勤以倡众，妯娌中称贤媛焉。公享寿七十有三，孺人寿八十有三，孙曾满前，四代一堂，无夭折之伤，是又寿由德致，而福与寿俱者与。

耐寒公传

愚子婿宁显顿首拜撰

罗耐寒太先生讳渔字猎文，素博学能文，同胞昆季五，三拾青衿，二游太学，公本期以诗书博功名，乃连不得志，于有司年四十有一，始列成均。是时族务烦殷，惟经公处置者，帖然心服，每事必诣公，公因两次丧偶，亦遂无志科名。然义方训子，岁延明师课读书馨，以姑游泮苑者，二余皆儒为文墨士。尤笃孝思、厚族谊，永慕堂本翰林创置，岁久倾圮，公纠族补修，不至失坠。十一世祖潼公，旧有遗业，公因祠为义学，一以崇先祀，一以迪后贤也。家乘自康熙甲子后五十余年未续，逮乾隆庚申加纂辑，实公为之倡。公性刚直寡言笑，子侄过其前，凛凛然倍加敬畏。人来质正，是是非非，无所回互，未尝少尝于利，其或有恃势凌人者，每抱公愤，不恤身与之敌，故畏其威者。半感其恩者，更不啻半也，岳忝半予，虽承奉颜色，不过数年，然公之嘉言、懿行，闻风者犹称道不置，而况于

亲灸者乎。

耐寒公继配伍孺人传

男徵信政信谨识

伍孺人耐寒公继配也。外大父讳芳，衡邑文学，外高大父讳定，相优贡生，入衡乡贤祠。孺人年近三旬，嫔于父，父性刚，孺人善为调济，潜消其峻厉者，不小主家政，夙兴夜寐，习勤不倦。父广交嘉游，宾宴会日集，而中馈丰洁，贤声远著。于伯叔娣姒，终其身无所忤；慈惠孙支分甘者绕膝，而犹子从孙，亦莫不仰切；慈云至邻里，其贫乏者，隐施德惠，不使人知。当孺人继全孺人后，先妣蒙孺人，遗敕敷二兄年尚幼，孺人抚养不啼，已出佐父，延师课读，供馔务从丰盛，历久如一。后已诞三子一女，亦未尝有偏爱，一门之丙，肃肃雍雍。迨二兄成立，均入泮儒，人心始慰，曰：“庶可质，二亡姒于地下矣。”享寿七十有五，谨列其实于父耐寒公传后。

竹林公传

岁进士侯选儒学内侄南屏宁显嵩拜撰

文学罗公讳智庶字周才号竹林，庠彦锡南公第四嗣也。状貌魁梧，声音洪亮，自幼有伟男子之誉。嵩大父冀贤公与锡南公同列胶庠，素称莫逆。一日过访公方为膝下，嬉先大父异之曰：“丰神骏逸令器也！”遂为东床选厥。后姑母归嫔于公，倡随静好，相敬如宾，妇职之外，辄更绩月，佐读公以内政，无忧中馈，称能益潜心，诵读矢志芸窗，从衡邑松冈蒙先生之门，为文清刚俊，伟得力于汉唐大家者已深，冈松先生雅器之。遂受知于督学李棘圉屡哉，不利自功名之念，淡乃陶情诗酒，肆志其书，磊落胸才，总不为势利羈，倘妄干以非分，风骨嶙峋，虽贲育之勇，不能夺至。其增置产业，鼎建栋宇，布置规划，迥超人意，表此以见公贻谋之善。亦以知姑母左理之大略，耳举丈夫。子六，皆循循礼教，长嗣君超善骑射，有穿杨贯札之能，以学积不售，改治戎装，护奇功镇箠总戎，申题擢职，

本卫副将，此虽非其夙愿，亦可想见笃志功名矣！嵩尝过从甚密时，以读书敦行，主持风教为嘱，及话经史，百家击节，高谈有玉树临风之象。今人琴之感，实慨于心，爰因其所素知者，传其梗概如此。

毅庵公传

孙积彰谨识

载记曰：“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诬其祖耻甚矣，不明不仁詎非耻乎。”今族谱续修，诸父思为先大父立传，垂法将来，乃挥泪不忍书而以命彰，孙男彰谨纪。

先大父毅庵公为曾大父、文学坦庐公之季子。同胞者五，长庠生，次与三太学生，四庠生，先大父以葩经，受知于督学黄为邑弟子员。幼聪慧，始学八股业，业师松冈蒙先生，即贺以诗曰：“赤鲤湧微波，悠然游沼沚；池中非所藏，指顾风云起；自是勤诵辍，十三经外先正；大家及时艺，成熟在胸者；千余篇为文，下笔立就好；积书经史子，集架将盈千。”并加丹黄尝曰：“有古人有言微录，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积书以遗子孙，安知子孙果未必能读耶。”自雍正戊申后，相继读礼，生忍两辰，奉祀必为孺子泣。不数年，先大母白鹿孺人复弃世，因闭门却轨日与书史为缘，或以外务干，辄曰：“吾上有诸兄在，毋溷我为也。”惟稽古论文之，士过其庐，朝夕谈心，每留恋不令去，亦不轻入公庭，曰：“将求胜于人，而先俯首屈膝于人，殊短尽丈夫气矣。”性仁厚，人有贷于己者，无重息或贫不能偿，遂焚其卷，家即非甚丰厚，遇岁凶，辄随其力所能，以施御仆隶，虽盛怒亦无詈言。惟义方之教甚严，寒暑不令闲，而父与诸父亦恪遵无违。生父昆弟九人，白鹿孺人所出三，彭孺人所出六，是时生齿日繁，而住宅稍隘，先补葺祖遗旧庐，而复鳩工庀材创新厦，遗我后嗣焉。大父讳鳌字振川，毅菴其号也。

毅菴公继配彭孺人传

继大母彭孺人，少大父十岁。来嫔时，先父年方就傅，次叔亦仅记数与方名。大母时其饮食衣服不啻，已出诞诸叔后，亦从无二心，惟佐大父课读。先父尝曰：“母之所以鞠育我者，特少怀之数月而已。”时大父肄举子业，朝夕书楼，而闺门之内，大母以身率先，勤纺织事，针剪不至，丙夜不休也。厥后大父事营建工程甚久，凡饮食工匠无吝心，而亦倦意，及大父辞世，严以肃家政，慈以广仁恩，恪遵大父遗嘱。虽食指繁多，又十余年而始令析居焉。自是父叔争欲迎养，大母曰：“吾既不独炊，亦不欲轮流就养，吾惟吾意所适，吾亦不喜偏在一家也。”至老弥专女红，无闲寒暑，凡身后丝麻布帛之需，皆以十指作劳，躬自预备，又以其余分赐诸孙女，曰：“今于归后，思量老身也。”享寿八十有四，凡外内大小百有余人，而已嫁之女，未娶之妇不与焉。

又盛公暨德配公田孺人合传

罗府又盛公讳煦，号安东，姻太翁县庠、开仕公第四子也。为人尚气谊，重名节，心性和藹，孝友克敦，庭无闲言，抚侄犹子，坦白坚贞，耕读贻训，勤俭是图。其居家也，严其守己也，谦其待人也，厚其御下也。宽且赈贫，济乏弗计，盈虚昔之，被其泽者至今犹感慕不忘也。得吾姑母以为之助，真所谓以德配德者。姑嫜内则习幼仪、德言，工貌不学，而能年及笄归公，孝顺翁姑，姑或有疾，昼夜不离左右，诸侄诸妇无不惠爱。仆婢承事者，咸感其无疾言遽色，及姑翁捐馆，一痛几绝，诸表幼不谙事，姑母黽勉内事，撑持门户，提携孤弱，训以义方，人称其为女中君子。未几诸表，继亡哀伤儿遭，享寿仅五十有五而逝焉。幸良起表兄一燮，专美继述，称善发迹，成均恢宏家计。平生中正自矢，光明处世，今年已八十而康强。自若不己，居五福之全乎！且孙支毅然挺秀，兰芳香森，然罗列

谓，非姑翁母盛德之所致哉！余既所悉最深，因不揣谫陋而叙之，俾不朽于千载云。

选进士任沅州府潜阳县教谕

愚侄罗达谟顿首拜撰

敬敷公传

侄曾孙厚宪撰

太学敬敷公讳晁字昭明，文学次璠公之季子也。读书最敏捷，尤攻苦，彻夜不休，为文有颖思，书卷之气溢于楮墨，识者奇之曰：“此禹门可躍，非池中物也。”因屈于小试，壮志莫伸，遂援例入太学，益嗜古不倦，尤熟于诸史，每挥尘尾，吐辞成文，几惊座客。蚤年失所怙，偕两兄上侍孀慈高孺人，凡所以供子职慰母心者，曲尽爱日之诚。雍正九年，节母奉旨旌表建坊祠前，又载志乘公于此，几费拮据矣。居二兄下有北海让梨风度，逮荆枝已谢仲兄似续无人，以已次子嗣其后。伯举二子，爱之如所生，由是搆家塾、隆师友，以甄陶之，析产无事繁言。公而忘私，天性笃挚，如此至其惠，奴仆周邻里浓若膏雨，又自天性中波及者也。搏已接物，不刚不柔，姑坐春风者，既爱其和煦，而仰泰山者，又惮其威严。尝司祠中领袖，急公务、睦宗族，钱谷之掌，矢志清白。又为乡党解纷争，靖匪类激浊扬，清诚可作伦类楷模，时俗砥柱，凡厥懿行，皆乡先生推重于月旦者，乌可不为之表扬，传诸奕世哉！

绍元公传

衡庠生世弟邹肇炳撰

铁塘罗公绍元先生讳智涂号拔斋，罗族狷介士也。祖仲昌，父心德先生，性峻历喜正嫉邪，凡俚言俗态，不喜接于耳目，非其有一介，不取其命意之超可知矣。读书肯前向，从同里淡怀刘公游目，为士林隽品。年冠未遇，益奋发一夕，翔哦馆楼跌毙，移时乃苏心。翁太先生怜之，力正废业，朋侪虑负其志劝入。成均先生曰：“荣辱在一身耳，浮名何益，吾不克自以身，显此胡为者，遂不听。”先生母公田孺人早世，继母兆江孺人性严，先生极和婉，养志养色，不敢少有触

拂。其丧祭一如所生，太先生没事，伯父述先翁犹父，省视靡不周到，最重师尊爱士类，遗子就傅，遇课期每亲携饌酒，以奖劳同学。原有祖居以稠杂，恐后人不善所习，欲别迁之，今贤嗣所搆承志堂遗址也。尝诫诸嗣曰：“先人世传忠厚，不可不守；先人世事，诗书不可读，然忠厚须从；诵诗读书得末世之浮薄者，皆以诗书为糟粕耳，尔曹勉之。”疾革时犹集诸子前跪，以此再三致嘱。综其生平，品行峻厉其质也，孝恭笃挚其性也，貽谋燕翼有谷也。嗣君五，有士行长郎，依与余密交，次即佩从余学多载，心窃韪之，曾赠有联曰：“气静神恬，文字恰如，人品桂香；杏馥功名，定裕芹宫，盖幸先生之，必发祥其后也。”年四十八卒，附葬太先生墓右，今贤嗣备述，行谊以传属余，余仅钦仰，爰熏沐而谨录之。

绍元公德配刘孺人传

原任永顺府永顺县儒学姻弟宁德怀撰

孺人处士罗公绍元先生配也，系出湘邑洞井刘生本名门，性最良善。归罗克执妇道，敬和并著，咸目肃雍家祥，事继姑极孝敬，馈食泉麻等事，争先身任务，期得姑欢心。姑性虽严于孺人，亦极慈爱，略无淬语。绍翁先生性复急峻，孺人委心承顺，始终无一抵触。先生晚年苦病，孺人以一身昼夜调济，穷尽心力不避寒暑，累岁时一致拟以少君德耀之贤，不为过也。先生年未五十，捐馆予平之愿未遂，堂搆之思方殷，孺人代终自矢，如茶饮冰为伍丈夫，子一一择配成婚。先生以旧宅冗杂，欲携子而迁教子，虽得地犹未兴工，孺人督诸子而承其志，今颜其堂曰：“承志盖此意也。”育子慈而能严，择贤师达益友，务使各勤厥职，无坠家声。诸嗣皆醇谨雅飭，而次郎三山君佩积学未售，岁辛丑遣就濂溪书院，从祠翰陈公游，遂名震胶庠，望重儒林和丸画荻之贤，又何让焉？三山兄曩会游，余族南屏之门，南屏亟为余称其母教之善，而知其言之果非诬也，嗟乎！孺人之志苦矣，绩亦伟矣，妇道妻道母道兼尽，无遗憾矣！三山兄念切劬劳，适手辑家乘，

录其懿行而以传，请爰敬书其梗概如此。

匪潜公传

再从弟智禹撰

匪潜兄讳深，伯父天孙公之三子也。质淳素，不雕不琢，然诺无欺，年方八龄，遭兄变朝夕惨伤，以命孤为憾后，举两弟痛痒相关，已勤于耕而俾弟苦读，曰：“吾力田以养亲，汝当扬名以显也。”后乃武弟果蜚声艺苑。幼失偶续炫同氏，克勤内助，款宾容有礼，尤能孝事舅姑，夫倡妻随，共享田园之乐，寿皆六十而卒。

乃武公传

再从弟智禹撰

乃武公讳汇，伯父天孙公之四子也。貌魁梧，质清秀，从余父学十余年，天姿慧敏。余父视为丽珠，后采祁芹感佩不忘。十二岁失恃，哀痛几至伤生，事继母李儒人，曲尽其礼，常语妇曰：“吾生母早世，不能尽一日之敬，继母亦吾母也，情不可衰。”故孺慕之诚，终身如一，而于生母之生、忍祭祀，无不悲啻，盖其至性然也。性嗜酒不至沉酣，豪放善谈，几惊座上客。生平好朋友，近正远邪，又得内助。同氏性醇良、精洁，自治中馈修严。生子七，置产授室，率以勤俭，夫妻相敬如宾，阍范可式，年踰古稀而逝。

浚若公传

子婿罗良辙撰

翁讳智澈字浚若，太翁天重公三子也。为人慷慨有志量，幼失怙恃，生而明敏，不藉和丸画获之教，率弟寻师取友，潜修笃学，因弟蜚声黉宫，即蚤赴玉楼，而伯兄又弃世，遂废举子业。督家政，轻财好义，不屑计目前利害之私，而大节凛凛，更无骄奢浮靡之习。而身心俱泰，其天性浑厚，不立岩岸或有非道相诱者，必不随俗，苟同遇横逆，辄以理谕之，过则冰释，无藏怒宿怨，里党中咸乐其可亲。公虽不以文学显而其德行，器量有非文人所能及者。晚年更喜幽逸，室傍修

斋一所治园，蔬池荷闲，则披阅诗文，亲篆其额曰：“自得之、有安乐窝之，遗风焉！”至于临大事、光大疑，有叩必应，鲜有出其范围者，否则纳纳焉，守之若愚，盖敛华韬，决不乐与世俗，争才斗辨人。但知其德而莫知其器，公亦欣欣然，讬晦以寿终焉。

浚若公元配公田孺人传

族侄仗信撰

公田孺人浚若伯翁之元配，余外王父经营公之长女，系余母同产姊也。来归翁生子景山兄，甫六周而孺人没，迄今五十余年矣。其孙积琮问传于予闻，孺人寡言孝谨，步履节饮食、勤女红，使天假之年与君子偕老，自能相敬如宾，克称内助之贤，无如婺星潜光不及，见子之成立而遽殒。而景山兄制行罔玷，不忘杯椽手泽，且诸孙林立，蕴入必发谓，非懿德所默致哉，嗟夫！孺人虽蚤世而不歿者，有在矣！

浚若公继配宁孺人传

子婿罗良辄撰

孺人宁氏岳翁浚若公继配，衡山君之生母也。幼娴内则仁孝贞一，言笑不苟及，事岳翁浚若公。公元配公田氏遗嗣甫七岁，孺人提携襁褓如己出，二伯母怜其初嫔，欲分任其劳，孺人坚让不与，曰：“彼无母，吾即母也。今忍相离，异日何以见彼母于地下。”家人咸庆其鸠仁下逮嗣后，孺人生子二女一，凡饮食教诲，无在棘在梅之异。而景山君亦善体母训，端重不凡，公因先考妣早世，每遇忍日，不胜风木之悲。孺人亲井曰：“洁牲礼必诚必敬。”常以不获亲事，舅姑为憾，其处妯娌，肃雍和顺，数十年如一日，亲邻或有以匱乏吉者，不难脱簪以赠。而平居自奉食无兼味，衣必重浣，玳珠翡翠之不御。年五十而逝，闾里莫不仰其令德而叹，贤母不永年焉！

若奇公暨德配白鹿孺人合传

子婿罗天聪撰

岳大人讳智杰字奇，惟从太先生三子也。赋性浑厚，以淡泊养其生，以正直持其身，以清静适其性，又得淑配予族，孺人以为之内助。自幼至老，一德相成室无谗语，族有贤声举凡，事舅姑、诫子孙礼法，秩然皆足以垂壶范。翁寿六十有三，母寿六十有七，又皆以天年终，且亲见厥子克家，厥孙纯武赀财饶，而田土广，此皆令德之无亏，宜其享遐龄膺厚福，厥后昌克未艾云。

五美公传

男积懋谨述

先考讳国文字五美，自成公次子也。性秉忠厚，形体长大，声音朗明，言语秀雅，学修二十余载。书理明悟，慨先祖单传，境遇多苦，力绍先业，而田园守旧，栋宇更新。而且敬礼贤士，恤济贫乏，从未尝侮人，人即有侮之者，亦漠然不以介意。寿五十有八，男生仅十余岁，凡懿行、嘉德，未尽记忆，不敢张大其词。聊以关心记怀者，谨录于篇。

玉玺公传

族侄密夫积 撰

玉玺公讳印，性舒缓，尚朴俭，端重寡言，为里党推重。每不忘受耕读、世业冀家声之复振，受祖父遗产，不憚辛勤忘餐废寝，了无宁晷，见人一善，必称许不置。若有乖于理者，即含默弗形于色，取与严于一介，然诺重于九鼎。周贫乏不令人闻知予受者，以可安也。上有伯兄友爱备至，析产之日，以腴田让之兄，而自受其瘠者。迨兄没，爱诸侄如子，多方顾恤，庭无闲言。得淑配彭氏为之内助，生六子训以义方，督课不少假。故事诗书者，通文墨守田园者，足衣食，可无惭于先人也，其后孙支日繁。请余为之传，余略纪其实迹如此云。

伯益公传

脉侄泰韶谨述

先伯父讳信成字伯益，照镜公长子也。形魁伟，性浑朴，处己接物，恭而有礼，且不贪。人有不耻己无，有古君子遗风。迨大父仙游，偕吾父以勤俭，自操

娶伯母龙氏内助，兴家有贤能声。今子孙绵绵，男绳武女，嗣徽是诚，伯父忠厚之所致也。寿七十有四，其嘉德难以悉记，聊述其大概以为传云。

如日公暨德配白鹿孺人合传

内弟罗天启撰

公讳昇字如日，潜士公次子也。其配孺人，先父闻远公女也，孺人方于归，予始获亲公之为人，居母兄下循循尽子弟之职，肃然成人之有德。孺人初入门，修行妇道，识者咸羨其贤而以德配，德已预卜于荣，偕伉丽之始矣。公从于敬斋寻乐翁之门，称其文发皇有英气。辛卯后复随敬翁，肄业郡城，孺人克成夫志，家事内禀命于姑，外听命于伯，不貽公以内顾之忧，得专志以图进取者六七年。既而肄业于家塾，朝夕率孺人侍萱，惟以尽子妇职。仍研求经史，终不预家政，以闲同气者八九年。丙午春遭慈闱大故，夫妇昏扑几绝，五内均为之崩裂，自是伯仲析箸，始终怡怡，岁延师以课子侄。而夫倡妻随，相敬如宾者又七年。壬子秋，公疾虑不起，孺人日夜向公泣，终乃慰孺人曰：“何泣为吾以弱病之躯，始常虑不及送吾母终，幸子道已周，今而后惟汝无弱爱子无废学，吾目瞑矣。”言讫而卒，年四十有二。孺人以遗腹抱失天之痛，顿绝不者，移时徐息奄奄。生出万一及冬，三男生稍长，命从师受书，诸予以次完娶，幸见一孙，此皆孺人矢志，守成于十年之内，以质夫君而无愧者。年四十有六，以庚申春卒，予历述夫妇行实，合载一传，以誌不朽云。

书九公传

从弟信典撰

书九兄讳信戴，伯父而昌公之季子也。为人坦夷、廓落，不随俗为浮沉，年未冠从先君子及敬孝翁游，得闻先儒绪论，不仅有得于章句文字之间，更有以实见之条理之密，意味之长焉。辛丑冬抱恙自知疾，不可为口咏孝友睦和四律属典书之，以见志云：“吾憾事所生不及终养，泪潜潜下典，亦不禁呜咽而出涕也。”

越翼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曰：“吾虽疾甚，此心稍觉莹澈，倘没后，毋仿习俗，有事浮屠。”无论此属不经，且愈增双亲哀痛，语讫就寝未安。而没时年二十有七云。

中藩公暨淑配宁孺人合传

星沙同宗典撰

余宦京邸都学蜀省三年，总理兵部尚书十年，岁辛丑奉旨归里，壬寅大中丞姜，延余讲学于岳麓书院，邵邑陈子淳从游焉。癸卯冬，陈子引罗子学三拜谒询，其世系所由始，知罗子先世，宋翰林名宗之，与余同出豫章者也。余念宗谊留之信，宿命偕诸子月课，阅其艺具有条理，虽不见尝当时于斯道，亦无愧焉。既而出其两尊人行状，请传于余予阅之，知尊公中翁先生讳让，人品端严，存心敬慎持身，厚重植东篱而枕北窗，殆一隐君子焉。排难解纷，义正词严，有仲连之风，闲有暮夜，酬金遣还之，不啻杨震之，拒王昌时，罹横逆，终不与校，故六十年无片纸只字出入公庭，亦未尝缘薄物细，故见忤乡里所谓，无一朝之患者非耶，至捐赆奉盛，肇明礼于不替范，文正公之遗意也。曲意恭兄疾，则躬亲煮粥，唐李英公之友爱也。施棺以敛佃母，并给粟抚其弱孤，后虽负租，逋窜邂逅之恬不作意，因心而不见德，背义而不仇，王彦方其曷有焉。今嗣子履规遵矩，非义方之训，乌能若此。至先生德配宁氏，乃今现任永顺县儒学，宁德怀之姑母，生而慈良，长而贞静，孝以承其姑，敬以相其夫，戒逸喜劳，有敬姜遗风。凡事关家纪，罔不谨小慎微，训子妇疾言遽色，终不介乎。仪容此皆妇道，无忝母范可师者也。予因馆事繁剧，弗克悉纪而潜德幽光，有不可泯者，乃于令嗣行状中聊录，概略以为传云。

集益公传*

族孙巢凤厚清撰

族祖集益公讳暹，幼习儒业至老，手不释卷，又能明医学，而才识练达若烛

照。数计理财，遂致丰裕，田园日扩，儿孙绕膝，余庆盈门，其于族党、姻亲有温恭风度。遇纷争，必为排解，祠严义正，不可干以私为人信服。居心毫不设城府，不务机械，事必持平而即安，或有以横逆来者，即慷慨与之敌。虽强梁无所畏，诉讼无所避，所谓不侮鰥寡，不畏强御者欤！子侄有不中理度者，规正之训，以耕读正业，辄娓娓不倦，而蔼容可掬。乡族长幼，见其严气正性，莫不敬畏，然有善则奖誉之，有过则面折之，谆谆以道义相最，清尝亲其德范，受其明训，匪朝伊夕。饮食取予闲雅，有厚道迥出寻常外也。寿跻八旬，阖族以鹤辉岳嵩匾额为祝。享寿八十有二而卒，清追念难忘，爰记其略云尔。

蔬园公传

戚世侄贡生罗 浑撰

余束发受经，即与明经裴澳世兄共笔砚者十余载，以里姻兼世好，得时拜其尊先生蔬园公之门。公讳恒字绥猷，太翁文学毅菴公之长嗣也。幼受庭训，历事名宿，后从郡司铎履山谢先生之门，皆许其掇青有日，邃养既醇，有才莫展。太翁连岁营建，服勤于内，遂无暇藏修，逮太翁捐馆，公歆粥寝苦，仅能骨立，昆季八，尚少未更事，公领袖家政，曲为训导，稍不逐意，涕泣相诫，恩胜乎义，故一门雍睦，咸目为荀之，八龙周之，八士也少失恃事。继母彭孺人敬顺数十年如一日，故一以慈称而一以孝著，举丈夫子四。每诏之曰：“士农各执一业，岂得游手游食，致坠家声。”次君裴澳兄，聪颖特达，公决其远到，岁令越境从师，不计资费，既冠补弟子员，蜚声艺苑旅食，迄今成进士矣。其司铎名邦荣封紫诰，直指顾闲耳。夫以公之教成于家固足多矣，而待人正直光明，恭而有礼，不因贫贱富贵为隆杀，遇不平之事，来赴愬者面拆，其曲直更为劝慰，令自冰释。至是非之场，初不轻涉一足也。居常纵览书史，旁通博雅，虽精鍊宿儒，有所未及，或有为公惜者，曰：“读书半生，不得芹藻，然唐之取士，以诗而李杜，不由科

目明之应试，以文而金陈未获抡元。”公虽不得于其身，而先世昆季荐绅焉，子孙荣达有诰授焉，又况孝友，著于一家，至性昭乎宇宙，上全锡类之仁，下式燕贻之谷，固有流芳于不朽者，而显晦屈伸之说，岂所论于通人哉。

洁斋公德配李孺人传

同胞弟衡山李陞腾撰

将欲永垂不朽，绘其像不若纪其行，故青简著须眉之美，而彤管扬巾帼之体，此余所以欲为姊氏孺人传也。孺人端庄温柔，言笑不苟，及作配邵邑文学毅菴公第五子，罗君洁斋，必敬必戒，眉案相庄，克勤克俭，荆布子励，以此斗酒言欢，且迩聚天伦之乐，杂配以赠朋来收盍簪之益者。孺人之内助居多也，方于归时，翁即世数年矣，事姑彭孺人，洁滌随奉甘旨，深得欢心。迨析爨异居，问安视膳，不渝其常，姑钟爱。弥甚弥留之际，姊丈涕泣在旁，孺人慰之曰：“生死由命，悲痛何益。”所憾者不获奉姑终，余年妇道有亏。君宜善力宽慰，胡更若是重高年憂耶。举子四，令其耕者、耕读者，读尝诚以学好人、行好事，毋效纷华，毋自懒惰，每躬亲纺织，为子妇倡犹忆。戊戌己亥连岁旱潦，孺人率子媳啜粥食蔬，曰：“余虽不能广施德惠，愿减兹口腹活饥者，须臾之命。”迄今邻妪里媪，犹有藉藉称道弗衰者，乃不获享遐龄，得年五十有一而卒。余谊系同胞，其孝敬勤俭，温惠慈爱，目有不容泯没者，故述其大概而为之传。

致斋公德配邹孺人传

选进士任沅州府黔阳县儒学教谕 表弟治斋罗达谟撰

致斋表兄继配邹孺人，系祁邑文学邹公讳学杏之次女，而表侄名诃字学吕，号知颖之生母也。孺人淑质明敏，生于名门，长适右族，举止端严，寡言笑虔斋戒。视前出如己子，待家人若儿媳，黽勉内事，不减鲍室，遗范酒食是议，克追陶母芳规。善书数通古今，尊卑有序，善恶必明。操持于内家事，巨细优理，绸缪于外姻戚，情文兼备奉，频繁以洁款宾客以礼。当时构造营，为娶媳等事，俱

可见孺人代终之义焉。表性素刚，氏济以柔，一十四载之倡，随洵称内助之贤，未几遘疾不起，临终犹以读书学好嘱其子，闻者莫不流涕惜乎！孺人有今德，而未享其年也。虽然古今来贤媛淑闺，扬彤管播青史，岂必尽以寿终。但使芳踪懿迹，流传后代，虽歿之日，犹生之年。且其子贤而能继，自幼失恃，笃志儒修所养，既纯因屡试未售，援例成均。而书法精良，深得钟王笔，意况正直，处世不随流俗，亦卓然人杰也。诸孙又皆俊髦，异常乡党，咸以国器。目之孺人之克昌厥后，如此亦可相慰于九泉矣！余以所见兼所闻，陈之简牍，扬其善而表其德云。

伯陶公暨德配尹孺人合传

孙婿郡庠生宁由屿撰

窃惟先贤后传，自左氏公谷始是谱之，有传而记载时事，亦犹左氏之遗意乎！如太翁罗公台甫伯陶先生者，珣生也晚，未获亲炙休光，然其行孚，月旦谊重，乡评同音之。缙绅先生相为流传，犹得耳熟其为人，公髫年失怙恃，天性纯挚，每以不逮孝养，为憾诞忍两辰，哭无常声。雍正六年，为曾母高孺人，奉旨建坊，备极辛勤时，曾祖母寿跻七旬，终养无方，乡贤珍其百行，克敦制以彩屏锦帐品题，盖以太祖母之苦节贞心，宜其有此不匮之孝孙也。及年登弱冠，肄业衡之石鼓书院，笃志潜修，遂沾沉疴易箒时，作托孤辞方投笔，而玉楼见召大志莫展，未免饮憾九泉。然生而聪明，没而英灵，常降乩于从兄弟家，以倾吐其怀抱。德配尹孺人，秉清贞之操，享大耋之年节而寿者也。太守郑公采访节烈，旌表遗行载在府志，树母仪于奕祀，垂女则于乡邦，是岂寻勤纺织、主中馈，所得希其万一者。高太母扬休烈于前，尹孺人继芳躅于后，以孙妇衬祖姑，是又以节衬节，以寿衬寿者也。丁未岁八秩佳辰，屿忝东床之，未从诸君后称觞致祝，见有额题者曰：“龄映瑶岛。”以诗记者曰：“芳徽久伏洞庭南，次日称觞动盃簪；族本衣冠推尹吉人，言德行匹罗含贞；同松操原宜寿苦，尽熊丸渐得甘懿；既将彤管述

五花，重叠拜恩覃是则。”孺人之节志乘昭，然而孺人之寿，诗歌炳若奚，更为铺张，特即所见，闻纂附家乘，以志不朽云。

仲吉公传

房侄裴澳积彰撰

从来彪炳简策，光耀传志者，不可胜述，非记事者，曲徇一时之请托而以谀，既寒之骨也。亦惟其实迹，昭人耳目，美斯爱，爱斯传，因以扬休于当时，而垂范于后代。耳房伯仲吉公讳谦，思远公之次子也。一岁失怙，三岁失恃，昆季二人，惟祖母高孺人，躬亲抚养。高孺人上邀旌表，垂光志乘，然以茹蘖饮冰之身，乃子媳复永违膝下，扶兹藐诸遗孤，其所以寒衣饥食，择偶聘师，不胜悽恻。而房伯昆季，一德同心，先意承志，定省温清之中，每曲致其愉悦，及长笃好儒术，尊礼师长，与伯兄从怒斋敬先生之门。潜心力学经子诸史，寻常讲贯之余，别会有会心，不仅为文墨士也。及祖母年高，伯兄又以疾辞世，弃举业而操家政，浩落之胸不为俗累，纵有欺凌侵侮者，盛气而前急来缓受。比权量力之志，不存惟与良朋会聚，诗酒言讷，不矜奇、不炫异，飘然世俗之外。居心不设机关，而亦不尚诡随，是是非非，明目张胆，人皆服其公直。居常爱虬龙之胜，因以卜筑自题曰：“爱庐拟落成之后，复有事于前厅横楼，将于诗言言于时语语也。”乃弗遂厥志而殒其年，今冲上兄伯仲，扶尚新之手泽，居者之逸宜，潜然于作者之劳焉尔。

仲吉公德配李孺人传

侄孙厚宪撰

叔祖母李孺人，仲吉公之淑配也。系出衡邑之长乐为名家，子幼嫔内，则寡言笑，天性淳良，父母姑姊，咸称羨为淑女，及于归思，湄姑嫜枣栗，衣履必躬亲，不少假于仆婢，姑甚爱之，称佳儿媳焉。妯娌相得若骨肉，数十年无纤芥猜嫌，内外无闲言，其事公也。举伯鸾之案，凡家政顺命，而行不啻纲之，随纲商之，应官相助，增田园、光先业。公有嘉宾，则中馈酺酒烹鲜，款曲踰于寻常。

公晚岁爱虬龙之胜，筑室曰：“爱庐时，诸匠竞事土木，咸乐效命，皆孺人饮饷之馈饩，有以得其心而致其力也。”未几落成而公遽捐馆，孺人又命工匠装饰，成其所未成之绪，健持门户不坠家声。坤德之有终洵，无愧云举二，丈夫子少孤令出就，外傅爱无姑息，及长从先君子游习时艺。孺人则和熊以助辛勤，重以敬师之雅，供意其厚，每食命仆餽鼎肉，历久礼意不衰。为子完姻，课于媳以妇功，而鲜疾言厉色；至于仆婢有过，不即加叱咤，必从而善导之；节其劳苦，厚其衣食，不使有困顿冻馁状。体和之风，渐被邻里有以缓急告者，须臾立应初，未尝沾沾有德色。寿七十有三而卒，迄今远近，莫不啧啧诵其德，而称其贤，此宪所熟闻因略述为传，并举而授之梓。

早芳公传

再从叔禹识

从侄早芳名梅信，从兄乃武长子也。聪俊玲珑，大父爱而珍之，同余事笔砚，颖悟异常，时艺可观。不幸大父捐世兄弟孔多，因时事维艰，以砚田为营生计，不获列于黉宫。生平孝友，谦恭无怨忤，遇事为之，排解不少偏倚，咸存忠厚。淑配李氏，同心支持，生子四，义方克严，夫妇誓同死，不半月相继而偕亡焉。

景山公传

男积琮谨识

先考景山公讳柏信，先祖浚若公长子也。甫五岁失恃，幸继祖母妣宁孺人扶子多方，及稍长，配先慈宁氏，先祖喜其慎重，即以家政委之。年二十一生琮，自是叠生者男女八人。先考事继母犹生母，爱敬发于天性，自幼及壮，未有疾言倨色，掌家政二十余年，未尝欺心以营私。居父母丧，虽服满常，恫然有余悲。待同堂兄弟和蔼可挹，略无参差，遇尊长坐必隅，行必随，遇卑幼不傲不慢，接宾朋必衣冠严肃，承宗祀必斋戒诚敬，取予持平是非。以公其言貌举止浑乎，有古人风。此先考之实行也，敬志之。

衡山公暨公田孺人合传

男积环谨述

先父衡山公讳楚信，先祖浚若公三子也。禀性端重，内行犹醇，事庭帷斋栗和婉，得先祖父母欢心。逮遭大故，哀毁尽礼，每诞忍犹作儿啼声，祭尽如在之诚，居两伯父下恂恂敦礼让，且以爱兄之道施及犹子，而爱不失教。次伯父仅产一女，助田亩遣嫁。生不孝兄弟四人，延师授读，先兄督课甚严，能识文义恢先绪，皆其义教方之致然也。居家甘淡泊，客至则款洽无吝情，厚积蓄，广田园、新堂构，一身维持其间，所以为世业家声计者，几费苦衷，又出余赀周困乏，遇忿争尽力以解，虽损己财不惜也。人即以横逆来付之，大度不屑，与校终其身，无只字入公庭。至若急公务、理祠事，前庚申年，与族之贤能诸公，倡修家乘，敦宗睦族，皆洗心滌虑，公而无私，至今犹称道弗衰，享年五十有四谢世。先妣公田外祖父上省公之女，幼习姆仪，以淑媛称，年甫十四归公，先祖母早弃世，即持家政，敬顺无礼事失先祖父，克尽妇道居恒，犹以不获躬侍姑为憾，妯娌相得如同胞之雍为睦。至于奉宾客惠邻里，恤仆婢贤声靡闻于内外，不但主中馈，议酒浆能事也。岁在丙申，寿七旬晋一戚族制屏，称祝阃德母仪，表最悉述彰彰在人耳目矣！越十有三年，寿八十有三而卒。今吾族五续家谱，环亦随伯叔昆弟后，奉公效劳，幸简籍一新，何忍没先父母之懿行于弗传，聊即夙夙所见闻而记忆者，秉笔敬书授之梓。

荣仲公暨德配公田孺人合传

再从侄积环撰

从叔荣仲公讳信樞，叔祖东贤公次子也。为人端介不凡敦，古道言：“动必循于礼，取与一裁于义，盖秉性正直者也。”所交者皆正人，与先父意气投合，愈于同胞，事无巨细皆为商榷，处世和蔼，无骄态，无情容，遇赴愬为之排解。不违公论，常总理祠事急所先务，掌钱谷清白自矢，为宗族信服，以故庵公建祠，

公之力居多也。居家甘朴素力持家政，不惮勤劳，是以田园倍增，轮奂著美，而燕谄之志快，训子孙以义俾，其终岁勤劬，或习诗书或事畎亩，不令一人浮食，家声之不少坠者，此也！淑配公田同氏，自幼遵父母训守女箴，及笄归公琴瑟静好，笑言无所借，甘淡泊勤纺织，相夫兴家，称羨内助。今孙支日繁，皆能成立，亦公夫妇积善之余庆也！享年皆逾古稀以寿终。

乘六公传

父智禹撰

余长男名乾字乘六号恬溪。一岁时报童弗竟，每抱至诗对处，即笑而不啼，三岁就传日读数十行不为困，及八九岁，经书古文庄子西铭俱熟记，师所讲解一一皆能会意，十岁能文，乃三试未遇遂灰心功名，寻究故学，夜读彻晓，遂受火病或类失性。因自命石龙颠夫，余心切忧之，闻衡邑吴贞木，善占卜云学，此可养心制性，即请以教之。数日内诗文兼优，吕仙题石龙颠夫，赞以赠之，因问终身何如？始笔云千里，飞来一井龙，三十年前运不通。迨至甲寅，逢火化腾腾归去大江东，余拟甲寅后必有发祥之兆，孰意其命终于斯也，惜哉！其初习古学也，手诗数十首，呈外祖蕉畦先生，及业师松冈蒙先生，怒斋敬先生俱许可，他如闲情戏墨山水人物景致之类，动笔生灵，每画必为留题标意，如赠震弟扇面，内有渔舟垂钓，即题云：“湖海任傲游，一叶孤舟；丝纶落手夫何求，志在蛟龙头上物。岂羨沙鳅鼉鼓闹江头，尽数更筹，成功脱出傲王侯；四海无人堪共话老子。”羊裘如此类，亦命意幽坳灰心尘凡者也。惜天不假，年二十八而终，予悯其生不伦而死，可惜也！故记之。

附石龙颠夫赞

岳一南湘之东，有夫颠颠曰：“石龙安其土，乐在其中，不理生涯不务农，野草闲花弄春风。”不酝而醉，不瞽而朦，不喑而哑，不痴而聋。说知世事，浑

如梦饮之，食之若蝇虫，无羁无络；如野鹤，不寒不暑。似仙童遇奇，而穷性达而通愚也，质直狂也，从容也。向诗书苦用工也，研笔砚自启蒙，生平志气壮，以雄拔山寨河，寻筒中擎天，白筒挥面帖，满地黄沙表，枉筒心为形，役徒孤渺秋烟，残月挂眉峰，矍铄哉！尔翁丕休哉！尔公居斯乐斯，此邱垅于胡为兮，忆遭逢山有木度，目工云鸾顾望远，重重！日精月华井顶面，顽石生辉射碧空，龙吟涧雨入壑松，虎卧凌烟笑晚叢，长箫短笛吹林（？）。钟山鬼巍魑走冲，将子无死当我从，爱我溪山与尔同，几时与尔出尘红，几时与尔入壶蓬，清风明月一肩挑，挑来海上弄丝桐。

帝歆公德配刘孺人传

孙厚寅敬述

刘孺人先祖帝歆公讳信敏之淑配也。系出方田族，作嫔于公，敬戒无违，事舅姑以敬，处妯娌以和。性闲静，喜俭约，食不厌疏粝，及客至则鲜食立办。平居勤女红，为儿媳倡令，门内无一浮食，以故产业日增数倍于旧，而公晏然无家虑者，孺人力也。三子八孙，寿六十有九而终，生平阡范，克彰贤声，最著其福寿之兼隆也！固宜于是乎书。

介士公暨德配周孺人合传

孙厚理谨识

先祖讳信值字介士，王父亦愚公之五子也。秉性忠厚，居心和平，谨言慎行，为乡邻重。同母兄弟六，半游于川公千里，跋涉寻访，有依依不忍舍者。事曾祖母以礼，病则汤药先尝，克完孝道。绍先业，稍增田园，素严于取舍，教子孙以勤俭，见人有过，隐而不宣。族戚缔结，终身靡二，喜种植，乐朴素，衣履不敞，不更为浑浑乎，有古君子风。至祖妣衡邑长乐周孺人，赋性纯良，室无交谪，外有贤声，饮食甘淡泊，而款客必丰，织紵自勤，为子妇倡。生子二曰林、曰枚，教之以义，即理受饴弄之恩，沾慈帷之教者亦多。公寿九十有一，孺人八十有七，

耄耋齐眉，乐享天年，始所谓德相配，而年亦相并者欤！今奉父命略表其潜德之，未尽泯者，垂范后世云。

禹耀公暨德配邓孺人合传

侄孙婿罗公念学典氏撰

太翁讳亮字禹耀，以元先生第三子也。生于康熙癸巳，歿于乾隆乙巳，寿七十三。淑配邓孺人，生于康熙庚子，歿于嘉庆辛酉，寿八十二，举三子，孙十一。翁生而岐嶷诚慤，庄重持己，不事纷华，与人不设城府，虽坦怀乐易人，无有侮而狎之者。居常督耕课读，治家严而有法，一切玩好事，性雅不合诚笃实君子也。邓孺人娴于内，则始敦妇道，继著母仪太母之贤，得太翁刑于之化，而益彰太翁之德，以太母内治之勤，而弥著正内正外交修，不逮奚啻昔之，鸾耀而厥子若孙，又皆兰桂联芳，宜其保合太和，白发齐眉，坐享洪庥，与年而俱进，福与境而共享。今外叔恩以行状示余，而嘱余为传，余维太母之懿光，既屡常亲炙；而太翁之行闻之，伊族耆老亦审，兹不敢妄为谀美，特切实而为之传。

君勅公传

内弟罗天聪撰

舅翁罗公讳纶字君勅，岳大人若奇之长男也。令嗣秉义、葆光兄弟嘱余为传，余属内戚，固知公之深而乐道之。盖舅兄慷慨人也，生平喜交游，乐客宾，为人排难解纷。虽挥金有所，勿恤惟乐与人为善，比闾族党薰其德而良善者，类不乏人抑忠信人也。有怀必吐，见义必为世之，緘默养奸，曲谨待变者，不觉对之色愧。盖其任乎，天而率乎，性莫非守古初之风，而存生理之直，凡此皆人之所难，而为公之取，重于当时扬休于后世者也。性孝友，岳翁值世运多艰，悉以家事付公尽瘁，乡城几无宁晷出告，反面必有常度后。翁母抱恙，承侍汤药，衣不解带，及没哀恸惨怛，三年之内如一日。至其友爱昆季，善相劝，过相规，忧乐相共有，大被同眠灼艾分痛之风，即此已足树人伦之，望而懿行，不可以类推。与继配段

孺人生子二，皆醇谨老成，卓有父风，盖诗礼之教，渊源有自用，能丕振家声，门庭安得不昌大与。

汝能公暨德配白鹿孺人合传

族弟连城依信撰

如能公讳信志，若奇公三子也。性仁厚，躬勤俭，自少暗，事席先人成业，无少陨越。事双亲养志养色，无缺礼。时岳父白鹿福生，子夫妇往川，至宁乡夫歿，其妇陷伊地，弗得归公独负贖，往迎获归桑梓，并委屈周旋，置之安全，凡其周急扶危，大抵类然此，固仁厚有余，宜享遐龄者也，乃年仅三十以疾终。淑配白鹿孺人，恸不欲生，以有子五，不敢遽自引决，遂矢志柏舟守其业、育其子，临深履薄，勤纺织以助家费，更扩其基业，以养以教抚诸子，皆卓尔成立，及时婚配，儿孙绕膝，此孺人以母代父，茹茶饮冰数十年，坚贞劬劳，而克慰汝能公之灵于地下者也。厥孙等铭念不忘，述其略而属予纪梗概云。

如德公暨郎君帝相帝吉合传

族弟佩信拜撰

汝德公讳信道，若奇公之四子也。幼有英伟气及壮盛，与族诸先辈共扶族纲，剖断是非，秉公直义，正辞严莫，不敬而惮之。至若永慕堂之修，复家乘之续编，不惮倡而先旧业宗谊，赖以引长此固，祖宗之贤子孙也。兼精明医理，苏活多人，其阴功又多多矣。宜其后嗣克昌长君帝相，讳禄擅能干，处乡族事有父风规；次君帝吉讳禧，能读父书，事母汤氏，子职无忝，事继母王氏，若所生，抚侄若子，恩义并至，处世和平，而非理弗为至，其惩强扶弱，所谓不畏强御，不侮鳏寡者也。年七十七岁，嘉庆元年熙朝恩诏，军民七十以上，给冠戴司礼庠生，曾持报来家两次，君辞之曰：“我不慕荣显，惟愿有子承顺，使我得快余年为乡中耆老。”逐甘以以韦布。寿七十有八岁而终，汝德公桥梓之懿行若此，其后贤之发祥可预卜矣。今吉五嗣清，不忍没前芳，而嘱余记其生平，以垂于后云。

文扬公传

族弟南窗佩信撰

族兄文扬公讳信彬，顺先公第五子也。为人从实黜浮，不乐随俗俯仰，不言人闲是非，幼读书能晓大义，至老手不释卷，记诵有加，时辈亲老，躬耕力养，以奉甘旨。昆季八人最友爱，馭子侄恒引古人格言相规，不许为非理事。生平既勤且俭，布衣疏食裕如也。年四十余，淑配刘氏殒世，子皆幼或劝续妣，兄曰：“人生以有子为荣，惟无嗣者不得已而出此，吾幸有子三，可免大不孝矣，何妣之必续为。”于是以青年鰥居，礼义为卫，五十余年如坚石如白壁。今天子嘉庆元年，公年九十有一，恭奉太上皇传位，特恩例授民间年自七十以上者，给九品顶戴，并赐绢帛俸米有差。兄寿最高，尤为圣恩优注，邑侯遣史至其家，促令具报领给者，再兄固辞曰：“畎亩愚老，获优游以享太平足矣，岂敢妄冀殊恩乎！”竟力辞不受，族戚劝之，皆弗听恬淡，浑朴无辱为荣，其真葛天氏之民欤！寿九十有三而终，子三孙十余，皆辛勤以继其业。今古道照人懿好难泯，特表之以彰国瑞。

兆五公传

族弟连城依信撰

族兄兆五公讳信桂，顺先公季子也。髫年就学，锐意进取，屡试未遇，遂搆别业，于居室之左傍，日讲学，其中依兄弟幼从之游，及门皆惮之，性清介，而处事济以和缓，尝语依兄弟曰：“吾得学尔祖心德公之为人，此生可免戾矣。”公常诫吾辈谓：“凡事须急来缓受，十有九得。”吾憾力不及耳，故守此言，以行之乡族，鲜有失言败事，家素清淡，以笔墨代耕，不营非义之利。卒之岁年八十，病卧久不起，族党景其行谊，馈以药费，公艴然色怒谓：“有无相济，疾病相扶，虽乡邻通义，而临财毋苟，此检身之大防安可以，危迫时顿失，而玷我毕生遂力，

却之廉隅之峻厉，如此？”古之谓有守者，其在是乎。上有七兄事之皆如大宾，教家人以礼法。而祖先祀事，尤其所重，乡族有纷争者，悉平心解之，而人皆悦服此，皆大节之。可珍书之，以示其后人云。

日章公传

侄静轩厚宪撰

日章公讳信曜，如镜公次子也。禀性浑厚，为人端方，其承欢高堂，曲尽爱日之诚，遇亲疾则依枕前奉汤药，衣不解带，及其席苫块卜窆窆，必尽礼无违，虽终丧犹有余悲。荆庭友爱，有长枕大被之风，即当析箸时，家务靡不推让，从未有繁言伤同气之雅。元配公田孺人称贤内助，生子一早世；继室申孺人，以贤继贤，举子四，公课以诗书，日束于规矩，准绳中不令一毫佻达。待诸子侄辈，刚严中俱，有和乐之气，莫不敬而爱之；处宗族恂恂敦礼，让往谒必肃衣冠，客至则款洽无失礼，人多称羨。不置家藏书卷，如邺架日，倚明窗净几，手不停披，目不给舜，蕴蓄之富，所谓行秘书者，何多让焉。用是发为文章，笔酣墨饱，不失先正法程，宜属名场健将，乃以数奇终身不获一售，有才莫展，时论益为叹惜。且心细如发，手抄古文时艺，字里行间，精雅迥殊于人。凡遇天时人事，及应酬细故，随笔记录，累岁月无缺略，其婆心尤为人所难及。至其平居崇俭，得钱谷日丰，田园日扩，邻里以缓急告须臾，即应而终无怨忤。一生敦行古道，足不涉市井，口不形毁誉，色不徵喜怒，可与古君子同日语矣！享寿六十而终。

世表公传

族侄孙裕堂载厚撰

族叔祖世表公讳信光，仅文公次子也。与兄宗山公，幼习诗书，精圣贤义理长，勤创竖廓祖父规模，同行兄弟辈类皆英，奇磊落有守有为。而举止端详，言行笃实，则推公为第一，此予所熟闻而习见者也。夫根之固者，未必茂源之远者流自长。公去世距今五十余年，而长郎讳藏者其后人，今已孙见孙矣，次郎讳萃，

其子虽有夭折，而孙有三人俱杰出不凡，三郎名英，现年逾七旬，犹矍铄且有子四人俱授室，添孙一门之内。勤耕勤读，孝友雍睦，将来兴门亢宗，有可为公预卜者，因摭其实而为之传。

洁斋公传

衡阳增生愚内侄铁舟李骏撰

姑翁洁斋先生刚正人也。讳怡信字嘉猷，文学毅菴公第五子，幼承庭训，颖悟异常，伯兄蔬园公尝器之曰：“此吾昆季中白眉也。”及长积学有年，为文根抵深厚，议论风发，泉涌连试不售，遂画足场屋，常吟少陵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句以自慰，于是涉猎经史及百家传记。而于廿四史，不惟上下数千年，得失兴亡之故，朗然于怀，且于山川、郡邑、年号、岁次，亦能默识无遗，朋侪类聚纵谈，先生一一指陈如数掌上罗纹。训迪后人，每戒以学正人行正道，毋为刻薄事，且时述毅菴公有何所学以承先，言必忠信，行必笃敬，夙夜无违斯耳，将有怀而裕后，宜尔室家乐，尔妻孥父母其顺矣乎之句，以诏示之人有缓急，常分多润，寡不责偿，接引后进恂恂若不及，并自忘其分之尊而齿之，长排难解纷，惟恐以小忿贻大忧，委屈开谕。不惮再三至公庭论事，则明目张胆，毫无曲徇人言，有当急为排许。或强词夺理，辄须眉俱动，是以一时奸邪敛迹，而风气为之一振。虽群小恶直丑正时有侮辱，先生终不畏其锋，而少为屈挠，此刚正之气本乎天性然也。经理词事先后十余年，无一毫私而又急所务。如续谱牒，以联宗族修祠宇，以妥先灵，增广公业以隆，孝享曲全先果以体祖德，凡此数大端，彰彰在人耳目者，虽有诸贤赞成，其实先生一身为之倡焉。先生年老，愈淡名利，忆昔周甲之岁，戚族欲制锦庆祝，先生曰：“人必盖棺而后论定，若徒邀誉于生前，或滋遗议于身后，诸君意虽厚，恐适为吾身后累也。”谨辞弗受，今值谱牒将成，表侄文彬等，请传于余，余与先生谊属姑侄，知先生最悉，乃即所闻见者录之，俾后

之人得以览焉。

赞曰：“生存之祠、去思之碑，皆因盛德之，在人不可得而谊兮。”又况老成云：“亡不能再睹光仪，是惟摹其性，情状其行为，令人仿佛而依稀惜乎！”无写生之笔，传神之手，为发幽而阐微。

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合传

侄孙容斋宽厚撰

夫人之可法而可传者，岂必公业烂然声施赫奕哉，即庸德庸行式于家型，于乡亦足以光家乘而深景仰，如吾叔族实先公暨德配王孺人，真所谓两美具二难，并有令人追述不忘者焉。公讳恂号美光，文学毅菴公之季子，生而凝重，广颡方颧，鼻准丰隆，风鑑家谓其三停匀满，堪称福相。幼读书便明字义，九龄失怙哀若成人，事长兄蔬园公若严父，长兄益重视之，及长性和顺，不喜干外事，然一遇公愤，侃侃而谈情理咸协。居家喜俭朴，一丝一粟不许浪费，至济困扶危，则又解囊乐施，遇岁荒谷贵时，尝语诸子曰：“助天为虐者不祥，来糴者，虽一斗一升，尔曹休刻价、休惮劳可也。”以故四子胥平易近人，不坠家声，凡此固属公外济之才。而王孺人内助之贤，亦与有力焉，孺人系衡邑巨族，王开筵公晚女，秉性温柔，赋质端粹，年十四归公，孝姑嫜、敬夫子，和妯娌、惠奴仆，以及教子课孙，勤俭理家，固妇道之常无足为孺人重。惟是内行孚于远迩，戚族中有妇姑谿勃，夫妻反目，姆婢参商者，孺人一至立谈问，辄涣然冰释。故当时闺闼内，咸称为女隋何云。今值谱牒垂成，展亲叔嘱余作传，余揆诸情与分，两不容辞，故敢质言之如左。

鲁菴公纪略

孙载厚敬述

大父鲁菴公讳信慈字休元，曾祖尚文公之抚嗣，本生曾祖县丞学渊公之次子也。尚文公早世无嗣，曾祖妣熊太君青年守志，遵高祖明经孝懿，公遗命抚大父

为嗣。大父生而品貌异常，声音洪亮，幼聪颖，经书子史靡不淹贯，本生曾祖妣王氏也。大父每取外太祖船山、外祖蕉畦、舅父芸者三代著作，熟读深思，故其发为文章，雄健简古，后竟屡蹶名场，援例入成均非大父素志也。作诗古文词，援笔立就，卓然大雅，不群读者莫不叹。其腹笥之便而讶，其出笔志捷，情来兴往，连觞分韵，尝与名士相赓酬。今所遗稿，犹令人连叹，尝不置云。性极孝，九岁时家被回禄，随母熊太君寄居乐全堂，太君以夫墓在后，命建宅于此，大父鸠工庀材落成。而太君辞世伴守三年，获吉白茅冲而厝焉，生忍两辰必躬奠，至老犹悲泣不已。遵母太君命，买万安乡庄田四处，捐入县学助书院膏火，且为太君入主节孝祠，府县志载甚详。生父学渊公交游广，联姻者皆巍科显宦之家，馈送酬答甚烦剧，兼以内讧外侮，连年不休，大父虑其年高起而分任之，仍营旧宅同居，俾学渊公得乐享遐龄，迨两次读礼俱谒诚尽慎焉。夙友爱堂兄念斋公，同堂不啻同胞，念斋公疾革时，遗书以家事嘱，而大父待其后人同己出。生平淡财利，家虽饶而自奉，约衣不重裘，食不兼味，庄田纳租慨从薄，故佃户每多殷实焉。甚顾刚常，遇有祖业出售，虽价昂慷慨受之，其他全破镜释，无辜矜孤、恤贫，存亡继绝笔难悉数。又排难解纷，曲尽人情，强必抑、弱必扶，解释仇忿者。不少一生营建凡三，惟周秀坳一处，费数千金额，其堂曰：“怀阴取上，怀祖父下阴，儿孙之意耳。”每念读书半世，未遂显扬之志，课子几欲成名，旋以家事废，爰命载与宽，从名师读书家塾勉之曰：“有志者事竟成，毋畏难、宜发奋、为诸弟倡，盖所期者大也。”后载与宽虽得，并青其矜而揆厥所望，则甚未之副也。大父弃世，迄今四十余年，而子孙曾元近七十人，男妇百余人，读与耕尚守其业，勤与俭，犹知自责。后来之事，其将以大父之德，而卜其炽昌也乎。

附像赞

同邑眷晚何益壮敬题

体园而正，面赤而方；神清骨重，髯美须良；肥厚耳珠，高凸鼻梁；怒则须动，笑不声张；立如鹤峙，步似鹅行。是人也积善兮，儿孙念切读书兮，祖父情长有才，不屈无慾能刚，叹世俗之如脂如韋兮，力扶纪纲，憾贪吝之如鬼如域兮，痛斥豪强人，但知其排难解纷，如仲连之鲁老，而不知其胸维全史，为边氏之经笥，与刘氏之墨庄。道光丙午科钦赐举人，年八十有二老人。

天才公暨德配谢孺人合传

族晚槐村培风撰

天才先生讳惠信，中和公之季嗣也。为人肃慎，温恭敦古道重，然诺笑言不苟，喜愠不形，人莫测其溪。际当分爨时，产业不甚厚，然儿女婚配，宾朋庆吊，以及酬酢往来，冈不各得其宜。盖其从勤俭中得来者，虑至周而用有余也。训子侄以义方，必使从事于规矩准绳中，故一门之内循循雅饬，望而知为胡瑗，子弟居恒，不常与外事间。遇乡里雀角之争，有理不能喻情不能动者，则又不惜已费，从中挽息，凡此皆敦睦之行，至今犹称道不衰况。祇父恭兄其孝友又素孚，于宗族乡党哉。淑配谢孺人系出陈留望族，妇德冲和，事公姑以敬，而高堂为之斋容，相夫子以顺，而琴瑟为之静好。且勤以持身，俭以治家，为诸子妇倡母仪，称无愧焉。是以德配德宜乎，登春台祝仁寿，同享齐眉之庆也。先生寿七十七而终，孺人寿八十六而终。今后嗣绳绳继起，方兴未艾，殆天之所以昌其后欤！嗣子文贼翁与族中贤能倡修家乘，欲举两尊人之懿行，垂诸简策嘱晚为传，以寿梓，爰即其状而直书之，以示来云。

连城公暨德配白鹿孺人合传

族侄孙容齐宽厚撰

余阅旧谱至族叔祖连城公暨德配白鹿孺人，五十双寿文，始知公德行绳粹，而又济之以才，才情绰裕而悉本之于德。孺人雅尚清闲，而又不疎俯仰，力勤中馈而仍不损风操，真所谓两美具二难，并有非谭爱莲先生如椽之笔，不能击其形

容也。朱文缘字，光踰青史彤管，余何敢复赘，虽然年弥高者，德弥邵寿愈永者，心愈长兹，特将五旬后之事略纪一二，大端以为传。忆嘉庆丁卯岁大旱，自四至七月，赤地千里，公于七月初倡众祷雨不张，盖不挥扇焚香，顶礼行跪，烈日中如是数日，精诚之至，感而必通，月半大雨如注，禾尽起古来澍雨，随太守之车甘霖，酬商王之责洵非诬也。雨后又倡众悉养，割禾种荞麦，八月禁革糖酒杂食，广种大麦及莱菔等。事刊行前，方县宪救荒策，四方效之，活全者数百万余人，以视鲁辰乞糴于齐秦，穆贷粟于晋，其劳逸为何如哉，凡此皆公之仁也。而孺人之仁，又足以济之，家中塑观音神像，朝夕虔礼，故其行事必以慈悲为怀。公仙游后，如推食以济人饥，解衣以慰人寒，建茶亭、平道路、修桥梁，纵家无余贖，亦勉强解囊，以襄厥成戚里。闺闾中有忿争，孺人一至连声佛号，辄冰释，当时推为女仲连云。余曾作妇德诗一首：“中二连云家，余旨蓄邻分；润性好慈悲，佛见怜村落；有时谿勃少，亭桥到处姓。”名镌真堪为孺人咏矣。他若凭空结撰之语，人云亦云，皆弗录惧诬也。公讳依字辅车号连成，享寿六十有二。孺人为白鹿建伯公之女，享寿七十有八。今嗣孙鸿恩弟续谱领袖士也，谱垂成以传，请余谨书此以示来兹。

予德公元配刘孺人传

族叔仗信撰

罗母刘氏、族侄予德元配也。其子厚良，尝从余问予讲课之暇，请余为其母疏实行以垂不朽。余辞以不文况阆范无，余由悉必不获已子试道其详，良于是肃予而言曰：“良母系一都刘公祥生之女，甫九岁于归于父，事王父母无失妇道，王父母见背父幼孤无依。母克勤内助，早作夜思，励精罔懈，是以家业无小失坠。赋质端凝，简言语怡声色，父或有怒，恒婉言解谕。性慈善，时有孤子失养，母抚养育恩同己出，邻妇受其饱煖者，至今戴德不忘。举良兄弟五人，课以耕读，

不容一日懈。训子妇以勤而相煦之，容溢于言表此母之实行也。”余曰：“如子所述，懿行亦彰彰矣！余何庸赘词。”于是直书其言而赞之。

赞曰：立身淑慎成自天，性洵无非而无仪，才猷施于家政，本慈善以为怀，斯恤孤而怜贫，既植德之不浅，宜尔子孙绳绳。

永贞公传

弟泰韶识

先兄讳泰恒字永贞，余侄厚兴之父也。性英敏、识高远，度量超越，卓犖不群，固宜享遐龄，一膺多福，何遽弃尘环，速登鹤驭，年二十六而没。

心惟公暨德配李孺人合传

男厚行敬述

先考心惟公讳积诵，时达公长子也。性正直、寡言笑，年十六失怙，哀毁尽礼，敬卜佳城而安厝之。由是为弟完姻、遗妹子归，力持家政，以慰母心，迨鹤翼已折，抚其孤愈于所生。生平忠厚，宅心取与一介不苟，支费必留有余，而侈靡是戒，力田乐业，随遇而安，兴土木撑持门户，家声益以不坠。而内助之贤，则赖有李孺人焉，孺人自幼来归，性秉淑德娴，阃范早著令闻。奉姑曲承甘旨，而自安于淡素任妇职，晨夕罔倦，广逮下之仁，而恤其甘苦。周戚属之困，而同其吉凶，事先父敬戒无违，举案齐眉。生三子七孙，皆森森成立者，慈帏义方之力也。行兄弟念双亲之德，没世难忘，今辛重修族谱，略述以垂不朽云。

豫斋公传

清泉世小弟邹锡敏撰

豫斋罗公世先生，学名显祥字王翰，邵陵名宿也。性端重、寡言笑，岸然道貌，望之若落落难合及之也。则善气迎人，相勗以道义相勉，以文章所谓，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者欤？蚤岁攻举子业，芸窗篝火，五夜不辄。迨蹶于棘闱，遂肆力于诗古文诗，每下笔其高迈若老鹤之唳，空其清圆，若娇莺之啼竹。与先君子洙元公称莫逆交，先君子曾阅其志学堂联，崇彝堂赋实心折焉，其联云：“仙烟

火神千日酒，草茅富贵百城书。”又云：“茹淡甘贫口嚼宫商，角徵镕经铸史胸横。”甲乙丙丁于此已窥见，一班友教数十年，不徒讎校诗文，尤披肝胆动人至性。每讲课辱暑沍寒不倦，以故游其门者，恂恂雅饬望而知，为胡公弟子其居家也。孝友本自性生，庄严垂为家范，不露圭角，亦不事模棱淡情势利之途，绝迹是非之场此，则先生一生之梗概也，嗟乎！先生之学与行如此，而乃仅一矜以终，且不及见郎君之成立也。九京中不无遗憾，然人生所最难得者贤子耳，今式旃世兄忠厚端庄，以诗书继世，蜚声庠序人，谓先生有子矣。余与先生素叨孔李，且侨居贵地，一尊细论时相过从，知先生最悉，因撮其大者为之传。

松峰公传

孙培华谨识

先祖松峰公讳积铭，字警予，自幼受书，明书义及长，兼通岐黄青鸟，遗书为人识礼度，以故愉色，承膝下之欢，蔼容联同气之好。于宗族乡党中，靡不抑抑自下择人，而处不屑屑随流俗浮沉，御仆工甘苦与共卒，有以得其心而获其力。为邻里排难解纷，宁虚己以待人；怜贫周急，常倾囊以济物；歉岁之称贷者，收其本而不计锱铢；荒年之乞糶者，减其价而不吝升斗，以是感德者，众至今犹津津乐道云。生平甘淡，素不食牲肉，颇嗜酒不妄言，惟知己对饮，则纵谈往事及当世之务，娓娓若河决，莫知能御。至于理家政，不惮辛勤，能以徒手厚积储，扩田园，今后嗣粒食有赖，何莫非燕贻所及也，年四十有二而卒。元配敬孺人，性淳良，言笑不苟，来归时修行妇道，佐公以勤俭为升家计。生先父不三年而逝，时年二十有八，莫不称其贤而惜其享年之不永焉。华生也晚不获沾饴弄之恩，间尝于长老前得闻懿行，因敬述之以传。

俭可公暨德配刘孺人袁孺人合传

姻眷小弟罗心念学典氏撰

公讳纯字俭可号约菴，系太先生省三公之子也。生而颖慧，举止异常，年甫

三岁，省三先生卒，公零丁孤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母陶孺人携依舅氏未几，而陶孺人亦没哀毁，骨立左右曲慰之。公曰：“纯也不肖，不能承欢，至于播迁以养其亲，痛何如之，盍为之感泣。”初舅氏令公就学，雅好读书，其才其志横溢直上，已足乘长风而破浪，有勃然不可遏者。乃经营小试，遂致财货丰盛，积金巨万，中年归里，与党里宗戚乐意和平，未尝以良田广厦，而稍有矜色，以致推分金之雅而情浓。知己高与共之风，而义重友朋，输余货以赈困乏，解己囊以释纷争，更为人所不能及者，夫惟善行昭昭，斯福自绵绵。原配刘孺人生女二，长适公田建民，次适三都申及甫。又娶袁孺人，举丈夫子四，长名濂、仲名涵、叔名潜、季名渊，皆磊落英奇，卓犖有儒雅风。刘孺人幽闲而贞静，袁孺人淑慎而温良。尝思两孺人之雍睦，一寅极之相倚贤继，而庆衍乎螽斯。两孺人之承事于公，真彩凤文凤之聚，呈德以德媿，而咏叶于关雎。公寿六十有六而终，刘孺人卒年三十二，今袁孺人独秉内政，宽严有法，好恶与共，莫不爱戴，家口数十而庭无闲言。值公家乘修镌，令嗣君等即欲阐扬先德，而属传于余。余闻子固云：“苟非畜道德，而工文辞者，虽作不传，然思谊重姻戚，分不容辞，且其德不容不传，因以其人之德，可传于后世者，传之虽文不雅驯，或可以人而传也。”遂为之传。

嗣远公暨德配贺孺人合传

脉侄厚魁谨述

先伯嗣远公讳积效号怡斋，先祖方宇公之子也。性庄严忠厚、喜幽隐，年甫舞勺。而先祖见背立志超群，自修之功倍切，于是胸富经史，昆季有四，惟祖母之命是依，同心一德，卜筑于朱家冲俱完配，然后析爨，洵古所称难兄难弟也。平生衣取御寒，食取充腹，无侈事靡斯，时址基扩田园盛，或排难纷、或持倾扶危，未尝一辞劳瘁。闲则杜门不出，惟以经史消永日，市井中初不轻涉一足也。

疾病不尝药饵，不事巫覡，利欲不足动其心，玩好不足眩其目，芳行卓卓多为宗族推重。年六十有八以寿终，易箴时书格言以遗飞兄，痛心之语诵者，莫不长太息耳。伯母贺孺人闺德淑静，克尽妇职，倡随数十年，鸡鸣戒旦，事孀姑以敬，处妯娌以和，持家政有纪，训子媳有方。恤仆婢、周邻里，贤声播于内外，奚啻议酒浆，司中馈为能事哉！享寿六十有一而终。先伯存日，自探佳城墓碑合刊，系亲为预题，以誓同穴。飞兄遵治命，而安厝之吉址，天然斯生享齐眉之案，没成连理之枝，非先伯之厚德，曷克臻此令。飞兄克绍箕裘得养静自高，诸侄亦克绳，祖武英气勃上，不安于小成，更足见先伯夫妇之余庆，焉魁也！虽离居数里，常登其庭德诲谆谆，爱侄犹子，靡有隔膜视之。兹吾族有事家乘，何忍没先伯母之懿行于弗彰也，是为传。

道任公传

族书绅氏佩信撰

道任君讳积觉，太学猎文公乃其祖，文学金台公乃其父也。怀瑾握瑜，乃竟厄于时短，于数赍志早世，人皆惜之。为人心性闲雅，不喜纷华，不事矜张，幼聪慧，好读书，为文引绳，切理骨秀神清，诸先达皆许其掇。青如拾芥年未冠，王父与父相继逝，昆季析箸，以训课兼诵读，潜心文艺，就正名宿，期合于大家矩度科第之荣，不惟见推于人，以自信有素。乃年仅三十而殒，又不数年而其配曾氏亦竞相从地下，呜呼伤哉！幸善人有后，生子一名福尚，其克自振，旧以绍先绪，则道任君，虽早世永世矣。余虽叔行幼从之学，受益最深，亦相悉最真，节此以示其嗣子，使知所目励云。

荆州公德配尹孺人传

侄孙邑庠生玉岫尹 哲撰

节可传矣，节而苦，苦而得甘，则更可传。祖姑母罗府孺人，系余曾伯祖月生三女也。志行纯良，品质端庄，自幼于归罗荆州公，性敏慧，能解翁姑意，杖

履不少离。甫九岁姑刘孺人即世，与六叔姑共炊数载，零丁孤苦。始克成立后，翁朴先公移居五百庄，孺人奉甘旨克尽妇职。迨祖姑丈有事缔造，孺人背负幼子瑛备，尝辛苦供食内外工匠，今之堂搆伦奐者，其赞切之力居多也。祖姑丈遘疾，孺人衣不解带，逮分鸾之夕，凭棺泣血志切同穴，所以隐忍复活者，痛诸孤之茕茕无依耳。平素以礼自持，至是愈加整饬，不御绮罗，戚里喜筵辞不赴，抚诸孤恩威并济，朝夕诚凛凛乎！若严师为授，至一遵礼制，尝曰：“婚姻大事，岂可以吾孀居，故致孺子有缺议于人也。”午夜偕媳纺织，篝灯频分合。族以孺人含荼茹蘖，矢志柏操，旌以匾额颜曰：“节比松筠，盖实录也。”孺人称未亡人者，三十八年清洁无玷，享寿七十有三而卒夫。孺人始历艰险中，更辛勤卒之，受多祉备诸福兰桂竞秀，贻产丰腴，岂非天之报施不爽哉！

述周公德配公田孺人传

静轩侄厚宪撰

公田孺人述周叔之佳偶也。当婉婉母教时，言行动中规矩，已居然称淑媛，迨笄而归，挽车继少君之风，举案媲孟光之德，鸡鸣戒旦，称贤内助。性闲静，绝不闻有笑语声，闺庭之内肃如也。宾至具酒浆淆，供核不减，侃母截发，尝延余于家塾，课其子习八股艺，中馈供食极丰洁雅，得尊师之谊，令其子肄业和熊丸资膏火，不容有须臾宽子，或偶入内，即促之就馆，督责之声达于馆，有邹母风。晨夕纺织声与诵读声相间，女红之勤不啻鲁敬姜。至于事姑嫜，则克尽妇职，时见愉色婉容；处妯娌则不啻同胞，从无疾言厉色；待仆婢，则有以遂其欲；接邻妇，则有以给其求。若阴雨之润，忝苗沛然有余，殆巾幗中仁人欤？年四十有一而卒，至今称道其贤者多矣！其子崇礼追念萱慈之德，问传于余，以余知孺人最悉，可不状而志也，故不辞而为之传。

省齐公暨元配公田孺人合传

静轩侄厚宪撰

自古鲍萱之、与少君梁鸿之、与孟光，固以德配称为伉俪之贤，而未易数数见者，今省齐公夫妇，殆后先辉映焉！公讳积瑛字自成，衡山公次子也，其元配公田文学良辙公之女也。公自幼崭然见头角，迥异凡几，善记诵，日授书数十行，读一再过，即能背诵无遗误。稍长习八股艺，每占一题，默坐沉思有顷，纵笔疾书千百言，痛快淋漓，浑合时艺体裁，业师雅器许之。时淑配孺人已及笄来归，常以学劝，公益砥砺无所懈。未几枕严堂之块，与孺人哀痛尽三年丧，而壮志遂隳，嗣是家政纷纭。伯兄已不胜拮据之劳，公则佐理于外，孺人襄成于内，鸡鸣昧旦之余，同心黽勉，以故阡百连络，家道峥嵘至其倡。随八九年，眉案端严，如友如宾，琴瑟静好，如兄如弟；上事高堂，皆有以见其愉色；中宜家室皆有以著其蔼容；下驭仆婢曲尽体恤之仁；外处宾客不失款治之礼；内外以正刚柔以济，较之古来贤，伉俪以德配德者，何多让焉！夫妇同庚以丁巳年生，举丈夫子二，孺人年二十七卒。公续炫衡邑张孺人，有贤能声，也举二丈夫子，壬辰兴土木，门闾辉煌。越明年而谢世，公令桂兰竞秀，其余庆宁有涯量哉！

玉光公传

胞弟积环撰

玉光君讳积瑄，环之胞兄也。体厚而质秀，事亲克尽其道，先父母钟爱之。待两兄甚恭夙，无嫌隙；处弟环友爱尤笃，善相勉、过相规，从无疾言厉色。至今犹忆念不忘，禀性不刚不柔，处世不傲不慢，轻财不浪费，善饮不及乱，其聪颖之姿，与诸兄弟为最。读书敏悟文艺颇就绪，尤精于隶首之术，而于度量因乘深得其奥妙。至于善书画、喜琴棋，此潇洒之行，乃其绪余耳。使寿享遐龄，将见立德立功，正未可量顾天不假，年甫及冠，竟一日病而卒。兹族谱五修，忆其行谊，不忍弃爰书以为传。

余庆公暨德配程孺人合传

族南窗撰

余庆侄讳积善，汝能公之二子也。痛父早世，事孀母白鹿同氏孺人，温清定省悉，如礼事无巨细，莫不趋承，弗敢暇逸。理家政惟以承先裕后，为务惜天不假，年四十有一而终，未竟生平施为。德配程氏，幼嫗姆教，及归余庆君，同心一德，内助中称贤良焉！迨中年失所，依礼以卫身，勤俭以养生，忠厚以训子，俾家道日隆，守贞四十余年，与其姑矢志柏舟后，先辉映厥，嗣克昌。长君在位讳珙，敦厚周慎，堪称克家，曾司祠领袖，是非之投，尽力排解，修建之业，争先踊跃。次君重世讳钟，秉性正直，处世公平，事母克承欢心，人感咸曰：“君夫妇有子，殆信然矣！”

五车公暨德配宁孺人合传

族南窗佩信撰

五车侄讳积富，汝能公第五子也。自幼能承庭训，晓世务，早岁失怙，即善支持门户。母孀居四十余年，定省待膳，曲承欢心，尤能笃天伦，以全同气，不使手足远离家庭，闲已具苦心矣。迨兄弟析箸后，益自奋励于先业，多所恢扩，又得宁孺人内助，而家道益昌。孺人性温惠，孝以承姑，敬以相夫，慈以育子，固可为闺阁法，而昼夜率子妇事纺织，厚其积蓄，助夫君广田园为燕，殆计今子孙之赖其恩勤者，诚非浅也。故属于余而特纪之。

戒吕公暨德配尹孺人合传

传也者，传先人之懿行，垂以于奕祀而弗泯也。然必其人之真，可传而为之传，如罗公戒翁姻先生，余脉侄祥之岳父也。祥赘于公门十有八九年，余往来聚会，知公之行谊有可传者。盖孝于亲，轻于财人也，三岁失怙，茹蘖之母熊丸教之，幼嫗经史，长重儒林，因不忍以家政累亲，逐弃举业援例入成均，孝事孀母，节呈上闻志载详矣。曾为双亲卜吉习堪，与书寻龙踏穴，弗辞劳瘁，所获两处佳

城，约费千金，岁戊寅厝父叔于谭家冲，探其穴有古塚在，遂权厝左右，复刊老坟以碑其心，地之良亦锡类不匮也。厥后母卒，哀毁尽礼，而酒肉终丧不御。己酉岁母葬时，隆冬大雪，公年五十九矣，而草履桐杖，扶榱入山，修筑成莹，不避严寒守视达旦，谓非儒慕之怡老，而弥笃者欤？且一子，子立嗣，虽艰而庭训必严，遗就名宿隆师，不惜重金，故令嗣克继家声，授职有待，咸推公义方之教，虽所致也。念贩夫贸易之苦，多售其值悯，佃人稼穡，穡之艰纳其租，甚有年老孤贫，慷慨给以田亩，终身弗取颗粒者，不一其人兼。戊己两载连旱，公不乐居施济之名假，开荒以活邻里之穷而无告者，迄今犹藉藉人口。公之富而好行其德，不于此可窥一斑乎！他若堂构，衣食之类皆敦古处，其自奉俭约，又非挥金如土者流。处宗族邻里夙以雍睦，不因锱铢之利，与人较长短，不因尺寸土，与人论是非，毕生片纸莫入公庭，更是世事看透，浩荡之胸怀，加人一等矣！即中年以酒是娱要，岂沉于酒者哉。特以醉眼观醒汉，茫茫丧尽真耳，惟是捐馆之夕，方酌酒弄孙，睡卧中竟以寿考终焉。至淑配尹孺人，系岁进士尹公百炯之女，归嫔于公，敬承孀姑至八旬，无少懈容者数十年。凡值翁葬姑丧，靡不礼仪具备，是孺人之心，即罗公之心，亦可谓克相夫子，善体孝亲之意者也。未几男女应以室家，斯时孺人年近六十矣，以一身任为嫁娶之劳心机，几费操持。虽罗公布置于外，而孺人内助之力亦居多焉，岁在甲辰率侄馆大庭宾筵之，设器具洁矣！而物色奩仪尤异寻常。至推之修妇职、勤女红、箸绩中馈者，则又指不胜屈矣！以故倡随一庭，偕晋周甲，有余之寿。余忝葭莩，非敢绘藻，空文盖确徵焉，爰笔以纪其巅末云。

湘上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

姻眷小弟欧阳倜撰

圃齐公暨清阁公内外纪实录

自先祖与父谢世已数十年，于兹矣未获述其生平，以阐幽光，抱憾已多。今续修家乘，不孝何忍令先人，实绩沦没弗传，乃挥毫为纪实录，附刊于谱牒焉。先祖讳邑信字斐，二郡庠生，学名期号圃斋，性颖异。先曾祖文学兼山公，授以一经八股业，见其藻恩异常，心甚爱之，逐习举业，朝夕涉猎，茹古涵今，以是为文章饶书卷气，既冠补弟子员，尤工诗律书法传播，人咸拟之杜钟。生平孝友成性，大伦无亏，与人交温厚和平，无疾声厉色。然一遇不平事，往往不辞怨府，盖有任事之才，复有敢为之气，殆智勇兼备者欤！寿八十有九，卷不释手，五官无缺，能于灯下作蝇头细书，其精明如此。淑配刘孺人，相先祖理家政，鹿车亲挽，荆布自甘，无非以俭勤襄成于内。又况敬公姑、协妯娌、课子妇、款宾客、恤奴仆，闺闱中真堪则效育。先父兄弟三人，父居季讳念祖字庶徵，清阁乃其号也，赋性淳良、秉质肃恪、承先祖课授，祖母画荻之训，凛凛无敢违，矢志于翰墨图书，皆研其蕴。既而与伯叔分爨，力持家政，扩阡百以光先业，又因先祖遗基，有志营建，未逮父承其志而鼎新之，故自题曰：“善志堂，纪先人之善，始得有以善成也。”持身涉世，卓然不群，年三十有九，予悉种德以为福基，日习岐黄，术调温凉，施膏丸以是诵德者，比比终未常冀报于人。又鸠众建环翠亭，为行人憩息，所施茶解渴，并捐田亩为长久计，碑录甚悉凡此。固先父之自树而龟勉，以襄成之者，则有前妣公田孺人，及不孝之生母陈孺人焉。两孺人相得若姊妹，助先父共著贤声。凡上事下抚，与先祖母前后同揆，其他细行未易更仆数。前妣生女一，适公田举子一早世，抚不孝兄弟如己出，有鸬鸕之仁。今不孝侍陈孺人膝下，忆祖父遗训遗规，依然如昨。仪型在心，表扬有志，爰即两代作述倡随闲并，纪大略以垂奕世不朽云。

孙厚鵠厚鸬厚鸕述

方字公暨德配白鹿孺人纪实录

后之所以知今，犹今之所以知昔，弗可口传或者曰：“凭诸纪录也。”可若纪录不存，则事业、功德历久，罔闻而欲以仪型如在，讵可得乎。如我先祖方字公讳维信，文学兼山公乃其父也，赋性沉静，才识超群，偕兄弟共励芸窗，操数寸管书盈尺纸，而含英嚼华，几忘食寝，遂成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自兄蜚声黉宫，公欣欣然曰：“兄继书香矣！其益励以高博九京，若高堂定省之职，自有弟在无庸兄虑也。迺身任家政，督诸子课，承双亲欢，未尝懈倦，俾兄得专举业，书云惟孝友于兄弟，先祖有之矣。”居心则机关不存，待人而城府，不设愷恻之念，随感而发缓急之投，有叩即应，有握卷来鬻身者，辄还其卷更锡金以活之人，有疾莫能疗，无远近施以药饵，奈天不假，年四十有四以疾终。先祖妣白鹿孺人，修妇道以事舅姑，勤内职以宜家室，适变生仓卒，抱失天痛，哀毁之余，守共姜柏舟志，抚前襟后，裾之稚子，体芳触于孟仇，顾而谓之曰：“宅近尘市非，所以居子也。”迺率先父及先伯叔，卜筑于朱家冲，室成为之完姻。于是一门之内，孝友成风，未几生齿渐繁，虽各爨而肃雍如故，何莫非德教之所致也。寿七十有二而终，虽晚得闻先父传述，知先祖夫妇之行谊颇悉，略其常事，举其大端为纪实录，庶仪型如在，俾后嗣景仰有自欤！

孙厚魁述

有淑公传*

吾族先哲多，勳名赫奕见重，当时可传后世，其纪诸简策者，尚矣！然亦有父作于前，子述于后，身际其间，行事不少概见，而品行有足动人景仰者，如房叔祖有淑公可纪焉！公讳衍字有淑，为集益先生之家嗣，体诚、念廷二叔之贤父也。上有垂裕之父，下有克家之子，天伦聚顺，行所无事，惟有婉容愉色，以误高堂；长枕大被，以怡诸弟；饮食教诲，以抚子侄；而已猗欤？盛哉！何遇之隆

欤？而吾谓其足动人之景仰者，当俯仰无忧之会，毅然以诗书科名为先务，及屡试不就，慨然曰：“大丈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是习岐黄术，洞悉素问，肘后方诸书，每治病随手，辄效于贫乏，不能自存者，则有不惜医药以济之，其济人利物之怀不可，即此一斑而知全豹也哉！今后嗣家道兴隆，人文蔚起，列成均者，有人游泮水者，有人从可知天之，报施善人，正方兴而未艾也。析理侄校阅家乘，因嘱余为传，以表扬先人盛德。余生也晚，未获亲炙遗范，亦惟本故老之传闻，与其子孙之称述者，而质言之，如此！

房侄孙槐村培风撰

华峰公传

华峰先生讳衙（？）字烈全，全族中之有才兼而有德者也。生平读书，晓大义，家庭骨（？）月（？），委屈周旋，无庸琐述第迹，其排解世事，有强词夺理者，鸱张之势，非惟当境者不敢犯，即旁观亦退避不暇，先生则静气凝神以镇之，婉言孙语以平之，俾其人俯首听命，不致复肆其欺凌。才德之见于抑强，如此又有理胜而势拙者。在其人口呐不能言，每抑郁而莫伸，先生则慷慨直前，反复详辨，卒使良懦得安，而大伸其气。其才德之见于扶弱，又如此特无如人情，最薄公道难容，先生以抑强扶弱之才，卓立于凌弱暴寡之世爱慕者，固多忍妒者，亦不少媒孽之徒，且欲中伤之。先生则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萧然于事外而无如，先生何以视世之，不善用其才而卒至自丧其德者，其相去不甚远哉！先生为吾祖鲁菴公所器重，余于诵读之暇，耳熟先生鸿才硕德，令嗣君情。因谱将告竣，属余立传，余愧不文，爰即所熟悉者而质言之。

族侄裕堂载厚撰

笃实公暨德配宁孺人合传

丁未秋续修宗谱，房兄金江等身司领袖，而余则随诸君子后，躬任编辑之劳。一日金江兄谓余曰：“谱牒垂成，凡族中贤达、闺阃、名媛，悉立传以垂不朽。

若吾父笃实公懿行卓卓，吾母宁孺人节孝，详载郡志，皆可传人也。敢乞一言以彰潜德。”余按先生讳积（）字笃实，日章公第五子也。幼而岐嶷，长更端重，事两尊人克尽孝敬，待诸昆友爱无间，饶有大被同眠之慨。遇横逆之来，诸兄忿欲与角，先生必力阻之，曰：“唾面自乾，千古传为美谈，是区区者何足校也。”财利所在非分所应得者，固一毫弗取；即分所应得者，也听其自然，初无营谋计较之私，故乡里咸藉藉称道：“以为有古君子风。”而淑配宁孺人，则尤有深足嘉者，当先生捐馆时，孺人尚属青年，常情处此，鲜有不易其操者，孺人乃矢之死，靡他之念怀，从一而终之，心松操柏节愧，与卫共姜曹令女，后先辉映，抚金江兄慈严兼尽，幼则勤保抱，壮则择婚而配，又教诲之、督责之，俾金江兄卒成令器。仓庾所藏，不敢浪费；且又勤纺织，戒奢华，故日积月累，遗产亦所增过半，可不谓才节兼全者欤！余与金江兄，时相聚首，知两尊人甚悉，故敢质言之，如此！

侄理堂源厚撰

裴澳先生纪略

宽束发受书，即闻家伯父，吉哉二先生文名若雷，稍长历读戚族屏帐，始知先生文穉纤得中雅俗共赏笔情，酷似陆忠宣公奏疏嘉庆。庚申宽初应童试，先生保生童人场寓郡城，宽因得亲炙颜色，当是时先生年已五旬余矣，身颀长眉粗而目秀，声清亮、须发黑白相间。晋谒时喜宽幼，多奖劝、稍踰分，即诃责随之，其接引后进宽严，并用类如此，有夙慧弱冠，见知于督学褚，越数年，即食饬后，战棘闱，屡荐未售，旁人为之扼腕。先生处之泊如益以珥笔，天庭自期许，曾闻肄业报恩山，萧然无侣读书，常丙夜不休，僧谓之曰：“相公中状元乎？”先生

笑而谢，其后壬戌循格入贡，特安于遇之适，然非先生初志也。岁辛酉续修家乘，先生于南窗翁、静轩兄三人秉笔，先生吉光片羽不能多得，然谱尾一跋，已可见先生才识学问，固超出寻常万万矣。贡后偕宽业师洞溪尹先生，讳显锡诣省验选教职业，师归盛称先生为道德中人，异日司铎，必能右文教美士风，吾弗如也。犹忆丁卯岁旱，通乡耆英祷雨，先生祷文中有忧心如焚，究未知天竟如何命，竟如何望眼将穿，更何堪今日不雨，明日不雨之句，一时耆英叹为不及尝虑。青云观翰林公祠狭窄，祭祀展拜无余地，倡修亭楼一座；又祠内神灯断续无常，因募捐灯田一亩七分为长久计。甲子岁先生授经祠内，宽以时艺求政，先生指示曰：“后生为文，初学跌宕，继好锻炼，后慕雅驯，尔文笔大方，气亦排奭，但小试场中，宜求轻灵一派。”迄今思之，可谓金针尽度，深愧先生之过于栽培矣！丹黄会课，不拘一律笔之纵者，则耆其才；词之饬者，则卜其养；气之驯者，则取其度；一时挹春风，沐化雨者。迄今犹流转弗衰，即宽亦以不获列门墙为憾。辛未冬先生患痰疾，宽随南窗翁问候，先生力疾强起拥炉，设酒于榻前饮少间，宽请先生安卧，先生莞尔曰：“陆放翁诗云，未肯高眠成病态，却缘同坐得诗情。”汝知之乎，宽时初学韵语，未知陆诗之佳，亦未知先生之岸然自异，即病时犹潇洒，出尘若此也。壬申先生捐馆舍，迄于今违教三十六年，每憾先生弃世太早，宽之生也太迟。嘉言懿行，百不获一聊，即素所亲炙者，付剞劂以垂不朽，云先生讳彰字吉哉，裴澳其号也。

侄容斋宽厚述

丙山公传

堂伯讳积影字丙山，伯祖蔬园公第三子，而明经裴澳伯父之胞弟也。性情豁达，才识明敏、踰冠，即身任家政，俾蔬园公优游庭除，而裴澳伯父亦得留心经史，以遂青云之志。且其时连建梅室、邵窝两宅，一切纠工庀材，不惮勤苦，亦

不矜贤劳。迨春秋日高，才德益茂，严辨义利之界，绝足是非之场，而且家庭族党之地，蔼然有情以相洽，秩然有礼以相维，不贤而能之乎！至其遇更有可羨者，当寿踰古稀时，伯母胡孺人康强善饭，克遂偕老之愿，而内外男女亦一室同居，无一夭折之虞，所谓福德兼隆者，非欤？犹忆道光丁亥，吾父密夫公与族中贤能，创修石嘴桥落成时，欲藉伯父福德以镇定之维，时伯父届期而至，德容粹然，道貌伟然，两旁观者，既叹桥之有裨于行人，而又羨伯父之德，亦堪与是桥并垂不朽焉！今伯父弃世已久，子若孙恪守家法，不失忠厚遗风。因谱牒垂成，请余传略书数语，以志其概云。

侄源厚撰

宽宇公德配白鹿孺人传

伯母白鹿孺人，伯父宽宇公配也。伯父幼从名宿游，沉酣典籍，贯穿经史而竟不得志以歿。伯母年二十有九，朝夕痛哭，誓以身殉。继大母蔡孺人，以大义动之曰：“汝夫仅遗一子，尚在襁褓中，汝而殉也，其谁抚此藐孤，以延一线之祀耶？”伯母感其言，含悲强起，屏膏沐绝宴会，清风亮节，昭如日星。事大父母恪尽妇职，无毫发违礼；综理内政，田园颇增益；抚余五兄，世绳劬劳。倍至束发时，使出就外傅，夜则就灯下课之，迨伯叔分爨，任事无人，乃使弃诗书而理家政，且教以学正人、行正事，稍有一失诃责，立至不少贷。厥后吾兄，砥节砺、行贤声藉藉乡里间。虽五兄克自树立，亦孰非伯母义方之教，有以范围而曲成之耶。孀居三十四年，寿六十二无疾而逝，伯母存日，族党欲具呈请旌，伯母曰：“守志抚孤，妇职应尔，非以求名也。”力却之，迨道光乙巳，重修郡志，源庐列伯母节行达诸，当事载诸志，乘行见凤诰褒扬，龙章宠锡。伯母之身虽歿，伯母之名不朽矣！

侄源厚撰

宽宇公德配白鹿孺人挽歌

我也携筇到耶姜，曾向金闺访贤良；群钦孺人淑且庄，夙娴内则异寻常；班列家妇司茶汤，事事身为妯娌倡；率彼妯娌孝姑嫜，时洁（修随）并酒浆；率彼妯娌喜淡妆，钗荆裙布易商量；率彼妯娌效七襄，机声轧轧答赛蛩；辛勤五夜更漏长，人人为赋葛覃章；忆昔渭水造舟梁，瑟调琴鼓韵铿锵；祇冀卿卿骨坚强，眉齐案举媲鸿光；无何昊天降不祥，一恸诚崩足悲伤；磨笄誓欲卜大荒，廛念白发在高堂；强自吞声守空房，厄危志节凛秋霜；有子品已重琳琅，谆谆时教以义方；有孙志可超龙骧，殷殷惟愿继书香；哀哉孺人苦尽尝，应享期颐寿而康；而今泉路叹茫茫，怅望孺人入帝乡；兜率离憾任相羊，瑶池冰雪乐无恙；因念懿德甚昭彰，中心藏之何日忘；自愧无文少赞扬，且将母仪播三湘。

衡郡增生铁舟李 骏撰

先父密夫公暨先妣王孺人纪略

嗟乎！为人子而不能身致显扬，其罪大矣！然不能显扬而并亲之，嘉言懿行，亦概任湮没焉，其罪愈大！此源所以耿耿于怀，而不能已于言也。父字步贤号密夫，先祖洁斋公第三子，幼从堂伯裴澳公游，性聪颖，善记诵，为文雄深雅健，饶有先辈遗风，乃连番鏖战，卒困童军，殆有数存乎其间，而不得谓其业之未精也。当事祖父母时，源生晚弗及知，然逢霜零露濡，致祭必躬莅，扫墓必躬亲，且展拜之下，其礼肃然，其貌肫然，其心惕然，其泪更潜然，嗟乎！吾父事死若此，则事生亦概可知矣。昆季四人，情深友爱，分爨后犹日相往，还尝谓源兄弟曰：“吾乐与昆季近者，盖聚处时多，则亲爱情长也，汝曹其谨志之。”生平不喜干外务，惟公私祠政及有利于人者，则身任不辞。关水石碾一巩，历久渐圯，父与族兄文佐等募金伐石，创为二巩，至今竖口碑焉。遇读书人必多方奖劝，而望源为尤殷，衡西李铁舟先生，品学兼优，命源游其门者，八载解馆，则躬自课之，

故源追忆生平，得力于师友者半，得力于庭训者亦半也。母王孺人，衡孝廉王石岩裔孙女，秉性淑慎，事姑嫜如事父母，无少违。大人性嶙峋山立，而玉廉母将之以柔顺，终身无皱眉语，亦无诟谇声，碍生源兄弟及姊氏四人，虽劬劳万状，鞠育殷勤，然于起居、饮食、衣裳，容止之节，曾不少借。犹忆源幼时，游惰废学，母谓之曰：“汝父积学未遇，每以此为怏怏，汝苟奋志有成，犹可稍慰其心，今若此其终无以副，汝父之望矣！”谆谆告诫，至再至三，源虽愚钝，未尝不怦怦心动也。其待子媳也，他人多以严，吾母独御之以宽，尝曰：“世间多佳，儿女其所以不然者，大抵操之过蹙耳他，如待妯娌，谿勃无闻，处侄辈慈严，交至以及，俭以持家，礼以卫身，又吾母盛德中之绪余也。先考寿六十二，母亦寿庆周甲，合葬福寿菴对门午山子向。两大人盛德，笔难殚述，谨挂一漏，百以志不忘云。

翔山公传

公为屏菴公之季嗣凤栖、有字，翔山其号也。少颖异，出就外傅为文，多奇思，仍不失贤正法程识者器之，以屡试不售，遂援例入成均。盖有志，雄飞不甘雌伏耳顾，乃遭家不造，伯兄弃世，其子相继而亡，仅遗岁余藐孤仲兄，素不理家政。晚有儿息，抚公之季子珍为嗣，又少不更事，亲老矣，任事无人窥伺者，乘间而至。公于是遂绝意进取，独立支持于外侮内讧，百计图维，保^尤虞而忧心悄悄，卒莫能释然于怀，每诵柏舟觐闵，既多受侮不少之句，未尝不废书，而潜焉出涕也，其用心良苦矣！尤隆师重道，曾延余先君静轩公于志学堂，课读情文备至，初终如一，且于子侄辈，不事姑息。虽严冬盛暑，不容稍休，以故涵育薰陶文品兼优，人咸称令器焉！性慷慨，好善拯危赈乏，倾囊无所吝。两尊人当周甲之年，给侄田、减佃租，施棺赈粟，以济贫寒，此固乃翁之盛德。何莫非公于

左右就养之，余先意承志，以成其美乎。椿庭晚年病痿，饮食、汤药，靡不躬亲，历数年如一日。迨憫凶见背哀毁，几不欲生，凡附身附棺者，必诚必信，其孝敬又加人一等矣。中年喜酒，落尝于屋右建横栖，栖下搆精室中，设古彝书画室，外砌花园，暇则蒔花种竹，偕知己谈笑于其间，或藉诗酒以适意，或对花草以怡情，浩浩落落之概，有莫得测其涯岸者，公真神仙中人哉！捐馆时年四十有五，今嗣君含章叔，偕族长倡修家乘，欲举公之懿行，嘱风为传。因义不容辞，爰撮要而约言之，以寿梓。

侄孙槐村培风撰

祖卫身公暨淑配刘曾两孺人纪略

余雠校谱牒，问安礼疎襄事之，暇披阅子史辑要，至陆续怀橘事，忽动省亲之念，翼日抵家登堂拜母，母曰：“闻谱局文传，将刊汝为先人立传否？”锡对曰：“先严之行谊略述矣，祖父母则未纪之也。”母怫然不悦，曰：“汝殆不知祖父母之为人乎？”居吾语汝。祖考讳积櫓字卫身，曾祖五美公仲子，面方须繁，身峻神清，惜天扼奇疾，一切家政世务，概不与闻，故毕生无纤芥，愆人咸以长厚称之。初娶于刘，无出早世，余虽未及见，而言笑不苟，克尽妇职，迄今犹有乐道之者。继配曾孺人，外太祖呈美公爱女也。于归后睹乃祖未有儿息，遂抚翔山公季子为嗣。越数年生汝父，祖妣均爱之，饮食、教诲无差等。厥后舅姑垂老抱病，偕姆媼昼夜扶持，历六七年不倦，其事上接下均，无可拟议矣？洎祖考昆季析箸，受田虽多，而因外侮靡费所分公债，亦不下数百金，祖母因悚然曰：“舅姑齿高，二子年幼，夫君又素不理家，人事苟拘拘，作女子态坐守鸳，惟将何以保先业，而裕后昆乎？”于是独秉内政兼修外治，不数载而负欠胥偿，且能扩田园、新堂搆，延师课读，择女成婚。为人妇如祖母妣，不亦戛戛乎，难哉！尤难及者家故厚，自少至老，衣食悉从薄，而纺织声，午夜犹闻。余与汝父曾劝止之，

而祖妣则曰：“先人以勤俭起家，吾辈安乐其成，乌乎可！矧诸女孙成立，嫁衣裳亦宜预备也。”祖考与祖妣之为人如此，汝以为可传焉否耶？锡闻言且愧且悟，因跪而请曰：“向之所以未传者，实以不知之，故恐举一而漏百耳。今而知祖考，虽拙于才而实优于德也。祖妣固优于德而并优于才也宜。”祖考享寿七十有二而终；祖妣享寿七十有三而歿也，有祖如此敢不传乎！谨以闻诸母氏者，节以授梓，庶先人言行不没，而吾母之大义，亦于可见一斑矣！

孙培锡敬述

于宗公德配公田孺人传

世谓妇人无才为德，然处多忧多惧之，时有德又不可无才。余尝于舅母公田孺人徵之峻，幼失怙恃。承舅母抚养，凡祁寒暑雨，躬亲调护，历数年如一日，且与表兄明四君，肄业舅氏家塾，日同窗、夜联床，故知舅母甚悉。舅母系出名门，好善乐施，乡里称贤妇。母早亡，其父乏嗣，舅母迎养于家，计三十余年，并奉其父前二代神主，置静室祀之，父歿厚葬已山亦题主。嘉庆初年，父族置买祭田，派费及其父，舅母代捐金三两，至是又捐金十三两将各神主，概送公田京公祠，永享祭祀。舅母年十二，归舅父于宗翁，齿虽幼，操作类成人，与吾母聚、处姑嫂，不啻姊妹未几，忽失所天，青年矢志，孝事孀姑，抚爱弱叔，义方教子，诚敬待人，故周甲之岁，竣兄弟制寿采相祝，题曰：“菊傲霜清。”戚族又题一匾曰：“永炽堂。”且制序以铭孺人之德，而卜后嗣之寝昌也。余思舅母之德载入郡邑志，彰彰在人耳目惟其才，则多湮没有欲不表，而出之不得者，方舅父之仙游也。表兄尚属幼，冲其时强有力者，耽耽思吞噬焉；或朝拔夕借，不图归赵；或无风生波，百般恐吓，其他无论已。即如近地赵哑子，愚而幼孤而贫，舅母怜之，携养家中，及长交伊房亲，无人领，常贸贸往深山中及远处，不识规路，舅母雇

人寻访，而亲属反向问欲作难，舅母理御之不一次。迨豢养至三十五岁，倾跌死，是时欲藉命诈财者更多，舅母亦克自抵挡，毫无惧怯。至于扩田园、新栋宇，犹其才之小焉者耳。今夫文得后妃，遂普二南之化，武有邑姜，聿佐永清之猷，故孔子删诗，必首关雎而于才，难古语亦未尝不以为然。舅母既有德又有才，余安能独表其德而讳其才哉！

余甥苓岩罗福峻撰

钦明公传

二伯父讳积安，钦明其字也。幼业儒旋，因大父年迈，大伯与吾父又负笈远游，于是抛置青缙，佐理家政。分爨后，尤以成家立业，念水耕火耨，劳勩弗辞，且时进子侄而谓之曰：“诗书固可致显扬，耕凿亦足谋衣食，汝曹勿乃逸乃谚，而昧稼稿之，维宝也！”后因食指日繁，命次子先得兄，往耕于祁之李源冲，而伯父往来巡视，朝涉浯水，暮返故庐，人日甚矣惫，而伯父且乐此而不疲焉。尤喜节俭，人厌膏粱，已甘粗粝，人侈文肃，已安布缕，非吝于财也。特以人情易流于奢，不欲于一身开其渐耳。处乡党家族，无慢容、无谑语，务以诚意相浹洽。是非之场毫不涉足，惟人有赴诉者，则准情酌理务持其平，不以亲故而稍事偏袒，也不以疏远而少致欺凌，其正直更有足多者，嗟乎！伯父弃世，迄今十有九年矣，而习勤崇俭，守真怀方之概，犹昭昭在人耳目间也。彼逞豪华以炫世，恃机变以凌人者，闻伯父之风，其亦可以少愧矣。

侄源厚撰

适中公暨德配彭孺人合传

叔讳宜字适中，与余父同怀昆季。性友爱，有事相商，有患相御，怡怡一堂，数十年如一日。其待宗族也，遇尊长则敬礼有加，遇侪辈则耦居无猜，遇幼稚则矜恤倍挚；盛德之，容扑人眉宇求其有，失口于人、失色于人者无有也。生平崇朴实，屏声华人或干以外务，辄曰：“吾有诸兄在，毋溷我为也。”一丝一粟不敢

浪掷，而非分所当得者，则千金不以动其心，亦一介不致丧其守。晚年多病，益忘情名利，一切家事置弗问。享寿六十有五而终。叔母彭孺人，衡西平塘世贵公女，年未笄归吾叔，上事姑嫜恪尽孝敬，下接妯娌克泯诟辞。司中馈数十年，凡男婚女嫁，设饌延宾等事，无不各得其宜。待子侄辈，恒举祖父母芳躅，相为诤诫。盖谓称述先德，易以动人之心，而先人之嘉言懿行，亦可存什一于千百耳。享寿七十有五而歿，噫！吾父昆季四人，惟叔父享寿永；母氏姆孺，亦惟叔母享寿最高。源叙述之下，又不禁泫然于其际矣！

侄源厚敬撰

明伦公传

公讳积庠，明伦其字也。身長如鹤，面瘦如鹄，眼大似珠，须青似墨，为美光公长子。幼读书能文章，因家事纷纭，美光公独力难支，遂辍读而佐理焉。然于先人诗书门风，每耿耿不忘。性谦恭，遇尊长于途，必拱立道左，俟尊长过而后行；待诸弟以和，而诸弟感其德，化亦恭敬无傲最可慕者；怜脉侄、辅纪幼孤，视同己出。一切家务，悉为筹划，居家勤俭，自持耕读。督子既不使骄奢，淫逸入于邪径；亦不许奔竞，驰鹜趋于迷途。尝语诸子曰：“古云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各有时命，不可强也。”又曰：“居家之道，惟一‘忍’字，吾一生无事，得享太平之福者，‘忍’之力居多。”以故三子安分守命，或耕或读，不事外求，皆公之教也。乃命犯孤鸾，时逢坎坷。初娶胡孺人，生子三，年四十卒；继娶邓孺人，无出早世；又娶段孺人，不数月，而公仙游矣，得年仅四十有七，嗟乎！使天假之年，家道隆隆日起，三子森森玉立，而孙曾辈环绕膝下，岂不于公身亲见之哉。岁在丁未续谱垂乘，嗣子自得弟字工真草，与余同辰夕，世系文传誉录多出其手，伺余纂辑之暇，以传请余曰：“公之行谊、心仪久矣。”故不陋而乐为之传。

族侄容斋宽厚撰

美在公夫妇合传

从伯美在公讳积熟、号心田，堂伯祖太学生念斋公之四子也。念斋公家富饶而乐读书，衡名宿邹洙元先生赠联云：“风诏九重饶老志，鸡声五夜课儿书，非谀词也。”盖以其才学出群，屡踏棘闱不利，因启藏书，日以教子成名为事。故念斋公有子九人，多特达材而文行兼优，则推公为最。公文思颖异，笔致风华，年十七应试郡城，同邑绅士雅重之。出场后录文以示决其必售，乃竟落孙山，外人咸惜之。然公祇自咎业之，未精不谓主司之，不明也，其安于义命也，如此！且赋性耿介，末年家中落馆宅侧，惟受生徒束修，以自贍萧条困顿中，求其有一毫苟取于人者，未之闻也。公年五十六而卒，而德配曾孺人年近六旬，携其一子一媳，并男孙二人、女孙二人，终丧而孀居焉。乃公歿才五年，媳氏吕亦辞世，其时一室嗷嗷，惟孺人是赖，而孺人命其子服勤于外，躬自操持于内，守有限之田，给无穷之费卒之。女有家、男有室，皆其茹淡甘贫，纺织不辍，之所致也。孺人享寿八十有五，而逝妇道母仪，难以悉数，而想其生平，亦巾幗中所不可多得者矣！兹届六修家乘，载不渐固因，并举其大概以垂不朽。

侄裕堂载厚撰

儒斋公传

不朽有三：立功与立德、立言。并重第显晦，各殊建竖亦异，或得志奏功阙廷、或伏处而为功，宗族功不同而不朽则一也。房伯父儒斋公讳积环字献武，为衡山翁第四子，年十一失怙，事母公田孺人以孝闻，处昆季亦翁和无间。析产后增高腴三百余亩，且伏案穷经善属文，尤工诗古，见者咸以远大期之，奈数奇不遇，遂列名太学，不复以进取为心，而惟以加惠族党为己任。遇谷洛争，务曲为劝谕，俾闻者咸帖然心服。司祠事十年，一丝一粟毫无侵渔、耗漏之弊；且倡修

谱牒，派费甚轻，故阖族咸乐于听命；而又以公帑赢余，新祠宇、置祀田，并补葺青云观及各庵院，是其为功宗族，谓非传奕叶而不朽。与当其矢祠政、修谱牒，皆与余大父洁斋公共事，大父性刚正，而公善筹画，遇有公务，赖大父决之，而尤赖公谋之，故大父恒极重公之为人。后又与吾父相友善，源趋庭之下，因得悉公行谊，兹特即其有功于宗族者，翫缕而详言之。俾后之人知取则焉。

房侄理堂源厚撰

室人尹孺人传

室人尹氏文昭公爱女也。七龄遭母病，氏以身奉而母病旋愈，岳父母频向余哲述之。其相余也敬顺无违，奉六旬老姑极得欢心，而尤以未及事翁为悼，待两妯愈于同胞，处诸侄彬彬以礼，教子媳慈严并施，持家克勤克俭，处事知柔知刚，非特作劳有余，尤具有出人意表之略。余承先业有几，后颇增益者，内助之功居多也。丁巳岁族有事谱牒，议余理祠事，余弃家务而肩其任者九年，其间盛仪娶媳，厚奩遣女，皆其力为之。她如敬师课之，盛饌款宾，又素性然也。总之倡随四十余年，艰苦备尝，时切怀思。幸五十晋一，姻亲宁章广文申公，佐鼎撰寿序以纪其行谊；六旬晋一，衡进士常公瑛瑚，又以瑞鹤双绕题赠于兹，并少得快意焉。享寿六十有三而终，归窆耳石岭虎形衬姑左申山寅向，皆予所不能忘者，因翫缕而为之传。

夫积环撰

笃庆公暨德配聂孺人合传

余纂辑世系之暇，族兄帝远述尊人笃庆公，暨北娣聂孺人行谊，嘱予为传，予按状知先生孺人，固有德而兼有才者也。先生讳积煊字笃庆，文扬公第三子，承先世忠厚之遗，兢兢自守，罔敢失坠，性恭谨待人，无疾言倨色；而待家人子弟，尤有分多润寡之谊。于贸易无费者，则代借银两，或贫不能赏，亦代偿无吝

色。析产时，家不甚丰，先生以干济之才，经营于内外之间，凡冠婚丧祭及宾客投赠等事，罔不酌其中而得其宜。屡司祠政毫无侵渔，且一切公事不辞劳、不畏难，皆有以胜任而愉快，先生之可知者如此。而德配聂孺人，则亦有不可殁者，于归以来，孝姑嫜、和妯娌，敬夫子妇，德固无忝矣。其他洗手而作羹汤，知来而解杂佩，亦咄嗟！立办不貲。中馈之羞，是先生孺人非所谓两美具二难，并而为近世所罕觐者欤！令嗣君帝远与余共勸谱事，克效勤劳，予既幸得闻先生、孺人之嘉言、懿行，而又羨帝远兄之不忘所自也。故不辞浅陋而为之传。

族侄理堂源厚撰

松峰公德配欧孺人传

孺人者，族叔松峰先生之德配，纯斋兄之继母，双江兄之贤慈也。先生原配敬孺人，于纯斋仅三岁而敬孺人逝，先生与孺人先有传无庸赘。孺人系出衡邑望族，归先生相敬如宾，乾隆辛卯春生双江兄，越四日而先生没。当是时纯斋夫妇俱已成立，孺人举家事，悉付纯斋管理，泣曰：“谚云长兄当父，长嫂当母，尔夫妇勿以芦花被之母事予也。”迨双江兄年长始析产，孺人计口授业，毫无偏袒，抚长孙培荣辈无二心。双江兄性刚强，敢作敢为，孺人絜括之、裁抑之，不以襁褓失怙，而稍事姑息。以故双江兄品行卓卓，待人复谦谦，善下不较分寸，皆孺人之教也。孙媳邹以节孝登郡志、行旌表，虽属邹氏之贤，实孺人节义之徽音，有以开其先而玉成之耳。寿八十五无病卒，弥留时神气清爽，尤以谦和、勤俭为淳淳。余少与孺人次孙东岭同笔砚，知孺人行谊甚悉，谨述其概而为之传。

侄容斋宽厚撰

金屏公传

公讳理字纯存号金屏，汉光翁第四子也。幼卓犖不群，倜傥有大志，功苦穷

年，心切上进，应童试者三十余载。迨慈父见背维，时母病偏枯身卧床褥，公勉侍汤药寝食不离者三年，及灵萱继萎，公怅然曰：“男儿不能逮父母存日邀荣，名以显其亲，亦当于父母歿后，勤操持以继其志。”因是弃童子业，担挡家务，日以隆盛，且治家之暇间，为乡里排难解纷，绰有鲁仲连风。乡里慕其德，闻公一言，各帖然心服，诗曰：“不競不綌，不刚不柔，公其有焉。”又况六载祠政，胜任愉快，重整菴院，躬亲勤劳，凡此皆由，矢慎矢勤，其德才足以服人。故也！年四十二而终，葬青云观对门木星钳口乙山辛向。嗣君继圣叔以传，嘱晚以及见公之仪容，因得悉其行谊之始末也，于是乎传。

侄孙诸峰凌岳撰

汉源公行略

大父汉源公讳高，曾祖圣公仲子也。性刚方正直无私，而恤孤怜贫之雅谊，迄今犹历历可思。堂侄克让公幼失怙，恃葦葦孑立，大父怜其无依，家事概引为己任，及克让公成立，本利悉归毫无浸漏。诗曰哀此葦独人，咸为大父诵焉；绍先公亦堂侄也，贸易无贖，每春出谷数十硕或百余担预定价，贵则取之，贱则置之，大父坦然弗计。绍先公之家道，因是隆隆日起，且代择配于肖，肖孺人年臻耄耋，犹嘖嘖称道，感恩弗忘其提携之，恳切以视世之，利己损人而孤人之子者，不大相悬绝欤！大父元配敬孺人生子二，皆不幸早歿，孺人以哀恻致疾，亦相继而亡，大父高曾子之义，不愿续炫，遂以阿新主其后，夫何天道无知，抚嗣又旋掩羸博，不得以鹊桥重驾，复娶贺孺人。举子四：大伯时泰公、三叔捷三公、满叔迺庭公、吾父占咸公居次，大父延师课读，期望甚殷。而世瑶、世玘，随母寄食视之，亦不啻其子，始则令就外傅，不吝束修，继则督其力田，并予工价，且代为放借生息二十余年，绰有余积，又为瑶聘某氏女为妻，然后送归其族。在瑶兄弟固铭心版，即族人亦载口碑焉。惜享年不永，五十有六即终，呜呼！大父之

行谊卓卓，仅虽不及亲见，而吾父尝言之甚详，窃有卷卷不能忘情者。今当七修，
仅司校阅，因备述以志痛云。

孙培仅谨

述

文赋公传

族叔祖文赋公，天才公第五子也。性严而仁，有磊落不群之概。天才公因丁繁抱终窆忧，得公出用力农桑，渐饶蓄积，偿旧债数十千余，置田园、新栋宇，家道焕然一新。先绪赖公以振子孙，赖公以庇公诚，有光裕才矣！视侄犹子，或勉勤俭、或惩游惰，未尝不峻其词色，而察其春耕不足，则于以补之；秋敛不给则于以助之，故子侄辈无不懍懍焉，畏公之严欣欣然服公之仁焉。自世风不古，以强陵弱，以众暴寡者比比然矣！而公遇横逆，曲为调理数十年，而子若孙得以安然而免于虎噬。族老知公贤，举理祠堂事，公率同人矢慎矢公量入，为出族房有事于庙，得以饮福酒，受胙肉者，公之力居多。公享寿七十有七，娶孺人初艰嗣悉，择阿新以主后，迄今孙曾林立，竞秀阶前，何莫非厚德动天，故能克昌厥后与！

族晚晴轩培鼎撰

若泌公德配王孺人传

太母族王氏，庠生经台老太翁之媳，若泌太翁之德配堂之妻太母也。惜未亲炙阃范，迨丁亥岁，孙女来归岁时，往来始知太母才德兼全，巾幗中恒不多睹。年二十于归，非徒无怠无荒，克勤克俭，足为太翁内助也。尤能法内，则以事舅姑，服劳奉养，得堂上两尊人欢心；如睦妯娌、惠邻妪，特其余耳。且太母之生与太翁同岁，举丈夫子四，假令琴调偕老，乐何如之。讵意年登四旬，太翁弃世，太母亦几不欲留心独立矣！盖恻失所，天性分难禁，兼斯时家业日觉式微，而子

平之愿未了，际此景况不甚难乎。而太母乃饮泣吞声，命诸子或耕或读，各守正业，戒奢华、警游堕、务积蓄，不十余年，而增置田亩数倍于旧。且令膝下皆得佳配，门庭内外，雍然秩然是非，本柔顺之资，而复具刚断之才，以调停补救于其间，何克臻此彼，闺阁中所称有守有为者。岂出太母右乎，夫男子志在四方，使其展其智谋，宜足以兴家创业，而乃劳劳毕世，不获增其式廓者，不可胜道，以视太母出闺中之谋略，建阃外之勋，猷果奚若耶，呜呼！才由德寓，德以才徵，洵足传矣！又况享寿七十，其孙支叠出竞秀，必复有恢太母之绪，丕振家声者，而太母之才德愈彰。今值家乘复修，岳叔遵圣先生嘱堂为传，堂虽谫劣于义难辞，但懿行难罄，亦惟摘其大略，以示不朽云。

孙婿郡庠生燮臣李玉堂撰

成志公传

先生讳积义字成志，为有兰翁次子。宅心忠厚，制行端方，幼时历境多艰，未遂读书之志。然事理通达，因应咸宜，饶有读书人所不及。尤敦信义，与人约必践其言，人有负约者，虽未尝过为责备，然亦自此不复与共事矣。生平教子甚严，而待宗族也，恒秩然蔼然情文兼至，故灸其光仪者，不啻饮醇醪而自醉焉。析箸时，家无余蓄，先生俭以奉己，勤以力田，未几而田园日增，仓奂志美，诗曰：“貽厥孙谋以燕冀，子其先生之谓乎！”先生享寿八十有七，犹康强矍铄，日循行阡陌间，且每岁元旦，必率子若侄，躬诣邻右及宗老之庭，尝谓其子曰：“吾所以不焯烦者，亦欲使亲者，无失其为亲耳。”今令嗣思齐兄，敦朴厚重，绰有父风；其孙培迪，曾从余游，亦不愧绳武之。令孙余故因其请而乐为之传。

侄理堂源厚撰

东序公传

丁未之秋，余与烛校阅家乘，适有客来局，请观文传，因出以示之。览毕，客复言曰：“历观诸传，皆文人淑女，固不可不传，若贵族东序公，亦不可多得之人也，予必传之。”予应之曰：“公之为人，固彰彰在人耳目间矣，何必传？”客曰：“何也？”予曰：“公自幼出就外傅，披蠹简、坐鸡窗，咕哔不休，孰不知为诵读书人乎？稍长弃诗书，撑持家政，克勤克俭，卒能田辟龙鳞，室成鸟革，孰不知为承贤启后人乎？，而且咏蓼莪而报德，歌棠棣而孔怀与乎！方训子忠言息争，屏私心以理公事，倡祭会以隆祀典，亦孰不知为敦本敬宗，排难解纷，人乎迄于。今公谢世几二十年矣，而嘉言懿行，父犹乐道之，吾故谓不必传也。”客曰：“如子所言，是名以人传而不以文传也，不知以人传者，人亡则荒远难稽，不若以文传者，后世犹按籍而可考耳，子必传之。”余唯唯，客亦告退。越数日，公之子善明兄丐余为文，以纪乃翁芳躅，余因书曩与客问答之辞以为传。

房侄恩荣培锡撰

玉成公德配王孺人传

从来妇人愿以贤称，不愿以才节著，以才节著必有降割于先犹之，国有大故而忠烈之士，始因板荡以著名也。余于婶母王孺人，心窃伤之。孺人为衡孝廉王船山先生族裔，王度芳先生长女也。幼警慧端庄静，一长更卓识明敏，弟幼家事经其手辄立办，父母尤钟爱之。年十八归我玉成叔，妇德冲和洁，旨以怡孀姑，戒旦以相夫子，门内肃雍，莫不称吾叔得贤内助者，顾芳年才二十，作合未三年，提携者仅岁余，孺子而旷世才人，遽赴玉楼斯时也，三生石上空联赤系之缘，一珠掌中，难卜白头之，倚其凄怆悲惨之状，有不堪管述者矣！由是矢志，柏舟集蓼茹，茶计无负，夫子于地下其于子也。始则鞠育顾复，抚恤尽其恩勤；继则延师课读，先器识而后文艺，卒能醇正，不浮文字，亦洽如人品，识者称令器焉。

其于家也风雨飘摇，鲜不颠覆，是惧乃能及时绸缪力殫中外，使家声不坠，且前业寔昌，其用心亦良苦矣。他如平居通有，无歉岁赈，贫乏姻党戚里，喜周恤。今犹脍炙人口，而况真武殿之装饰，锡福桥之砌修，其功果尤昭人耳目间，哉夫！以闺阉孑立之身，能训其子、能成其家，又积而能散使歿者。若先生者，不愧可不谓有才、有节而又贤者乎！是故当日者，翠柏永贞，戚族称祝，潜德终显郡县志名。今值族谱修雅化，侄欲即其才节与贤，乞余表彰之。余固稔知孺人之令范，爰撮其大者而为之传。

愚侄槐村培风撰

体诚公传*

语曰：“读书人不发于其身，必发于其子孙，斯言也！”吾族兄体诚公益信不为谬。公讳慥字体诚号实斋，有叔公长子也。生而状貌魁梧，精神强健，幼喜读书，因受先人业不甚广，遣弟念庭公从师受学，公独持家政。俾弟名噪成均，暨与弟析箸，楸补匀弟亦服其无欺。公与李孺人扩田园、新堂构，创守俱劳，内外兼修。李孺人弃世，继配程孺人亦与公同心龟勉，家业渐渐称素封矣。年近四十，因念诗书为善后之本，以家事付长子，仍管理择宅，旁地建一家塾延名师馆，其中公携其三子识、季子菀就学焉。公诵读不辍，应试两次未售，而公所注意则在菀一人也。公歿诃，遵父命延师教弟，而菀则志图上进，以道光乙未首冠府庠，连叨三次鸚荐人称菀之志学堪嘉，亦公读书之报不爽也。今菀虽身故，而其子浣亦就名师而奋志力学焉！则公贻谋之善，其发祥正未有艾，也是为传。

族弟裕堂载厚撰

诸峰（凌岳）公传*

士之穷达夙寿命也，亦数也。命定则人莫能强，数定则人莫能违。予于诸峰先生深有慨焉！先生讳菀，字见远，学名凌岳，别号诸峰。予生平至好也，凤集

肩而生有奇，姿雀入手而幼多夙慧，厥考体诚公深钟爱之。稍长从尊庭南窗、静轩两夫子游，俱宏奖不已。

先生益自懋勉，博览载籍，悉加丹黄得异书，如见江瑶桂，如获珍珠船。几令寢食俱废，为文脱尽恒蹊，不拘一体，沉浸醲郁，似韩踔历廉悍，似柳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似欧气象峥嵘，蓬蓬勃勃；如釜甑上气，似苏一时，老师、宿儒莫不诧为文坛飞将。尤善诗歌，缘情绮丽，体物浏亮，而敏捷异常有温飞；卿凤兼喜，叠韵聘秘，抽妍愈出愈奇；书法亦清秀，不类墨猪，具此数长飞鸣，应在指顾闲矣！乃年近强仕，始受知于春溪、龚执事时，先生为龙头，余附骥尾，先生绝不色喜，但云：“差慰，先严好读之意。”嗣后四处棘闱，三膺荐胥，以额满见遗，士林深为扼腕。而先生磨厉，以须不敢少懈，友教四方，指授稍暇酌，红友对黄卷，且饮且吟，务期攀香桂苑，接武杏林而始快，心极虚曩。应童子试，侨寓涪域，误改闱墨，一字家衡，皋师见之，谓抵周礼。先生惊喜过望，赋诗：‘志过云半生，未习周公礼；一字全亏郑，谷心其虚怀；若此宜其学，与时进也为。’人偶觉潇洒，外和内介，遇文学士倾盖言欢，否则富匹程罗之贄拟倚顿，先生视之蔑如也，常有句赠余云：“年来阮籍一双眼，不遇同人不肯青。”絀绎其词，殆与不偶，非类之。朱公叔不交俗人之苟，奉倩有同情焉，抑又思之。

自古文人多寿，若周之卜商，汉之伏生，南朝之沈麟士类，皆以高年而享荣名。先生才优，雀颂慧夺，鸡碑会当，赋奏金门，言敷玉署，乃仅青一衿而又玉树早瘞。享年才四十有八，呜呼！半世殷勤，空付流水；满腔心血，徒成画饼；斯诚命之，不可强而数之，不可违也！

夫所堪幸者，举丈夫子，子俱英挺，不群而四，令嗣贵新（湖峰先生），仰

承父训，奋志力学，尤为秀出，班行异日，步捷鳌峰，名题雁塔。能申，先生未申之志，不卜可知，兹值穷阴杀节，围炉把盏，读陆赋庚铭。

辄忆故交，不胜零落之感，适贵族续修家乘，令嗣走馆，丐予为先生传。予谓以莛撞钟，何能发其铿锵之音。然素叨知心，又不容以不文辞谨，就其学业之深，醇才力之宏，通扬榷之。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年愚弟笔峰尹 叙撰

植亭公配公田两孺人夫妇行述*

丁巳，阖族八修家乘，熊与文策、德崑职司校阅。稽核之暇，不禁有怀于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谨按行谊而敬述之。

考讳瀚字仁寿号植亭，祖考凌岳公仲嗣也。貌魁梧、性质实、不喜浮华。岁乙未祖考受知学使，龚拔冠多士时，考年才十六，因即以肩家事。越七载而祖考忽逝，得年四十八。

考恻祖早世，祖母公田孺人孀居，不可离左右，以益悲伤。乃偕诸伯叔辈，朝夕承欢，养志苦读、勤耕，遵懿训而慎守遗业，奈家事淡泊，食指日繁，难以料理，遂遵命各爨焉。

考于是弃农，就商于石嘴市作宝主，游披货殖，传贸易之际，昊之或无欺。故人爱其公直，不妄取人，多乐与之交，由此获利益后，买田亩、成栋宇，复归而督子耕读。今熊兄弟得以免饥寒，而颇识斯文者，考之力也。

至经理祠事，矢慎矢公，排解是非，不随不激，人犹有啧啧道之者。忆古稀晋一戚族，制屏称：“觴族叔孝廉，公丙灿已。”将生平详著，文艺其行谊大概如斯。

若夫先妣初配公田孺人，娴内则和妯娌，克尽妇道，惜遭家不造，年三十有

一，忽捐帔去哀哉！生子二：长曰林、次曰杨，皆能敦崇古朴；生女二：长适宁、次适肖。

继配亦公田孺人，系庠生方夏公之长女，即熊之生身母也。于归时，门庭之事务甚繁，子女之婚配未定，妣入门一一整齐如丝就绪，甘不忘苦，俭以继勤。敬夫有齐案之风，扶子无衣庐之异，且也！耕催春日，亲馐亩而警禽言，读课深霄，助义方而和熊胆贤妇也，亦贤母也。举二子：次殇，惟熊赖成立；女一适公田太学生端甫，嗟乎！

熊兄弟后先合三人，二兄皆服田力穡，独熊使读书，半世盖冀，上绳祖武，而迪前光，乃竟蜂攒故纸，莫见出头，岁月消磨，劬劳辜负，清夜扪心，其罪果奚？从赎耶所。幸熊虽不肖，尚与仲兄扬，未至如伯兄，以死庶几，稍撑门户，得慰幽衷。

尤喜为之后者，孙十一人，曾孙二十人，玄孙一人，耕者耕、读者读、工者工、商者商，各守成业，无即于戏或亦天眷。吾亲之德，默佑将来之福，方兴而未有艾，也乎！

考歿于光绪戊戌八月二十九日巳时，享寿七十有八。妣先考八年而逝，为光绪辛卯五月十二日辛时，享寿六十有六。今特备录用志不忘。

季男熊生敬述

湖峰公传

湖峰兄，族世父凌岳公四子也。貌癯而潇洒，能读父书，所为诗古文词。率清秀飘逸类，其为人而书画，亦工卒不售以成均，老终泊如也！豪于酒，尤诙谐善谑，每当朋侪众会，辄好取人名字作联，戏嘲闻者，莫不绝倒。故人爱其博趣、多乐，得与之游。凡有庆筵，必折柬邀公，公往必饮至醉，醉则人拊丝桐。公即

拍手，按节曼声唱曲不自禁，甚而着罗襦涂脂粉，合尊促坐，男女同席，亦无有以惩仪怪之者。至于是非、场非？大关纲常伦纪，虽固请未尝往也！

先是遗业不多，每岁家需必籍，马帐为弥补。德配欧阳，善佐内政，知公所得修资，皆为心血，撙节之、蓄积之，家渐以饶，而公之青毡，亦因暖而渐就撤。旧居苦隘，乃于王母岭之麓，买宅数间，徙妻子而居焉。门种陶潜柳，碧锁楼台，室绘摩诃图，辉生粉壁，虽浮嚣地，得别有天，于是日弄童孙，娱情诗酒，或时而携屐看；或时而持竿钓水；或时会亲旧，消遣纵谈，优游目适，遂自呼为等闲子云。寿六十有四而终，公讳浚、字贵新、别号十二巫山、更名湖峰。

族弟岱生葆乾谨撰

附像赞

梅瘦其骨，菊淡其人；聪明过我，潇洒出尘；莳花栽竹，满座皆春。品格原不俗，谈笑亦有神；诗情愁杀杜，老酒兴倾倒。刘伶笔阵与羲之争，妙画稿和摩诃同新。时而啸傲于青山以上；时而优游于绿水之滨，可人如玉，明月前身。

丙子科举人莲生弟丙灿题

凌岳公德配公田孺人六十秩寿序*

间尝玩坤之爻象而知，乾以健运，坤以顺行，惟顺故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乃承能天而同其悠久，此地道也，亦妻道也！求诸巾幗，能悉此义而获安贞之吉，协无疆之祝者，惟姻母罗老六孺人乎！

孺人为凌岳先生之淑配，柔顺利贞，德符坤舆。忆甲午冬应试滨城，先生手窗稿一篇，余读之，叹其笔酣墨饱，功深养邃。先生自述颠末，乃知设帐近塾，夜分始归，归后拈题自课。孺人纺织相伴，不敢先息，其伉夫刻励如此。岁在乙未，遂以第一人受知春溪龚学使，而先生之志少酬，而孺人之志亦慰，则坤所谓

无成，而代有终者，其即此义也夫！

先生性豪爽，喜结纳名流，每解馆家居，诗酒往还，几无虚日。孺人具饔饩、设醴醕备极丰腆，初不貽先生以内顾忧，以故声华，日起应求，益广则坤，所谓类从有庆者，究何尝丧之西北，而仅得之东南也。尤可钦者，中馈为妇人之职。孺人则整齐严肃，内外撑持子妇辈，悉凛训诲，绝无嘻嗃之风，及乐昌镜破，延平剑分，而孺人之教愈笃朴者，负耒既主利而有常秀者，横经将从王以光大则坤。所谓至柔而德刚，至静而德方者，孺人又有合焉。至于言不妄发，则括囊无咎也；行不妄动，则正位居体也。谨微如坚冰之履，崇俭类含章之贞；处事擅通理之能；好善为家庆之积。至哉德乎，殆无一不与坤顺同符矣！夫阴凝于阳必哉，为其嫌于阳也，彼世之悍妒成性者，动辄相制，亦安望其夫之发，名成业哉。闲有质颇婉孌，则又恣肆荒嫫不克，正以直内，义以方外，识者犹有憾焉！

独至孺人其望夫也，切其款宾也，隆其治家也，勤其教子也，慈而严其持身也，静以正无先，迷后得之虞，有不习俱利之美不洵，可谓闺闱中攸行之君子耶。兹值嘉平之月，正孺人六旬，设帨良辰，戚族称觞介寿，徵叙为文，以祝以叙。

与先生素称莫逆，而又与其令嗣十二湖峰为忘年交，能悉孺人之芳躅者，莫余若也！谨即其生平实行扬推之，以见孺人之德、之顺，有与坤同，其安贞，而可祝以无疆者。今兹花甲之周，犹其寿之始基也欤！

岁进士即任儒学正堂

年愚弟笔峰尹叙拜撰

凌岳公德配公田孺人八秩寿序*

诗之言：寿者天保而外，莫如闋宫一颂；曰三寿作朋犹是九，如冈陵之意也！曰令妻寿母，为祝女寿者之权舆至继之；曰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则惟母仪天下者，乃克当之。方今圣天子，冲龄践祚，一日万几，悉秉顺慈皇太后之训，迪遐

迹又安中外，禔福允符斯祝焉。

若夫穷乡僻处，虽淑行卓然可传，谁为輶轩而採者？然苟坤德无疆，眉寿无害，使宗族乡党翕然称颂，则又不必泥于朝野之分矣！公田学山与灿，为契交其岳翁。

凌岳先生为吾族前辈，道德文章取重一时，先伯先君子皆从之游。其岳母公田孺人，则又学山之族姑，而灿之太师母也！戊寅冬为孺人八秩悦辰，学山制锦称祝，丐灿言以为寿，灿乃扬觶而陈曰：“凌岳先生以磊落不羁之材，经数十年之瑁璪，而始克一遇。当其专愚学苦，须捷身寒寝寝乎，有投笔焚砚之势。孺人龟勉同心，旨蓄御冬，俾先生无内顾，优而复殷勤劝读。纺织之声相唱和，先生之得蜚声黉序者，孺人与有助焉，可不谓令妻乎！既而先生捐馆舍，虽丹桂七株，蓬麻自直，而课耕课读，惟孺人是力慈也。而兼以严义方之训，不在父而在母。今白发皤然矣，而督责之功老而弥笃，膝下稍不如意，犹复杖扑随之，不少贷，可不谓寿母乎！昔宋帝赞张齐贤之母，曰婆婆老福，盖其时齐贤，以佐命之才，典司喉舌，非此母不生此子。故宋帝重之。如是今孺人之子，虽不及齐贤，而四嗣君十二湖峰，咳唾生香飞，鸣在指顾间。孙熊生亦能树帜，童军安见，异日不为家邦之光，以为孺人荣耶！且即以目前言之，克家令子，绕膝承欢，分甘孙曾含颐，最乐大顺之象徵，于门庭天伦盛事，南面王不与易也。”然则母而寿者，亦老而福矣！灿愧不能文，惟举孺人之懿行、淑德约略言之，并摘闾宫两言，以为孺人颂曰：“既多受祉，黄发几齿。”

丙子科举人拣选知县愚侄莲生丙灿拜撰

集益公墓志铭*

公讳暹，如镜公第三子也。幼颖异，读书一再过辍不忘。长游同里庸节敬先

生门力学，好古为文，皆新意，不屑屑寄人篱下。先生喜其材器，许以科名，乃未几。而严父病，目恐离左右，遂以服勤汤药，废业！识者惜之。然手不释卷，日阅经史兼考医书，以疗人疾，不以为德其事亲，养志养色，备至丧葬，极费焦劳，友爱同气。

虽析箸依然试好，至鸠工以新宇祠，捐货以隆祭祀，皆孝思所形公固至性人也。若宗族之休戚，乡邻之庆吊，一身独任而不惜。及其排大难、解大纷，慷慨而决，无俟累辞叠语，悉出乎允。生平从未侮人，而人亦不敢侮，至事属公愤，辄抱不平，麾金数百不悔，不附于势力，不屈于公庭，人皆壮其气节。公又严毅人也，理家政谨慎勤俭，田宅日扩。日盛寿跻八旬，族戚欢腾，致祝制匾曰：“鹤辉岳嵩。”其时珠须童颜，居然烟火神仙。

公更福泽人矣，公生于康熙癸巳年二月十六日亥时，享寿八十二岁，没于乾隆甲寅九月十五日丑时。元配敬氏，慈良贞静支持，多方克媲公之懿德，不幸早亡，生子三，长衍、次衍、三衡；继配邹氏，生子衢，诸孙林林兢兢。今嘉庆己未二月初七寅时，厝公于黄瓜园屋后木星，改葬于路源冲牛栏场金星头排乙山辛向，嗣孙厚，忆，孝思难忘以志铭，请爰系之。

铭曰：‘生平正直，公德何良，敦伦力学，可表可坊；而尊贤友善，亦复扶弱锄强，宜卓立于人世，奕叶永庇麻光。’

族弟南窗佩信撰

世业集序

籍三十叶之基业，承七百载之世，祚族如斯盛矣！幸也创，若祖继若宗相嬗于今，垂之无穷，恩不在覆载下，宜何而致其报答耶！曰：‘有祠在人而思敬

洋洋如在焉；有墓在过而知哀声欬如闻焉。’子若孙置田以守以祀，心力俱用于根本地矣，辑而编之，明曰：‘世业者，前勋期后，效庸以自声耳。’于祠绘为图，而凡附于祠者，录无不备于墓，有图有表；而凡系于墓者，附注必详于田录其数，以见粢盛所自出，而牺牲不虞其无备。至于义塾以育人材；茶亭以惠行路；菴观施产山林；佃庄之类皆传世公业，合敬之所需，固应记载无遗。即各支派之墓划管之，业有应记载者，亦各以房附以类，从无少忽略焉。岂有他哉，总一念望，阖族之众，敬所尊爱所亲，景前徽而怀手泽恢世绪，而振家声云尔。

嗣孙 鬲 谨识

世业集 卷一

祠制引‘康熙甲子三修原文’

士庶有祠，自朱考亭始也。考亭以为古人世禄，故有庙，庙不可僭，僭庙者，违经废祭者，怠礼乃以祠堂易之，主以宗之，而通乎贵贱，盖酌古今之，宜达上下之情，济礼所不及善通变矣。铁塘在明万历年，十四代孙时厝、时仰纠族众荣定、荣攀、荣余、时享、时烦、仁孟、仁读、仁志、义福、义仑等，始各出己资，择地建宇是为今祠，又割其近祠腴田供岁事，终明之世无旷典。迨甲申数载，流寇蹂躏，嗣而王师进取，既苦兵复苦役，流离颠沛，难以名状俗难相，仍用无所出，而一二之能号召族众者，将人所遗祀田变价充费。至国朝顺治庚子冬，幸十七代孙绅琪、理鑑、玟纬、复等劝族之有力者，或覩还旧产、或另置新业、或补充庭宇，增设器具，用光俎豆其入银与田，诸公名讳详，具祀田简内，若绅琪等者，真可谓贤矣哉！后之子孙，诚能绳武，而明之于寝庙之，未建祖龕之，未设木主之、未立与夫东西两府之、未廓种种未了事，咸以己意，曲为裁成，则功又不在绅琪诸公下也，尚其勉之。

崇彝堂祠记

旧传祠为故宋金吾将军庙。庙毁，遗址犹存，祠左有小溪；东百余武，即翰林栖碧公所建永慕堂；由永慕堂后西折不一里，是曰铁塘；由铁塘右旋而上为金华山；更由金华山稍右旋折而下为土木冲，冲口甫百仞而祠在焉。祠前为川，清流涓涓；祠左之溪实汇于此，循溪稍下有石嘴桥焉。各关水著其用也；祠右稍退而辉公所徙之栗树下也。祠之设自十四代孙：时厝、时仰、鸠族、荣定、荣攀、荣余、时亨、时烦、仁读、仁孟、仁志、义福、义仑等，协族众竖祠屋五间，陪厅五间于金华之址，是为今祠。又集族之能者，共助银两置买祭田，以为春祠秋赏之费。祠制大堂三间，两翼有室，阶下左右旧无亭之设，始于琪理诸公用以代庑也。亭前为陪厅三间，左右亦有室，可厨可藏，严而整也。然究苦地狭，难仿名祠大为建竖，此则限于势之无，如何也！虽然神而明之，又存乎继起者矣！

嗣孙珩珪识同

永慕堂记

罗氏祖籍江右之焮下。名青叟公者任衡阳丞，期满迁山西永和邑令，以春秋高，道里遥，力辞归里。子大器旋为衡教谕，怀衡民和俗善，遂迎叟而家于西街坳上焉，居三十余年。生子三：长曰忠，次曰惠，三曰恩。惠复吉州；恩留蒸水；忠任广东南海主簿，移居永之祁邑黄岗。忠举四子，聪而且睿，次子宗之入国学，登联科进士，第铨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旋以道与时乖乖，屡疏乞归。维时天子允其请，竟放还。既念公文学忠勤，锡黄金百两，常禄十硕，又亲书《清肃》二字，并符命一道，以宠其行此归出。君赐搆《永慕堂》者，示不忘君也。厥子克抑君，一旦属余记，兼请序续谱。余曰：“大德天眷，振古如斯，积厚流光，道未有易也。如君先公以文学跻臚仕，是则诵读之报，未足多也。至其持道谊，轻富贵，

能使九重之特恩，加于解组乞还之日，斯则世所罕睹之人，罕有之遇也。然此犹余所知也。若其殫心创置，必徒子孙于今之铁塘，此中应有至意，则非余所知也！盍为余详言之。”罗君起而言曰：“先君子之卜居于斯也，见其地阡陌相属，高可种，下可耕；民人相恤，老可友，少可训；语云：仁里何多让焉！抑且视其山秀可观，临其水清可玩，种种可人，适于归田翁有默契焉！用是居于此。屋基距铁堂半里许，北有金华白石，南有团山云阜，东有文笔小云，西有梅坞关水。先君子之卜居于斯，岂偶焉已哉！”余曰：“如君言，如先公之家于此，亦可谓得地已乎。”余用是为罗君喜焉。虽然罗君则犹有更进于是者。伊兄半村性睿而隐，有潜德焉，而罗君则以淹贯之学，初任茶陵学正，秉心正直，教人有方。继迁桂林判官，养亲致仕，讲学以训儿孙。他日螽斯呈祥，书馨不替，不犹王公植槐之遗乎！是则翰林公作堂之意。而余与公同朝同道，且欲藉是以并副其贤嗣谱序之请，故记之为特详云。

泰德庚子秋七月吉旦

赐进士第翰林侍读学士奉直大夫

长茶李 郁拜撰

补修永慕堂记

昔永慕堂之建也，肇自鼻祖罗公讳宗之，致仕归里，沐君恩宠锡，卜居于中乡之铁塘。荣君赐，即以其金搆斯堂焉。额曰《永慕》，不忘君也。府县志书俱载，谱牒图列尤详。堂之上敕筒高悬，堂之前有墀，墀之前有厅，厅之前有头门，头门之前有牌坊。堂之后有申明亭，两旁有天井。由申明亭而进有后堂，最后有台。堂之左有茶厅，有浴池。堂之右有横楼、有莲池、有义仓。周厦有小屋一十六间。此皆翰林公当年创建之遗迹。明正统甲子旧谱所载甚详，康熙甲子续谱所刊稍略，历宋、元、明迄我朝几五百载，屋宇之颓坏者过半，而基址现存。惟永

慕堂暨后堂与茶厅尚未倾斜，而朽漏亦多。雍正甲寅冬，族众念先业之不可坠，咸以整理为急务。因议祠庭公事，委任于渔及族中能者，心德、叔如、汝德、衡山、予德五人共为纠修，首事为之区画。乙卯秋将祠庭所余公费，纠工庀材，其旧存者，因而补葺；其颓废者，亦择其紧要足系；后嗣瞻仰处，仍按旧基而新造之。虽未能如翰林公时之精致周到，亦以十完其一，不无小补云。兹因谱牒重修，刊刻图形于后。后之贤子孙，克绳祖武，继续而振兴之，俾世守勿替，是渔等所厚望也，特此记。

乾隆庚申九月望日

十八世孙智渔腊文氏谨识

艺文略

风雨露雷，日星云蜺，天之文也。山川草木，豺虎禽鱼，地之文也。该今博古，舒心发虑，人之文也。吾罗氏夙称文献之家，其在江右累世科甲，著述孔多。旧谱不能尽刊，掇其什一附之简末，兵燹之余久矣，不可复睹也。姑即其来衡一脉，其以诗书显名仕途，及生而颖异，淹贯博洽，而志与时违，甘心石隐者，其生平之所托于吟咏，见于慨叹，形于请託，达于祝颂，散于记载者，一一录之，以光斯牒。且以示吾后人，不忘手泽之所遗，而使吾子若孙知所重也。至若名公大老，或诗、或文，或序、或赋，见于吾谱者，虽非吾氏翰墨之所属，而原其拈毫，深心凡以厚我先人，故不吝珠玑朗投也，敢不一体梓之，为来世重云。

青叟公诗七首

(一)秋怀

独对浮云伤世态，谁怜芳草向秋残。

不堪浪迹湮波外，每藉诗怀漫倚栏。

(二)闲居次韵

白云深处结茅庵，水映山花翠作团。

春色十分芳草合，鸟声千种杏花酣。

(三) 又一首

江湖落落未投簪，野树阴阴好挂冠。

安得乡园一回首，更无宦梦到湖南。

(四) 考满有感

归去来兮脱宦囚，一生心迹向谁投？

已知吾道难行楚，却对东州弗梦周。

荆棘有情偏得气，梧桐无主不禁秋。

蹉跎事业还如此，曩有乡园得自由。

(五) 重游石峰菴

不到菴中二十秋，归来今日喜重游。

菴前石洞春常在，岩下松泉冷自流。

(六) 送友如京师

霜风初起雁孤飞，钱子江亭劝一卮。

歧路喜闻征伐尽，记程去日莫淹迟。

(七) 田蛙歌

蝦蟆蝦蟆，汝本吾田蛙。渴饮吾稻根水，饥食吾禾稼花。

池塘雨初霁，篱落月半斜，啁啁又向他人叫，使我惆怅悲无涯。

蝦蟆对我说：君家休怨嗟！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家换一家。

休怨嗟，休怨嗟！明年此日君见我，不知又是谁田蛙。

凌岳公稿*

九日登杳岭

儒生志高，尚何用假？他山磊磊，岩岩势原，具心意间，志高隆隆，山即写其似。所以伯牙心勃勃，常难已君试一验之，几曲琴声里佳节，届重阳心非千仞，冈天阴犹踊跃，况肯负晴光。因此历年来，登高成故事。展读从前作，一一皆兴致。无那今索居，同人不见来。商量行与止，半日费徘徊。（下午才登山）此志终不磨，秋山爽气多。假令今竟住，如此佳日何？山色供我饱，山境有人探。先登者伊谁？南窗老夫子。泰山悲已颓，兹犹留杖履。曳裾向斜阳，会与高处期。旁人还借问，君今欲何之？我即伸一指，岭上去索诗。捷步已到巅，一乡在眼前。凡我所至处，皆师所开先。忽然幽抱起，人世多变迁。古人长已矣，出景自年年。叩岑岑不语，大半付杳然。此时吾伴侣，曾否也飞腾。我已如鹰隼，谏翅在秋澄。士各有志耳，垄断非独登。

莹图小引 损益康熙甲子三修原文

谱牒之修，莹图为甚重。但我罗氏由吉州而一徙再徙，以至三徙而之今之铁塘。历世既久，山地孔多，其间或穹远，而不得祀扫者有之，如衡西街之坳上长乐之瓜岭；祁邑鱼子桥之罗家山；邵城大水田之罗家山，此皆旧谱所载，迄今不获祀扫者也。又有子孙中绝而失其嗣守；岁月既久而失其记载者：若一都西村之铭公、鉉公；星子塘之沧公；路源冲之深公；寓祁欧家村之极公；马渡桥之林公等，新旧坟莹不知。凡几令皆安于见闻所不逮，不敢附会其说，以误后人。兹谨按谱载详明，历来确守及各房传流，耳目共晓者，具图如左。凡遇祭扫，必点查确实，不得疏漏。并不得以族大而侵他人，若他人敢行侵占，凡我族人，应协力扶持，以保遗骸可也。

莹表引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人之有祖，犹木之有本根，而子孙则犹枝叶也。枝叶之敷荣畅，遂由于本根之完固，惟本根培护深厚，则枝叶之昂雪披拂，罔不畅茂荣盛，其理固有不可诬者。如本实先拔而枝叶未之有害，决无是事。然则本之宜敦，而祖莹之甚重也，明矣！

欲求祖莹之永远无虞，非合宗议以定典，未有不视祭扫为故，事无复为之远虑者也。今值谱牒修明，族中父老爰恻恻，然思将祖莹编辑而兴议曰：“人众则心涣，世远则易忘。”人固有祖墓所在而不知者；有过墓所而漠然不一顾者；又有纵子弟，竞伐其邱木及平塚垒而耕之，牧牛羊而赤之者；甚有丧心恶徒，不思祖骸，乱次参葬，以至孙踰于祖，妇凌其姑，如此等人，岂不自伤其本哉！伤其本枝将安附。因忆从前旧规：凡我族人，喜必庆、死必吊、莅葬必赙，不拘厚薄，送必临兆，（开？）塘而后行，固以共伸哀死之情。亦以预绝凌犯之患，是诚后人，永当遵奉者也。特是吾族，远世祖墓，山不一山，莹非一莹，其兆域虽已详于世系，而每年祭扫合族焉能毕及。宜于先年冬至祭日，量各房人数多寡，预将次年清明祭扫之人，议定存册，役则输流，费则祠给。自某世以上祖考妣莹，或一日或二日，议定之人，务亲往省视，剪培恪慎，乃责告祠行事，毕事反告。倘或鲁莽了事，则公罚不怒。若近世各房先莹，则各房子孙，每年必逐一典扫，毋得疏虞，郁郁于怀，乃遂忘其固陋。

敬抒诸父老意，将历代坟莹依次胪列，又敬遵梁山府君手录旧谱所载各莹，咏形词甲子年续谱所遗者，一一照旧补入，蠹腐残缺者，厥之后世。若有买葬他人山地者，亦宜并附于后，既使后之人披览警心，而兴本源之思，亦以杜后来之侵袭，及他姓之覬觐，有子曰：“君子护本，本立而道生。”诗曰：“夙兴夜寐，

无忝尔，所生夫祖，所从以生者也。”祖茔本所从立者也，然则为子孙者，可不务敦本，而重祖茔也哉。故因茔墓而续序之。 十八代孙智烛薰沐识

公业引

祖宗公业之存，子孙固宜永保。不有登记，将何以籍历久而不朽。吾宗始迁以来，阅年数百，代有创垂，山林、佃庄之属为数孔多。我先人敬勒之碑，历刊之谱，杜侵、防争之旨，盖甚深矣！重之以禁约判语，而犹不思世守者，岂情也哉！故茔表之后汇集公业。 嗣孙 谨贻识

三年司祠总结

炷、煮司祠事三载，虽不能为我祖先扩大其规模，亦不敢假公费以营私，此可问心无愧，对人无惭者也。两人常自勉曰：“欲使继起之清白，当自吾辈始。”三年之中，凡遇公事，未尝不审慎也；而于契卷，尤加谨焉。惧蠹鱼之啮坏，以至字迹不明；又恐文卷之散漫，虽封号相传，难必守契者之，皆小心自慎。今值祠事既毕，爰备皮纸五十五张，订为契簿一本，将历来文契悉录于簿，同文契以付下首后之。司祠事者，祈谨守勿替更加恢扩，吾先人其默鉴之。 嗣孙煮识

熊罢岭判

特授湖南永州府祁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万为给照事，审得蒋良诗、蒋圣礼等，具告僧宏玉等一案。缘熊罢岭庵于前明时，有邵阳罗大韶，将万历年间置买蒋礼，地名曹公塘大坪田四十亩，并山塘等项，捐入庵内给有印契，崇祯九年刊碑可凭。后有罗姓子孙，又将是处一契置买蒋礼田一十七亩续捐入庵，康熙时重立碑据。厥后蒋姓窥罗姓后捐之田，未刊先捐碑内，乘罗姓隔邑，遂于罗姓崇祯九年碑尾隙处，添刊蒋礼施田一十七亩字样。去腊，庵僧宏玉葬师棺于罗姓初捐契界之内，乃蒋良诗冒认卖田之蒋礼为伊曾祖之，指山内原存老坟为蒋礼

坟，诬僧骑葬，希图索诈，具控到县。

兹集庭讯得悉前情查是：山，蒋礼已于万历时出卖罗姓契载，存留老坟三塚，止许扫卦，不得进葬。则蒋姓已无山，可存印契现凭查。蒋礼如果施田十七亩，则系有力之户，岂肯不另刊碑石，而于罗姓崇祯九年碑尾添刊。蒋礼十五年施捨，况蒋礼彼时未故，何得指此为蒋礼之坟，更属荒唐；况碑叙刊注罗姓置买蒋礼字样，甚属明晰，且嘉庆十一年，僧已扛棺安葬。蒋良诗等距山咫尺，又何不告阻，足见僧宏玉所葬师棺，系属己地，毫无疑议。质之地邻人等仝供僧宏玉安葬师棺，离老坟远斜，并无骑碍，应听僧宏玉葬管。但是山既历厝有民坟，僧俗各别，嗣后不得进葬，蒋姓更不得藉有存坟逝葬，图诈滋事。蒋良诗等悖祖卖之契，冒诈诬控，刁健已极，杖责以惩。该处田亩、山场，着僧照另刊新碑，听僧管业，以杜后衅，以垂久远。此判立讞在案，合给印照，为此照给该宏僧玉等，立即遵断刊碑，永垂久远，须至印照者。

嘉庆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给右照僧宏玉准此。

罗家桥判

县委主员张判语：会审得邵阳生员罗炳南等，上控肖汉巍、相东等互争地名，罗家桥屋后坟山，两姓均有坟塚。

初审查验：罗炳南契印契三纸，康熙四十一年买维石一契；是年又买邹炜公一契；四十八年买邹宗子一契。康熙十年上手印契一纸，均注罗家桥胡姓屋后，左与陈家山为界，并进直上岭尖为界，并屋上手名边丫公冲周围，并右大岭、并屋门首菜园余地。雍正二年三月内分关一纸，内注地名罗家桥坟山屋基一所。陈氏曾买罗姓左边山场屋基一半，右边山场屋基一半系罗姓之业，原从山下屋场中，

立椿照老间墙脚椿，并进直上岭脊为界，罗右陈左各管各扫。雍正八年三月内，息约一纸内注讼，经数载未经勘结，从中劝息照契议明：“山界各保坟茔，不得侵越。”

验得肖相东等印契四纸：康熙三十五年，买罗其武一契；四十四年买乃圣一契。两契均注陈家屋后土一片、又冲尾山一片、又土三块，均注左抵王氏土坑。雍正八年买陈华庭子孙一契；八年十一月买陈显廷子孙一契，均注罗家桥胡家屋后一片，东抵软坳；南抵骑脊倒水；西抵胡家屋后；北抵古塹，又并后背冲亦抵王氏土坑。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印照一纸并无官衔、又无批示，印未盖年月，息约一纸与罗姓相符。天启上手一纸无印押，破烂两造契约，肖姓山后有后背冲，罗姓亦有丫公冲，且均注胡家屋后山左右，甚属明显，况有息约照契，议明山界字样，更有分关陈左罗右，注载明晰。肖姓买陈业，契与分关内多同名在场。该肖相东觊觎罗姓穹远欺占，昭然前经验明照契约断令，肖左罗右各管各业印照存，肖姓系废纸无用。

该相东等狡抗业传，原被两造迭次，研审因供情互异，致未断结。今复提讯，据罗炳南等供称，伊祖契买正面右边葬罗林氏祖坟，照契管业。前呈契卷分约各据，核与供词相符。乃肖相东等词称万历、天启有据，到今吊核，万历无凭，仅吾天启草稿，胆匿各契分约、执照不交，尤敢饰词狡辩，意图移占，可恶已极，着予掌责。

断令：该山正面罗林氏坟，并肖大元父坟中间直下为界，肖左罗右，其左右坟地，嗣后永远封禁，二姓不得进葬、砍伐。所有坟墓，拜堂小树，每年扫挂，各自锄去。肖相东等，所呈天启草稿，本属废纸，涂销附卷。罗炳南等既遵结完案，毋庸再议。肖相东等，尤敢执迷不具结，着照旧收管，候赶齐人证到案，再

行提讯究结，可也！

同治丁卯五月十一日

宗之公遗笏记

鬲幼时，随先君与祭于祠，见笏焉而不知所谓。先君诏之曰：“此吾族四世祖之留遗。”家乘所称翰林宗之公，解组归建永慕堂，置符勅其上，朔望朝拜君先恩者也。祖歿后藏于祠，每岁冬祭，陈设香案，犹僛然忼然，仿佛吾祖之书思对命焉，呜呼！

自社屋神洲陆沉举，凡勋戚、旧臣、盟带，砺而获殊荣之，剑履几杖，铜章、铁卷，煌煌御赐久矣，沦丧于兵燹间矣！兹笏而为独存耶，岂祖之灵实式凭耶，夫度宗之，际天下事不可为矣！极其忠不过张、陆诸公之崖门，信国之柴市，蔑有加也。不幸而随三宫以北迁，青衣之辱，目不忍睹，亦终填仇虏之雪窖，作南国之鹃哀，啼血憾而已耳。又能安于首阳薇蕨之后，耿耿君恩，筑堂志慕，朔望朝拜，终臣节于资东、蒸西间也，是笏也！夫亦叔敖之冠，道衡之磐石，百世而下，犹将摩挲叹赏之不置，而况为其子孙也哉！况鬲也哉！

曩者魏徵遗笏传五世，而存唐宗方之甘棠。今吾祖之笏传世远过魏氏，然吾宗自十一世而后，至今有分符摄篆者诚哉！祖宗之公德不可恃后世之培植，不可缓也。故为之记，以遗吾宗人兢兢世守，触目而深自省焉！笏长二尺六寸，中博三寸，沉木而牙饬。

嗣孙鬲完德沐薰撰

太公祠灯田碑记

维我太祖翰林公，生当宋季，不乐仕进，既建永慕堂，复卜隐于青云观。启之辟之，于时处处自氏曰：“栖碧殆，亦取别有天地之意也欤！盖以此中之水，流花落迴，异人间游焉，憩焉！莫不得浮生之闲。因思当年解组，辞鸳鹭之班，

习鸢鱼之性，浩浩焉，落落焉！安闲自得，如在太古。”迄今犹可想见其心者，是以栖息此中，非有期于帝乡，实无愿乎！富贵没有以进仕为言，知必笑而不答，云尔且夫心有所乐，魂梦依之，奚独殊于存没乎哉！生也隐于斯，卒也葬于斯，故因于斯，设像而立祠，而又附以子与孙。凡岁时享祀，世世不异，以此知在天之灵，其必恋恋于斯也！夫人生去，祖先已远，无从亲见其音容与其性情、嗜好，固亦无如何矣！然有一二手泽之留传，因摩挲不忍释，乃必朝夕加礼，以仿佛于万一至古；忠烈士之像，有流播人间者，目击所在，每不忘瓣香一拜；又况一脉相承，而数百年之精爽，所凭依数百年之仪像；衣冠之留遗者哉！则虑事不可以不备也。固宜丁未岁，彰于祠下课读仰庙貌之，焕然对遗像而俨，若前人奉先思孝之道备矣！唯时灯光不能久照，似尚属一缺兴。爰纠族人而谋之，置田一区。今而后庶，几明不可息矣乎！顾或者曰：“岂但是哉，兀兀穷年，焚膏继晷，使功名显耀，姓字彰彻，乡国遐迩，尊为望族。”称曰：“世家斯乃为，上为祖先增光；耳膏之沃者，其光晔后，子孙亦加其膏，而希其光可也，且拭目俟之。”

铭曰：“光从火出，灯以膏存；存火熄光，膏尽灯昏；灯不昏，濬膏之源；光不熄，培火之源。源深而根已固，勿替引之，至于子子孙孙。”

乾隆五年己酉孟冬夏月

嗣孙积彰谨识

续修青云观记

盖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一有所成，亦能自见兼而有之，益复不易。珩生不辰，幼失恃而飘风有痛，长有室而困石，是占懿训。虽闻德修未备，既无光大于前人，复不能垂范于后裔，皓首穷年，惟是惕然虑瞿，然优思得乎！

先世之所以立德、立功、立言者，而重新之，以宽罪于万一，则有青云上宫，

为予先太祖碧栖公之独建。碧栖公发身科甲，历官学士名方成，而身值鼎革，不忘旧君，搆永慕堂以靖臣节。复建兹宫，以泽黄冠之士德，何如之功莫尚焉！且其山之右有泉，以利灌溉，名之以德，而为之铭，有典有则，嘉谟足式，言可思矣，则是德也、功也、言也，一举而三善备矣！后火于明末，遗基尚存。

先君子大岭公，痛坠前徽，于顺治丁酉建玄帝殿、一座厢房四间，买七公冲田塘一段，丈苗六亩五分；又买敬楚圣田一亩六分、敬克绥田七分，捐入玄帝殿，以供香火。维极祖妣彭孺人施银一百，修像三尊；叔宗德、养浩，兄赐公纠天重、天经共建太公祠一座；珩于康熙丙寅冬，迁山门于外，建准提阁一座；兄赐公、佩公、楚石，侄智燧、智辉等，将先君遗资，督僧智寂建观音砖楼一座；康熙辛未秋，珩念玉皇楼旧制未复，独力难任，乃纠族之有德而能者，或捐己资、或募亲友，幸护告成。庶先世之遗泽不泯，而立德、立功、立言之意，亦可并垂不朽云。

康熙甲子孟秋

嗣孙 珩谨识

重修三清殿记

因果报应之说，诚不可以为训，然玄释之徒，倡之千有余年，而其教不废，又似有可凭而可验者。况夫名业胜迹，足壮观于境内者，捐赀创绍，并垂不朽，又非仅因果报应之，为说也。

予太祖栖碧公，发迹进士，历官翰林学士，国亡避世，以烝阳世籍，侨迁于今之铁塘。乐山水之雅秀，与黄冠闲谈世外事，因立观名曰：“青云。”捐置田塘百余亩，殿宇辉煌，神像罗列，咸目为一方之巨观，志载甚详。后火于明末，荡焉无存。王父大岭公体先志而心伤，即故址而重建玄帝殿、太公祠、玉皇楼、准

提阁，渐复旧观。先君子记之甚悉，独三清殿遗基空存，先君子有志而未逮也！

雍正甲辰族议，弟学全、从侄钦若、族叔伯林、族侄君勅，董其事。除费本观原存公租一百二十余硕外，仍募族众，或助银或助树，始于甲辰孟冬，迄于乙巳季春数阅月，而后成予遥观，厥成喜先志之，克遂思勒，诸石以志不朽，且以示之后贤嗣，或创或绍，世世勿替，则先业永赖，以弗坠矣！至若因果报应之说，又当付之冥冥云尔。

谱会记

宋儒谓谱，不修为不孝，则谱之修也宜急。夫修谱虽难，而派费生息为尤难，非有矢慎矢。公毋侵毋渔者，罔克当其首任。

吾族自道光丁未岁，六修族谱，先是先子，世绳公与族老永泰、文赋、鸿恩、合玖、蒂远、含江、香亭、莲池、世绵诸前辈，按丁派费，放借生息，积本利约千金，每岁吃用各备己资，不用公帑，以致谱事告竣。余钱三十千铢，积寸累至。壬子岁买田五亩零，得租二十二硕；嗣后继任者，复买田数亩，租二十四硕，谱会遂因而成。

夫人生斯世，上不能建勋名于朝为祖宗光，次又不思敦本睦族，俾公有余资，为亿万年续修谱牒，计而惟自便。己图以饱私囊，其有愧于宗族也。滋甚！若诸前辈，其设方成会，以供谱用者，固可对祖宗而无惭，裕后人于无既矣！嗣是慷慨急公者，于兄则有善明、受祥、则荣、文通、荫南、正中；于弟则有炳林、鸣盛、享荣；于侄则有玉美、作汉、瞻魁、秀章、刚轩、合源、有本、青山则校。

自癸酉岁，各捐钱八百文，以备食用。将田租生息，约数年得金千余，致七修家乘不派丁费，而绰有余资，其有功于宗族不？又与六修诸前辈，后先媲美；与后有作者，诚能步其尘，依其法从而增之、益之，约计三十年外买产若干，余

资若干。虽异日户口繁衍，而家乘之续修，固有取之裕如者。余于是又不能不厚望于继起者焉！
嗣孙晴轩培鼎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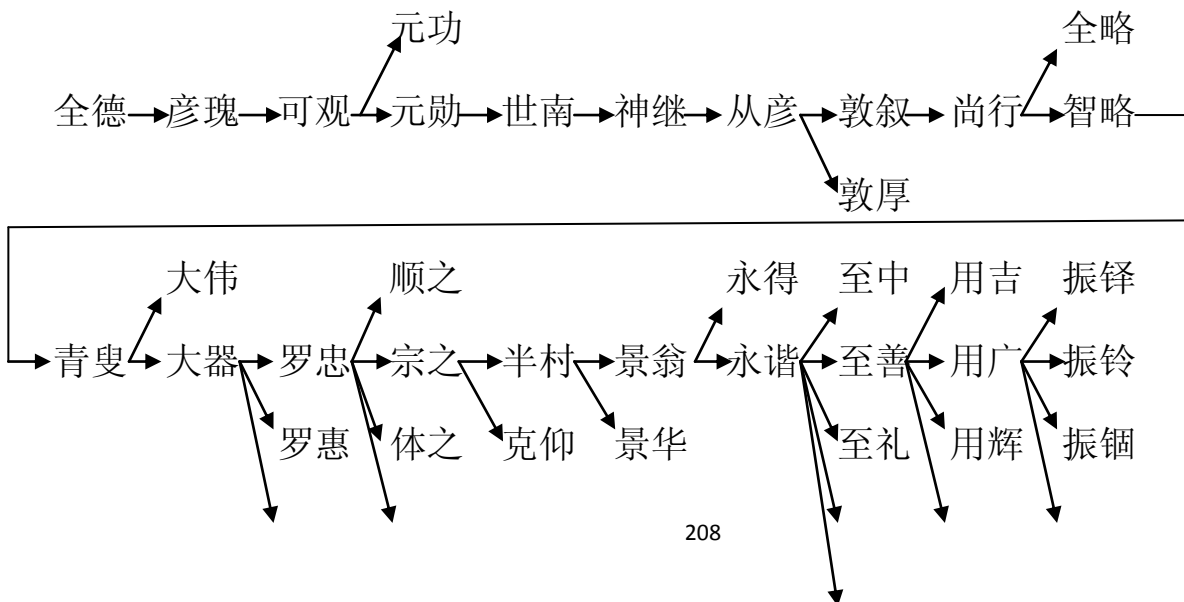
义学碑记

昔范文正公置义田千亩，以周恤族众辅，钱子高其义为文以记之。余谓义田，固善而要不？若义学为尤善，盖义田祇以拯穷困；而义学则赖以育人材，其有功于世教为甚鉅。吾族自前朝累世，簪缨夙称世家。逮我国朝二百年来，虽未尝掇巍科登显仕，而生增廩贡，荣登贤书，世济其美，尤不愧诗书门第，迄于今亦少陵夷矣。族老思激励，后进迪前光。

岁癸丑倡议公私各会，共捐田一石六亩四分一厘二毫；捐谷二十四石，建立义学。俾寒峻之儒得培植，而力图上进；豪杰之士因鼓舞而愈励前修，安知不？人文蔚起，克媲美于前代耶！理斯任者，尚矢慎矢矣。公以长保于勿替，则幸甚矣！谨将捐项勒诸贞砥庶后之人。触目惊心，咸知力学之有资，弗忘玉成之所自，且于圣天子建学作人之，至意不无小补云。
刚轩基侃撰

附录 1：铁塘罗氏世系流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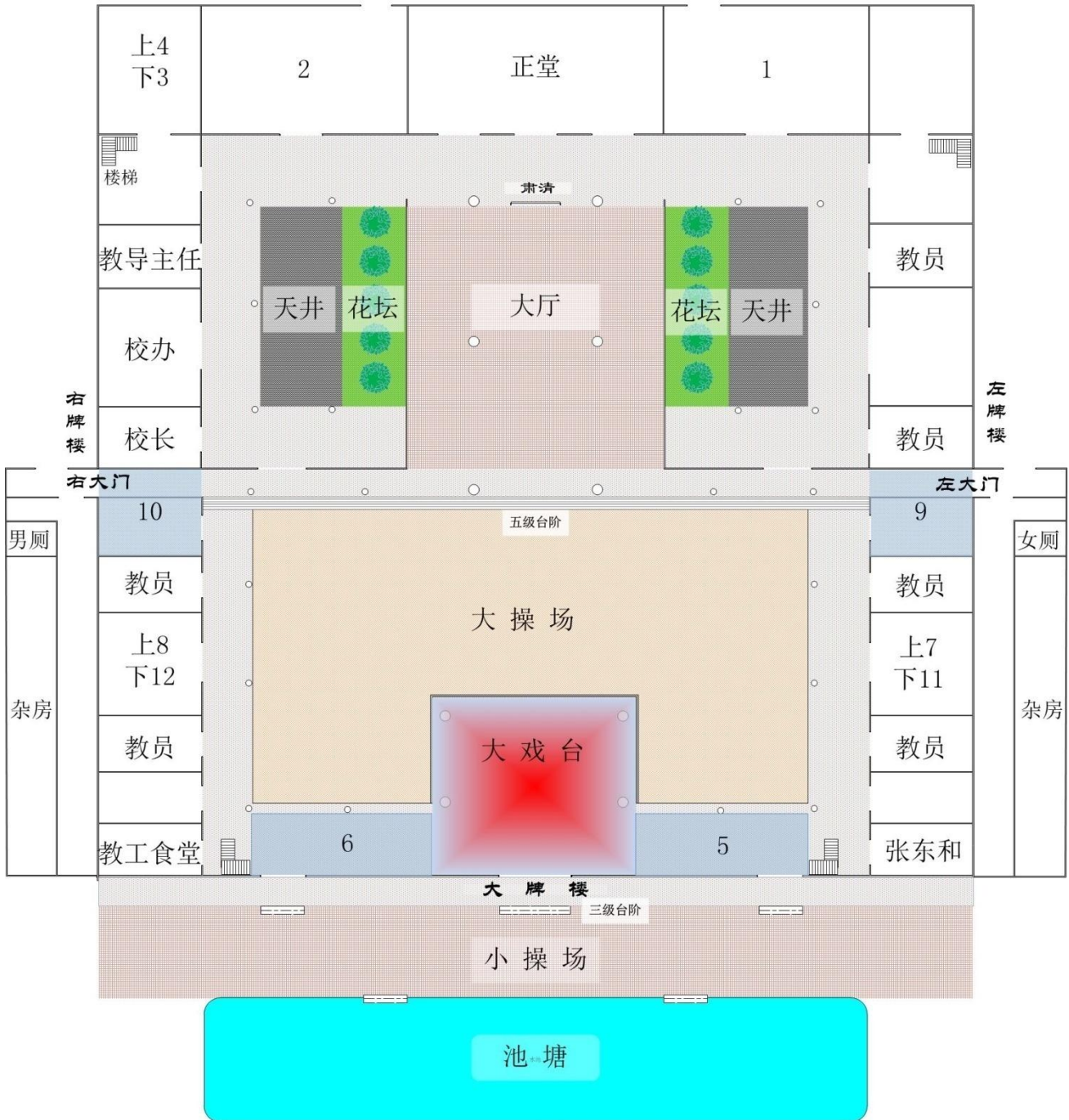
铁塘罗氏世系流程图



4、先祖传中没有怀义公，怀义公五个儿子四个是秀才。

附件 2：崇彝堂—铁塘罗氏宗祠平面示意图及其说明

崇彝堂—铁塘罗氏宗祠平面示意图



崇彝堂—铁塘罗氏宗祠平面示意图（附中二中心小学）说明：

1、铁塘罗氏宗祠为砖木石结构：宗祠面向，近为永慕堂，远为大岭。除后向外，前、左、右三向都有牌楼，前面的牌楼尤高。五级台阶以上，正堂左右最外的两大间房为二层，其他均为一层，台阶以下全为二层；正堂、大厅等的地基比前部高出五级台阶，又有较高的空间高度，显得雄伟气魄。正堂金碧辉煌，三神龛雕龙贴金，祭桌刻狮画虎；门墙为木制门扇结构，固定的和活动的各 6 扇，每扇上刻有花草外，还雕有 24 孝中的故事，均以红漆为底，金色银色相映。正龛与右龛之间悬挂一大鼓，正龛与左龛之间悬挂一大钟。大厅的正梁上悬挂宋朝宋度宗送于宗之公“清肃”二字的大匾。大立柱上的对联均以黑漆为底，相刻或凸或凹的金字。后作为校办公室及其相对称的房的面墙和门，均为木制镶有玻璃的方格，门前的花坛栽有芙蓉、月季和兰花等；后作为教室的 11 和 12 的面墙和门为雕花木制；戏台为三层重檐，面向观众的三面浮雕，刻有古代名著故事，栩栩如生。前牌楼的中门上方书有“罗氏宗祠”四个大字，牌楼顶上泥塑有仙鹤、鹿、麒麟等动物，三牌楼的气魄和泥塑工艺更是首屈一指。柱子（图中圆圈）底座；牌楼的门框、包括左右两侧及进入天井的门框；过道的台阶；大厅前的五级阶梯和牌楼门前的三级阶梯；砖墙的拐角底层，都采用了花岗岩石，以达永久坚固。正堂、大厅和小操场均采用三合土铺地，光滑平整。祠堂布局左右对称，上下主次有别，结构紧凑，宏伟、庄严、辉煌，既具有古典风格，又显有现代特色。

2、中二中心小学：铁塘罗氏宗祠的主体不经任何改造，满足了 12 个班级的近代新教育的办学条件。时称‘中二中心小学’为首办。那时春、秋都招生，数字 1 至 12 为班级的教室，1 为一年级上学期教室，2 为一年级下学期教室，3 为二年级上学期，其他以此类推。上下是对二层楼而言，上为楼上，下为楼下；5、6 和 9、10 均为楼上教室，9、10 两房包含了过道楼上部分。有大小两处操场，

雨天还可在大厅上体育课。那时也升旗，旗杆就立在池塘和农田之间的田坎上。1947年宝庆（邵阳）地区负责文教人员来校视察，五匹大马拴在大操场右边过道的柱子上，至今记忆犹新。

注：1、铁塘罗氏宗祠的建立是先祖智慧的结晶，家族兴旺的象征！雄伟辉煌乃为宝庆（邵阳）地区鲜见，曾为铁塘罗氏子孙的骄傲。

2、宗祠的前部左右厕所及杂房是后增加的。

3、中二中心小学：当时中乡地区设为两个都（相当于区），中乡一都包括甘棠、白鹿、灵官殿等地区，‘中一中心小学’为后来的‘白鹿小学’；中乡二都包括耳石岭、铁塘、公田等地区，‘中二中心小学’为后来的‘铁塘小学’。

二十七代嗣孙庆福名福山忆于 2017 年

附录 3：铁塘罗氏族谱记载世祖先后迁移地

全德公系太原籍；彦瑰镇安国军移镇华州（今陕西华县一带）；可观都虞侯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带）节度使；元功都虞侯镇威武军潭州（今湖南长沙），元勋定居福州罗源县北郡玉山；罗从彦与杨时同郡（福建南沙剑州，今福建沙县一带，在沙县建有罗从彦墓和罗从彦公祠）；敦叙、敦厚隐居于庐陵西昌三顾山；尚行为东安知县（今湖南东安县和古时福建泉州市南安市一带也称东安县，难以断定）；青叟公衡阳县丞期满归故里庐陵焮下（今江西吉安一带）。子大伟徙长沙东南下头埠（现无联系）；子大器衡阳教谕置宅于蒸水之西，迎其父奉养居此，即来湘之始，大器长子罗忠广东南海主簿命次子宗之由祁阳黄岗迁居邵邑中乡，今铁塘罗氏集居地。惠公有回迁江西庐陵故里和迁蒸水之滨两种记载（现无联系）；恩公迁回江西庐陵任庐陵县丞。恩公之后第五代孙文贵公和文进公由江西庐陵迁

湖南衡、祁两地，文贵定居祁阳黄岗为黄土岭罗氏始祖；文进公居衡阳清化三都（青叶）为清泉罗氏始祖。体之即癸九公从邵邑中乡迁零陵上里芹采塘和黄阳司为零陵罗氏始祖，其后代一部分迁云南。贞之公从邵邑中乡迁祁东步云桥为堆积罗氏始祖。顺之公积字辈从邵邑中乡外迁川、迁黔后现无联系，四川广元地区某县（具体记不清了）有一支罗氏家族的辈分“礼智信”与铁塘相同，有待于查证。克抑公裔迁祁邑毛栗亭。演公裔迁祁邑黄龙町和堰边大园。景华公迁宝庆（今邵阳市）城南黄泥坡（又称黄泥坪）。至矣公裔一部分留居邵邑中乡，一部分迁四川开江和梁山。还有四川广元地区某县（具体记不清了）有一支罗氏家族的辈分“礼智信”与铁塘相同，四川中江罗氏“世明天知信，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地勤增祖训，守学正全刚”；有待于查证。广安邻水县罗氏“仁义礼智信，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怡谋遵祖训，受爵肃朝纲”；宣汉县樊吟镇罗氏“仁义礼智信，积厚培基远，承先庆泽长，立正遵祖训，字敬淑朝纲。”均应是铁塘罗氏的分支。

注：迁云南、贵州和东南亚的铁塘罗氏家族后裔，留给年青人继续查证和联系。

附录 4：矣房先初先生传

矣房先初先生传

先初字初田，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副校长、院长、纪委书记，曾当选为中共安徽省党代会代表、安徽省政协委员。2000年3月退休。2015年9月，因病逝于北京。

初田于1939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永远村，父亲卓伟、母亲肖元秀，父母育有四子一女，其为家中长子。

初田5岁开始接受私塾启蒙，7岁时入小学。初、高中分别就读于邵东一中和邵阳市二中。自幼敏而好学、品学兼优，在青少年时树立远大志向、发奋读书、自强自立，决心多学知识，报效祖国与人民。1958年，高中毕业，以超出清华大

学录取线的优异成绩，被著名的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选录，就读于电机工程系。他认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故在 1963 年 9 月大学毕业之际，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而选择了大学教书育人的职业。初田在合肥工业大学主讲其自己编写的《电力系统可靠性》、《发电厂电气部分》和《电力系统机电暂态过程》等多门主干课程，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特别是《电力系统可靠性》课程，紧跟当时世界上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站在了当时国内该领域知识与研究的前沿。

初田以踏实的工作作风、扎实的业务能力、稳实的处事风格、坚实的群众基础从广大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1983 年至 1992 年，初田历任合肥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副主任、副校长、纪委书记。他在任内主持的相关工作，均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业内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肯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人才，为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默默耕耘、辛勤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自传及治校曾被录入《共和国风采》系列丛书教育卷。

1992 年，因教学与行政管理成果突出、思想政治素质强，经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共安徽省委协商，初田调入合肥经济技术学院，任该院首任院长、党委副书记。

在学院工作期间，他领导并主持制定学院综合改革方案、学院六年发展规划及建校十年发展目标；建立和完善学院管理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引导学校陆续全面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轨道；积极争取行业内的企业参与大学管理，使该校成为全国首批建立高校董事会的大学之一；通过突出增强行业活力，促进行业与国际接轨。1997 年，学院顺利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教学评估。专家组对学院建校以来，在教学科研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合肥经济技术学院是一所与行业紧密结合、办学特色突出的大学。

初田作为首任院长，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精心谋划、励精图治。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使学院发展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软科学研发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成为培养科研、教育等领域优秀人才的摇篮。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省级优秀论文’和收入‘文集论文’各一篇。

初田不仅在工作中勤奋求实、开拓奉献，廉洁为公、光明磊落。他也将自己的一身正气和良好作风带到家庭生活中，“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

白白做官”即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要求，他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家人，形成了“忠厚、勤俭、慈孝、和谐、善良”的家风。

初田一生桃李满天下、德耀桑梓，特此谱记、以励后人！

校友、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科技津贴研究员罗福山和
孝女罗敏、孝子罗敦共撰

附件 5：感言与经历

感言：不论有多大的困苦，继承先祖重学重教的优良传统，青少年时期，勤奋读书，刻苦求知，努力打下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中壮年时期将培养自己的子女于首任：家里没有钱的，子女教育好了，子女可勤俭治家，敬父孝母，创业扬族，服务社会，惠民利国；家里有钱的，子女没教育好，再多的钱也会让子女花光，甚至毁家败族，或以势欺人，为非作歹，危害社会。悔之晚矣！

经历：我读书的艰苦，后代是无法理解的。我从小失去了母亲，就负担做家务，洗衣、做饭、喂猪。我的父兄是文盲，不大看重文化知识，我要上学，希望能识字、看书、记账，不受别人欺负，最羡慕学校的教书先生，看书、写字、做算术，讲故事，什么都会。为了能上学，我承担了很多家务，挑水、洗衣服、拔猪草、切猪草、煮猪食。但从不放松学习，那时家里穷，晚上点不起油灯，我利用作饭的火光，院子里匠人加班的灯光看书。交不起书费，父亲用干柴抵交，我在寒假砍柴卖，暑假捞鱼虾卖，我就在这种环境下上完了小学。

一九五四年升初中非常难考，我们小学毕业班 55 位同学，仅考上了 5 位。上初中比小学轻松多了，寄宿还有助学金，更激发了我的学习欲望，即使是节假日，也不让其白白度过，学习是我的本分。为了争奖学金，努力补体育，初一体育不及格，与奖学金无缘，初三达到了愿望。上高中时，邵阳地区六个县市共招了 9 个班，上初中的 5 位中，只有我们二位考上了高中。高中最大的问题是农村

公社化后，家庭不能喂猪了，学费成了大问题，申请的丙等助学金不够伙食费，常遇到停餐。后到食盐公司当搬运工，200斤一袋，每袋能挣3分钱，寒暑假都如此。当时我个子矮小，扛的盐袋超过我体重的1倍多，而且光着脚在盐中踩来走去，脚趾头被盐淹得流血流脓，到大学后才好。但为了学费，毫不在乎吃什么苦，还被学校评为勤工俭学积极分子，这样坚持到了高中毕业。由于我遇上初、高中招生人数很少，一九六零年考大学相对比较容易，由第一志愿录取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电子科大。

大学期间正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但在我的青少年期间却是最美好的阶段，获得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再也不担心停餐了，在假期替学校种菜，弄点小零用钱。虽然那时定量低，副食少，没鞋穿，衣服破烂，也常有饥饿感。但能在大学学习就感到非常幸福。还学会了补衣服，尤其感到欣慰的，我在20岁后，个子居然从1.58m长到了1.73m，改变了‘罗矮子’的称谓。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正遇上中国科学院搞卫星，我校同时来的有8位，学校安排我负责带队。

开始参加工作时，我有自卑感，与我同到一个课题组的四人，有两位是北大毕业的，又是六年制，我是五年制，基础比人家差。但我有湖南人刻苦、勤奋的敬业精神，从不考虑工作的难易和名利，干就干到底，研究就要研究出结果来，自知天姿平平，就多请教，多做实验。后来四位同时到课题组的，仅我一人被评上了研究员。在单位工作50余年来，所从事的工作有8项获得国家三等以上、部级二等以上的各种奖，授权专利12项，其中一发明专利为单位获得100万的转让费。在《地球物理学报》等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曾获得中国科学院每年千分之一人次晋级一次，授予中国科学院载人航天工程优秀工作者，终身享受国家特殊科技津贴。工作简况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大辞典》、《中

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跨世纪/中国专家人名录》和《中国世纪专家》，《中华百家姓氏通鉴》及入选《中华姓氏通鉴》。

二十七代嗣孙庆福字福山自述

附件 6：“中华姓氏通鉴”中的罗福山简历。

中国国际文艺社出版（2014 年）的“中华姓氏通鉴”中的罗福山简历。

罗福山，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前称）“探空火箭与空间电学室”副主任，国务院特殊科技津贴享受者。

启蒙于铁塘完小，初、高中分别就读于邵东一中和邵阳市二中。1965 年由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大前称）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毕业分配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现工作单位的母所）工作至今近 50 年。

主要业绩：参加或主持“实践二号”卫星和“东五”火箭仪器的研制、中层大气激光雷达研制、中美空间首次科学合作——空间电场探测与研究、电场探空系统研制、太阳活动与大气电变化相关性观测与研究等工作，建立了我国第一套高精度的电场标定系统的行业标准，在国内独家研制成功的球载双球式电场探空仪和微火箭电场仪成为航天器升空安全保障重要的探测设备。其中“实践二号”卫星和“东五”火箭及“日环食联合观测和研究”集体分别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一等奖和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三等奖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负责的课题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名列第一）、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名列第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名列第三）。星、箭载电场仪于 1991 年在美方探空火箭上联合探测获得圆满成功，开展了南极大气电与太阳活动相关性观测，从 1990 年发射“亚星”到 2011 年发射“神九”，到各发射场参加

“航天器”升空安全保障工作达 20 余年。曾随科工委代表团访问美国、芬兰和英国，参观过美国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等地。合计申请专利授权 12 项，其中的一项发明专利产品是本中心作为第一项转让市场的科技成果，为单位获得达百万元的转让资金。在“地球物理学报”和“空间科学学报”等刊发表文章 20 余篇，参加中国当代科学家—赵九章传记的编写。合著《电 静电 雷电防护》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参加“雷电及其防护”等系列电教片摄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育音像出版物三等奖。曾获得中国科学院每年千分之一人次晋级一次，授予中国科学院载人航天工程优秀工作者。工作简况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大辞典》、《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辞典》、《中国当代邵阳人物谱》、《中国专家人名辞典》、《跨世纪/中国专家人名录》和《中国世纪专家》及《邵东公用信息全书》。入选“中华百家姓氏通鉴”。曾接受过“防雷世界”杂志编辑部专访，九三学社北京市宣传研究部报导的“记为祖国航天事业奋斗的九三人”之一。

家庭情况：妻子贺爱卿，湖南邵东人，1968年毕业于湖南衡阳矿冶学院电子仪器专业，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高级工程师。女儿罗雪琼，辈名一泽琼，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信息专业。女婿赵林，河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育有 1 男 1 女罗汉和罗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儿子罗雪松，辈名一泽松，天津大学应用数学学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儿媳刘芳玲，江苏南通人，南京邮电大学学士，现夫妇均在上海工作。